秋风

陈林春◎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曾引楚弓戎马中
忽然一梦到垂虹
幸成十万莼鲈字
三十年来译吴风

陈林春 自题诗
孙俊良 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敬沐吴风 / 陈林春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99-77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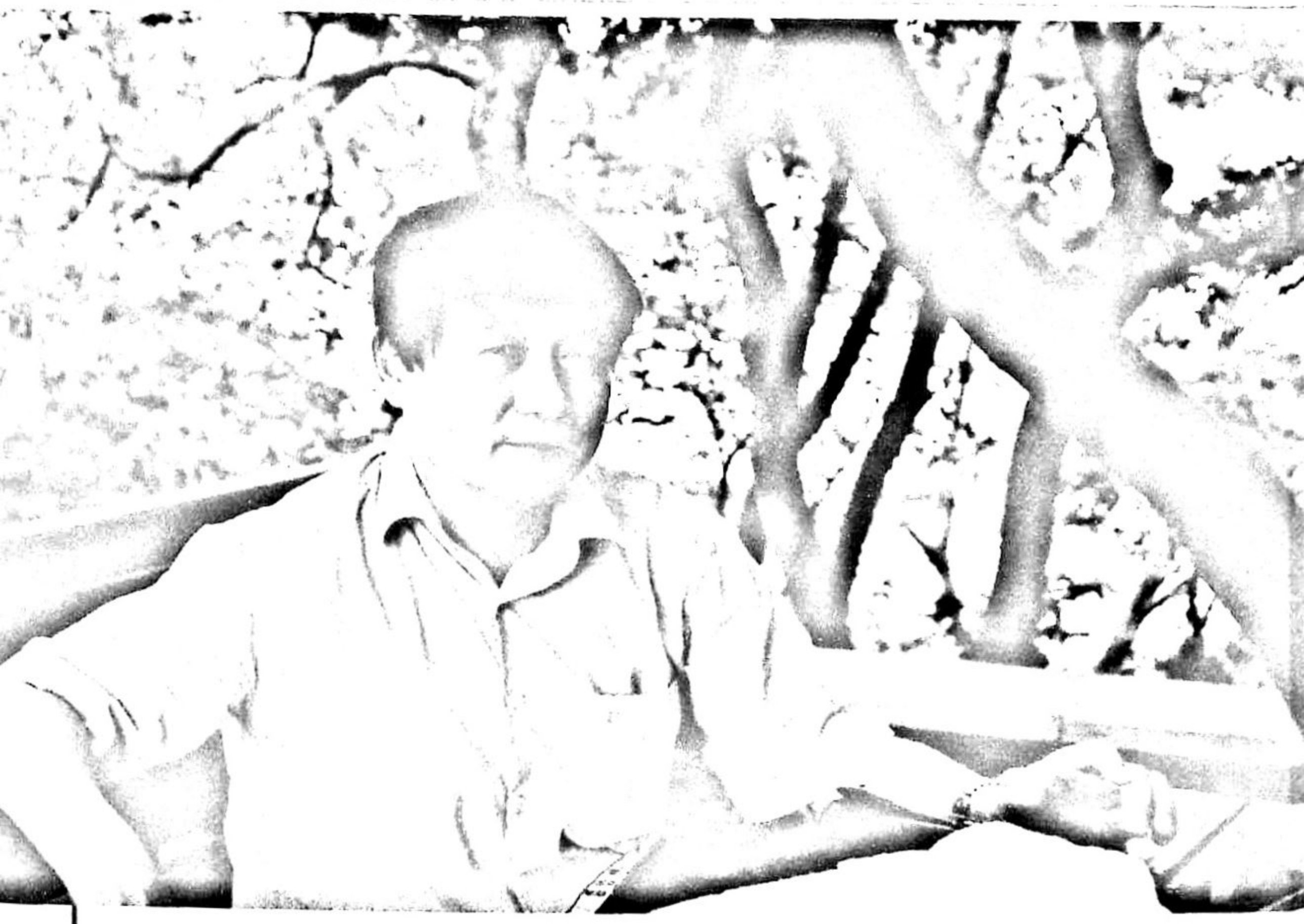
Ⅰ. ①敬… Ⅱ. ①陈…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7478 号

书　　名　敬沐吴风

著　　者　陈林春
责任编辑　赵　阳　姚　丽
文字编辑　聂　斌
责任校对　张松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794-2
定　　价　50.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陈林春，盐城籍，吴江人。1955 年出生。尝主编《树魂》、《太湖潮》、《千年古镇一慈云》等，出版《酸菜集》、《草庐煮梦》、《草庐铸剑》、《坐看云起》等杂文集、散文集。

做过农人军人商人文人将做拄杖人，写过公文杂文散文新闻实不闻一文，当过干事书记副总主任都是敲敲门，学过马列书法气功太极未得参禅魂，称过权且霜牧老树少炽莫如叫老陈。

序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周志芳

我认识陈林春先生是比较晚的。他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吴江日报》社工作了10 多年，写过许多文章，出过好几本书。虽然大多我没有读过，但是知道他是一个肯于学习、勤于思考的人，也是一个热爱文化、热爱写作的人。在他即将退休之前，他又出了一本叫《敬沐吴风》的书，我翻阅后，觉得很不容易，也深受感动。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陈林春先生原来并不是吴江人，而是一个接触吴江 33 年、定居吴江 25 年的老资格的“新吴江人”。一个“新吴江人”，能写出这么多关于吴江的文章，虽然与他从事的新闻事业有关，但是，如果没有一腔对吴江的热爱，那一定是不行的。

他的这些关于吴江的文章，绝大多数不是新闻体裁，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化散文和文化性散文。而最让人意外的是第一辑《我与吴江》的22 篇文章，总字数竟近 10 万字，而且其中 19 篇是今年春节后用了 2 个多月时间集中写出的。这说明陈林春先生具有较深的积淀，这种积淀本身又说明，他在对吴江的热爱中，在平时的新闻工作中，一直关注、研究和思考着“吴江”。这些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吴江的历史、文化、文艺，也涉及了吴江的社会、经济、人文等领域，但是，它又不是纯粹的史料汇集，而是具有较好的立意、独立的思考，在观点的引领下，旁征博引地运用史料和现实素材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说；同时，采用散文手法、发散式思维，文学性和反思性都比较强，从而避免了公文式、论文式的说教，文章并不空洞，也不枯燥。许多地方，有自己独到的发现；有些思考，并没有只停留在吴江的层面，而是放到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持续发展、普世

价值、智性战略的高度。或许有些只是个人见解，有些存在偏颇，但是，他对吴江的热爱，他的思考方式，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新吴江人”能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运用自己的真情思考、采取自己的方式，比较全面、系统、认真地审视吴江，那更是不多见的。因此，这本书，对于想要了解吴江的人读了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对于吴江本地人，读了相信也会从历史、文化、风物、人情等方面有一个会心的认同。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陈林春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吴江属于苏州，苏州属于永远年轻的时代。

苏州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城市与乡邦。吴江和常熟、吴中一样，也都因为历史悠久、文化渊薮而在历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夺各种风气之先声，开各种事业之先河，经济发展、文化昌明，都为世人共赏。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吴江需要焕发更多的生机与活力，需要更多的智慧与谋略，也需要更多英才的智性参与和人文关注；历史、文化最容易激起人们普遍的文化自觉和价值共仰以及智力创造和激情投入。吴江本地人和新吴江人都来关心吴江，都运用自己的方式，戮力同心于吴江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吴江的希望便会如苏州湾的水，永远涌动着生命的不竭动力。

是为序。

2014 年 5 月 3 日

（作者系中共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代序（一）

水梦春华 大美吴江

陈林春

题记：水为地脉，史为城脉，诗为文脉，富为民脉——这就是千年吴江。

江河是大地的血脉，也是大地的经纬。南北奔流的大运河，东西浪涌的吴淞江，在太湖怀抱里交汇成一个坐标圆点，历史将它定名为“吴江”——那时的日晷正好运行到公元909年。

江湖灵动，水梦春华。1100多年来，这里有诗，有画，诗画托举出一片水的天堂。1176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浮在水上的明珠，352平方公里水域（注：85平方公里太湖水面与267平方公里水域之和），涌动的是滋养吴江土地的血液、哺育吴江人民的乳汁。江泻金银，湖生珠玉。物华天宝，美称富甲东南的物产丰饶；地灵人杰，礼拜难与媲美的人文渊薮。水性至伟，水德至博，吴江水开启了吴江人的诗意生活，也开启了吴江人的水性哲学思维——水成了吴江人的灵魂，水成了吴江人的性格。

水流文化，乡衍文明。“吴江水兮鲈正肥”的吴淞江成了吴江美名的“天授”，它浮出的莼菜鲈鱼或许就是吴江的“河图”“洛书”。曾经位列吴江三高祠中的张翰，1700多年前一首《秋风歌》中的“莼鲈之思”，不仅为吴江留下“鲈乡”的经典美誉，肇造的“莼鲈文化”也成了中华乡愁的象征，更成为中华文化不容淡看的一个序列；而莼羹鲈脍也成了吴江第一菜，隋炀帝、乾隆帝先后御赐为“东南佳味”、“江南第一名鱼”。

地由鱼而名，鱼由诗而传。霞披着马家浜、崧泽和良渚文化的光芒，交融着中原文明的血液，继“莼鲈文化”的滥觞，吴江又先后诞生了“运河文化”、“垂虹文化”、“丝绸文化”、“南社文化”、

“江村文化”等烛照四方的地域文化，浩荡起“郁郁乎文哉”文化吴江的古韵今风。今人行走禹迹桥，钦佩的是大禹底定震泽的勇气；流连师俭堂、远眺苏州湾，感叹的是商界鼻祖范蠡演绎吴越春秋和开创陶朱事业的智慧；品尝铜罗黄酒，醉读的是西汉严忌父子的辞赋；拜谒顾公祠，仰承的是楷书字典鼻祖顾野王《玉篇》的玉光；寻梦叶家埭，体认的是午梦堂的满门风雅；走进退思园、端本园，敬仰的是“园冶”大家计成的天才；仰视满天繁星，涌动的是学究天人王锡阐的天人情结；看到红十字会徽，激活的是对中国红十字会创办人之一施则敬的怀念；走进梨园、影院，升腾的是对戏曲“吴江派”沈氏一宗和中国第一位影后殷明珠的爱戴……

“垂虹秋色满东南”是水上美，“远人曾到合思吴”是水中醉。岁月千年，吴江留给无数远人以遐思，也吸引无数远人千万里景行。汉赋唐诗，晋书宋词，元曲明画，如长风呼号，如烟波浪吟；置酒高会垂虹桥上，人们一定会看到李白、白居易、颜真卿、陆龟蒙、王安石、苏东坡、姜夔、米芾、明代四大才子款款而来的身影。他们沐浴着吴江春水，品尝着吴江美酒莼鲈，寻找着他们当年的足迹，再起诗画吴江、醉梦鲈乡的雅意。

水能生圣，浪常生贤。泛有石器之光的广福遗址、同里遗址，掩埋不住先贤的基因脉动；松陵、平望、震泽、盛泽、同里、黎里、芦墟古镇的千年尘烟，明灭着人杰的底蕴光焰；古今村落、湖泽乡野，弥漫精英们兰桂争芳的呼吸。那些祭台和余烬，就是向天地祈求智慧和灵感的灵台；那些幽深里弄和水井，就是超尘脱俗、研磨神器的道场；那些小桥和廊棚，就是出类拔萃、成就栋梁的灵魂淬火地。大家、宗师前行，泰斗、巨子后继。曲巷青石足音空寂，花树柳影身形矫健，先贤人杰带着水性水德，带着水生智慧，走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商业、文学、艺术、医学、宗教、教育、体育各个行业、各个学科的霄汉虹霓，头顶日月，手摘星辰。陈去病、柳亚子、费孝通、郑辟疆、费达生、倪征噢、汪集旸、程开甲、杨嘉墀……学者如云，院士如林，大家如玑。一个南社，在世纪风云里激浊扬清；一本《江村经济》，字里行间尽是“志在富民”；一束蚕丝，织出丝绸中国的满天彩云；一个地热研究体系，填补中国领域空白；两枚“两弹一星”勋章，开创中国核武领域的神奇……英才、

人杰，无法列数；光荣、美德，不能穷尽；一县国士之多，唯用神奇表述；一地贡献之伟，家国民族称幸。建一座“凌烟阁”，才能表达对他们的表彰；立多座“三高祠”，才能倾诉对他们的景仰！

上善若水，尚水近道。吴江肇造的许多人文，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竹帛典藏，成为中华文明的共同符号；吴江人杰的智慧、功绩，已经衍变为中华文明的激越史诗。他们不光属于吴江，他们更属于全国共有，属于世界共享。

江湖叠韵，瑰意琦行。吴江，这座浮在水上的城市，富裕称天堂，文化兴乡野，智慧标城阙，乐居福泽绵；“小桥流水”共生于工业化、城镇化的美景，“田园风光”共美于吴江太湖新城的生态之光，“鱼米之乡”共秀于城乡一体，“县域经济”共融于全球经济；“四新城市”将崛起为东南形胜，“1058 工程”、“456 战略”既定了吴江未来发展的方向。裁绸作画，舀水作墨，湖涌智慧，江注诗行。“领头羊”、“排头兵”、“先行军”——吴江，跻身在“两个率先”的阵营前列，中国梦吴江篇章有了全新开篇。而那一往无前、开放包容、革故鼎新、持续涌动的水性水德，已经融进了吴江精神。

水梦春华，大美吴江。

本文为吴江形象宣传片文本（未定稿）

草毕于 2014 年 2 月 2 日星期日马年初三，后日改之。

代序（二）

家在苏州 乐居吴江

陈林春

1. 福地

“湖山信是东南美。”大美在吴江；都说天堂在苏杭，吴江在中央。

天纵福运，地蕴灵秀。吴江地处长三角腹心地带。和风丽日下物华珠玉，云水幽雅间形胜迭现。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启湖泽；一体仰承中华文明之光，多元繁育吴地文化之兴；心血成为太湖潮汐，智慧化作松江主流。随着千年运河的南北驱驰，随着吴风越韵的百代讴唱，吴江被大写进历史册页，吴江被定格为天堂明珠。1176 平方公里版图焕发古今生机，267 平方千米水域流淌天地活力。声名远著，福泽绵长。

改革开放，重启盛世。吴江人民凝聚心志，意气风发，呼风挟雨，披坚执锐，一往无前，弄潮时代。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数蹚艰险之厄，数领风气之先，数开先河之声；在改革开放的华章上，数开创业鸿篇，数启创新大道，数逞创优之志。争先、领先、率先之姿饮誉同列；争先、领先、率先之果播香遐迩。小桥流水，掩映于城市繁华；田园风光，谐处于万象盛景；城市崛起，一别乡野旧貌；三业兴盛，三农旧曲翻新；科技发达，常占八方鳌头；国际争雄，外域争睹奇采；大道通衢，传达致富理念；城乡一体，全民权益均等；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覆盖；居民收入，蒸腾幸福指数；生态文明，清风明月无价；文化复兴，长歌声声入耳；法治建设，世风民风淳朴——吴江早已不是乡野吴江、田园吴江、无名吴江，而是兴盛吴江、活力吴江、文化吴江、平安吴江、福寿吴江！吴江殊誉同归，20 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列阵而至；吴江一直雄居于各种版本评比的榜首，在“两个率先”的方阵中荣居排头。乐居吴

江的人们，日日享受大美湖山之赐，时时体味人间天堂之福，处处感激改革开放成果之享。

吴江，因吴淞江而有美名，因后梁开平三年而成制，因运河悠长、太湖雄阔而勃发引誉。物华而天宝，地灵而人杰。时光流淌千年后，吴江从运河时代跨入了太湖时代。太湖新城的拔地而起，有如一个新的坐标划在星际空间，吴江打开了一个崭新时代的扉页！四新城市的立体构想，就是这个坐标系上的坐标圆点，“1058 工程”的全面拓展，把吴江精神、吴江憧憬、吴江福祉溶进了长风呼号、天际流霞的七彩未来，中国梦，在吴江有了一个惊动天堂、八极景仪的现实版本。

清风吟唱，湖水流响。两千多年前，泰伯来吴，福被吴地苍生，顿开吴下文明。两千多年后，泰伯子孙基因躁动，大举文明之火，大兴文明之业，苍生有幸，福地增辉——吴江是泰伯的荣耀！

“湖山信是东南美。”美在福泽；吴江生在天堂中，信守的是创造，凭藉的是向往！

“家在苏州，乐居吴江。”——吴江是苏州的骄傲！

2. 文脉

天地的自然运动，不经意间划出一条河流，让它带着太湖的血液，流到大海的情怀。

吴淞江，构通的是水系，泛动的是吴江的文脉。

择江而居的人们，六七千年前就创造了星光灿烂的各种文明，一片石留下远古的信息，一抔土怀揣先民的信仰。江在日夜奔流，水在天地生华。吴江这一方土地上，先后肇造了崧泽文化、稻作文化、马家浜文化、垂虹文化、运河文化、太湖文化、桑蚕文化、南社文化、江村文化，一座座遗址深情诉说着原始的内涵，一片片文物遗存支撑起取意前行的骨骼，一嗓昆曲，一声山歌，一段宣卷，知古情，醉吴风，启智慧，增豪情，梦霞光，于是洞明世界真谛，开阔未来视野，再造的文明珠玉环列于吴江的风景长廊，吴江的文明史册越来越重，吴江的文脉越来越长。

3. 人脉

吴江的人脉可以远追到大禹的足迹、泰伯的身形、范蠡的行舟，一

部春秋大戏和后来的江山易代、时代迭变，在吴江留下了无数雄霸人杰、智慧奇人的风韵。秋风起歌，荡漾的是莼鲈之思；江村经济，惊动的是社会学科；将军风采，文邦经营武略；院士传奇，天空裂变长云……

因地灵而出人杰，因智慧而产俊彦。月明林下奇人来，雪满山中高士卧。由远及近的吴江岁月长河中，沉寂了无数无名无姓的布衣高人，由薄变厚的词章诗赋中，储存了无数名噪古今的吴江文士，由衰而盛的华夏史册上，高卧着无数吴江良骥的梦幻。默默无闻的奇韵，竟成激励过去、当下和未来人杰天成的真魂，人杰谱牒中一直会添加汇集吴江人脉的大成。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今胜于古，后胜于今。

4. 历程

历程，就是一部时代进行曲，无数声部衔接，有的高亢激扬，有的荡气回肠，有的余音绕梁；虽然也有苦涩回徨，跌宕俯仰，却一直没有休止符号，一直没有凄厉暗淡。

历程直陈的意境，是瑰丽的天空，芬芳的大地，蔚蓝的湖水，满树的花朵。

天空中涌动过丝绸的云霞，湖水中闪耀过鱼虾的锦鳞，大地上泛动过稻米的金黄，花树上挂满改革的圣果。

田野中解放神武英略，乡镇企业开创过苏南模式，犁铧印辙里转动“工业革命”的轮子。古老土地的心房遭遇热情启搏，开发开放的声浪高过太湖的潮汐；民营经济扎根自己土壤，半壁江山傲立着一群领头羊，地标型企业批量涌现，国际舞台上话语常讲。转型升级，升华了自我革命的自觉，灵魂淬火，确保了持续发展的坦荡。

芳香的泥土，抟揉成群英雕塑；亲切的草根，劲长成经济栋梁。吴江，把历程注册成业绩，把岁月标注成辉煌。

5. 实力

市场经济是一个比拼实力的时代。实力就是话语权。

改革开放是实力之源，经济繁荣是实力之本。改革开放的吴江，转动的是一个完全创意的年轮。凭借目标一流的目光，凭借与时俱进的智慧谋略，吴江创造了规模型、开放型、创新型、服务型等多种形态的经

济模本，支撑起吴江经济的天空，支撑起兴家展业的脊梁。

卓尔不群的民企大亨，坦然走进境内外的上市大门，一声棰响，发布的就是一道实力宣言；用美元说话的外资企业，凤凰来仪般的注册到吴江的“家谱”；逆势增长的进出口，进入全国十强的序列，催动了吴江企业走出去的步履。科技成就当下，创新开辟未来。吴江高新技术产业贴上的是金色的科技商标，新兴产业创造的是七彩的科技品牌；科创园尽育科技果，研发楼长开科技花。创业在科技中开辟新境，实力在创新中称雄称胜。

6. 魅力

向往，向往的是魅力；钟爱，钟爱的是魅力；享受，享受的是魅力。乐居吴江，乐居在魅力中。

魅力不是空洞，魅力不是梦幻。魅力是产生于看得见的社会进步，魅力存在于摸得着的成果。

吴江魅力存在于民生福泽、民生快乐、民生享受。教育居住、医疗卫生、创业就业、收入分配的权利平等，是魅力根本，是愉悦保障，立体全面的体系覆盖，公平对等的环境创造，确保民生的政策引导，增值了吴江的魅力。植根久远的吴江文化，春风激活，拂动起时代的生机，文化吴江成为文化创新之旆，文化修为成为全民生智的追求，文化产业与经济结盟，萌发的景象珠环玉列。文化昌明道德，法治规范良俗，珠联璧合中，吴江社会包孕出人文关怀与生动和谐的魅力光环。激发向往，激发钟爱。

7. 生活

生活之树常青。

在这棵现代生活之树上“长”着的，除了衣食住行，还有游购娱。

社会生产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而这个需求，就是生活之树上的基本内涵。

吴江的七片“树叶”，是可以用繁茂来表述的。既拜天所赐，也拜自我创造；既拜改革春风，也拜政府兴建：福地热土，衣食优渥，住行无忧，游购趁兴，娱乐升平；衣华可见丝绸，食美可见地献，居住可见

别墅府邸，旅游可见古镇、名胜、人文、生态，娱乐既见民俗，又举高雅。总之，湖光水色生态华，土特时鲜醉仙家，出门便是游购地，霓裳羽衣歌云霞。

生活之树常青，离不开不失时机的浇灌培育与修剪固本，并且要有精神文化之风时常吹拂。七片“树叶”是基本的生活要素，也是基本的民生工程。存仁于民、以民为本，一直是吴江的施政方针与实践，这个“理论”也是青色的，因而生活之树不会不青半青。

诗意地生活，就能诗意地栖居。

8. 荣耀

戴锦羽，执牛耳，受封赏，都是荣耀事。享受荣耀，是人的一种本性。

荣耀是一种实至名归，更需要循名责实，因名增实。

出现伟人、名人、大贤大圣、专家学者是荣耀；典型涌现，榜样成批，是荣耀；业界飙风电举、创造奇迹、开启先河，是荣耀；起于沟垄，出于车间，奉献牺牲，全国驰名，荣获桂冠，称“王”称“范”，是荣耀——所有这些，都已记载在吴江荣誉册页，“名”随长云传布，“实”在民众口碑。领导关怀，媒体关注，经验示范，都是对吴江的肯定，更多的是勉励与鞭策；“全国劳动模范”群英会盟，是时代的奖赏，更多的也是时代的期望。

荣耀在册，其实已经是过去时。没有这个时代，便没有这个荣耀。而时代对荣耀的要求，不是在册，而是在发扬，在创造。荣之荣在更多更久，耀之耀在更高更亮；在荣耀面前，必须果实成堆成山。这为吴江共识共守。

9. 憧憬

一地有一地的憧憬，一家有一家的憧憬，一人有一人的憧憬。

中国梦，就是所有华夏子孙的美丽憧憬。

吴江的憧憬，在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在“456”战略和“1058工程”的完美实施，在未来蓝图真正成为丹霞遍地、财富遍地、幸福随身、快乐盈门的天堂之区、乐居之城。

梦想不是空想，憧憬不是空望。憧憬需要底气，憧憬需要勇气。憧憬，是立足于画卷之上，手执神笔，既敢泼墨，又能工笔地进行新的画卷的

再描绘，一幅又一幅，一美加多美。

“四新定位”、“五大提升”、“六大载体”，就是吴江人面前的画板，大笔运作的豪气就是天空的飞霞，纤毫不苟的精细就是湖河的沉静。

憧憬的过程，是一个认真思考的过程，也是一个智慧行气的过程，更是一个缩微雕刻的过程。

当人们再次带着憧憬，来到这些被憧憬过的实地与梦境，应当受到中国梦吴江篇章的感动与激励。

10. 我爱我家

我的家在太湖，我的家在天堂。白云悠悠草青青，湖产莼鲈地产金。丹凤朝阳高楼上，云霞就是我心情。

翻开从古到今的诗词歌赋、文章话本、图卷画轴，盛赞我家、我爱我家，流云七彩，俯仰生姿。不爱我家，古人找不到理由，今人找不到说辞。

爱之爱，因爱可爱；爱之甚，因心可醉。太湖放棹，鸥鸟献舞；淞江捕鲈，渔歌清唳；沃野求禾收珠玉，闹市放鹤可吟诗。岂能不爱？！

我爱我家，关键还在兴业兴家，智为之流，力为之使，情为之尽。

有蓝图可本，有目标可踪，有时势可因。中国梦吴江篇章就是旗帜，改革开放就是东风。

从困难中找出机遇，从挑战中找出希望，把憧憬变成行动，把梦想化为动力，把爱恋变成激情，家得其爱，爱得其浓。

手中的笔可描出画卷，脚下的路可走出诗行。一往情深，义无反顾，矢爱不移，我的家就能“垂虹秋色满东南”，我的家就会“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写毕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

续：我心愿

起虹于垂虹之云，踏歌于运河之水，飞梦于太湖之浪，绘画于鲈乡之壤——这就是吴江的心愿，这就是吴江人的心愿。

这种心愿根植于中国梦的博大情怀，琳琅于日新月异的时代流云。复兴中华民族的梦想，就是中国人的共同期待。吴江梦，是中国梦的吴

江篇章，“我心愿”是吴江人的美好期望。

心愿，是知；实践，是行。知行合一的哲学，不是沟渠的流水，涌不起浪花的晶莹；知行合一的哲学，是太湖的山峰，用岁月和行动堆起。

人在行动前，常有心愿期许；心愿一经许出，便当成为季布一诺。不管遇到什么凄风苦雨，都当用行动说话，用行动过云山驱雾嶂，用行动追寻期望。

人活在愿望中，而愿望出自心灵。心力是行动的动力。心活着，没有实现不了的心愿。

长风疾雨，浩浩荡荡，激流勇进，慨当以慷，中国梦的阵列星云，流逸的是心愿之光，行动的号角到处吹响，行动的收获到处流香。在这个阵容里有一面旗帜，上面大书“吴江”，猎猎作响。

“1058”、“456”，吴江这些数字领头的篇章，既是梦的本色，也是愿的表述，用行动与智慧，就能把它们变成长在枝头的圣果，变成立在地上的浮雕，变成嵌在天空的星座。

有悠久历史滋养，有丰厚文化依托；有先河之声激越，有创造之智闪光，有国梦之神引领——我心愿，必成实；我心愿，必磅礴！

起虹于垂虹之云，踏歌于运河之水，飞梦于太湖之浪，绘画于鲈乡之壤！

2014年3月26日

本文为吴江区“家在苏州 乐居吴江——吴江城市文明综合展”各板块主题词

目录

序/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周志芳

代序(一)/水梦春华 大美吴江◎陈林春

代序(二)/家在苏州 乐居吴江◎陈林春

第一辑 我与吴江

我与吴江人……002

我与吴江史……022

我与吴江话……027

我与吴江镇……031

我与吴江山……049

我与吴江水……052

我与吴江诗……055

我与吴江书……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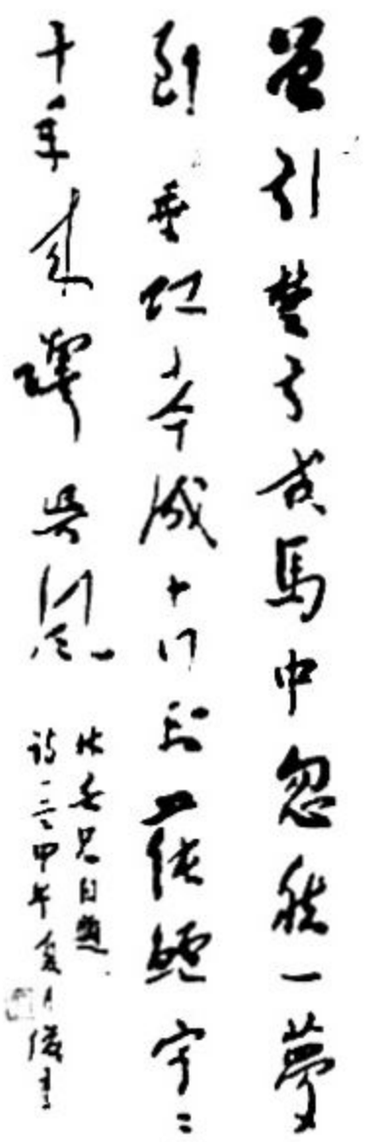
我与吴江画……074

我与吴江酒……079

我与吴江桥……083

我与吴江路……089

我与吴江食……092



我与吴江丝……097
我与吴江游……103
我与吴江戏剧……107
我与吴江文学……111
我与垂虹文学……117
我与吴江日报……121
我与《人才报》……126
我与吴江梦……129
我与苏州湾……134

第二辑　我行吴江

千古运河千古风……140
泰伯情满苏州湾……148
江阳大韵流响松陵……152
震泽的“第九景”和“九唯一”……155
“黎里”归来辞……161
千重碧树千重烟……163
诗画康庄……166
故土的追思……169
雨中访铜罗……172
珠遗寒野敛宝气 风栝银杏待磬音…175

第三辑　我读吴江

砚田曾行江南雨 笔底又隐歌哭天…180
汽车时代的另道风景……185
唤来淮水流心灵……189
水性 水德 水文章……192
清澈自如山涧水……196
强弱之间的哲学思辨……199
品质《汾湖》……203
古诗古画证古心……205
艺术与人生的展示……208
道出多门书十本 竹枝一注可珍存…211
老来诗情上碧霄……214

第四辑　我写吴江

流响岁月……218
世纪光华……221
以费达生的名义……225
一“丝”能杭太湖雪……228
心　语……233

有阿石者……235
有田妹者……240
有袁姐者……243
禅性的书境 禅性的老境……246
直译梦柳先生……250
解根生的“蟹虾”老境……253
祖堂山有幸……256
那一腔温婉情怀……261
木雕收藏的茶禅心境……265
“蚕丝之母”有传人……268
总在灯火阑珊外……272
独特文化语境自营的“汾小现象”…276
“怡泰祥”从“1860”走来……279
“吴江好人”点评……282

后记 / 湖山信是吴江美……291

我老了！我不老！

我老了，
每天的朝阳似乎在对我嘲笑！
我不老，
每天的夕阳总是寄予着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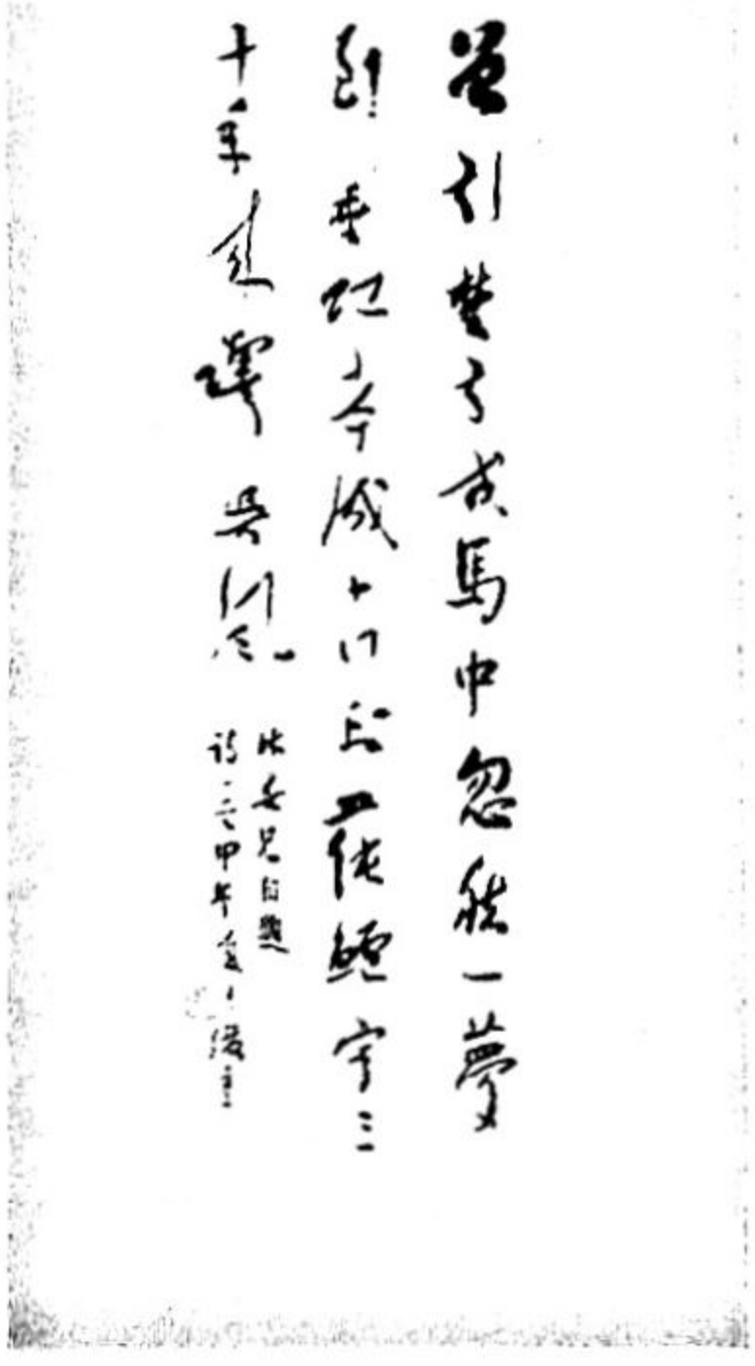
我老了，
层翳迷蒙的目光常常不甚明瞭！
我不老，
穿透壁垒的心仍能识别花草！

我老了，
好像要成为那腐朽的木雕！
我不老，
原来这木雕生在大明王朝！

我真的老了，我真的不老！
三千年胡杨凋落华衣，
生命的狂躁仍在心中跳跃！
罗布泊的黄沙迷人可怖，
地下却有河流汹涌咆哮！

见吴江友人收藏明代木雕，感而赋之。

写于 2008 年 5 月 17 日



我与吴江人

我是一个老资格的新吴江人。

我在老家只待了 18 年，然后从军 16 年，然后便拿了吴江的“绿卡”，定居吴江凡 25 年矣。据估计，应当没有什么意外可出，我还会在吴江一直定居到终老。小时候听奶奶说，我们家原来是苏州阊门的，我的吴江人生，似乎来了个“返祖还根”。

这么多年在与吴江人的接触交往中，对“吴江人”也有了一些了解。从大的方面看，吴江人就是“中国人”，一体的血脉传承，一体的文化熏陶，一体的国民品性：优，有其优；劣，有其劣。

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站在吴江这一方水土，穿越吴江的历史，结合吴江的人文，考究吴江人，吴江人还是有自己特立独行的人情、人性、人品、人格的。

一、谱牒骄傲　吴江自古多文士

吴江人是吴人，吴人既有文身断发的前生，也有泰伯奔吴带来的华夏文化的将养和中原文明的泽被。吴文化经历过从野蛮、蒙昧到崇礼到尚武，又从尚武回到崇礼尚文的回旋。春秋时期，在吴国历史上发生过雄邦与礼邦的无声争论。最终，阖闾开创了吴国走向雄邦的道路，一传至夫差，称霸一时，在中原执了诸侯会盟的牛耳；虽然牛耳还没有来得及放下，便国灭身亡了。但是，吴人雄邦

理念一直没有放弃，吴地依然尚武成风，项羽就是在吴中、江东集结了8000子弟，完成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先辈谶语与誓言。但有论者说，吴地的尚武型到汉代以后便变为崇文型。晋代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难，中原人士衣冠南渡，三次劫难形成了三次中原人口向吴越地区的大迁徙，带来中原文化的同时，也把经济重心带到了吴越地区，吴地的崇文尚礼倾向逐渐形成。特别是有明一朝，由于朱元璋的大肆杀伐与移民及政治经济高压，吴人更是没奈何只得放下手中的吴王金戈越王剑，在繁荣不再、富户变贫中转而偃武修文，于是吴地文士才子辈出，明代就有四大才子逍遥于吴中各地，还经常到吴江垂虹桥上转悠，在送别徽人戴照时，置酒高会于垂虹桥上，弄出了一幅垂虹别意图，今天却藏在了美国的博物馆里。从那时开始，崇文尚礼，成了吴人的主题曲，也把吴门文化推向了极地，吴江人也深受福泽洗礼，跟着一起“郁郁乎文哉”了，以至于今天的苏州精神仍有“崇文睿智”之说。因此，崇文，包括尚智，可以说是吴江人的第一品行，从古至今吴江更多的是文士。

崇文与尚武，在吴地家邦文化长河中，其实成为两极，互依而又共生。但是，崇文或许一直是其主流。即使在尚武、雄邦占有社会政治风尚的上风阶段，崇文崇礼，也在士农工商阶层潜流不止，渊源不断。因而，吴江人中的文士，灿若星河。

2009年是吴江建县1100周年，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曹雪娟曾主编过一本《吴江名人录》，书中共收录了136位吴江名士，上起春秋战国，下迄当代。可谓江山代有材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136”这个数字，是经过严格“政审”的，因而并没有将吴江历代名人搜罗殆尽，还有很多吴江名人成了遗珠。如果采取装到篮里就是菜的方式，能够入选的吴江名人可能要有数千，或许能够站满一座东太湖大桥。

依据是书，可以厘定吴江文士的十大表征。

一是多仕宦。从宋到清，吴江共出过进士321人。据网络显示，苏州是全国十大进士之乡，明清两代共出进士792名，其中吴江就出了180名。一个同里，自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至清末，出进士42人，文武举人93人。而盛泽历史上出过进士24人，举人77人。吴江的状元，公认的只出过一位，并且还是恩科，那或许就是宋代的

黄由，他既是吴江的状元，也是苏州第一位宋代状元；他是苏州人，是从苏州迁居吴江的，状元由宋孝宗钦定。但是，在《吴江名人录》中，吴江出过两名状元，除了黄由，还有明代的朱国祚，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癸未科中进士，获状元。而查网络，同里还说同里出过一位状元。近读李海珉先生文，说还有一个状元叫魏汝贤，有说是同里人，有说是黎里人。想必同里人说同里出的状元就是他了。但是，据海珉先生考证，魏汝贤其实是次榜状元，曾居同里，长居黎里。吴江没有出过帝王级人物，在这 136 人中，官最高到尚书的 8 人，入阁拜相或相当于宰相或行宰相权的 3 人，死后获得追封的 10 人，死后被皇帝赐祭的 2 人，建祠的 1 人。

二是有鼻祖。范蠡，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谋略家，还是商圣。世称陶朱公的他，开创了陶朱事业。他是从吴江走出去的。人们不想让西施死，所以就让范老夫子带着她在震泽钓了一些鱼便一起去泛五湖了。因此，他堪称吴江的商祖。张翰，既是仕人，也是军人，更是文学大家、诗人，吴江第一诗就是他写的《秋风歌》，他是吴江诗界的鼻祖。顾野王，不仅是古代有名的画家、史学家，也不仅是文字训诂家，他主编的《玉篇》30 卷与东汉许慎主编的《说文解字》，都是中国文字史、出版史上的圭臬，《玉篇》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楷书字典，因此，他亦可称为楷书之鼻祖。明代松陵人计成，是天才的造园大师，他编著的《园冶》一书是世界园林科学与艺术的经典，后世立论无出其右，日本人将其尊为造园鼻祖。

三是多先驱。明末清初的孙云球，是光学仪器制造大家，他制造的探照灯比西方早了 100 多年。近代社会学家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统计学家金国宝是近代统计学奠基人之一；郑辟疆是我国蚕丝教育的奠基人，也是我国近代蚕业史上“土种革命”和“土丝改良运动”的先驱；“蚕丝之母”费达生是我国乡村制丝工业的首创者，最早废除土法留种、采取近代科学育种养蚕的先行者。同里人王绍鏊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黄文熙、杨承宗、冯新德分别是我国土力学工程技术、新中国放射化学和中国高分子化学的先驱者、奠基人和开拓者。黎里女子殷明珠是中国第一位影后。

四是多大家。《吴江名人录》将吴江历代名人分为三大系列，即政

治和社会活动家、科学和技术发明家与文化和艺术创作家。分别为49人、32人和55人。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细分，可以发现吴江的名人，基本上走进了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堪称天下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吴江名人。而且这些行业里的吴江名人，很多都处于泰斗、大家、宗师级的地位。西汉严忌、严助父子的辞赋，与司马相如齐名；徐灵胎、金诵盘，医道通神，“是医国手”；程开甲、杨嘉樨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在核试验和宇航领域既是开拓者，又是组织者，贡献非凡。

五是多志士。从明代吴洪不阿刘瑾、吴山平反江西冤狱、五日跪谏到周宗建力斗阉党魏忠贤，从周大章、杨祉抗倭到洪祖烈、吴易抗清，从钱涤根的纪念碑到张应春的衣冠冢，从蓝公武呵护法律到倪征日奥东京审判，志士之风呼啸文士之林，铮铮之骨成为中华脊梁。

六是多奇士。文学大家张翰千里辞官为了一碗莼菜鲈鱼，陆龟蒙湖边养鸭，竟能位列吴江三高祠，智慧之外，便是奇闻。袁黄，命中无长寿无子女，却靠行善、为民一改命中注定，官声优良，学识广博，《了凡四训》至今还是许多人的座右铭。学究天人王锡阐不用仪器用肉眼、爬上屋顶躺在瓦楞上观察天象，竟然成为天文大家，博得南王北薛（山东青州薛凤祚）的声誉，虽然他不知西方文明已经超越于他，他的历法也不为世用，但是，他的奇怪人生值得吴江人荣耀。同样可以称为奇士的是紫柏大师、太虚法师和弘一法师，他们的身世与成就，不仅令宗教界称赞，而且也令凡人俗士敬仰。即使像名医徐大椿，不仅医学手段高明惊世，还精通水利，虽少为人知，却是恶水也难淹其千秋识见与功利。吴兆骞流放宁古塔，况如苏武再世，冰雪益增才情，贫病不堕其志，赋惊宇外，誉留后来，千里江南竟也出了个“边塞诗人”。而古代士林官宦的清廉之风，也令今人稀奇，不仅有遗产只有衣被和书籍、乾隆朱批“可惜”的陆燿，也有被称“驴车宰相”、发放“甘霖榜”的沈桂芬。此外，更多为民请命，为民治水，为民减赋者，或获罪，或尽瘁，清风长在，廉行誉后。

七是多才女。中国过去有所谓十大才女之说，吴江的叶小鸾和柳如是，有论者说被收入其中。叶小鸾是北厍午梦堂主叶绍袁的三女儿，才貌双全，诗书琴画皆通，可惜，红颜薄命，17岁便华年早逝。死后，

其父整理遗作，合集为《返生香》，其中收录小鸾诗作100多首。至今，午梦堂旧址有一株叶小鸾亲手栽植的腊梅。而叶绍袁妻子沈宜修、长女叶纨纨、次女叶小纨也是文学奇女子，沈宜修与叶小纨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戏曲家，著有杂剧《鸳鸯梦》，诗集《存余草》。柳如是以妓成名，以才留名，更以气节传世，博得大史学家陈寅恪晚年为她作“别传”，称其为“女侠名姝”，奇不在美，而在义。清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和画家徐达源的妻子吴琼仙，也是有名的才女，工诗书，擅绘画，著有《写韵楼诗集》、《双巢翡翠小札》，至今仍为黎里人所惦记。吴江才女众多，形成一个江南文坛佳话。十卷《松陵女子诗征》共收录才女270名，有诗歌2000余首。

八是多书香门第。松陵沈氏家族从沈奎开始先后出现140多位文学家，其中女性有20多位。沈璟不仅开创了与汤显祖“临川派”齐名的“吴江派”，成为我国戏曲史上的二大家之一，并且家族传承上百年之久。分湖叶氏午梦堂更是一门风雅，叶妻是中国第一个“以女性目光选编女性作品”《伊人思》的编者；次女叶小纨著有杂剧《鸳鸯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戏曲家；三女叶小鸾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六子叶燮为清代诗论大家，所著《原诗》是清初诗学理论的一座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叶氏午梦堂更被誉为第一个“以女性为创作群体的”文学家庭，列在曹氏父子和眉山苏氏两个文学家庭之后。四百多年来，许多前贤名士，都与午梦堂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九是多结社。明代曾有复社，清代有惊隐诗社、慎交社、红梨诗社、雪耻学会，近代有南社和新南社、翳桑文艺研究社。“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吴江文人结社，最集中的代表便是南社。一个由文士组成的社会团体，会员达2000多人，吴江人便有139人。这些文士不仅继中国士林之风，具忧国忧民之心，行求真求正之义，而且都能诗善画，并不乏能文能武之人。吴江人柳亚子、陈去病既是南社的组织者，又是诗文大家。文人在一个特殊年代成就一个战斗团体，虽不具政党特色与纲宪，却成为旷世百代之奇景，使吴江和吴江文士被耀。

十是志多富民。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但从本质上说，他还是一个文士。志在富民，是他一生的志向与努力，虽坎坷重迭，其志未改。继《江村经济》成名后

他“从实求知”，曾经26访吴江开弦弓村。“文野之别”开创人类学新领域；“乡村工业”、“城乡相成”、“小城镇，大问题”等主张，为社会经济提供理论依托，在家乡吴江演变成“乡镇工业”、“民营经济”、小城镇崛起的成功实践；“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等理念，都完满地体现与雕琢志在富民的志向与“文心”。不光一个费孝通，志在富民的吴江文士历代不缺，大到庙堂上治国安邦，小到养育蚕宝宝、培育园艺果树、研究鱼类和淡水生态，都系上了为民爱民富民之心。

吴江自古多文士。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士或走上了仕途经济的道路，或成就在科学技术前沿。用今天的话说，后者以理科见长，以理科成师，并不都在文学、文化战线，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从书中读出去的，他们智慧的初始源流在于书本，他们的视野最初是从书窗前拓展出去的，因而仍然是“文士”无疑。

吴江文士从古到今作出了许多突出贡献。因为这些文士的博大建树，繁衍出吴江许多文化现象，可以开列出的至少有：莼鲈文化、运河文化、垂虹文化、丝绸文化、南社文化、江村文化。这些文化现象，使得吴江这片土地处处泛动文化光芒，文化基因深种于沃土深层，为吴江称为“文化吴江”颁发了许可证和荣誉证。这些文化虽然带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是已经成了中华文化的一极，形成一种中华文化符号，成为全民族全中国所共有，甚至为全世界所共享。此为一。

其次，吴江这些文士中有许多显宦、大家、宗师、泰斗，他们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用自己的智慧与建树，开创先河，填补空白，开拓荒野，领驭世界，因而起到了推进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史页上，就像星座一样释放着光芒。一部中国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和改革开放时代，一个吴江文士就是一座里程碑，在这些里程碑上十分用心、别无争议地标刻着“吴江”的字号与铭牌。

其三，吴江文士成就了吴江人过去的骄傲、今日的自信，提升了吴江的美誉度，更开创了吴江今日崇文尚智的风气，并且，让传承有了基因化的资本，传承霞光不灭。

二、性格本真　水性水德水行道

吴江是水的国度，现在的吴江人自度为“江南水乡”、“千年水天堂”。不管怎么称，说它是浮在水上的吴江是没有错的，吴江人是在水中生、水中长的，更是没有错的。因为水的前世今生的因缘，吴江人便有了水性水德，也能大行其水道。

如果细分细析水性水德，其特征既形象生动，又是多层次多立面的，更是哲学化的。我在代序《水梦春华》中曾经作过概括。

水性 砥砺性情

说到吴江人的水性，一往无前、不到东海不罢休，这种水性的特征相当明显。史前的吴江人，自然是与其他吴人一样文身断发，吴江一地也是未化不毛，但是，吴江人与吴人一样，在种种再生再造的过程中，发扬了一往无前的水性，认准目标，义无反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告别蛮荒、开启文明以后，吴江人引领潮流，引领时代，把吴江人旗帜插上高峰，把吴江人品牌亮到军前，把吴江人美誉流响当代与后世。水是线性的，坚韧的，不管来自昆仑还是喜马拉雅，千回百转，万般艰险，总是朝着大海流去，就像太湖，通过吴淞江，朝着东海日夜奔流一样，不到东海不罢休，到了东海不回头。打开历史史册，自从有吴人的记载以来，找不到他们畏缩、退却、反顾的历史，宁愿失败，宁愿玉碎，没有服输屈膝的品行，而失败以后是成功，玉碎其实是涅槃，水是没有失败的，也是没有灭亡的，水性充满着昂扬的生命力量，这种生生不息，前呼后拥，永远无竭的生命之歌，成就了吴江人的个性色彩，或许外表示以柔弱，内里却无比刚强坚劲。水成了吴江人的性格，也成了吴江人的魂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水性，吴江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吴江凭借这种性格与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和资源，迅速地成为文明福地，富庶之邦，同时还繁衍了自己的文化，产出了自己的英才人杰。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吴江更是风生水起，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建设事业，无不走在全国前列，前十强、领头羊、排头兵、先行军——人们不惜用带有溢美性质的词汇来称赞吴江、称赞吴江人。特别能够体现吴江人水性品德和水性收获的或许还是我在代序（1）里写过的那样——

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数蹚艰险之厄，数领风气之先，数开先河之声；在改革开放的华章上，数开创业鸿篇，数启创新大道，数逞创优之志。争先、领先、率先之姿饮誉同列；争先、领先、率先之果播香遐迩。

……吴江早已不是乡野吴江、田园吴江、无名吴江，而是兴盛吴江、活力吴江、文化吴江、平安吴江、福寿吴江！

吴江人从水中生水中长，也从水中砥砺性情，挺起脊梁。

水德 和而不同

说到吴江人的水德，首先要说的应当是它的包容精神，也就是孔老夫子 2500 多年前倡导的和而不同精神。

吴江兼收并蓄，特别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外来智慧。就像河流一样，在自己一路前行中，从不拒绝小河小溪的加入会盟，一路流淌，一路汇集，终成滔滔。汇集，就是兼容并蓄的吸收，吸收了，溶进自己的“国情”、实践经验，经过自己的“肠胃”进行处理加工、发酵改良，再用到自己的事业中。拿来不是目的，运用才是真谛。正因为这样，吴江才有了许多成为中华文化共同符号的本地文化与再生文明。

我曾经到过震泽的范蠡钓台，行走过那里的思范桥，当时我就想，范蠡是越国大夫，吴国灭亡在他与文种手里，他是吴人的仇人，但是，吴江人最终却允许他在自己的土地上钓鱼，允许他泛舟五湖，遨游七十二峰，允许他三成巨富，三散家财，还尊称他为商圣，还建桥纪念他，特别是还把他尊为吴江的先贤，列入三高祠中。对外籍人如此，对仇雠如此，说明吴江人有多么广阔的胸怀，包容性之大除了水可媲美，世间还有什么可以相像？吴江人敬仰他的是“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的精神，唯因这一敬仰，使得自己的胸襟亦如太湖般雄阔了。

其实，三高祠中的三高，有两高严格说来并不是吴江人，陆龟蒙竟以苏州人客居吴江养鸭、老居甫里的身份，配享三高之荣，也说明了吴江人的包容精神。

这种像水一样的包容性，具有明显的传承性。曾经的菀坪，是从太湖滩上崛起的一个镇，这个镇包容了 16 个民族、14 个省的人们在这里共同生活。这里就是一个外族大家庭、外籍聚居地。而像菀坪一样，吴江以前的 23 个镇都有不同民族、不同省份的人成为“吴江人”，盛泽更是包容“客籍”的大户，历朝历代都有外来移民加入，范

围近到浙闽，远到燕赵。1936年，光从浙江移来的人口便有7000人，占了盛泽人口的1/3。改革开放后，吴江人的包容性更大了，现在一百五六十万吴江人中，有一半竟是外地人，有些镇外地人已经远远超过本地人。据统计，2005年吴江70%左右的企业职工是外地人。这些外地人来自20多个少数民族和10多个国家。他们促进了吴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加快了吴江城市化步伐，功不可没，绩不可磨。但是他们也共享了吴江有限的资源，占去了吴江有限的空间，给吴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有些今天看到了，有些可能要到明天甚至后天才能看到。面对这么多“客水浸淫”，吴江人总是显得那么从容、大度，对他们一样亲切，一样厚道，一样关爱，一样帮助，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吴江成了一个共和世界。

能够包容，便注定能够开放。立论这个观点，只要俯下身子，便能拾到论据。吴江经济开发区、汾湖高新区和盛泽，是吴江人开放的代表。吴江经济有两朵花，一朵是开放型经济，一朵是民营经济。吴江经济开发区是外资企业聚集地，也是吴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地标。吴江城区容纳的40万外来人口中，来自中国台湾及日本、韩国、欧美等国家地区的投资管理者达10000多人。

包容开放，不仅给吴江经济社会带来了繁荣与兴旺，同时也把吴江人名声、美誉与胸怀传扬到了四面八方。比如，当今的新吴江人，他们除了献力献智吴江，同时也向他们的家乡传递从吴江获得的现代文明理念、信息、技能、技术和资金，从而反哺他们家乡的发展。据调查，新吴江人每年有近20亿元资金带回自己的家乡。同时，还有25%的外来人口计划回家乡发展。这种由吴江人包容开放引发的观念、资金、信息、人才回流现象，可谓是吴江人的别种功德。

水道 尚水近道

水性水德有时是不便折分的和氏璧。水性既定了水德的内涵，水德张扬了水性的本真。水性水德的圆融完美呈现，大行水道便在其中了。

“上善若水。”老子早就说过；而我要说的是“尚水近道”。

吴江人用自己从史前开始的社会实践、文明进取和生活选择，从本质上体系化地内化了“上善若水”的信仰，也用经济发展、文明实录物化了“尚水近道”的行为。对水性的信仰写在太湖、淞江的渊博中，

对水道的妙用画在土地、史册的时空中。

如果把吴江比作孔子，那么他与老子的一个故事，便在既玄且实中妙解了吴江人发扬水性水德大行水道的如风往事和纯情今韵。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孔丘闻言，恍然大悟道："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老子点头说："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吴江是水的城市，吴江是水的世界。水之性就是吴江人的个性，水之德就是吴江人的德行。中原文明火红灿烂之时，吴江文明还未开化，此可谓处下、处险、处秽、处恶，一无所争，无比柔弱。但一届吴风响，越韵朗，便柔弱胜于刚强，攻之莫有不胜，而成百谷王。善处地、善为仁、善守信、善治物、善用能、善待时，今天当我们面对太湖，一掬吴淞，回首吴江人一路走来、一路前行的身影，这种"几于"天地人之道的水性水德，不正是吴江人所信奉的吗？成其成在水，胜其胜在道。吴江人或许从来没有这样破译过吴江水的真谛，也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在水性中穿越，在水德中洗礼，在水道中从容，但是母亲湖太湖、母亲河淞江却一直无声叙述、灵动吟咏。

上善若水，哲也。尚水近道，智也。大行水道，仁也。道德皆水，善也。

三、文化心态　求富求安求福祉

求富求安求福祉，表面上看来是所有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对于吴江人来说，求富求安求福祉似乎有所不同。

吴江人求富求安求福祉的方式是以富求富，以安求安，以福求福。除了史前文明发萌较晚外，吴江所处地理、气候、物产、生产条件及各种天然资源，都是得天独厚，胜于中原与其他地方。所谓江南福地、水乡天堂，天把富有、安乐、福泽之树都栽到吴江的土地上，也存留到吴江人的人生。吴江人凭天所赐，再去追求更多更好更大的富、安、福，拥有的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心态便不同于其他地方其他人，而其追求的富、安、福也比较容易地得到。于是，富安福不仅成了吴江人的生活画卷，也成了吴江人凭借的资本与基础，更成了吴江人的基本性格。自古以来，吴江人是不大愿意出去千里为官的，即使在今天中国的政坛上，亦少有成为政治大家、权力大亨的吴江人，即使有，也只是以文以理的突出贡献而“上位”的，大多带有荣誉性，并不具有实质性地位，并不能够独断朝纲、上下乾坤。过去的张翰曾经以想念家乡的纯羹鲈脍为由而毅然回归，后来的柳亚子又把分湖当作子陵滩。无论是张翰还是柳亚子，虽然都有“深心怕祸机”与“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别种因由，但是，家乡吴江的富有、安逸与福祉所在，也成就了他们敢于千里辞官归来一赏黄花、一作钓翁的底气。如果认为张翰、柳亚子的行为，培育与代表了吴江人的隐居情结，其实不对。隐居也需要有南山，有东篱。即使隐居，吴江人的隐居也是一种对富有的享受，对安乐的顾盼，对福祉的品尝，不当官，不成宦，也能拥有一方田园，无数福禄。或许受到张翰的影响，今天仍有许多学有所成，出去或出国转了一圈的青年才俊，经过比较后，还是觉得吴江好，重新回到了吴江。

由于吴江的富有天成、安居乐业、福祉无数，也使吴江人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变得非常深厚，说起自己是吴江人，心底里的骄傲油然而生。这种骄傲有时是自豪，有时也会成为自大，对别人别地的不屑常在不

经意间流露。的确，作为吴江人，从富安福来说，是有优厚于别人的资本的，但是，正因为这种资本太过雄厚，太过天赐，因而也养成了吴江人的另一种性格，那就是除了常有难以掩饰的骄傲外，就是露富比富，并由富而生安逸，所谓小富即满，小富即安的农民意识，时常会跑到思想与市面上透透清凉。这从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身上或许能够找到实证。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状况不具“主流”色彩。

求富求安求福祉，吴江人从远古以来，心结不变。吴江设县伊始，就属于苏州。吴江人就是苏州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所以有天堂之称，其实就因为富安福。这里的富庶、安乐、幸福的指数不是今天才高的，而是古已有之。朱元璋之所以要把苏州人大批移民，除了泄愤报复，嫉妒吴人之富足也是一种说道。但是，吴人，包括吴江人的富安福是移不走的。即使在那种政治经济高压下，吴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萧条后，富安福还是重新走了回来，并且远胜于昔。

富安福三者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哲学关系。富是首求，安能成富，富必先安，而福便在富与安中了。富安福的前提决定于社会环境、时代治乱。安分两种，一是安乐、安逸、安闲，一是安定、平安。前“安”是状态与结果，后“安”是条件与依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是后安的内涵，也是前安的保障。但是，同样具备这样的条件，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如愿以偿富安福的。这就像今天西部与东部的差异仍然无法消除一样，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即使在同一片蓝天下，面对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机遇，也是无法消弭的。从这个层面探究下去，可以看到，吴江人之所以求富得富，求安得安，求福得福，那是与吴江人把“富安福”当着生活自觉、价值取向、人生荣誉来看待的，而把“求”当成了社会信仰、家族信仰和人生信仰；求富求安求福祉，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成了吴江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且代代相传，溶进了太湖淞江的水流，也溶进了人的血液中，已经成为基因化、灵魂化、性格化的东西。这才是吴江人求富求安求福祉与别人别地最为根本的不同。

由于文化化、血脉化的形成，也产生了吴江求富求安求福祉与别人别地另一种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吴江人求富求安求福祉，从来就不是被动的、消极的、等待的，不是要我求，而是我要求。披阅远古

以来的历史，吴江先民筚路蓝缕，在一片湖泽泥沼中启动灵智，挥动锹锄，奠定了吴江富安福的基础，也奠定了吴江人积极以求、主动以求、孜孜以求的性格成因，以至今日，吴江人虽有天赐但不等天赐，虽有资本不吃老本，富安福没有止境，吴江人的追求也没有止境。

吴江人求富求安求福祉的生活自觉或曰追求本色，可能形成了五大特征：一是智慧先行。吴江是水世界水天堂，水能生智。吴江人的生活自觉不是盲动蛮干，而是依赖智慧选择追求，并且极富创新精神，创新是生活自觉的主题词，也是富安福长盛不衰的法宝。二是敢开风气之先。追求富安福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面对困难与挑战的过程，也是改良传统、抛弃小农意识、从小富求大富、从小安求大安、从小福求大福的过程。吴江人目光没有锁定在一己之利、一地之利，而是着眼于全国，放眼于世界，总是从困难中开启希望、从挑战中获得机遇，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具有领风气之先，开创先河的内在素质，因而在富安福的业绩谱上，总能力拔头筹，高人一等，快人一步，优人一节。于是，吴江特色、吴江现象、吴江速度誉满四方，赏识求教者络绎。三是文化涵养。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使求富求安求福祉已经文化化。南怀瑾说文化没有灭亡，民族、国家便不会灭亡，灭亡了也可复兴。成为文化、特别是哲学化的生活自觉、价值取向、人生荣誉，一直会受到文化的滋养，它不会中途崩殂。吴江人创造的民俗文化、市井文化非常生动而直白地叙述着吴江人求富求安求福祉的心态，具有相当强的意志力与生命力。四是与时俱进。没有与时俱进，小富即满，小安即足，小福即醉，便不具永立潮头的可能。史前有史前的富安福，农耕有农耕的富安福，现代有现代的富安福。在工业化、城市化的今天，富安福已经有了全新的时代内涵，田园风光、稻米流金，莼鲈成脍，只能成为一种乡愁，不能成为终极目标。所以才有了吴江人创造的领驭前列的城乡一体、体系保障、新城崛起、超前小康，才有了争当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先行军的追求与实力。与时俱进，不为时所汰；固步自封，必为时所弃。具有全新内涵的富安福，有了全新时代展示的吴江版本。五是泰伯情怀。泰伯奔吴，开启了吴江人一种情怀，这种情怀就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先进理念、文明成果，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水德情怀，吴江人的富安福，并不全凭天生与地产，在它的内

核里包含着许多外方智慧。文化是一种共同资源，善于吸收者便能创造自己更多更美的财富，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

四、价值取向　吴商阵营有异军

徽商、晋商，是中国农耕社会的商人符号；浙商、闽商，是现代商品经济的商派新军。其实，无论是过去时，还是当今时，在商派字库里都有着吴商的辞条。以洞庭商帮为代表的吴商，曾经把自己的桔红商旗插到中国商界的主阵地。吴商的队伍中，自然少不得吴江商人的抱负展示和阵容排列。

吴江商人应当具有任何商派所不能具有的自豪与传承，被世间公认的商圣、开创陶朱事业的范蠡就曾经在吴江生活过，也是从吴江走出去的，他的偶像曾经位列吴江三高祠之首，他的商圣智慧、商圣道德和商圣精神一直鼓励与激活着吴江商人。吴江商人早已成为一个富有信仰、继承范蠡衣钵、“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的特殊群体，经营四海，电举业界，甚至在国际舞台上华丽出彩。

就在这篇文章写成的当天晚上，电视新闻中传来胡润富豪榜公布的消息，苏州有 5 人进榜，吴江竟有 3 人。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轻商抑商的社会，士农工商，商处底层。但是，中国历代还是出现过许多商人，商人阶层作为一种社会团体从来没有绝迹过。公元前三四百年的白圭，经商致富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一样，被后世奉为商祖。还有那个吕不韦，也是商祖级别的人物。有社会必有商在，有市场必有商兴。吴江也是一样。盛泽成镇就在于商人云集，丝绸经营如裁云织锦，故名标四大绸都；建立在盛泽的多地会馆，都是商馆，至今仍有遗存。震泽丝市鼎盛于明清，师俭堂其实不是民居大厦，而是商界大宅门。吴江丝绸之府的美名，就得之于商人经营，“绮罗走中原”是商人“走”出来的。

吴江商人的经典创造，特别要感谢改革开放。他们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后置换身份、开始演绎传奇的。

草根，曾经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字号。他们从田野中站

起来，脚上带着泥土，身上裹着草香，手中拎着土特产，攀亲结友，钻天打洞，闯进城市，闯进院校，闯进原本他们不能闯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经商项目与经纪对象，寻找第一桶金埋藏的地方。那时，有一个后来被载入史册，代表工商时代划分的名字，叫“乡镇工业”，他们所办的厂子也叫“乡镇企业”。“乡”与“草根”一样，既明白又土气。此时的商，其实大多是以实体形式出现的，在广袤的田野里圈起一片土地，拉起围墙，搬一些机器进来，招一些农民进来，搞一些项目进来，用足政策，打着擦边球，巧借“双轨制”，经常请来一些“星期日工程师”，敲敲打打，拉拉扯扯，有的甚至就像作坊一样，开始了自己的商人梦。不过，那时的商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身份，往往是一些并不太大的官员，担当从商的角色，官商一体成为一种特征。后来，各个乡镇便顺理成章地有了“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可是党政“高官”，从事着当地经济和工商事业的运筹、计划与管理工作。草根随风而长，长出了“苏南模式”，长成了吴江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了一个从田野中飘出的独特风景，“吴江现象”一度大开风气之先，令全国瞩目。虽然这些商人半农半商，半官半商，身形错杂，品质不纯，充其量只可称为“准商人”。但是，他们踢开了农业向工业转变、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云程发轫”的头一脚，在吴江的田埂上、炊烟下标注出吴江初始商人智慧、商人勇气。

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了，改制开始了。这些草根，有的胜任风雨长成了“草菁”，有的在改制中花小取大长成了“草莽”“土豪”，还有的依然还是“草根”，或在挣扎奋斗，或萎变成“土包子”，或蜕变成“土蟹”。市场经济日益规范，适者生，逆者亡，优者胜，劣者汰，阵痛过后，草莽淘汰出局，草菁砥砺成色，草根生于夹缝。乡镇企业生命蜕变，彻底地从官与商的结合体中剥离出来，华丽转身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势如流霞，铺天盖地，构建了吴江经济的全新坐标，成为吴江经济的基本力量，也成为江苏省民营经济的领头羊。于是，吴江商人脱颖而出，出现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商人成色较足的基本体系，在整个吴商团队中异军突起。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也成为吴江经济的另一方面军，内外兼有的吴江商人团队，使吴江商人形成了相互助推、共同成长、比翼齐飞的阵容，在吴江城市化、工业化、

国际化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领驭前列、饮誉八方的作用，抖擞的胆识、贡献的智慧、展示的成果、创造的经验，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吴江商人这个新的号牌。

如果说乡镇企业的兴起，吴江商人还只是凭借政策引导与胆量勇气，那么，真正的智慧则在民营经济兴起过程中得到体现。只有到了与政府断奶、靠市场生存的时候，吴江商人才知道光凭胆大敢闯、光凭拉关系、光凭模仿克隆、光凭复制粘贴、光凭小打小闹、光凭地摊货、光凭同质竞争，那就是天天听着命运的丧钟，市场天天无情地对他们说着同一个词——不，市场也天天教给他们智慧！于是他们开始知道科技、品牌、文化、信息、管理、体制、创新、机遇、人才、规模、核心竞争力、差异化竞争这些成为一个合格商人的基本要素的价值，商人的品质才在自我追求、市场拷问、失败逼迫中有了实质性提升，并内化为一种自我完善不断升华的理念与动力，因为他们已经立志或者无可选择地要坚守商人终身制，当然也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天降大任的时代责任和社会使命。

吴江商人的品质就这样提升着，目光胸怀、智慧谋略也这样逆来顺长。于是，吴江有了亨通、恒力、永鼎、通鼎、盛虹等等大型集团，有了10多个上市企业，也有了电子信息、丝绸纺织、光缆电缆、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有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加工四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虽然，吴江商人仍然与实业紧密结合，也有像纺织等的同质化，品牌不给力，家族化，面临百年企业的深奥命题，但是，吴江商人毕竟在吴商团队中亮起自己的星座色彩。他们面临的考验，在正在实施的“1058”工程和“四五六战略”中会交出令自己满意的答卷。

需要提及的是，吴江商人的“发迹”有些是从改制中得益，将原先的国有资产贱出而助其腾达的，更多的是得益于“猫论”保护和政府“亲商、安商、富商”的政策倾斜与刻意栽培。好在英雄可以不问来路，成款自有傍款人。但是，在他们的履历中有一样东西是很难改变的，那就是他们大多是从草根成长起来的，即使是草莽，仍然带有土腥味、土豪气，文化基因的缺乏、知识结构的畸形，是个普遍现象。文化不等于学历，虽可渐学渐长，“拿”到高等文凭，但毕竟不能修为

精致，体系圆通。要成就百年企业，要成就范蠡那样的商人智慧，捉襟见肘的文化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许多企业老板已经意识到文化兴企兴商的重要性，也在做着文化兴企兴商的追求，但由于自身文化素养缺失、文化品位不高，真正做好说易行难，甚至面对真正的和氏璧也不知道好坏，别人说好才知好，别人没说不知好。一个真正的商人，如果要有所作为，有所大为，无论古今，常常是学富五车者，白圭、范蠡、吕不韦如此，比尔·盖茨、乔布斯如此。而以文兴商，在吴江历史上就曾出现过，盛泽过去曾有一批文、商并举的大家留下姓氏。当然还有一种希望，就是在家族化传承中的富二代能够变成创二代、文二代，如果能出一个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那就吴江幸甚，吴江商人幸甚了，吴商历史会为其专辟专章。

“吴江自古多文士”是吴江人的谱牒骄傲，“水性水德水行道”是吴江人的性格本真，“求富求安求福祉”是吴江人的文化心态，“吴商阵营有异军”是吴江人的价值取向。

毕竟来自外方，品评吴江人终有不当不敬之虞；毕竟不在商界，不在商而言商，终有不确不善之嫌。然事已至此，文已成篇，只能求教方家，静待斧钺了。

草毕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16：18

附：

“三顾茅庐”画注

这是一首传唱千年的绝唱，这是一段感人肺腑的经典。
岁月流过了，人物羽化了；它没有流走，它没有羽化。
一路崎岖，一路风雪，一路严寒；几匹骏马，几串脚步，几声野乐。
卧龙冈，卧的不是龙，卧的是人；
卧龙冈，卧的不是人，卧的是神。
百亩田垄中，储存了扶犁躬耕的身形，明灭着经天纬地的大梦。

千棵桑叶间，隐藏着裁衣织布的机杼，潜涌着呼风唤雨的雄才。

一代帝王躬身礼下的谦卑，不似风雪的不期而至，捧出的是一颗复汉室、兴社稷的赤心。

一代神相闲云野鹤的琴音，不似云气的浮光掠影，内敛的是一种转乾坤、泣天地的英略。

一个隆中对，乾坤另辟，社稷重开。

两道出师表，天地为心，山河激荡。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五丈原头风，日唱“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锦官城外柏，气壮“鞠躬尽瘁人，死而后已生”。

千古长江，浪花淘尽英雄去。

万度夕阳，余霞点染青山在。

刘备走了，从此再没有刘备。

孔明去了，后世更不见孔明。

茅庐还在否？雨打风吹，只在云烟深处、竹帛丹青。

三顾还有否？花落水流，似见心胸敬仰、口舌景行。

世虽无孔明，幸江山代有才人出，可领风骚数百年。

世再无刘备，看三顾足迹已断行，良骥盐车也寻常。

只剩再世关张，心头窃语，愤声讥嘲，与莫名噪音一起凄厉，令人彷徨。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一顾不必向山中，二顾不必到林下，三顾不必问远方。

神驹就在你座旁，龙马就系你桩上。

无须有茅庐，不必都三顾。

人顾不如心顾，心顾只须一顾。

斯画无语，无语之中有惊雷。

斯画有心，有心之人可焚香。

写于2013年12月29日星期日

附：

吴江商赋

商之爱

长河九曲，山峦嵚崎。历史常有不公，数千年冰刀烽火，百家显名，竹帛衔誉，唯独对商人不肯付爱，轻鄙重抑，致使中华文明少却商业璀璨史！时代迭进，纪元数开，改革风烈，开放情浓，商品大潮冲决瞿塘，市场经济洗礼神州，五六千年文明史页中朱笔填补原不该有的空白：亲商爱商！春阳和煦，湖泽生烟，一个“亲爱商人”的时代从兹诞生！

商之道

世间万象，各有其道；商圣泛舟，始成鼻祖。丝绸有路，海陆道长，内外通达，古今被誉。商场胜败，倏忽而已，非有道者无从轻适。现代商业，更是云埋半山，水流急滩；现代商人，必得身驾虹霓，眼观八极。穷商界之理，晓胜败之机，庶为得道之士；而谋一时不谋百代，谋一企不谋百方，守陈规不举新策，隆一隅不兴全局，诚不知现代商道为何物也！

商之韵

山海有韵，万物生灵寄情徜徉；世象有韵，远近咸生和谐之景；商界有韵，经济社会知富裕著仁义！商韵在新、在奇、在情、在生动有致。百舸争流，快帆如箭，是为有韵；月出东山，纵一苇所如，是为有韵；跌宕有姿，俯仰生情，是为有韵；日有创新，夜有诗行，是为有韵……商之韵，或可黄钟大吕，激情天赋，或可山溪潺潺，润物无声。

商之悟

商智何开？商道何在？原非天赐，皆从悟来。古圣先贤，风范懿人；现代商家，成败得失；沙场演义，奇谋争战；高端宏论，要言妙道；江湖叠韵，月白风清——见所见可悟，闻所闻可悟。悟

者，用心也；人到心到，人未到心先到，世间玄机奥妙，庶几无悟之不出之理。大悟彻悟，重在悟己。蓝天同云，机遇同在，高材捷足，庸夫生恨，全在自悟与不悟之间！

商之逸

人慕洒脱之风，世冀飘逸之姿，然洒脱飘逸能内蕴风骨、情愫、自信、学养、成就者，方为真境界。当今之世，弓弦满月，一发千里；山人节奏，涤荡殆尽；世风功利，人气浮躁；欲得商家郊畿走马，竹林文枰，殊为不易。唯其不易，益得寻求其至真境界。倥偬无已，逸兴属己；逸兴浓烈，亦可以长风骨，增情愫，添自信，升学养，助成就……

商之友

人之无友，不知其可；商之无友，其悲更甚。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商其兴矣，赖其友存。管仲分金，伯牙不鼓，悲欢两泣，绝唱千古。友之存，物事盛；友之众，商道旺。友之质，一在同，同则共和；一在义，义则有举；一在诚，诚则互信；其末在利，利求共赢。友众则利多，友真则利纯。多财莫如多友，多礼莫如多情。朋友之谊，是一种和谐的平等；和谐、平等充盈商界，则无商不兴，无商不久。

写于2010年5月5日

我与吴江史

吴江的历史是值得吴江人骄傲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乡具有深厚的历史。家在黄陵，会以“人文初祖”黄帝为耀，好像他也是祖宗；家在咸阳，会以“秦王扫六合”为豪，好像他也曾“虎视何雄哉”。但是，许多人的希望常常变成失望，因为有些地方的历史就像浮土，挖下去没货，吹起来是灰。

历史不是仅仅用来自豪的，当然自豪一下也是可以的。历史是一种资源，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人文、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科学价值，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昌兴文化的年代，这种资源从来没有过这么重要。这是现代的人们在乎历史的原因，所以有不少地方在抢、在争、在编历史。

历史，是可遇不可求的。吴江作为一个县级地域，历史那么长，史实那么多，价值那么大，这在全国2000多个县域中，虽也有，出其右者、难分伯仲者，或许并不多见。这是吴江足可自豪与骄傲的理由。吴江的历史是不用抢，不用争，不用编的，因为悠久，因为深厚，因为足赤，因为特征明显，故而成一县之荣耀，鹤立群县；开一地之福泽，花红别样。

吴江是因水成史的。过去的吴地是漂在水上的，河流湖荡远比现在要多要大。陨石从天上飞来，便砸出了太湖的历史；倘若从湖面漂出“河图”、“洛书”，中华文明便可从这里开始。吴淞江天生就是流动历史的河流，可以说是吴江人的黄河。太湖澎湃了无数年，在澎湃中繁衍出吴江

的子民；吴淞江流动了无数年，在流动中垒起了吴江的城乡。人喝太湖水，人捕淞江鲈。水造吴江，水造历史，吴江的历史也像水一样，广大而深厚，几千年来一直向前发展着，从来没有出现过历史断层。因为水本身是有生命的，并且具有无限的光华，所以，吴江的历史也是有生命的，也是华美而闪亮的。一棵莼菜，就是吴江历史的扉页；一条鲈鱼，就是吴江历史的灵动；一抔稻谷，就是吴江历史的富有；一束蚕丝，就是吴江历史的长歌。水造的历史，埋在湖里；水造的历史，流在江里。到湖心叩问，它会告诉你源流；到江面打捞，它会浮起本真。

吴江的历史是裹挟着吴风越韵的。吴越之地不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吴越的水也是在一河流淌、一湖蓄积的。“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林中的鸟鸣，南北共听，似吴声，似越音；村中的炊烟，东西袅袅，像越岚，像吴霭。这里是吴头越尾，那边是吴根越角，相互穿插，相互渗透；树长越地，根在吴壤，地本连体之婴；声在越乡，人在吴村，花像并蒂之莲。民风相通，语系相似，吴河，送水给越；物产相同，血缘相近，越山，奉香贻吴。吴江的历史，既有吴山的深沉，又有越水的轻盈。一场吴越春秋大戏，在主战场之一的吴江，既有血火的交融，又有人文的碰撞，更有历史身形的错杂。涵吴风，养越韵，就是吴江历史的另一种成色。

吴地的开化，教科书上常常归功于泰伯奔吴。当今的人们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写在《史记》之类史书上白纸黑字的既定。这也不用羞涩，历史本来就是岁月的记录、事件的备份，史前史初，吴人或许过于忙于文身断发，战天斗地，忙碌中忽略了文字创造、事件记录，但是，没有竹简的竖写，却有地下的横陈。只要刨开吴江的土地，史前史初文明全部叠压在泥土的深层。曾经过着“暗无天日”的窖藏，忽然开启“惊天动地”的荣光。我虽然没有到过广福遗址，也没有到过同里遗址，更没有到过袁家埭遗址和蠡泽湖遗址，但是，那里的龙骨、石斧、陶片，那里的水井祭台，那里的原始村落，都在我脑海里闪亮出史前史初文明的光亮，在我耳畔激越起新旧石器敲击的声响，而在我的心中更是鹿撞般的涌起吴江历史的豪情冲动。当吴江先民扔起石斧、构建村落、在祭台上祈天祷地之时，周公亶父或许还没有产生传位于谁的纠结，泰伯当然还没有三让王位，而吴江人已经无字书写了繁衍生存、

繁衍文明的早期历史，即使不比中原文明早，至少与中原文明同步同时。

就在这个世纪初年，曾经的同里中学里突然挖出一个崧泽文化遗址，我曾经亲临现场朝圣般探看。厚土中散发远古气息，泥泞中趟趄文明步履。这使我想起河姆渡的情景。考古人员告诉我，吴越文化本身源头就可上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而崧泽文化更早。文化就是历史，历史形成文化。在组织新闻报道的基础上，我又组织过一次《新闻沙龙》，竭力让七千多年前吴江先民的生活残存与历史创造，重新走到现代人的面前。品咂着这里的崧泽文化，翻看着“广福”“龙南”遗址的文字，心头浮起无数碎片，这些碎片游移不定，最后它们自己组合成这样的文字：筑屋自会，不劳有巢氏；钻火自会，不劳燧人氏；繁殖自会，不劳女娲氏；种稻自会，不劳神农氏；蚕丝自会，不劳先蚕氏……这就是吴江史前之史，这就是吴江史初文明。

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想辱没泰伯之功，泰伯奔吴，带来了中原文明，中原文明一遇吴地、吴江的甘霖、沃土、秀水、丽日、和风，便在这些文明的基础上，再行肇造了吴地新的历史，升华了吴江文明，使吴江历史与文明成了一种多元复合的“合金钢”，质地更坚，色彩更亮。虽没有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策源，但却成为中华历史的流金册页、重要部首，也为吴江在公元 909 年成县颁发了许可，成就了资格，并让“吴江”两个字在史后文明的册页上一写 1105 年，还将继续写下去。

吴江后来的历史，又是别开生面，华光四发。吴江人经过自己的奋斗与努力，厚积厚发，后来居上，把一个“富”字、一个“文”字、一个“先”字写满了吴江的史页。富者富甲天下，文者文化为魂，先者率先前列。而从富、文、先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吴江人一路走来的情怀，这种情怀就像太湖一样阔大深沉，坚实的底气磅礴起非凡的胆识，永不满足，永不停歇，开先河、创记录、划时代的壮举，刷新着各个时代的历史页面；我们能够看到吴江人一鸣惊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就像太湖一样灵动，激浊扬清，日新月异，智慧先行的吴江印记、全新创造的吴江历史，全部储存太湖胸襟；我们能够看到吴江人一往无前的自信，这种自信就像太湖一样坦荡，至柔至刚，不畏风雨，不计艰险，波涛过后泥沙尽埋湖底，挑战面前柔弱能克刚强，自信的光芒像水华一样一直闪耀在吴江历史的各个篇章。正因为吴江人拥有的

这种情怀、智慧、自信，吴江的历史不仅在农耕时代尽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小桥流水人家美，而且在后来和今天的岁月里，挟带着风采、圣果和豪情，快乐穿越了手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城市化时代，让富、文、先三字的光芒闪耀到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现代化的雄阔阵容，让吴江成为人间天堂，让吴江成为幸福城邦！世人知吴江而敬仰，时代因吴江而荣耀，历史有吴江而从容。

如果说情怀、智慧、自信，是吴江人创造历史的精神坐标，那么，吴江历代的人杰、英才，也是一个不可湮没的元素。地灵必有人杰，人杰创造历史。太湖有 72 峰，那是撑起太湖的脊梁。吴江的人杰英才就像那 72 峰，正是这些吴江的人杰英材撑起了吴江历史的天空，书写了吴江历史的诗行。如果说，吴江小县的历史悠久为世所罕见，吴江人杰众多同样为世所罕见。破解这样的成因，其实也很简单，人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天地使然、风水将养；而正因历史人文的久远深厚，才使吴江人杰辈出，圣贤常在，才是正说。所以，历史不是光写在纸上的，不光是一种记录，历史是富有生命的，历史信息的丰富灵动，便在这方水土和民众血液中积淀为基因分子，代代传承，代代发酵，代代裂变，所以不仅江山代有材人出，而且风骚撑起历史天。吴江人杰英才之多，是吴江历史的眷顾，也是吴江历史之幸。至于吴江人杰英才的荣光，我在《我与吴江人》中备述，无须再行饶舌。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历代外来的名士、文学大家、诗人、词人，都来过吴江，留下很多诗词文章画卷，这不仅为吴江的文化繁荣，也为吴江的历史增添了亮丽的色彩，让吴江人、吴江史可以引为骄傲。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重量级人物，请也是请不到的。问题是小小吴江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并且能让他们主动地、不计任何报酬地留下诗词文章画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一说，他们是去苏杭的，因为吴江在中央，顺道而来？但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典故出自宋·范成大《吴郡志》："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那么在宋代以前，不是还有李白、颜真卿等众多名士来过吴江并留下佳作吗？弄不清的是"何所闻而来？"弄得清的是"见所见而去"。

无数个早晨，央视"太湖美，美就美在苏州湾"的广告语，成了让我神经细胞苏醒的"咒语"。最近，我又来到太湖新城苏州湾，面对

夕辉和柔风，面对东太湖水面，我想起了约定俗成的一句话：吴江已从运河时代跨入了太湖时代，于是，晚霞好像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荡起一幅幅吴江重启太湖时代的崭新历史画卷。

草毕于2014年3月2日星期日上午

我与吴江话

吴江话，典型的吴侬软语，属于吴语系列。

“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闻是言，初以为怪，思则有理。这是因为苏州话特别柔软、特别甜糯，即使吵架也有令人陶醉的味道。

这或许因为吴地山温水软，吴语也变得温柔软贴、亲切亲和。

吴江话与苏州话自然属于同一语系，但是，吴江话又明显不同于苏州话。“老松陵”马常宏先生说，吴语分为五大片区，吴江话属于太湖片中的苏嘉湖小片，它包括苏州、无锡、嘉兴、湖州。吴江话分为北、中、西南三大片，北片包括松陵、同里、黎里、平望；中片包括芦墟、盛泽；西南片包括震泽、桃源、七都、横扇。吴江北片的吴江话是吴江话的主体。1992 年修的《吴江县志》中，以松陵话作为解说“吴江方言”的标准；2009 年，全国在苏州试点，遴选吴江方言发音人，就以松陵话为标准，参选者必须是老松陵第三代。而 2010 年出版的《吴江市方言志》中则明示：本志的“吴江话，凡不加特别说明，指的都是松陵话”。

但是，我要说的吴江话，是吴江话的泛称，是指吴江全境说的吴江话。

不仅吴江话不同于苏州话，而且因为吴江话有着全清、次清声母不同调的特点，即使吴江各个地方的发音和语调也有不少差别，同一个“我”，松陵是：唔糯（wu nuo），盛泽是：唔哩（wu li），北厍是（en ou）。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其实不同的除了风、俗，还有语言。人同种，语同系，音有异，声有别，是常事。

吴江话的语态十分丰富。但要我举出很多话同音不同的实例来，很困难，因为有许多吴江话说得出来，写不出来。各个时期“吴江志”中的吴江方言、2013年出版的《吴江方言俚语集成》以及《汾湖方言》，我都翻过，发现写出来的字与原本读的音，不少很有差别，直译、硬译的痕迹很重。当然这些书主要功能是作为资料备考的。所以，对吴江话进行研究，还是留待高明，让语言专家们去做吧。

我不是土生土长在吴江。人的语言是从小学会的，即使你的舌头极其灵活，把别国别地语言学得滚瓜烂熟，但是，从小养成的乡音还会在你张口闭口之间流露出来。所以，贺知章才说“乡音无改鬓毛衰”。

从小没有喝过吴江水，吴江这方水土没有教给我吴江话。虽然我来吴江已30年，听吴江话也已30年。但是至今仍然停留在听上，说，是不行的。即使听，也不是百分之百听懂，特别是乡下老翁老妪的方言，要听懂，没翻译则要猜。

在北方，南人是被称为蛮子的，话也是被称为蛮不郎当的蛮话。这与春秋以前一直称南方为蛮荆、蛮荒之地有关。但是，我不说吴江话，不是不屑，也不是不想，而是我天生没有语言细胞，语言模仿天赋严重缺失，舌大而笨，转动不灵。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我的家乡语“江淮官话”与吴江“吴侬软语”话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语系，人的语言感悟及功能是要从胎教开始的。

因而，我特别佩服鹦鹉，而且更佩服比鹦鹉还鹦鹉的学舌人。他们模仿别地语言惟妙惟肖，绘声绘色，而且人也油嘴滑舌，巧舌如簧。在这些人面前，你最好不用家乡话说三道四，得记住“鹦鹉前头不敢言”这话。

如果没有水土滋养，没有语言天赋，有一个语言环境也会逼迫着你去说那里的话。但是，对我来说，到吴江后并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我的家人虽是吴江人，但又是来自外地；虽在吴江生活了几十年，上下两三代，还是舌头太硬。内人是地地道道的吴江人，就出生在松陵镇上，但是她在这个家庭是个“唯一”，平时家庭交流并不用吴江话，她的吴江话基本上处于有价无市的环境中。

工作中要面对吴江人，这曾经很让我生出畏惧：听不懂他们的话

怎么办？这个担心很快被现实否定了，这得要感谢普通话的推广。在吴江，只要你不是彻头彻尾的田间翁、厨房妪，都是能说普通话的，虽然有的就像外人说吴江话那样有点洋泾浜；而且他们有个善变的功能，一屋子吴江人说着吴江话，你突然往里一闯，他能马上改成地道或洋泾浜的普通话——这或许叫“见人说人话”。所以，我在新闻单位10多年，大大小小采访不少，各色各样人等常见，丝毫没有影响交流和工作。这，得感谢吴江人。

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当然，动物也是有语言的，只是听得懂的人不多，孔子的学生公冶长是能够听懂的。所以孔子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不同的语言是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基本元素，正因为语言的多种多样，这个世界才变得精彩而复杂。不同的吴语，同样是区别不同地方人的特征，人怕张口，一张口，便把你的籍贯、出身等身份信息暴露无遗了。

语言，体现血脉，语言，带着远古的信息，也带着地方人文色彩，带着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人民的不同性格，更反映着时代风采与面目。一个民族没有文字仍可称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没有语言便不能称为一个民族。语言是变化的，语言是发展的，语言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语言在相互吸取精华中变得更加丰富。但是，文字的发展永远跟不上语言的发展，文字再怎么繁多，也跟不上语言的丰富多彩。这是许多语言只可口说，只可意会，用文字写不出来的原因。吴江话也是这样。

其实，语言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同语系的不同语言也是不同地方的财富。但是，在社会不断开放、文化相互杂交、人口不断流动的今天，地球也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于是，不同语系的地方语言日益被“官话”“国语”统一着，被“舶来语”穿插着，日渐缩小了它们的领地和势力范围，交流的地位和频率迅速下降，庙堂之上、大雅之所再也听不到“南腔北调”、“鸟语虫鸣”，有些地方语言只能瑟缩在偏僻的乡村、里巷，“有价无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其实并不全是坏事，因为时代在开放，天下要“大同”，一切阻碍交流、发展的东西都会受到无情冲击甚至让它消亡，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秦始

皇就这么干过，而且历史证明他没有干错。但是，语言，不同于车，不同于书，也不同于度量衡，让各种地方语言消失，天下只说同一种话，也是坏事。这种坏事，一是让这个世界失去了多元色彩，变得单调无味；二是阉割了不同语言的历史，也阉割了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文化传承体系。“一个物种的消失，只让我们失去一种动人的风景；一种语言的消失，却让我们永久失去一种美丽的文化。”“方言情结往往和……文化认同联系着。”

但是，不论是苏州话，还是吴江话，都受到了这种无情冲击，都面临被阉割、消亡的危厄。事实清楚地表明，现在血脉正宗的吴江人的后代已经有许许多多不会说吴江话了。语言传承的断代，是语言走向消亡的捷径，十分可怕。而且，外地人的大量涌进，新吴江人的扎根，数量庞大，已经有超过吴江人数量的趋势，吴江话的语境日益缩小，语言市场的份额正在向他们大幅倾斜，外来语言迅速“殖民”的结果，常常使吴江话被他们同化。这种消亡的力量更是巨大而可怕。而事实上在吴江境内已很难找到几个能说原汁原味吴江话的人了。

因此，保护地方语言的传承，成了一种迫切的地方使命与责任。各地都在想方设法，吴语系的保护也刻不容缓。苏州电视台、吴江电视台都开设过苏州话、吴江话节目档，但是，苏州台现在好像只有“施斌聊斋”了，吴江台搞过的一档《吴江闲话》却“闲话”不说，“言归正传”了。

为了保护吴江话，吴江编辑过各种书籍，做了大量的考证、收集、积累工作，但是，这种东西只能保留在书中，最多作为历史资料备考，要完成保护与发展吴江话这个任务，有书是不够的。而且，这样一个重大命题，靠一些专家学者也永远不能确保方言的生命活力和万代传承。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具有很强的亲切感和天然的亲和性。不会说吴江话是一种心痛，吴江话面临失势又是一种心痛。虽然我不是吴江人，说不来吴江话，听听还是蛮舒服、挺亲切的。所以我真心希望吴江话还是活着，永远地活着，能让我们从吴江话中感受到文化传承、历史信息、多元色彩、民族特色、地域情感、人民性格。

地方方言是神圣的乡愁，吴江话也是吴江人神圣的乡愁。

草毕于 2014 年 3 月 3 日星期一

我与吴江镇

吴江是一个多镇的地方。据《吴江》这本书说，吴江的小城镇发育早，数量多，密度大，每51.13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小城镇，小城镇之间平均相隔距离仅为6到10公里。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全国也不多见。但是，吴江小城镇的建制普遍不大，形成不了相应的城市功能。因此说整个吴江就是一座城市，外人看了，总觉得差了一点什么。因为城市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至于这个较大的居民点大到什么程度，肯定不会太小，不会太分散。

费孝通先生有个专门的学问，叫做“小城镇，大问题”，或许就是受到吴江的启发，专门针对吴江的。这个学说，对吴江最有用，其他地方没有这么多小城镇，所以笃信者显然少于吴江。

相沿成习的说法是吴江有七大镇，分别是松陵、盛泽、同里、芦墟、黎里、平望、震泽。

我到吴江二三十年，吴江所有的镇基本上都到过，都走过。开始是23个，撤来并去，至今称得上原汁原味的镇大概只平望、震泽、七都、桃源了，松陵与太湖新城、盛泽与高新区、同里与开发区合为一体；芦墟被汾湖取代，汾湖被黎里取代，黎里又与高新区合为一体；黎里撤而重生，依然不是“独立法人”。镇的建制越来越混杂，越来越模糊。其他小镇也都分别并到了相应的“区”里“镇”里。

所以，今天要说吴江镇，既难又易。钱文忠讲《百家姓》取的就是钱塘版，我也讲老版吧。

要说清吴江镇，是很难的，那就说到哪里到哪里吧。

松　陵

松陵是吴江最早的一个镇，早到吴江没有出世，它就有了形制、建制。在写这篇文章前几天，松陵邑人沈昌华托人带给我一本他参与编写的新版《松陵镇志》，打开它，就可见到“松陵之名始见于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吴王大惧，夜遁。越王追奔攻吴，兵入于江阳松陵。”所指时间在周敬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476年。江阳者，吴淞江之北也；松陵者，高阜也，可能上面长了几棵松树。到了汉高祖元年，即公元前206年，置松陵镇，为军镇。由此可见，松陵镇一开始就是刀兵之地，是在血与火中颁发的出生证。

松陵的出生与军事有关，不同于由“集市”发展而来的其他镇，但是松陵镇真正的姓氏又不姓“军”，却是复姓“政治”。从公元909年吴江设县开始，它就是一个政治中心，历朝历代的吴江县治都在松陵镇。于是，松陵二字一直“卑微屈节”般的淡定在“皇城根里”，人们习惯中把松陵当成了吴江，吴江之名掩盖了松陵。其实，吴江是“借住”在松陵的。

作为县治所在地的松陵镇，版图并不大，甚至过去还比其他六大镇小。1981年我初到松陵，曾说过一句粗俗的戏言来形容其小，今天仍然不敢见诸文字。北宋《祥符图经》中说吴江县城仅有0.2平方公里：“城无十里之方，市无千家之聚。”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只有五里二十七步。1985年镇区面积才2.02平方公里。说是县城所在地，其实大小直如弹丸，真有点让人寒碜。不仅小，还很偏。过去23个乡镇，只有两个在同一纬度，其余20个都在松陵之南。这或许怪不得松陵，因为过去的吴江县域在松陵北面还有它的“领地”，越溪、包括东面周庄的部分都曾是吴江的乡镇，后来划出去了。

让松陵感到荣光的不光是其一直作为吴江县治所在地，在松陵这个小镇上还曾经出现过一城两县的历史，雍正年间，吴江被划成两个县：

吴江、震泽。奇怪的是“两头牛”系到了一个桩上，它们的县治都在松陵镇上。一山能容二虎，一镇两个县政治中心，虽然在宇内不为独一无二，但多少说明了松陵当历史这样赋予它责任时，它还是敢于担当，并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像吴淞江一样，像太湖一样，有胸怀，有气度。

松陵作为“军镇”，其功能或许被吴淞江水冲淡得一点痕迹也没有了，2000 多年中逐渐提升的是它的政治功能，附带提升的是它的文化功能，即使商业功能从来也没有特别发达过。上世纪 80 年代，松陵镇中心三角井只有一座土产大楼，北门街只有一个百货公司。同样的寒碜。虽然地当要冲，运河在侧，当时的 205 省道贯通南北，但镇里的道路却是三盘九曲，形同迷宫。

松陵的文化功能或许得益于政治功能，最值得松陵自豪的当是历史一路走来，在这里产生过许多文化现象。紧依太湖的太湖文化，淞江之阳的淞江文化，九里塘路的运河文化，宋代肇兴的垂虹文化，明代开创的吴江派戏曲文化，“才到松陵即是家”的园林文化等等，都以文化的名义将松陵书写在历史的亮丽处。

政治、文化的兴隆，人才也能辈出。值得一书的有顾野王、沈璟、计成、吴氏、费孝通等，顾、计是带有鼻祖性的人物，在《我与吴江人》中已经说过。

历史的久远，人文必定兴盛。松陵的人文代表了吴江的人文。

松陵镇真正的变化是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吴江撤县设市后和城市化的大幅推进中。吴江外向外资的第一朵花开在松陵之运东。随着撤乡并镇的体制变化，因市成镇的镇的原始功能已经蜕变，在更多的意义上松陵已经变成一个行政镇。但是，它的经济、商业功能却大幅提升，八坼、菀坪、横扇的并入，使得镇区、辖区面积大为扩大，发展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近年，新一轮的区域、体制调整，松陵少了“运东”之地，但是与太湖新城融为一体，它面临的神圣使命是珍重既往，开辟未来。而它示人的面孔更多的是太湖新城。任务繁剧，前景可观。松陵是太湖冲击出来的一块高地，现在又要重回太湖的怀抱；松陵是从吴县“割”出来的，现在又要与吴中区共荣连理，完全融进苏州的怀抱。

才到松陵即是家，是黄由的感受，也是我的真实。我到吴江

二三十年，一直是生活在松陵的。家在松陵，情感也在松陵。

写于2014年3月14日星期五

盛　泽

松陵是从吴县割出来的，盛泽是从嘉兴割出来的。松陵居北，坐北朝南；盛泽居南，坐南朝北。

有人说盛泽是从黄家溪走出来的，有人不认可，但是黄家溪遭遇一场劫难，才有了后来盛泽的一路走向兴旺。这个劫难就是太平军，他们沿运河南下，一路攻杀，黄家溪正在运河边上。

盛泽最早的姓氏还真是姓盛，据松陵镇志载，它的祖先是松陵盛家。

同治年的《盛湖志》还说盛泽“纵横不过二三里”，说明盛泽并不大。因为在明初，盛泽仍是一个逢寅、亥赶集的村落。自从嘉靖年间发展成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市”后，万历、天启年间又在吴江所有镇中发展得首屈一指后，盛泽便开始兴盛，兴盛到改姓“商”的地步。

盛泽兴盛的资本或者说是资源，主要是“以绫绸为业”。“江南养蚕所在多有，唯此镇处最盛。”人口五万，家家机杼，日出万匹；绸庄过百，衣被天下，走遍中原。后来跻身于中国四大绸都之列。连带的纺织业又凌驾于嘉兴湖州之上。走到今日，盛泽仍然以丝绸著名，以纺织称雄。

让盛泽荣幸的是其曾经一度被称为“华夏第一镇”，镇上“五新”灿烂，国营企业、乡镇工业比翼腾空，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星河沙数。因绸而富，因纺而富，盛泽成为一个金银帝国、商业帝国，街上开的豪车，血管流的黄金，数亿老板满街跑，千万身价要折腰。

盛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名门望族，以文兴商的也很多。透过弥漫的商气，盛泽还是一个文化之邦。商业与文化，明显成为盛泽社会的两极，则是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一个高调，一个低眉。现在的人们大多只知道盛泽是个经济重镇，是个富得流油的所在，其实，盛泽的文化根植深层，文气极其深厚，可惜全被黄金白银和高浮的商气掩埋了。

不能孤立地恭维盛泽的商气与富有，没有文化在底层作为骨血、作为基因，商气便是流动的空气，富有便是无根之木。深埋而窖藏的文化不断发酵，不断催化，不断裂变，才使盛泽富得尽是铜钿。因此，盛泽的真正姓氏其实还应当是“文”。文是商智来源，文是富之活力。

但是，这种富当道、文潜踪的现象，即使在今日，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我曾经在无数场合发表过感想，不会看的人盛泽就是土豪金，会看的人盛泽其实是文化钻石。现在的盛泽民间仍然有一股文化力量，相对于富豪来说，他们形迹有如乞丐，但是他们的文化热情、文化作为却一直不容小觑。他们才是盛泽发展、推波助澜的“暗流”，在影响、在改变着盛泽，极力在高浮的商气上涂抹上文化的光芒。一市两城，盛泽是吴江城市的另一板块，吴江板块的文化推动大多依赖行政力量，而盛泽却往往是民间自作多情。富到一定程度，往往需要包装，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包装品。所以盛泽的文化包装当今非常盛行。光有金钱，没有滋味，更没有幸福，只有文化才会让人有滋有味，一有滋味人便也有了幸福指数。客观上企业家所做的文化事业，说明他们有了一定的文化认知，也是自身素质、时代需求的要素之一。企业、事业、产品、人生，只有把它做成文化，才是智者，才能长远。

盛泽地处吴越分歧处，吴风越韵，每天都是那么清新明朗。最当为盛泽表彰的是他们的开放性。可以说，开放，包容，吸纳、兼融，是盛泽与生俱来的品性，也是一种传承已久的社会文化。历史上盛泽来过无数次移民，至今在盛泽很难找到一个正宗纯种的土著后裔，即使盛氏后人也已经难寻。盛泽人大多来自五湖四海，把五湖四海的文化、血性、智慧也带到了盛泽，然后变成了盛泽人，弄出了盛泽现象。今天，盛泽的商业军团，有许多面旗帜，浙江、福建、安徽、河南，堪为劲旅，外来人口已经超过盛泽本地人口，就是例证。

写于2014年3月14日星期五

同　里

同里，说“古称富土”。还有一个为避赋税，秀才拆富土为同里的

故事，不知是官员弱智还是秀才弱智，但同里就这样同里了。

同里是富土，现在已经无法考证。第一次去同里，是冬天，只见四围皆水，苍白。镇在水中央，名副其实的水乡；小桥流水人家，被誉“东方小威尼斯”，真实；原来的广告词叫“醇正水乡，旧时江南”，贴切。

由于水网密布，同里成为一个孤岛，兵火不至，寇盗难来，在农耕时代，富一点也在情理之中。或云同里过去是个地主窝。

同里的富，是因农而富，因水而富。农是本，水是魂。因而，同里姓“富”，富得后来一身牛气，敢于对外打出招牌。

同里其实应该姓“文”。我曾写《同里的意义》3000多言，立论过这个观点。由于地主多，由于富有，历来读书人多，讲究一个诗礼传家，文章立身，修齐治平一大套，弄得同里与文沾边的园、堂、桥、弄挨挨挤挤，不大的镇区俨然就是一个花园，它在今天的第一功能是适宜居住，余秋雨说要在这里赁房居住，但说了这么年，并没有来赁过。三两黄酒，一篇戏文，言之无信，对不起同里。

过去的富，是同里古人的。古人曾照今时月，今人无照古时月。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之初，同里并不怎么富有，即使今天同里的产业布局也没有支柱，工业时代工业并不发达。只是并到吴江经济开发区，同里的发展会有更大的空间。

同里现在依赖的或者说最为兴旺的是旅游产业，同里的富是揣在别人口袋里的。但是，同里是吴江旅游业的头名，吴江旅游发轫于兹。这是同里的荣幸。

旅游的资源或谓资本，如果没有山水之胜，只能依赖文化。好在同里的文化并不怎么缺乏。古人衣钵今人承，同里要感谢同里的先人，是他们创造了同里的文化，要物象有物象，要内涵有内涵。同里人经过爬罗剔抉，敷衍铺陈，把同里的文化资源基本上已经摆到了同里的大街小巷和青石板上，同里就是一个文化大观园。会看的会从文化中得到滋润与享受，不会看的便去买一些芡实和袜底酥，打打牙祭。

同里的经典，人说是退思园。那确是一个不错的所在。但是，一个兵备道罢官后还能用银两堆起一个极品园林，不知退思的是什么？

同里的经典我更倾向于御史家园，那里有一曲《珍珠塔》。家园宏大，

戏曲却是真正的经典，是中国文化的精粹。那年开挖，我就曾前去报道过。总之，你到同里，除了感受文化，吃一两块糕点外，在明白文化的遗泽的同时，还能明白为官的好处。

同里的风景不在经济，而在文化；同里的富有，在过去，在以后。

同里出过名人，陈去病，范烟桥，金松岑，严宝礼，蓝公武，薛凤昌，不大不小，史册留名。

同里成镇，始于宋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现在的广告词叫“千年古镇，世界同里。”气魄比原先大多了，但也有底气，因为它毕竟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又是江苏省最早（1982年）、也是唯一将全镇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镇，1995年更被列为江苏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1998年退思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

千年古镇沉睡千年，世界同里欢迎世界。同里在过往的岁月里，因水因形因富而封闭，现在的同里既是世界的，便是开放的。同里需要引进西湖的水智，需要西湖的胸襟与气度。

写于2014年3月14日星期五

震　泽

震泽地处吴江的西大门。前些年一直说它是吴江城市的副中心，要擦亮西大门。

不知是天意，还是人情，震泽竟与古太湖同名。三万六千顷的浩淼，或许既定了震泽的情怀与永久生机，高古之外，荣幸倍增。

震泽的特色与产业是多元的，但是，人文、蚕丝是震泽最基本的特色与产业，谋求震泽的发展，人文、蚕丝不容偏废，不容忽略。

虽然，震泽设镇于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但是，震泽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太湖的声浪里能够听到大禹的足音，在桑叶的扶疏中能够看到范蠡的身形。一个帝王，铸鼎外以治水为生；一个智者，逞谋后以垂钓悟世；一个让震泽底定，太湖从此不事生非、专心将养人民；一个从震泽泛舟，商圣桂冠戴到头顶，陶朱事业兴盛五湖。他们都与震泽有情，留给了震泽故事，肇启了震泽历史，开创了震泽光荣。

震泽最有资格荣列于“江南古镇”。

震泽不仅具有悠远的历史，而且具有丰厚的人文资源，旧景、胜迹、遗存、典故、文物，琳琅于星空，夺目于地表，一陈于镇区街道，四散于乡野阡陌；既沐水乡星雨，又涵岁月精华。历史之长，掌故之胜，资源之众，同里难匹，他镇难比。但是，由于震泽与生俱来的开放和时代风云的销蚀，震泽的旅游无法走上“封闭”一途，圈不起来的旅游资源，只能白天闲云自赏，夜晚仙家聚会。

震泽姓“史”又姓“文”，但是还姓“丝”。盛泽曾称绸都，震泽素为丝市。震泽的丝，或许从钱山漾抽出，用时4700多年，丝长飘到星际；震泽的丝，或许从太湖湖心抽出，带着浪的晶莹，带着水的温柔。好桑遍地长，好蚕家家养，好丝天天出。漕粮、地丁、日用，“皆惟蚕丝是赖。”此为震泽丝史。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震泽一地出口的辑里丝达5400余担，占当年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此为震泽丝荣。而费达生与震泽丝事的渊源和情结，更是天赐震泽的一种丝幸。虽然留有她无数足迹与心血的庙港游走到“精致小镇，从容七都”，但是她的生命与事业却由震泽人倾心传承与唱响。带着这种丝史、丝荣、丝幸，震泽成为当今中国蚕丝之乡，丝事之盛，盛于盛泽；丝面之广，广于湖苏；丝企之多，多于春笋；丝业之兴，兴于全镇。一丝绕三产，三产绕一丝，成为震泽的口号。复兴苏州丝绸，震泽自颁了许可，担当了荣誉，旗帜下堆满了资格证书，丝线上游走着信心。

史页厚同大禹鼎，人文多同太湖水，蚕丝亮同日月光，这就是今日震泽。

曾有人恭维在下对震泽贡献有二，一是人文旅游，一是蚕丝发展。杯酌之间，心下田田；将醒之际，愧怍多生。但是，在吴江所有镇中，在下的确去震泽最多，为文亦多。曾访范蠡钓台于蚕花深处，趟趄泥泞于康庄别墅，涉足蠡泽问大禹斩龙，考据旧纸守青灯子夜……曾有两万余字《人文震泽》，理出“八个唯一”以证震泽之独立高标，至今尚且为人乐道；蚕丝一业，多番辗转，多种报道，多次策划，探究机理与底蕴，析辨方略与商机，为文连篇累牍，播情桑叶沙沙。值得庆幸的是，此二者，均为开先河之第一人。庶几震泽对我有情，我对震泽有意。

震泽对我有情，我对震泽有意，其实不唯上述。震泽的人杰，不仅书写了震泽的骄傲，还是我的梦寐敬仰。房顶上爬出天文学家、学究天人，农舍里读出教育家，陋巷里养出银行家，阡陌上走出外交家，街道里走出红十字会创始人，桥头上放出两弹一星，这让了解震泽的人叹服震泽的湖光风水之佳，让不了解震泽的人谜读震泽人文基因之优。而33位举人、15位进士，众多的学者、诗人、良医、能工巧匠，禹迹桥上至今闪英才足迹之光，慈云塔铃至今讴歌国士神奇之韵。震泽中学，更是前世文脉相传，今世文德鳞耀。

震泽，存活在深深的人文中，太湖湖水就是它的血液；震泽，行走在斑斓的历史中，禹魂范智就是它的基因。震泽，是吴江的一个坐标，是吴江至今仍然赤色清纯的镇。

写于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

平　望

平望地处吴江中部，有山河之中的洛阳之幸；又因吴江别称鲈乡，故而平望自称“中鲈”。所以用“自称”之说，是因为吴江置县之初的中鲈当在松陵，后来吴江北割之地又被“北”割走了，平望才能称“中”。

中鲈平望，不仅有吴江山河之中的荣幸，更有水陆交通区位优势。京杭运河通南北，太浦一河通东西，都流经平望；318国道、沪苏浙高速公路，227省道、苏嘉杭高速公路、南北快速干线，都汇聚平望。平望是事实上的交通大枢纽。而且，这个枢纽不光是吴江的，更是华东的。这或许是天赐平望之地利。

平望两字，很有文史味，更有天文味。《史记·天官书》专门记载天文学知识、天象、天文事件和星占，开汉代以来撰写天文志的先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星座体系五宫二。“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馀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三千里。云气有兽居上者，胜。”

平望不是登高而望，“平望”有无兽居其上，不得而知。平望得名，非源于此。仰望、平望、高望，是望气的三种角度或高度。

平望的得名，人云此地自南向北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湖光水色，一望皆平，因此得名。而我以为或许要感谢颜真卿，也要感谢那座安德桥。“登楼试长望，望极与天平。际海兼葭色，终朝鸟雁声。”平望安德桥旁曾有霁月楼，颜刺史与词家之祖张志和一同戏水登楼，写出一首五言诗。从诗中知，平望过去多的是芦苇，多的是水鸟大雁，仿佛有山在身边，微明有水无远近。

平望堪为人乐道者，在一溪一湖一寺一菜。

溪即烂溪。“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烂溪之水流经今平望同心村。烂溪曾有周氏，祖先即为爱莲说理学大家周敦颐；九世孙周澳“常贸苏”，十世孙周德从绍兴迁居平望烂溪，自出名臣周用、周宗健后，周氏便成平望望族，也是东南望族。而鲁迅是周敦颐的第32世孙。鲁迅祖先是从吴江迁徙到绍兴的，从鲁迅上溯到先祖周逸斋，从吴江返迁绍兴已达14代。周澳的两个儿子周德、周完一系同父异母的亲兄弟，是鲁迅与周恩来的各自祖先。

湖即莺脰湖，与嘉兴南湖、杭州西湖齐名。范少伯曾游，吴琼仙“问仙”，既是平望人的母亲湖，又是一座文化湖。湖上有平波台，月下是问仙处。“小红吹箫工唱歌。”李白、白居易、陆龟蒙、杨万里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水浒传》、《醒世恒言》等名著都有此湖的记述。现在是豪墅、酒店加广场，广场说是中国乡镇第一，复披“文化”，但已没有了“积水明于镜，中流峙此台。云从湖岸落，浪涌寺门回。柳外千帆去，沙边一鸟来”的气势，更已了无仙气。

寺即小九华寺。“莺去湖存事渺茫，梵宫占断水云乡。”前对莺湖美景，东邻安德古桥。太虚法师、弘一法师，都曾在此修行。我曾多次来过小九华寺，入寺总能想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样充满佛界情怀与牺牲境界的地藏菩萨，想起当年暮上九华山，晚拜不朽之身的情景；人之不朽，固难；身之不朽，更难。地藏堪当此两不朽也。与此同时，我也想起太虚、弘一这两位佛界高人。敬太虚，看桂高丈余，古井喷泉显灵圣；仰弘一，听拂柳笛声，古道夕阳山外山。小九华寺有此三圣，名实双幸也。

菜即平望酱菜，系中华老字号也。

平望曾是我到吴江后去的第二个“七大镇”。时当1982年夏日午后。

当时的莺湖水面宽阔，渔船集积，堤岸漫水，人可足涉，平波台上绿树生烟，绿岛孤峙，只是不知为平波台也。

唐置驿，宋置寨，元以后皆置巡司。记载始于公元前西汉初年，洪武登基，平望建镇。

曾做过平望中部崛起系列报道，今亦仍有中部崛起之期冀也。

写于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

黎　里

黎里曾经淡出“镇”之序列6年7个月之久，于2013年5月忽忽重生。曾作《黎里归来辞》以纪。

“粉淡香清自一家，未容桃李占年华。”虽然今天少见梨花，但黎里素称梨花村落。

黎里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从震泽和黎里反思所谓“江南六大古镇”，发现多有误判，因为此两镇才最有资格代表江南古镇，却又被毫无来由地拒之门外。

现在的“黎里”与汾湖高新区合二为一，有一个古镇管委会，主要使命是进行古镇保护与开发。在这种使命赋予之前，古镇虽然也有损毁与破坏，但相比于其他古镇，古物尤多，古貌犹存，古韵依然，从明代成弘年间成镇的基本格局没有太大改变。

来到今日黎里，未必看到梨花，扑面而来的是水韵、古味，还有文气、才气和艺术之气。亲亲那些河道，黎里的历史信息会从水底向上升华；爬爬那些古桥，黎里的人文会从石板向外蒸腾；摸摸那些缆船石，沾满一手艺术芬芳，像图腾一样叙说着中国文化的故事，寄托黎里人的美好心愿；走走那些小弄，幽暗中仿佛听到远古深邃的足音，岁月的光华恰似收藏珍存的老窖，鼻翕之间全是黎里人情的椒兰；拜谒那些堂楼园居，神思会与远古和先人对话，他们的心灵之声、世象追求、人生哲思，全部重活在房梁、椽柱甚至庭院花草、池塘碧水之间，云为史迹，鸟为心语；还有那烟水廊棚，一壶清茶就是一壶岁月，一杯黄酒就是一杯人生，坐着看云卷云舒，醉着听流水宠辱，欲起豪

情待朝阳，放达情怀思梨花…… 如果你游走过江南六大古镇再到黎里，会发现这里真有大不同，后悔来迟；倘若你先到黎里，会有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叹。景在黎里，古在黎里，文在黎里，史在黎里，幸在黎里，荣在黎里。

“周、陈、李、蒯、汝、陆、徐、蔡”，八大姓曾经独领过去黎里的风骚，代表的不是姓氏之荣，而是黎里的人杰排行，撑起了黎里的风骨，凝聚了黎里的人情，是黎里历史按“姓氏笔画”圈点的坐标。

黎里真正的人杰，有些已经淡出政治需要，但在历史与人情的沉淀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人物，经得起咀嚼，经得起翻拣，经得起褒贬，他们一路走来，一路沉默；赵朴老、魏宪、周元理和徐达源、吴珊珊夫妇等，还有中国第一代影后殷明珠，经常在黎里的市河里浮现身影；曾住“上天入地之庐”的柳亚子没有在分湖边当上严子陵，却也荣膺了一份黎里的荣幸，而南社人物的鼓噪之声也成了黎里史册的备忘。进入当代，黎里更有名闻中外的法官、国家驻外使节、哲学家、科学家、著名学者、画家、竹刻家等等，他们把黎里的声名带出了古镇，带出了江南，带到了世界，带到崭新历史的页面。

作为镇，芦墟消亡，汾湖出现；黎里重生，汾湖消亡。此前汾湖为芦墟、黎里、北厍、莘塔、金家坝五镇合并，成为江苏省最大的镇级行政区划，而今却被黎里总“冠”其名。

因而，过去汾湖自称“地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交汇的金三角腹地，是中国沿海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中心区域，也是‘临沪’经济圈中最具地理优势的地区，在上海半小时经济圈内，直接接受上海经济发展的辐射”，这些话可以全部由黎里囊括。

因而，我们又可以说黎里是从农村田野里拼命而快速崛起的城市，说城市却又不怎么集中，说农村却又有诸多城市气息。以上海后花园自命，以迅速扩张为本色。

分湖不仅分吴越，原也为芦墟、黎里、北厍、莘塔共享。历史上分湖是一座文学湖，现在这座文学湖的水全部流到了黎里的名下。

莘塔曾是个小镇，但却是一个文学巨星所在的地方。前头几篇文章里数次提到的张翰，就在莘塔，现在只能归到黎里史册。莘塔以镇已亡，但因张翰，莘塔之名当永远存活在历史的功勋簿上。吴江的第

一首诗或许不是张翰写的，但再也找不到比张翰写的那首《秋风歌》更早的吴江诗了，张翰是吴江诗界鼻祖，当已无法存疑。张翰的墓就在莘塔，从西晋一直呆了2000多年，自从有了汾湖，张翰墓最终还是被无情地发展掉了。

午梦堂，不仅是一个文学历史现象，而且是一个文学家族。它就在北厍的叶家埭村落。午梦堂主叶绍袁，与其妻沈宜修以及他们的四个女儿、七个儿子都富于文思才情，一门唱和之作，辑为《午梦堂集》，历代海内争传。叶妻是中国第一个“以女性目光选编女性作品”《伊人思》的编者；次女叶小纨著有杂剧《鸳鸯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戏曲家；三女叶小鸾是中国十大才女之一，《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六子叶燮为清代诗论大家，所著《原诗》是清初诗学理论的一座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叶氏午梦堂更被誉为第一个“以女性为创作群体的”文学家庭，列在曹氏父子和眉山苏氏两个文学家庭之后。四百多年来，许多前贤名士，都与午梦堂结下了不解的情缘，满门风雅午梦堂，如今也将带着叶家埭的残砖乱瓦和一株古梅的馨香，荣幸地加入黎里的“家谱”。但是，遗憾早有，才女叶小鸾的墓也早被荡平。

莘塔、北厍两小镇可以没有其他值得称道的建树，但只要有一个张翰，有一个午梦堂，便百世享誉，流芳永远了。

写于2014年3月20日星期四

芦　墟

“四围春水一芦墟。”说到芦墟便想到这样的话语。说明在水一方的那位“伊人”就是芦墟。芦者，芦苇也？墟者，集市也？

今称芦墟镇，只有其名已无其实矣。芦墟的四围春水，实际上就是分湖。分湖今天变成了汾湖，汾湖取代了芦墟。芦墟只剩古镇区，一块有了千年历史的自然地域，与世无争地栖居在太浦河之南。

古芦墟恰恰在太浦河之北，三国时已成村落，南朝梁太学博士顾野王之子安饶、安文卜居于此，遂有芦墟之名。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泗洲禅寺建到古芦墟南，香火颇盛，于是居民南移，太浦河一开，

芦墟便居河南。

风雨千年后，镇存寺不存，寺又返建河北，汾湖又返河北，芦墟就像一叶芦苇，随风移址。

芦墟的成镇，不唯禅寺。宋元明三代在此设分湖巡检司署，芦墟便由村落发展为集镇，清康熙年间设官将领之，乃始称“镇”。因而，芦墟只古，不老。网上说芦墟是“中国最牛的小镇”之一，不知的指。

芦墟与其他六镇一样也有八景之说：所谓泗洲晓钟、巡楼更韵、柳溪月色、武陵渔歌、蒲汀鸳浴、分泽龙潭、陆氏桃源、胥滩古渡。

芦墟古镇去得太少，但在《吴江日报·人文吴江》的编辑中，经常接触到古芦墟的一些掌故风物。古镇区也是小桥流水人家，还有跨街楼横跨街市，还有灵芬馆，还有一座陆宅里的“文苑”。

分湖是芦墟的母亲湖，也是一个文学湖，柳亚子曾感慨：“芦墟是文学的渊数。”因此，芦墟不仅物质文化遗产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很多，并且有人说：“更是蜚声海内外。”

或许最能蜚声海内外的当属芦墟山歌。历史悠久、歌手众多、传唱地域广阔、作品蕴藏丰富，据说是芦墟山歌的特色，特别是长篇叙事山歌《五姑娘》，打破了汉民族地区无长歌的定论，堪与壮族的《刘三姐》、彝族的《阿诗玛》相媲美。2006 年 1 月，芦墟山歌作为吴歌的一个子项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年歌手杨文英，2007 年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对于《五姑娘》，对于芦墟山歌，芦墟邑人张舫澜颇有深究与权威，并且还一展歌喉，识之也为幸事。

其实，芦墟历史上辈出的名人分量很重。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元代书画家陆行直，明代万历进士、兵部主事袁黄，明末抗清将领洪祖烈，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廉吏陆燿，清中期诗人、书画家郭麐，都是芦墟的荣耀。而在这些人物中，对当今仍有“现实意义”的当数袁黄和陆燿为最。袁黄的故事在抗击命运改变既定人生，一生好学，一生行善，官不大，民在心。命中无子无寿，却又有子有寿。《了凡四训》不仅戒子，更戒众人，至今仍为一些人的座右铭；《立命篇》阐述人生哲学，只要自强不息，改造自己，便能自立命运。而陆燿为官清廉，乾隆私访只见到他家的“九当十三车”，即九张当票，十三部纺纱车，乾隆御赐“龙章宠赐”；

陆燿死于湖南巡抚救灾任上，遗产只有被褥和两只箱子，里面大半是书籍。乾隆朱批“可惜”。袁黄撑起芦墟的“命格”，陆燿撑起芦墟的“官格”，他们的哲学理念、命运之歌和为官之道、人生气节，赐予芦墟无限的荣誉，他们不光属于芦墟，而是属于人类的，但又是芦墟的贡献。

芦墟，吴江的东大门。芦墟，一个很难表述的镇。

写于2014年3月20日星期四

其他镇

现在依然称镇的，还有桃源、七都。

桃源，地处吴江最西南，伸进浙江，与乌镇只隔一河。

最早知道桃源，是因为它有个“金不换”皮件厂，当时名气到处传扬，是乡镇工业之葩，现在风水转了，名气不响了。

再知道桃源，是因为它有个广福遗址，“收藏”过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遗存，说到吴江文脉，广福遗址是不可漏掉的地方。

桃源是三个镇合并的，另两个是铜罗、青云。

铜罗，的确很古，以前一直称乡，乡镇合并后才称镇。最早它叫严墓，因为西汉时期的辞赋大家严忌、严助父子家在这里，葬在这里。这是足够小镇铜罗（过去写着铜锣）继续敲响千年了。严忌、严助是吴江最早的名士。

另外，当今铜罗以黄酒和林海有名。酒厂多个，林海三万亩。曾醉黄酒多次，曾游林海多次。

还有一节古街道，味道不错。还有地热学家汪集旸的老宅在。

青云，是钱国梁上将的家乡，但是过去旧桶复制业太过昌盛，污染厉害，后来被整治了，也没有因为是上将家乡而被保留，青云没有直上，还是被撤并了。

七都，在太湖边上，主要是吴江电缆业的根据地、发祥地，现在既大又强的亨通光电缆集团，就是从七都走出的。许多年前，曾写过《七都行思》一文，说道过这些事。七都还有个洪福木偶昆剧团，源于吴越村姚氏在道光年间创建的“公记保和堂”戏班，100多年了。我看过

并报道过一个传人老者的表演。

七都的东庙桥是今天仍健在的吴江最早的宋代桥梁。庙港曾经是一个佛光普照、寺庙众多的地方，曾有寺、庙、庵、亭31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生前曾为庙港书有“太湖禅林”四字。宋元以来庙港人文独盛，“衣冠甲第一邑”，被史称“儒林里”。庙港还是吴越争战之所，今仍有“东藏荡”“西藏荡”和叫做“吴越战”的村落。“浦江之源”既是太湖水经过太浦河进入上海黄浦江的源头，也是国学大师南怀瑾创建“太湖大学堂”的福地，还是南师“往生”之幸地；“开弦弓”既是中国蚕丝之母费达生进行蚕丝改良的地方，又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成就《江村经济》、开创“江村文化”之地，费老26访，抒发了他志在富民的理想；张敦怀古、陆龟蒙养鸭的佳话也都发生在庙港境内。庙港，依托吴江悠远的历史人文，陶醉在吴越文化的甜甜春梦。历史上一直属于震泽的庙港，而今“嫁”给了七都。

吴江还有现在已经撤并掉的曾经的镇，其实它们的前身都是乡与人民公社。

苑坪　苑坪是一个从太湖中“长”起来的地方，当过许多年镇。最大的特点是移民积聚，民风淳朴而略带剽悍。最大的优点是有10多个民族、来自10多个省的民众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很讲义气，文化共融，风俗共溶。苑坪缝纫机一度撑起苑坪工业脊梁。曾写过《苑坪生机》一文，认定前述就是生机来源。曾被并入横扇镇数年，后又并入松陵，现又并入太湖新城。

横扇　横扇古称四都，有棵很古的银杏树，很有名，但没有去拜过（注：2014年5月17日专门去拜了一次，果然名不虚传，雄株，广大，铭牌标明700岁；四都风水赖此树而神秘优美）。横扇沿着太湖边过日子，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庭羊毛衫曾说铺天盖地，但乏品牌。经济文化不排在前，但新闻报道却一直占着版面。有个娘娘庙，现在叫作报恩寺，前年元旦写过一文。

八都　八都今属震泽，七都之南，与南浔接壤。有一条小平大道，是通鼎电缆集团董事长沈小平出资建造的，小平之名，让人错想。香花桥，也是吴江最早的桥，南宋所建，有古味。

梅堰　梅堰早就并入平望，吴江的龙南遗址就在那里。

坛丘　坛丘早入盛泽旗下，但却是吴江民营企业发轫之地，当时吴江大讲“致力于集体，奉献于事业”，不合气候，尴尬踵至。王春花的华佳集团从这里发祥。

南麻　南麻亦属盛泽谱牒。得乡镇企业改制之利，现在吴江最大的恒力集团，就在这里；出了个种花养花的，现在成了玫瑰园市场，到了平望。

北厍　北厍除了出过午梦堂，在乡镇企业之时，还出过铜字，代表人物倪菊葆，风云好多年，铜字好像上了“江阴大桥”。现在已不名矣。

金家坝　金家坝过去和现在仍然出彩钢板，出净化行业。

莘塔　莘塔早就并入芦墟，后又入汾湖，记住一个张翰就行了。

屯村　屯村过去不是屯兵就是屯垦的地方，并入同里，今入吴江经济开发区。有个肖甸湖，无意栽树成荫，成了旅游景点，与同里旅游联动。

八坼　八坼，从松陵沿运河、227 省道向南走约 10 公里，穿过一座运河大桥，就是八坼。八坼与我还是有点渊源的。内人曾在那里工作过三个年头，儿子最小时的辰光是在那里度过的，一个当地老太太的肩头或许还留有儿子咬她的牙痕。

八坼是个很小的镇。那时是公社。从运河大桥上下来，沿着河边走个半圆，便进入八坼的主街道。街道实在太小，是江南过去特有的那种，汽车是开不进去的，两侧的屋檐在天空中差不多要合到一起，朝上看，形成一道长长、弯弯的月牙。街道两侧便是各种各样的商店，公社在街道的中部，大门正对一座老式桥梁，桥南便是八坼南部地区。公社门口每天早上便是菜场。我们经常从西侧街道的肉铺买上五毛钱肉，高兴再去公社东侧的小店买二两一瓶的洋河酒，辣椒炒肉丝，就是当天中午的主荤。菜场上的鲫鱼很大，有一两斤重，我曾买过带回部队送人，他们在南京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大的江南鲫鱼。

街道最东头有个大礼堂。内人刚到八坼，就是住在礼堂附近的一间单生宿舍里，门后就是一根普通的铁闩，寒冷的冬天，屋外呼呼响，屋内风荡漾，偏僻、寒冷，还生出许多害怕。后来搬到乡政府的西北角的招待所，门外有个一米多直径的水井，却又紧靠一个公共厕所，

要是今天是绝不会用那井里的水洗衣裳的。

小镇的四周便是农田。夏天正是秧苗生长的季节，我常常抱着儿子出去闲逛，足一出户，便是田野。估计，儿子对秧田、蛙声最早的记忆或许就是从那里留下的，只是不知儿子那时有没有记事，因为他才两虚岁。有时，我抱着他走过运河大桥，走到当时的205省道上，那里没有什么汽车，有也是货车，儿子看得开心；公路的对面，就是桑苗圃，有时也循着蝉鸣进去走走。儿子会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里的树木花草，竖起耳朵听那天籁。

1983年下半年，内人便离开八坼，到苏州市委党校读书。但是，八坼的记忆与感情一直留在我们心头。

现在的八坼变了，变得找不到一点当年的模样。镇南镇北连成了一体，白天市井繁荣，夜晚灯红酒绿。但是，我还是喜欢当年的八坼，特别是那逼仄的街道，头顶上快要连起来的屋檐，太有味了。

公社变乡，乡变镇，镇并入松陵。八坼现在只有其名了。

写毕于2014年3月23日星期日

我与吴江山

吴江是没有山的，怎么说“我与吴江山”？

“邑本无山。跬步皆水，非舟莫渡。”徐达源在《黎里志》所说的是无山的黎里，其实用来说今天的吴江也是一样的。“登楼试长望，望极与天平。际海兼葭色，终朝鸂鶒声。”唐代颜鲁公在《登平望桥下作》描写的一望平畴景象，也是今天吴江的写真。

吴江不缺的是水，缺的是山。这或许是吴江人的无比遗憾。“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似乎吴江人天生只能当智者了。

但是，吴江历史上是有山的。宋代，吴江县境东西180里，南北150里；明代弘治年间，吴江县境东西172里，南北162里，“以县治松陵镇为中心……西南至湖州乌程县界乌镇93里，西北至吴县界灵岩乡30里。”民国时期，吴江、震泽两县合并为吴江县，县境面积4250平方里。按照这样的里程和平方里计算，历史上吴江的面积是否要达到2125平方公里，比现在大了几乎一倍？特别是“西北至吴县界灵岩乡30里”，那岂不是深入到了木渎？我没有做这方面的考究，不能下确切的结论；作这样的数学计算也不一定对。

徐达源又说：“惟横山一隅，吴山一角，洞庭两峰远浮天际。”那时天清气朗，在黎里就能“凭高远望”到“岚影可人”的太湖风光与吴地山景。而“吴山”是泛指吴地之山，还是实指曾经属于过吴江的“吴山”呢？据吴江地方史志专家沈昌华先生说，吴江的确是有山的，那座山叫

“吴山嘴”，在今天吴中区越溪镇，上面葬有吴江名人吴兆骞父子的骸骨。越溪曾多次去过，可惜至今不知哪里是吴山嘴，更没有凭吊过吴氏父子（注）。查史志，越溪曾经属于吴江，并无争议，1950年才划归吴县。越溪背倚七子山，只是不知当时的“边境线”是划到哪里的。如果把上方山也划在半径之内，那“石湖串月”串起的便有吴江月了。

江山易代，行政区划不断变化是常有的事，今天，“康有为回不到南海，邓世昌找不到原籍”的情况多了去了。据查据传，现在昆山的周庄，都曾隶属于吴江，周庄的“万山蹄”其实是吴江的，沈万山也是吴江人，青云的沈庄漾据说就是沈万山发迹的“血地”。

一地最好是有山有水，据说有山有水方可置县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个风水与意境都是美好的。

可惜，今天的吴江再没有自然形成的和地质意义上的山了。吴江人“坐失”的是山，自豪的是水。

据说，生命是从水中起源的，不知哪一个生命体从水中爬到山上，变成了猴子，猴子又慢慢变成了人。有巢氏、燧人氏可能都是从山上长出来的，平原上、湖泽边的人群、部落或许最早也是从山上下来的。

所以，人都是具有水性与山魂的。屈原的“山鬼”，催生了几百代人对山的爱恋，因为山鬼是山的精灵。

我是既爱水又爱山的。水天天可见，山常梦牵魂萦。从戎时就在南京的青龙山、黄龙山、紫金山，到过大别山、皖南诸山，后来，依次去过黄、泰、华、恒，还去过黄帝的桥山。如果说水给我血液智慧，那么山就给我意志刚强；如果天天亲水亲山，这种山水情怀就会天天撞击岁月，意趣人生，所以我忘不掉壶口之行，因为壶口之地山水一体，山水交融。

到了吴江，吴江没有山了。没有山体，却没有断绝山情。除了经常去吴中的山（比如穹窿山，那可是一座智慧山，孙武就在那里写出了兵书，使得吴山不仅黯黯，而且神圣），有一段时间天天去松陵公园的七阳山。七阳山，是座土山，一些具有山体本色的石头应该都是从外面移来的。名字好听，山体不高，不大，但是上面植满松树樟树之类，清晨的小鸟听来也很自在婉转，晨风清朗，晨曦在树缝间明灭，花香在晨风中弥漫，一得山间意旨，全忘岁月人生。当年，每天从西元圩出来，手捧数枚石球，人在山上山下走，球在老树新花转，面朝松桧，

立稳脚跟，闭目骋怀，气定神闲，练功采气，与天地述怀，与七阳对话，曾经支离的病体日见康健，久郁的烦绪随风排遣——七阳山对我是有情有义的，走出七阳山的步履、心情就像七阳山树缝中的阳光，就像七阳山花树间的清香。我带着七阳山的恩赐，重返军旅。

七阳山就在咫尺间，但是好多年不去了。它以自己卑微的身形、无言的山语，告诉我山不在有无，在心中有山；山不在高大，在己心高大。

通达这个道理的，其实不光是我，吴江历史上有很多先贤也是爱山、知山、觉悟山之大道，而在心中造起属于自己的山的。梨花村落黎里是无山的，邑人查文荣先生曾写过一篇《黎里无山也有山》的文章，2012年10月9日我将其刊发在《人文吴江》上。他说，黎里人在建园造房时移来他山之石，一卷代山，力求做到家临烟水、宅结山林的生态效果，虽无艮岳之伟，却夺艮岳之势，明代大书家祝允明观看了黎里汝行敏的私宅花园后，发出了“太行恒华不得并之将如何”的感叹。不仅构园建宅时移石作山，黎里文人还给宅园、书斋命名时常冠以山形，如五岳楼、七峰园、北崖、玉照峰、古芬山馆、卷石山房、文竹山房、枝仁山馆、红叶山庄等等，因而有大家赋诗道：“侧闻作园者，丘壑罗胸襟。”黎里的状况，就是吴江的状况。黎里人爱山、知山、得山的心绪与胸襟也是吴江人的写照。地可没有山，心当有丘壑。只要心有丘壑，便可因地造山，便可处处是山。

水流禅心，山存佛性。无人见佛，佛在；无处见山，山在。佛在心中，心中有佛；山在心中，心中有山，斯理一也。

注：

2014年5月20日，我在《人文吴江》版面上编发的“探访薛家湾”一文，记述了张志远先生受东北流人之后之托，前往越溪探访吴兆骞父子墓的经过，说明其墓确在越溪尧峰山东薛家湾，遗址尚在，属于今天的旺山村。由此可见，吴江史上是有山的。不仅吴兆骞父子葬于此，吴江名医徐灵胎初葬也是葬于吴中此山的，后改葬吴江八坼，即今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写于2014年3月7日星期五

我与吴江水

正因为有一些难以恭维的水腥气味，腾升起急切正本清源的希望改变。

说到吴江水，耳畔就会响起那“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的歌声。初听这歌声，人还在军旅，晨步于紫金山上，俯视着石头城里——那时还从未一见太湖面。

首次一亲太湖水，记忆中好像是穿着军装来到鼋头渚，桃花灼艳，春水无边，站到“包孕吴越”的豪壮面前，深切感受到太湖一当吴越母亲湖的荣耀。后来，人生的车轮把我转到吴江，再到太湖，是坐着轮渡和汽艇上了洞庭西山，有了立水凌波、水珠溅玉、水汽沾衣的亲切，湖面上传来的、心灵中荡起的全是那首歌。

现在，“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成了“太湖美，美就美在苏州湾”，成功“盗版”的意境迥然不同，但盛赞太湖水美的情怀并无二致。

太湖是吴江的母亲湖，就像吴淞江是吴江的母亲河一样。太湖滋润了吴江的土地，太湖将养了吴江的人民。滋润、将养的凭借就是——水！

吴江文化长河中流的是淞江水，但吴江人喝的其实是太湖水，吴江人心中流的也是太湖水。因为太湖是淞江之源，淞江装的、流的全是太湖的血液和乳汁。

吴江水就是太湖水，太湖水就是吴江水。

而今的太湖撤除了围养，清除了蓝藻，太湖治理成了国家级工程，太湖水正在向清向美净化与流淌，“一级空气二级水”，便也成为过吴江人的骄傲与自慰。

天赐一湖，福泽吴江。人享一水，常见尴尬。

还在改革开放春风初度之时，我到了吴江这个小桥流水的水乡泽国、鱼米之乡，虽然也见到了河浜壅塞，水华杂色，水呈异味；乡镇工业的废水、化工排放，不是明目张胆，就是暗度陈仓。但是，在远离工厂的地方，还能看到小河清清，菰蒲成片，鱼虾漫游，螺蚌潜藏，农民浇菜，举勺一舀。内人说他们小时候一早能在河边捕捉到伸头探脑呼吸空气、吸吮露珠的小鱼小虾。可是，这时的水景水态，已并不太美好，后来也不知在哪一个夜间，便让位于见水难喝、有水难亲的真情。城市的大包围，阻挡了洪水的泛滥，也隔断了水系，流水不腐，不流则腐。“要让孩子能够到河中游泳。”——吴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的治理，为此殚精竭虑，极费筹谋，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一如泱泱河水，然能泳之水少见，能喝之河有待。幸好夸父未来，希望也能从吴江水中升起。

吴江水本为天赐，也或许得益于共工怒触不周山，致使天维四折，让吴江的乾坤日夜浮在水上，“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浮天自古东南水。”吴江最不缺的就是水。不谈亘古，就是在明清、民国年代，水域面积、水量资源要比现在大得多，多得多。在盛泽曾看到一张旧图，图上布满了“圩”的名字，这圩那圩，非常明白在告诉人们，有圩就有水，圩是围水的。今天的东方丝绸市场是过去的西北漾，吴江经济开发区，是过去的庞山湖。而转身为陆地、成为新的楼盘的小河小湖，更是不知多少。但是，今天的吴江仍然称得上水的国度，水的世界，水的天堂。据201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由《吴江》课题组著的《吴江》一书说：“吴江全境河流总长3461.89公里，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97公里。除太湖外，吴江尚有水面50亩以上的湖荡350个，总面积23.4万亩，其中水面千亩以上的有50个，总面积16.46万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水面340.47亩。”足见吴江水面的广阔，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吴江水质极好，都是天上的甘霖，地上的龙涎，山上的软玉，酸碱恰当，甘甜柔软，营养丰富，没有一滴是恶水、苦水，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人畜皆可直接饮用，有点甜的农夫山泉未必能比吴江水。吴江之所以能够沃土千里，湖产锦鳞，物产珠玉，并且能开无数地域文明之花，这与水多水美密不可分。

“吴山黯黯江水清。”“红蓼白蘋相映生。”吴江水不仅量多质美，而且凡有水的地方都有风景，都有胜迹，也都有文化。水生风景，水

生文化，而风景又使水生色彩，胜迹又使水生气象，文化因子又使水不再是简单的水。如果你去读一组吴江诗，就会领略吴江水生美景、水生文化的奥秘。“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梅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宋代龙图阁大学士陈尧佐为吴江水景而醉不肯解缆，相信你也一样。而最能给人构摹吴江水意境的当属宋代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一片春愁待酒烧。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娇，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读一遍，胸中江水滔滔过；读两遍，吴江美景醉水中；读三遍，文化如水满吴江；再读，则全是水样人生滋味。

吴江水的功德，其实并不仅在于滋养了吴江当方的土地和人民，它还滋养了吴江下游的土地与人民。吴江水更具有包容吸纳的精神，一条绵延千里、带着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的京杭大运河，穿越吴江的全境，吴淞江和太浦河，则带着五河激情、太湖的血液和吴江文明，在东奔大海的流淌中，非常有情有意地滋养了两岸的生灵，把太湖流域的整个版图都编排成自己的水系，就像那生命肢体与神经伸展密布到所有的细胞。上海，可以声言“海纳百川”，同样可以感恩太湖，感恩吴淞江，感恩吴江水。

其实，吴江水的最大功德，还是在于产生了吴江人的激情智慧。水有水性，水有水德，水生智慧，水生激情。吴江人的性情，吴江人的品德，吴江人的智慧，吴江人的激情，之所以那么真纯、那么高尚、那么灵动、那么慷慨，都是吴江水在血管里流淌、在灵魂中洗礼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在《我与吴江人》“水性水德水行道”中有过详细论述，无须再行展开。总之，水是一个生命体，水是一个灵魂体。水中生，水中长的吴江人，不仅识水性，沐水德，得水智，而且感水恩，行水道。

随着“我与吴江水”的行文气脉，我也算处心积虑般的品尝了一杯吴江水。这杯水虽未蒸煮，但也能澄心净虑，开关通窍，启人禅智：吴江人既得水利之无穷，又从水中开智，水中行道，文章开头的纠结也随水而去了。大禹治水曾经到过吴江，大禹真魂还在，只要发扬，今日吴江水的治理一定能够正本清湖，相信“太湖美，美就美在吴江水”也会成为歌声。

草毕于2014年3月2日星期日下午

我与吴江诗

吴江是一片有诗的热土，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文身断发的萌动。

吴江是一片出诗的天空，诗的激情可以昂扬到云蒸霞蔚的迷蒙。

土里有诗，水里有诗，草里有诗，花里有诗；桥上有诗，船上有诗，寺里有诗，祠里有诗；每一根丝都可以拉成诗，每一匹布都荷载着诗，每一粒米都可以吃出诗，每一杯酒都可以饮出诗。水像诗的源泉，诗像水的灵动；土像诗的矿藏，诗像土的敦厚；花像诗的浪漫，诗像花的妍丽；空气流过吴江，会呼吸出诗的基因，飞鸟飞过吴江，会扑棱出诗的灵感。

这辈子基本上是个诗盲，梦里李白告诉我没有傍到诗仙的仙气，杜甫告诉我没有嗅出诗圣的圣味。但是，我喜爱诗，也常常胡诌。年轻岁月，是个多诗多梦的人生，人在军旅，易出澎湃诗情，因而，我庶几可背诵唐诗宋词元曲不下数百首，我还写过一本厚厚的诗，转业时觉得幼稚，像曹操烧兵书一样，烧了。

而立甫过，忽然到了吴江。由于有着爱诗的本性，便也关注起吴江诗来。不曾想及的是，吴江诗之多，竟如太湖水；吴江诗之美，竟如莼鲈肥；吴江人爱诗、写诗，竟如淞江东去永不竭。全国有 2000 多个县，能有吴江这么多诗的县，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从诗的角度看，吴江，应当称为“诗吴江”，或者叫“诗之县”，此前荣膺的中华诗

词之“乡”，显然规格太低。然而，吴江至今没有将“散佚”在全县各地的与吴江有关的古代诗词曲赋汇编成一个大成，不然一定令人叹为观止。虽然各镇或有，有些行业也有，但是没能集其大成哉。有大观之资源，无大观之物象，殊生遗珠之憾。这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工程，或许以后会有虑及者，信然。

一、第一要读《秋风歌》

初到吴江，存身于一个公司。秋日中，公司要搞一个活动，让我布置会场。冥冥中似有神助，在几乎无人侧目的资料室，忽然发现一本吴江诗的小册子。如获至宝之际，顿开了我的心智，澎湃了我的激情——我第一次读到了吴江诗。

人生如白驹过隙，从 1981 年第一次踏上吴江的土地，至今忽忽垂 33 年矣。33 年来，我已经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吴江人；33 年中，不知读过多少吴江诗。根据我的划分，吴江诗至少有这样几个系列：以莼鲈为意境的鲈乡诗，以垂虹为特色的桥梁诗，以丝绸为表征的物产诗，以分湖为代表的湖泊诗，还有古镇诗、寺庙诗，等等等等。今天，《我与吴江诗》要说尽这些，读懂这些，可能要成“鸿篇巨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我认为，作为吴江人，第一要读要懂、并从诗中生出“豪情与壮志”的吴江诗，应当是鲈乡诗，因为吴江就是鲈乡。千百年来，在吴江产生的许多地域文化中，莼鲈文化是所有地域文化的滥觞，鲈乡诗是吴江第一诗系，而张翰的秋风歌是吴江第一诗系中的第一诗，因而吴江人第一要读的诗应当是鲈乡诗中的秋风歌。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这首又名《思吴江歌》的《秋风歌》，传达的悲秋、思归的意境已经到了让人心碎的地步，而暗含的政治智慧、处世哲理，也让人生出崇敬之心。但是，从悲秋、思归中，又反证出吴江的美丽和张翰对家

乡吴江的爱恋。吴江人是要感谢张翰的，吴江之别称“鲈乡”，就因了他的这首诗。没有张翰，便没有“鲈乡”；没有这首诗，吴江便不会在还没有建县前就名传天下。

地由鱼而名，诗由鱼而始。莼羹鲈脍，不仅成了吴江的代称，也是吴江诗的滥觞，更成了古今文人驱爱的对象、众多文学作品演绎的对象。李白、杜甫、范仲淹、苏东坡、陆游、杨万里、葛洪、范成大、郑板桥，都在诗中醉咏莼鲈；后汉的左慈竟用空中钓鱼幻术，骗得曹操目瞪口呆，虽然那时还没有张翰，更没有《秋风歌》，全是罗贯中先生将后事就前事。而帝王级人物亦对吴江鲈鱼情有独钟，隋炀帝赐其为“东南佳味”，康熙则夺鲈鱼踢伤伦公子，乾隆御赐“江南第一名鱼”，毛泽东也品尝过鲈鱼，赞赏有加。同时，松江鲈鱼也成了外交故事。基辛格在荣府家宴中品尝松江四鳃鲈后觉得鲜嫩无比，高声说道：“味道太美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1986年到上海，点名要品尝松江四鳃鲈。然而，松江再无四鳃鲈，300余艘渔船出海捕捞，依然一无所获（注1）。李先念事后觉得很没有面子，有损国家形象，批示要养殖和发展松江四鳃鲈。

就像没有鲈鱼就没有鲈乡一样，没有鲈鱼就没有吴江诗。而张翰别无争议地成了吴江乃至中国莼鲈文化的奠基人、成了“吴江诗祖”。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字典和一些文献中，张翰总是被解释成吴郡、吴县人，而不是吴江人。这是因为张翰所在的那个西晋，吴江还没有在县域板块注册成县，编书的人们习惯了泥古抄袭。邑人王肇均先生在1999年11月出版的《吴江诗咏》里依然说张翰是“吴中人”，如果是吴中人，何必收到《吴江诗咏》？既知是吴江人，何不明白注明“吴江人”？张翰确是吴江人，他的家就在吴江莘塔二图港，墓亦曾在那里。前几年，李阿华还写了一篇专门寻访张翰墓的文章，我发了，《雨花》也发了。读过李文，曾萌生也去拜谒的想法，可一时未能成行，后来那墓、包括祭祀他的庙都在岁月风霜与迅速发展中不存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惊愕得我至少少吃了二两饭（注2）！想到张翰的墓，想到张翰的诗，想到张翰为吴江“定名”为鲈乡、开启鲈乡文化的贡献，我是悔恨莫名，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敢再读《秋风歌》，不敢再用“鲈乡”二字。吴江人啊，实在是太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对不起自己的诗祖。对张翰

留给我们的无形与有形的文化资源，怎么能不好好保护，不好好运用，怎么可以随便就自挖“祖坟”呢？“人生贵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张翰的智慧已经料定生前的晋乱，却不能料定死了1700多年后自己的子孙的挖坟行径。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或许这位“江东步兵”是豁达的，李白早知他的心。——且乐生前莼羹鲈脍，岂惮身后没有坟茔。吴江诗祖地下有知，或许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不要羁宦数千里，不要身后千载名，这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吴江人，或者是新来的吴江人，或者对吴江有一点感情的人，或者要想了解吴江的人，吴江诗祖张翰是不可不知的，《秋风歌》是不可不读的，而且是第一要知、第一要读的。不然，你便不能了然吴江称为鲈乡的源起。同时，也辜负大文学家苏东坡所吟：“季鹰真得水中仙，直为鲈鱼也自贤。”

《秋风歌》有时出现这样的版本：“木叶飞”变成了“佳景时”，“恨难禁”变成了“恨难得”。我认为，这或许是错版，《吴江诗咏》就收的这个版本，而201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江》一书收的则另一个版本，似乎为正版。第一，“木叶飞”与下句“鲈正肥”正好押韵，“时”与“肥”则出韵了，连韵都没押上，这会糟蹋张翰，古人写诗押韵这种起码的基本功是不会没有的；而且写诗讲究运用画面，“木叶飞”形象生动，是活生生的画面，而佳景时没有画面，是主观感受。这有辱没张翰作诗常识之嫌。第二，“恨难得”或许是“恨难禁”之误，吃不到莼羹鲈脍，就是恨，这就是“得”到恨，怎么还“难得”呢？正因为吃不到莼羹鲈脍，才禁不住“恨”啊。这种错版，“流毒”深广，包括李阿华文中的引用，也是那个错版。惜乎。（注3）

张翰的佳作还有《杖赋》、《豆羹赋》、《诗序》等，惜皆系残篇。“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他写归隐感叹的杂诗，也如头顶星辰。其中“青条若总翠，黄华如散金”，让古人“讴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梁代钟嵘《诗品》把“黄华之唱”与“绿繁之章”并列，誉为“虬龙片甲，凤凰一毛”；李白有“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之语；唐代曾以此五字命题试士。

张翰的黄花句是写江南油菜花的，后世盛誉之高，全出于自心。《吴江诗咏》在解释明高启《鲈乡亭》一诗中“载诵黄花句，遥思张步兵”时，将“黄花”释为“菊花”似亦为误。其实李白及后世更要赞赏的应当是张翰的《秋风歌》。《秋风歌》与“黄花句”一样，开创了一个诗系，开创了一种诗风，开创了中华文化的一极曙光；直承这种诗意诗志诗风诗境的，不仅有五柳东篱，还有梅妻鹤子以及养鸭垂钓这类归隐山林江湖者。因此，风流不仅五百年，也不光是黄花句。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莼鲈诗或曰鲈乡诗，是一个很大的体系，正面说莼鲈的很多，正面说鲈乡的更多。其中不乏美不胜收的佳作，比如陈尧佐的“平波渺渺烟苍苍，菰浦才熟梅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同为吴人的宋代诗人叶茵的“江上如今来往客，但言鲈脍不言归！”都表达了为胜景、美味所羁，不肯离去的心结。比如林肇的《鲈乡亭》：“脍鲈珍味是吴乡，丞相曾过赋短章。新作水斋堪寓目，旧亭桂棹有余光。满眼野景烟波阔，自后秋风意气长。莫待东曹归忆此，分锵居在碧州旁。”比如与柳永齐名、人称“张三影”的张先的“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落日未昏闻市散，青天都净见山孤。桥南水涨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都是大家之作，传唱千古了。

读了这些诗作，还要生出遗憾的是，“三高祠”不见了，“鲈乡亭”不见了，什么时候能够重建起来，不是更好吗？

二、吴江诗情今且盛

读过吴江诗或者说读过吴江第一诗的人们，不仅可以知道吴江诗的起源，也可以知道吴江诗的诗祖。更重要的是，可以知道吴江文化的根脉，知道吴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写诗可以明志，读诗可以明智，诗中除了有志向，更多的往往是智慧。《秋风歌》与其说是诗，莫如说它是智慧的凝结；读诗必要了解它的各种背景，了解了《秋风歌》的背景，便能从那风、水、鲈、归、恨、悲这些字眼里读出人生智慧、政治智慧以及文学的艺术的文化智慧。

从鲈乡诗开始，吴江的文化出现道道绮丽的霞光，千年发萌、千

年传承、千年光大，吴江今日出现了许多诗人，诗仍盛，情仍盛，黄花、秋风，在1700多年后仍见风流。木为有根，水之有源。他们是吴江古代文化的今日再造，是吴江古代诗情的今日翻版。作为初始为吴江外来人、今日吴江人的我，33年来，接触了不少今天的吴江诗人，也读过无数的今日吴江诗。

费师夷，可能是我到吴江后认识的第一位吴江诗人，读过他不少诗。很惊叹，那时的他已经古稀，现在已经耄耋。但是，他一直是个激情充沛、豪气冲天的人，不少人称之为老顽童。声若洪钟，情如垂虹。人未到，声已到。诗一吟，势冲天。无论是为人，还是写诗，或者做事，都是铁定的豪放派、乐天派。而他的经历，应当是豪放不起来、乐天不起来的，他应当属于凄凄惨惨戚戚一派，因为他曾因言而被打成右派，因正直而使人生寒碜。他蜗居在松陵辉德湾的一个兰玉堂里，以前我经常去；那是一个诗的殿堂、艺术会所。四壁字画，张挂得不见一寸墙壁；落地橱柜，摆满了各种艺术上品。堂外则是花树满庭，小径曲回。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方寸田园和等身掩颈的艺术之中，人生纵横着不倦的诗情，言语尽是铿锵的诗句；更为可贵的是，一轮自行车将他每天的时间驮到为吴江文化所做的倥偬之中，早已退休，却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而这种忙，却又没有丝毫报酬，全是奉献。他曾为我写过一副对联，是一首将我的名字嵌进去的嵌字联，还请木渎书法大家沈玉山先生为我写好，我作为中堂挂了很长时间，至今仍为我珍藏。“林木深深深似海，春水青青青如镜。”——见联而思费，见费而思联。费师夷老既是我师，也是我长，可惜的是他一直叫我“林春小老弟”，这种乱套的叫法，常常让我难堪与感动，忘年，莫逆，我俩之所谓也。那年，吴江中学搞了个历代名人咏吴江的碑廊，他是全程参与，积极筹划，亲力亲为。揭幕以后，让我为碑廊写个东西，感动于他的激情，我就写了一篇《激情碑廊》的文章，在《吴江日报》上刊出，又引来了他高涨的激情之夸。

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去年文联开文代会，见了一面，发现他有点老了，但是，精神矍铄，声音还是如同洪钟。

真的希望他永远年轻，他是吴江文化界和吴江诗界的宝贝，诗情不枯，人将不老。诗是永远年轻的，写诗的人也会跟诗一样，无老。

我想用诗歌祝福他，可惜那样会有班门弄斧之嫌，因此，我只能用诗情、用敬仰祝福他。当然，他的诗或许也有激情有余，格律不工之处。但是，由他而悟得，诗即使写得不工，只要有诗情，人生便呈现别种况味。

张舫澜，又是一个诗情澎湃的诗人。他现在是分湖诗社社长。分湖，有人说是一个文学湖。这的确没错。张翰是分湖的，袁黄是分湖的，叶绍袁是分湖的，柳慰高也是分湖的，当然张舫澜也是分湖的。

我不知道张舫澜是不是张翰的后裔，但分湖这两“张”，一个成为吴江诗的源头，一个把分湖诗弄得今天仍是风生水起。

这已是一个不怎么爱诗的年代，可在分湖出现一个怪现象。要问今日分湖文化气象最热者是什么？知道的人肯定会告诉你，那就是分湖诗事。

凡事必有人为。分湖诗社今日已有两百多人，虽然不可能个个是张翰，但是，诗事空前，成为吴江文化的一种气象，值得礼敬，可入诗史。而分湖诗社所以有今日气象，张舫澜是个有功之人：张大分湖诗魂，解缆分湖诗舫，兴起分湖诗澜。许多人认为没有他，分湖诗社、分湖诗氛，便不会这样浓，这样久。他是组织者，他是策划者，他是诗头。

分湖是有钱的，但张舫澜和他的诗社最让人感动的是活动不断，吟咏不断，而为了这个“不断”，许多时候实行的是 AA 制。

张舫澜天生或许就适合做诗人，他的激情、他的声音与发师夷老没有二致。也是乐天派，也是声先人至，也是没老没小的叫我“林春兄”。只是他吟诵得摇头晃脑之际，却是一口分湖软语。他不仅懂诗写诗组织诗社，他还懂“五姑娘”，研究的地方文化除了芦墟山歌，还有许多分湖的古事。

他也不小了，好像是 1939 年生，75 了。但是，他的激情，他的智慧，他的谈吐，他的行事风格，似乎比 57 还来劲。一副眼镜，一支香烟，让他的诗情穿透历史的风烟；一身唐装，一口吴语，看得出他古代山人再世的吴越魅力。

分湖当宝是宝，吴江当爱此君。也愿他诗情永在，人生永健。

陆维钢，也是分湖的。许多年前，本人在《吴江日报》开办了一个《百姓之星》图文栏目，在一个炎炎夏日，我和韦利红一起找到莘塔他的家，

见到了这位田园诗人。已经不小了，却天天拈须，为吟安一字发愁。“欲除烦恼人非佛，不羡荣华我比仙”，是他中堂的对联。他读过私塾，精通格律。只是终身不见闻达，不懂仕途经济，只在田间勉力耕种。有时横躺田埂，用草帽挡住烈日；有时枯坐丝瓜棚下，芭蕉轻摇，苦茶一杯，一咏一叹。当时他已经写了1000多首诗。后来，我们以《芭蕉轻摇垅上卧　莘新村里有诗人》为题，配照报道过他。清贫静守，田园醉吟，诗情自娱，当愁不愁，是他的人生。那年他已经72岁，算来现在已经81了。他在吴江没有名气，但是，我一直记住了他。今天一写吴江诗人，马上便想到了他。

朱永兴，是吴江的诗头，因为他担任的是吴江诗词协会会长。人清瘦，发稀疏，可能都是吟诗吟的；与他的衣着光鲜不同，他的诗并不苛求华丽，反而显得端庄沉稳。艺术是他的人生，他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当过吴江文化馆馆长、博物馆长。这种事与这种“长”，都与清贫为伍。如果说吟诗难，要把文化弄成产业便更难。但在朱永兴手中，他以诗情来从事文化产业化的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他不是陆维钢那样的诗人，他面对的不是田园，而是整个吴江的文化事业，光点头晃脑不行，而要从诗情诗境中蹦出智慧与灵感，用诗做事，做事成诗。朱永兴的诗事不追求别人的夸奖。而在他获得了一种欣慰的属于自己的人生。从无诗中觅到诗，从无财处找到财，那便是诗情诗果。

他写了很多诗，参与过许多诗事盛会，得过许多诗界大小奖。他的诗配合了许多方面的需要，没有生活到离开土地的空中。诗有用，方为诗，是诗之一种功能。他编着《秋鲈诗苑》，汇集了吴江的诗，还有与吴江有关的诗。作为吴江诗社社长，或许他尽到了自己的力。

俞前，是官员诗人，先是人事局副局长，后是吴江文联主席。管诗，写诗，是分内事。他写诗，但似乎不多，他更自恋的是自己的“起明书屋”。他有一套房子，不出租，只藏书，书中当然有诗；他有一个院子，只种菜，退二了，天天晨起步行呵护，老婆弄菜，他去弄书。低调的人生，诗也低调。俞前对于吴江诗的贡献，应当是摘取了吴江“中华诗词之乡”的桂冠。这要有许多诗词，要做许多诗事。

萧海铭，盛泽人，热衷地方文化，也写诗，写了不少诗。他的可敬，在于他只读过六年级，写诗与文史，都是自学的。诗词严工，习于用典，

有出人识见之外之识见。我曾写过《老来诗情上碧霄》一文，其间有所论述，不再赘舌。

汝悦来，吴江博物馆工作人员。才思敏捷，文心卓尔，识见不群。诗文书画，或称里手。他很年轻，是一个“70后”。“70后”玩诗者众，但玩得既工更有别见者寡。他是黎里人，黎里有汝姓，是为大族，他或许为汝氏之后，得了先辈文脉传承，故有今日诗兴诗才诗品。世事雕琢，一如琢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悦来以后为诗，当更有别树。

倪平、倪明，吴江兄弟诗人。我不知其家学渊源，但兄弟竟相能诗，殊为不多。他们虽都各操别业，但于诗并无淡漠之心。倪平喜好沉默，性格恬淡悠慢，吃饭行事一如作诗；倪明为人低调，人高大性恬然，言谈举止一如心吟。他们的诗都很工整，有高古之意。

吴江还有许多诗人，有的我认识，有的只知其名。读过他们许多诗，但不能一一品评，表达敬仰。夫子之道在恕，这里只能请吴江诗星们一恕了。

今日吴江诗，或许得益于《秋风歌》的源起，更得益于“黄花句”的血脉。今日吴江诗，有大作，有佳作，但是，毕竟不是大唐诗世，大宋词世，文学的主流已经由诗词让位于人们喜欢也得喜欢、不喜欢也得喜欢的别种体裁，所以即使有秋风，有黄花，也常被江淹水漂。沉静以待今日吴江诗，其实也有不足之处，上自不可追袭古人，下自有待后世脱颖。今世之吴江诗，有不少政治性太强，艺术性稍逊，比赋兴好像用得不多；过分追求格律，也使诗词本身缺少立意和意境，更丧失了气势；文学智慧的欠缺，盛世的过于安逸，使得诗人的人生缺失大起大落的经历，这便使得诗歌缺失了沧桑韵味、高古立意和超脱意境，有些不乏拼凑、生硬之嫌，应一时之景尚可，传万世不朽为难。所以再难找得秋风之志向、黄花之风流。而一些现代诗，整句断行，小资朦胧，情非人喜。所以，吴江诗还要智慧化、意境化、气势化。气势，不唯豪放，婉约也存气势之说。何况诗风毕竟不唯豪放、婉约二端。如此品评吴江诗，且吾本身不是诗人，似有越界、斗胆之嫌。只是就教方家，祈听宏论。

三、读诗为做诗中诗

今人还要读诗吗？读诗是为了写诗吗？

诗、书、礼、易、春秋——诗是古代“五经”之一。孔子是喜欢读诗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诗之地位。论语中有不少关于诗的对话和故事，夫子一直关注弟子读不读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的核心是思无邪，诗的要求也是思无邪。诗三百是孔子编的，只剩305首了，其实此前要多得多。孔子编诗，让人读诗，好像自己没做过诗，但一部《论语》其实就是诗，孔子做诗做了诗中诗，诗外诗。这为今人读诗开创了另一种智慧选择，另一种人生诗径。

今人读诗，固然可以还做诗，但更要做的诗也应当是诗中诗，诗外诗，那就是人生，那就是事业。古人说人生有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真理亘古如一，这也可以成为今人诗中与诗外的追求。

用今人的思维方式与人生取向来看，这种追求可以概括为追求人生智慧，追求道德境界，追求事业成功。

诗蕴激情。这种激情可以转化为人生动力。诗情常常因为愁绪。从古到今，无愁不成诗，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这种愁大多是为生活所迫，为情感所迫，当然也有为家国而愁。因而，愁出了激情，愁出了许多好诗。当然愁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愁法，凡是能够流传千古，撼人心魄的古诗词，都愁在大义，愤闷中有积极，凄婉中见良知，慷慨中出激情。今天，已经是一个远离愁绪的年代，承平日久，生活安定，人们少了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之苦，这或许就是今日吴江诗多乐观之作、多乐观之人的原因。虽然难免还有生活不完美之处，但不用强愁了。告别了愁绪的年代，我们应当用激情说话了，诗是讲究激情的。用这种激情去做诗外诗，岂不更好。

诗举境界。诗是有境界的，王国维在《诗词例话》中就列举了三种境界：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是说的治学，也是说的诗。人生也有境界的，虽然不等同于诗中境界，却常在诗外论说高低远近。境界在人生追求中，在人生定位中，所谓价值取向也。成天看到小我，在乎物欲，在乎金钱，在乎美色，在乎权力，在乎官位者，那个境界

是不容恭维的，写出的诗即使有境界，也是虚构的，不是情之所至，心之流淌；如果再高一点，悠远一点，或者清淡一点，禅性一点，写出的诗便不会太俗，做出的事也不会太俗，那境界说不定能够进入诗史。

诗托梦想。兴于诗，可能有许多事就是人生的梦想，如果用诗的激情、诗的境界去做，那个梦想或许就能实现。中国有中国梦，吴江有吴江梦，自己有自己的梦。这些梦因为都被一个时代串起，所以都是相通的。大梦成则小梦成，顺着大梦做小梦，梦梦生辉。大梦想要有大情怀。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往往在于说得多，干得少，做梦多，做事少。诗是做出来的，梦也是做出来的。做诗除了激情，还要选词造字，反复吟，捻须推敲，做事也要如此，成梦也要如此。

最后再说一点，功夫在诗外。先不要忙着凑句子，究格律，先要把文史哲之类的功夫弄扎实一些，意在诗先，再去翻拣三五千个汉字，再去平啊仄啊平平仄。

注1：

由于年代久远，“淞江”又与“松江”通用，因此有许多人把“松江”当成了上海的松江县。但是，四腮鲈鱼只产在水体松江，并不产在政体松江。所以当年松江县的打捞鲈鱼之举，实为缘木而求鱼。

注2：

2014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邀约李阿华，一同驱车前往二图港寻找张翰墓。我的想法，即使张翰真的被“发展”了，我也要看看那个墓曾经的所在。二图港就在元荡的北面，可是我们找来找去，终于没有找到确切位置，此行成为遗憾。

注3：

对于我这段的见解，萧海铭兄有不同看法，他说：“我不知道你这版本源自何处？”有几点要说明：晋代的诗还没形成格律，后人称为古风或乐府；古韵和今韵差异很大，和现在的新韵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与各地的方言有关，张翰远在四川，所以很难用今天的概念来套；如按绝句的话，“木叶飞”也不行，这第六字要平声，叶是仄声字，若用“叶飘飞”倒是可以了。而鲈正肥也不行，如“正”字平读，则成了三平音，要“正（仄读）鲈肥”才行；最后，“恨难得”的意思是对

的，就因为得不到，所以要挂冠东归。这些因为与你下面的解读有关，建议与俞、朱、倪诸位商量一下。

另外，他还建议：对张翰《秋风歌》的原文和解读，愚以为若证据不足，似不宜改变此诗的文字，因为这已是流传了1700多年、约定俗成的东西，历代那么多的诗人都没有表示异议，这第二版本易被误解。况且洋洋八千言，环环相扣，少几百字，完全无伤大雅。

虽然他有疑义，但是，我说的是韵，他答的是律，答非所问；而且，我说的是画面，他却退避三舍；1700多年没人表示异议，我还是想表示一下。对于他的批注全文保留，仁智共存，以期识者。

写于马年春节前后，毕于2014年2月8日星期六 改于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

我与吴江书

这里说的吴江书，是指吴江的书法。

因为我也是个不入流的书法爱好者，才想起说这档子“书”。

部队是个大熔炉，也是个文化大学堂，这谁都知道，但不知道的是部队其实还是个书法大学堂。在部队呆过的人，但凡有一点点灵性，那字会在练字风潮里日渐变好的，但是绝不保证成家，只保证看了舒服，写了成为人的脸面。

我到部队就开始练书了，先是钢笔，在坑道里值班无聊，连队里练出了不少好字的战士、干部，但同样至今没有成家的。因为字好，我被推荐到机关刻印风水电的教材，当时买不到教材，部队只能土法上马自己来。我要感谢推荐我的人，只到今年才在江阴找到，最早是我连队的分队长，后来到机关当参谋，他无意间泄露了天机，我想借他的酒感谢他当了一回伯乐，可是因为我要匆匆赶去无锡，那酒至今还搁着，那谢说到嘴上，存在心中。

到机关几番辗转，又到电影组，开始练毛笔。那是1976年，还在“文革”中，南京买不到字帖，有一本军区政治部俱乐部发的怎样编黑板报的书，上面正草隶篆行美都有，所以正草隶篆行美，至今我拿起笔来还能写；正宗的书家，正草隶篆行或行，美术字未必行，我行。记得当时新魏体刚出来，风行得很，很美，用途很广。我买到一本字帖，是上海的侯殿华创写的，全是大庆、王进喜的工人诗歌，还有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之类。我在电影

组，每天放号，叫部队起床，放号之前早起，就练新魏体，练了一两年，排笔、毛笔，至今熟手能写。但是，新魏体今日成了灾难，一打开电视剧，用得着字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新魏体！那是什么年代啊，明清、民国、解放前、解放初，新魏体还在侯氏的肚子里没有“分娩”，那个时期只有老魏碑，老魏碑是很难写的，现在的电脑上有颜体，却没有老魏碑。新魏体的提前出生，我看到了就觉得没文化，那些导演吃干饭时伴点墨水多好。

部队的日子一晃就是16年，也练了16年的书，可到底没有练成家，没有填写在军区机关人家送到面前请我加入省书协的表格。来到吴江后，想加入省书协，已经翻转面孔不认人了。其实我并不在乎什么书协，这些机构，都是弄出来便于领导的，王羲之、颜真卿什么时候加入过书协？现在的这协那会，弄了一帮“大家”在那里把门，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却又阻挡了不少真正有艺无名者的加入。高人在山泽，名士是布衣，当然说的不是我。

因为我有书的爱好，到吴江便结识了一些吴江的书法家，而今他们有不少都已是省级、国家级会员了。我从心里祝贺他们，但没有羡慕嫉妒恨。许建华是我最早认识的吴江书家，上世纪80年代还没脱军装就称兄弟了，我很佩服他，几十年来苦心孤诣，一直在书海里漫游，成天闻着墨香，人不见老书见老，如果还是像过去一样磨墨，估计他早磨穿几只砚台，我早该送他几只新的了。好在早就都用“一得阁”之类，我可以把送砚台的钱省下来换几张经常写成浪费的宣纸。他怎么写上了爨宝子？那个爨字十分复杂。我也喜欢那种有点怪的字。但是，他又从爨宝子中跳出来了，弄出自有特色、别有滋味的路数。

徐容深家有书法渊源，他的父亲徐穆如就是全国著名的吴江大书家；余生也晚，余生来吴江也迟，无缘一见徐穆如先生的风采。只是徐容深先生知我有憾后，曾送一幅乃父书法给我，竖幅，大约一尺。睹字思人，也有安慰。而认识徐容深还在80年代末，他还在吴江文联工作。见过他的书法，自是有渊源的与没渊源的不一样。不像我无论为文还是为书为诗，全是野路子。他是各体皆擅，书理通融，性在开朗之中，人存厚道之品，口有悬河之趣，曾送我多幅作品，至今珍藏。其姐徐圆圆，书法造诣甚丰，不在容深之下，尤以篆书，功力不凡，貌有女性之柔，内存金钩之质，吴江多种场所可见其作品。

华建平，曾任吴江书协主席。他的书法别有见地，别存境界，深植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之沃土，又独显江南水韵的柔美气质和江南文化的内敛、沉静、恬淡之神。由于文字写长了，放到《我写吴江》中，题目为《禅性的书艺 禅性的老境》。

一副眼镜，一顶帽子，有点灰白而蓬乱的长发，常常穿着汉唐服饰——凌在纯人未到跟前，艺术之气已到人面前。

凌在纯退休前在政协文史委工作，一生与文化、艺术有关。说传统，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说文化，他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人。

他是接着华建平担任吴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的。他的书法充满传统气息，正草隶篆皆擅，但是最让人称道的是他的铁线篆。这不仅能见书法的真功夫，而且考验着人的毅力，体现着人的性格本真。一样的粗细，一样的大小，一幅书法全是线条的汇集，就像两三毫米的钢筋横平竖直、扭曲变形，穿插渗透，迂回交叉，弯弯相绕，弯弯相亲，弯弯有致，弯弯生情。在这些笔随意走、穿插迂回、缠绵缠绕中，外表沉稳秀丽，中规中矩，一丝不苟，纤毫不乱，甚至平平淡淡，风平浪静，而内里却是铁马金戈，戟指弩张，风云暗藏，玄机内蕴。内外一体的集中表达，则是古风今袭，大韵铿锵，甲骨翻飞，钟鼓齐奏，那种质感，那种力度，那种深邃，全是意志的凝聚，毅力的沉积，更是凌在纯诚实古朴人生的写真，字正腔圆、认真执着性格的复制。我很敬佩老凌，他的功夫不在嘴上，他的功夫已在上乘境界，他的人生与为人，就像他的铁线篆，清流明朗，线型分明，不以浪漫、狂放见长，更与圆滑、跌宕无缘。年纪益大，眼睛昏花，却仍那么一字一板，金钩铁画，他面对尺方宣纸，我的眼前却是他佝偻的身躯，沉稳的气度。能够沉下心来，屏息宁神，心志专一，写出铁线的书，做着铁线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狂放浮躁，多的是，就像我的草书。他与华建平一起，代表着吴江书法的一个时代。

李双阳，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他的成就与他的年龄好像有点不搭配，他是1975年出生的人，那时我在部队当兵已两年；生日也好记，农历五月初五。端午文化两千年，或许已成为一种优秀的艺术信息和遗传密码，平时飘浮在空中，游荡在水里，然后择优输入到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出生的一些人的体内，因而，这样的人或许便沾上了“天才”之气，少年有成，术业专攻，名达四野。双阳的第一声啼哭就闻到了粽香，也沾上天才之气。

我认识双阳，得感谢本报的《百姓之星》栏目。当时的市文化馆馆长沈泉生突然找到我，说他们引进了一个人才，非常了不起的书法家。于是我去拍照采访。双阳上了版面，我与吴江人民一起记住了他的艺术小胡子，也记住了吴江有了一个将给吴江书坛带来大兴奋与大起色的大家，也让我成了报道双阳的吴江第一人。后来我们常常相聚，突然发现双阳原是性情中人，大有张旭、怀素胆识雄风，捭阖绝胜，睥睨琼浆——书家历来书酒两擅，兰亭流觞，俯察品类，基因种矣！后来我们专门进行了一场书法历史的对话和技与道的专题探讨，双阳认为书家应当从技入道，不能停留在技的层面上，凡事皆有道，书家要进入书之道。据此，我写了一篇长文，《吴江日报》近水楼台先论道，《苏州日报》又全文再发。

双阳为我作书，先是大气磅礴，后是短小精悍。2007年我去中国驻文莱使馆看望身为外交官的儿子，情知大使喜欢书法，儿子拟了一副长联，双阳挥毫，长达两米以上，惊动使馆，大使任满将归，见联而乐不可支！我新居装修，走廊顶部空白，双阳书了一幅高启诗见赠，至今还说我用他的书盖了电表盒子。盖盒子其实是为戏言，开门见大家之书，显龙凤竞舞之品艺，日有所瞻，生辉蓬荜，才是推崇托举之意。而双阳为我儿子题写的八字婚礼主题词，更是众客称颂，意义不凡。这都是“大”，而“短小”者，则是为我《坐看云起》一书的题字，竟长不盈尺！或许他已了然我欲借此骗字，故而一改豪爽，奉行吝啬，于是也常成我诟病于他的说词。但是，我还是将“坐看云起”四字认真装裱，用锐框悬于客厅。

双阳在中书协有个专门的办公室，他也是中书协的教授，因而弟子遍布全国多地，悦良书记和他一起去外地，人家只知有双阳“老师”，而把领导“怠慢”得似乎未见。

双阳之来吴江，是悦良书记慧眼识才而专门引进，他们还有“约法三章”，这在悦良书记新著《墨缘杂忆》中有着许多他们的故事。悦良书记也是书法大家，但是他在西藏竟把双阳的书法钉到天花板上，每晚睡前必心摹手追。我由此得悟，我的“书龄”虽然大长于双阳的年龄，而至今没有在道外彷徨，在反下游走，原因或许就在没有把双阳的字钉到天花板上！日前与双阳谈及，他说主要是没有跟他学。跟他学，确实有一种因缘可以际会，但当是之时，新闻事业让我倥偬无暇，待到退二了，双阳又去了金陵了。

双阳之加入吴江书法家队伍，起到了开创吴江书法另一个时代与另一个风格的作用。倘加入中书协也能说事，那么吴江这几年确实加入了不少。于此于彼，双阳功不可没。可是双阳还是走了，但是他的影响还在。

双阳的书法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心写出来的。前些日子酒阑之时，我表扬过他。我很赞同他的道说，道是要悟的，悟是要用心的。

双阳没有完全生活在书斋里，尽管他的书斋很大，很乱，很雅致，很有墨味。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交际能力很强。书法不是成长于书斋的，而是要游走江湖的，兰亭不是书斋，尽管那天天气很好，还有惠风，但那里也会下雨，有一次我去时，就下雨。下雨的兰亭又是一种风味。书法既要有阳光，也要风雨，风雨就在江湖上。双阳得其旨趣，其书法兼有阳光与风雨。

特别要提到的是孙悦良与孙俊良，他们是吴江书法家队伍中的兄弟双璧，书法作品都是上乘艺术。特别是孙悦良先生是吴江区委副书记，是官员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深植传统，开掘很深，古意涵泳，尤其是他的汉简风格，一下就能把人带到2000多年前的岁月，沉静、沉稳、沉着，古朴深邃，大气卓越，无雕琢，有心气；无狂躁，有静气。汉风穿越，智慧随心（读悦良先生《墨缘杂忆》后有心得一篇，附后）。俊良之书，也是同样的有静气，有书卷气息，与其兄书相得而益彰，形不同竟相通。

写了3800多字，本意原是想说吴江书法，却说了吴江书法家。但是，要说吴江书法，却又不能不说吴江书法家。说了吴江书法家，其实也就说了吴江书法。

吴江书法应当说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吴江一直是个文墨之乡，又紧靠苏州，吴门书派历史上影响甚大，风景殊异，吴江受其影响自然为烈。但是，历史上以吴江的名义成为书法大家者，好像并不多见。有人送来一篇稿件，说是写赵孟頫与吴江的，开始我很欣喜，不料一届展读，便觉得立论不成。或许赵氏真的曾从湖州来驻吴江，但仅凭几十年前一个“村妈”回忆的回忆，是不能成为论据的。何况赵氏节操不佳，史称贰臣，吴江无须以有其为荣。

我们常常能够见到的与吴江有关的书法，或许就是米芾所写的《吴江垂虹亭》“断云一片洞庭帆，玉破鲈鱼霜破柑……”的一幅行书作品，

好，自然是不用说的，米芾毕竟是大家。

或许我们还常常见到一些古代人的题书，或高挂堂前，或题在桥梁。这些都是难得的珍品，体现了吴江书法的书脉。

南社，是文人团体，饱学之士亦多，书法优良者甚众，黎里李海珉兄曾专门集辑出版。

当今，吴江书法家队伍中有很多后起之秀，或许他们是吴江书法的未来。

书法是一门艺术。但是这门艺术其实是从工具开始的，写字是为了思想的交流，后起的神圣与神秘，其实都起于起初的简单。当书法从写字中分离出来，才被称为艺术；而过去是没有专门从事书法艺术的行业的，就像写诗，是没有专门的诗人的一样。

书法不是纯粹的艺术，过去是与读书、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也应当与人生境界联系起来。把人生抛在一边，成天写来写去，那艺术不在道中。

弄笔、弄技、弄艺、弄道，是我以为的书法四境。弄笔，就是不舍昼夜地写，它忽略了其他知识的融汇，特别是文化的集成，还有其他艺术门类的旁通，把书法纯粹当成就是写出来的。有人常常津津乐道一池墨水、砚底磨穿、秃笔成冢，其实误解了古人。这些古人所以能成书法大家，就因为个个集成了上述多元要素，不是一个纯粹的写字匠人，他们的文化体系，他们的智慧灵性，他们的人生历练，才是敲开艺术之门的重磅大锤，才是成为大家的不二法门。所谓人老书老，就是说的人生阅历与人生境界才是导致书艺炉火纯青的法宝。弄笔二字，常常出现在一些古代作品的落款上，这是一种自谦，其实也是在说只会弄笔，只在下之下之又下之的阶段，根本没有踏进艺术之门。字其实不是苦练出来的，而是智悟出来的，而悟不出来，说明天生不是这块料，不要再苦了自己。

弄技，几乎成为一种迷茫的追求，虽然比弄笔上了一个层次，但对艺术之境不明却暗，似近实遥。过多地钻研技巧、在乎技巧，认为书法靠的就是技巧，一技在手便得精髓，一巧在笔便成书家，其实又是一大误区。当然，技巧对于书法来说，十分重要，用笔、论锋、留白、俯仰、疏密、奇正甚至题款、钤印，都有一定的技巧，但是光得技巧，没有智慧与灵性，泥古不化，墨守成规，没有创意，没有超越，那就是一个技术师傅或工程师，不是艺术达人，更没有达道也。

弄艺，已经掌握了相当的技巧，踏进了艺术之门，就像一堆瓷坯，总算进窑烧了，并且烧出来了。至于成色如何，是佳品还是极品，只要不是废品次品，总算修得了正果，摘得了艺术家之头衔，长发可以蓄，玉珮可以挂，就值得人们敬仰。但是，艺术之境是长远的，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自鸣得意，马上跋扈起来，以大家自居自重，也会马上蜕化，弄艺成了恃艺，最终会像养由基一样，恃艺必“死”在艺上。艺术之质是洁净的，并不带有利字，成为艺利交换，也是一种不情之举，是艺术本身的别种附庸。但是，现在有些艺术家，往往人好古而心不古，一双艺术之手，成天数金摸银，弄艺谋利，把艺术当成了纯粹的商品，笔在纸上走，魂在利中游，恨不能将那些纸张天天弄进商交所，艺人倏变为商人。当然还有一些人，天天忙参展，加入了省协要加入国协，本身并无可指责。但是，有的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弄到一种特别通行证，目的是在身份头衔有了以后，或许要进行谋利。由于这种协会也不全是清一色地只讲艺术成就，有时还得依赖社交与人际关系，是别种弄艺，又使得人忙出别种心裁。所以，即使谋得了一份通行证、资格证，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艺术家。

弄道，是要把人生、学问、修养、品德都弄进艺术里去的，就像天籁从天上流出，地籁从地上流出，它们不是刻意追求的音乐，而是自然流淌的天地之心。书法也是一样，真正得道的书法艺术，是一重境界的表现。书法是从心中流出来的，艺术是从灵魂里流出来的。激情飞扬之间随心所欲，沉静安闲之时水随溪转。它已忘记或者根本不惦记着何为书法，何为艺术，挥毫作书、泼墨为云，跌宕间有岁月流转，行云中有人生快意，险涩处存历练智慧，婉转处见灵性转寰，豁达处印峰谷深浅，平稳间有胸襟气度，谋篇中有世间风雨，锋芒中有人情抑扬，遒劲中有诗酒意气……黄庭换白鹅，王羲之没有把自己书法当成价值连城的艺术；祭侄文稿，颜真卿尽寓悲怆，人间情意密布字里，后来大义可寻行间。书艺合一，书人合一，一字叙人生，一幅见灵魂，存天地人生之道，是真正的弄道也。

古人治学有三重境界，而书法的四重境界，只是我之胡诌，倘仅有一重无误，我也幸也。

写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 8 月初又略改之

我与吴江画

天生不会画画，后天只学了写字或曰书法。说书画同源，可能源是同的，但要用写字的方法画画，历史证明是不行的。因此，要说“我与吴江画”一定会外行得紧。

其实，画是自然、山川、人物、花鸟虫鱼等在纸上的翻版、笔墨的抒情。从这一点来说，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山川土地、热爱生命的人，都会把热爱的对象当成画的。我在“我与吴江诗”中就说吴江处处是诗，在这里当然也可以说吴江处处是画了。

1990 年，我刚转业到吴江金属材料公司不久，公司专门请来一位老画家为公司画画，我负责接待任务。几天中，殷勤前后，服务起居，既当书童，也当“保姆”。临走前，他出于对我的感谢，主动提出要为我画一幅画。我说那就画一幅苍松老鹰图吧。但是要“低调一点”，鹰不要向上飞，而要向下降。当时的心态觉得向上飞的人生时代已经随着告别大军区机关而结束了，到地方后只求安居乐业，别无奢求了。他给我的画画好了，题名为《风霜激励》。我觉得老爷子很能理会人，很对我的心思，到地方后肯定要开始另一番“风霜激励”，后来的人生经历证明他这四个字多少有点预言式的经典意义。每当我遇到“风霜”时，不是主动去接受“激励”，便至少会从这幅画中得到宽慰。

老爷子曾说他是吴江梅堰人，住在上海，儿子还在梅堰。当年他已经 70 多岁了，中过风，所以走路有点跛，还带了根拐杖，运笔时有时把握不好，笔不从心。画我那

只老鹰时，他儿子就在旁边，说腿太长了，尾巴有点像拖把了。我看也是，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他儿子也是画家。

但是，老爷子却是国内一流的画家，他的名字叫黄达聪，郭沫若亲自为他写过画评，评价相当高，我见过他随身带着的文字。今天，我上百度一勾，竟然把他勾了出来。当年我只知道他是名家，看了百度的介绍后，更是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他在画坛的地位与声望竟然与刘海粟、朱屺瞻、谢稚柳齐名！ 1987 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一部《唯中国独有》的记录片，介绍其四人的艺术生涯和成就。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百度竟然说他出生于浙江永嘉，可他的儿子怎么又在吴江？当时他怎么又说自己是吴江人？

百度上说：黄达聪，著名的中国画大师、艺术巨匠。幼喜书画，早年即赴上海随伯父黄溯初生活，24 岁入上海中国文艺学院专攻国画，毕业后受教于黄宾虹、张大千、沈尹默、汤定之等人。1942 年至 1948 年，先后在重庆、上海、南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1949 年后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奖，许多作品为中国美术馆收藏。擅山水、人物、花鸟、走兽。以飘逸幽远的山水画、意趣横生的人物画著称。晚年喜绘松，清雅灵动，时出新意。作品笔墨清健，意境高远，所作山水，汲西画之法，善画月夜雪景、水中倒影，传统中显露现代气息。老爷子生于 1914 年，已于 2001 年走完了人生艺术之路。他的画至今挂在我家里显眼之处，每当看到这幅画，想起他拄着拐杖，挥洒笔墨的情景，便感动不已。还有他每天能吃两只甲鱼，中午一只，晚上一只。当时吴江只有一个上点档次的山湖饭店，他就是在那里吃饭和下榻的。郭沫若为他写的是画展序文，应当是在 1942 年，他在重庆首次举办画展的时候，那年他才 28 岁。人生忽忽，大师如鹤，我能有过一份缘分，不为枉过。

简洁从容、雍容富贵，笔力遒劲，层次分明——我家客厅里至今挂着一幅牡丹图，六尺整张，是李福堂画的。他不是吴江人，但他与吴江极其有缘，也与我有过一段缘分。知道他是在 1999 年，他在吴江搞棉絮画展览。棉絮画属于画中另类，就是用棉花做的画，集绘画与雕塑于一体，既是画，又是雕塑，镶在镜框中，栩栩如生。他这一手，是在下放延安、关进牛棚时百无聊赖中创造发明捉摸出来的画种，世上并没有第二人会此绝活，也并不是光用棉絮粘粘贴贴，其工艺流程

也是极其复杂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他没有这些人伟大，但是，棉絮画的创造他无论如何要感谢那段类似放逐的岁月。他到吴江，是应吴江市政协领导邀请来办此画展的，画展我没看到，只看到他的棉絮画“虎”。不知怎么弄的，在几个记者采访他过后，报社又让我去采访他。回来我写了一篇4500字的长篇通讯，刊发了，创造了《吴江日报》复刊以来一次刊文最长、版面最大的记录，这是李福堂的功劳。

李福堂号雍城犟牛。雍城是中国东周时代的秦国国都，说明他生于陕西凤翔县。犟牛也者，从他摸索出棉絮画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他脾性的倔犟。他在吴江呆过好几年，在鲈乡二村有过房子，那幅牡丹就是在他的住地给我的，留有“千禧”年字样。他虽是凤翔人，但当时住在西安一个好像叫铲河的地方，是幢别墅，2001年我去西安，在一个晚上好不容易找到他家，看望他，他没有名家的架势，临别时，随便拿起书房里的几棚画送给了我，其中就有两套规制不一的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四扇屏，让我非常感动。

李福堂现在好像到了北京，从网上可知，其名头越来越大，其成果越来越巨，参加国内外画展获金、银、铜奖30余次，出版多种集子，入编20多部国内外大型辞书，特邀参加青藏铁路通车典礼，央视和陕西电视台等为他拍摄专题片六次。2009年被全国多家媒体高票推举为“中华十大财智人物”；2012年，被中国文献出版社编入“中国十大画虎名家”第一位。但是，他却平易近人，谦冲卑下，不端大家架子。2013年4月，在邢台声称：“我不是大师，请不要叫我大师。齐白石、徐悲鸿这样的前辈是大师，我只不过是个书画爱好者，当个书画家就不错了。”读了这几句话，让人浮想联翩，又是艺术外的感动。

可是，这些年他一直没有来吴江，以前的电话也不通了，我们失去了联系。他还收藏各种各样的石头，都曾运来吴江，在同里长期展出，似乎合作上出了些问题。石头运输颇难，不知道现在如何处理的。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拨通了很久以前从别处找来的他的电话，以前也打过，一直不通，不料这次竟然通了。报了姓名他还能记起我，与我说了很长时间话。他现在北京海滨区定居并发展，邀请我到北京去，吃住什么他那里一应俱全。他目前正忙于从艺50年国画作品全国巡展。

黄达聪、李福堂其实都是大师级画家，即使他们不是吴江人，却在吴江画过画，留下过杰出的作品，与吴江建立了或深或浅的渊源，特别是他们的画风画境，堪为同道所慕所钟；而他们的画德，更堪留口留后。所以，我写吴江画时，首先就想到了他们。

我在《我与吴江人》中，曾经独立出《吴江自古多文士》一节，细分了吴江文士的十大表征。在这些文士中，其实诗文书画多数人都是兼融通达的，所以擅长丹青者，吴江自古并不鲜寡。有些社团都是文人结社的，因而，诗词酬唱之外，书画相酬也是常事。比如，南社社员之间，就有这种种故实；《分湖旧隐图》，就是柳亚子请人所作的图，多人作图，多人题咏。不过由此看来，柳亚子只会写诗，不会作画。而社员李涤、朱剑芒等则书画俱全。

吴江虽然是个文化之邦，诗书之乡，但是历史上产生的画坛大腕，与书坛大腕一样，似乎都没有记载。从书画来说，吴江自古不如诗文那样发达。未见王羲之，没有吴道子。但是，出过一个顾野王，史上说他就是著名的画家，可惜没有见到过他的作品，也没有说他开创过什么画风。现在能从吴江地方文史中见到的记载，就画作而言，好像就是南宋无名氏的《长桥卧波图》、明代著名画家沈周的《垂虹暮色图》，还有唐寅的《垂虹别意图》以及文嘉的《垂虹亭图》。人不是吴江人，画却画的吴江桥。所以说，垂虹桥不仅是一座诗桥，还可当一座“画桥”。要感谢垂虹桥，没有它，便没有这些吴江最早、又让吴江自豪的大家之画。特别是那幅《垂虹别意图》更是富有传奇色彩。

到了现代，徐穆如先生书画双栖两绝，固有大家风范，虽籍贯无锡，但居于吴江，足可为吴江傲。

现在吴江画坛的状况，虽然兴盛，但也无吴道子、黄达聪、李福堂这样的大家。众多会员中，只有一名中美协会员。

泰斗、巨擘，就像几百年才有“王者兴”一样，中国几千年来所出亦为有限。吴江画坛情景与周边县市是相谐共生的。而从艺术本身来说，能有大家行世，当然可嘉，但艺术本身是性情的物化，又为陶冶性情而作，虽也有歌颂大好河山、盛世品行的功能，但以歌颂作为追求，已入误途。

衡量画作艺术的标准，并不能以加入什么协会、成为国字号为标志，

艺术是生活的升华，是性情的超越，好坏优劣，不是那些艺术衙门说了算，也不能以参加了多少国字头展览为准，而是由世人检阅给予定评。我就碰到过一个参加了 12 次国字号展览、加入了国字号美协的画家，坚决退出国字号美协。因为有时候，文学、艺术进入这种“体制”，不仅约束性情，而且就是误区。就像现在追求的 GDP 一样，没有多少实在的艺术利益。

我是认识不少吴江画家的，他们都不是“国字号”，但就像“国字号”不一定就画精品一样，他们未必画的就不是精品。自古丹青写精神，他们就在写着自己的精神，也写着吴江的精神。当然，丹青难写是精神，难写还在写着，那本身便是精神了。

写毕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 15：58

我与吴江酒

首先应当声明，敝人不是高阳酒徒，更不是刘伶阮籍。但因是男人，这一生还是喝了不少酒。算起来，百分之八九十的酒是在吴江喝的，而在吴江喝的百分之八九十的酒中，又有百分之八九十可能是吴江产的酒。

弱水三千，我饮一瓢。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一年要喝掉一两个西湖。如是，我连一瓢也没有，只剩却樊哙杯酒何足辞的勇气。

曾经 11 年没有醉酒，但就在第 11 年酩酊过一次——醉在太湖边，醉在糟烧上。

太湖边上有个小镇，一个叫做庙港的地方。听着湖风，看着湖景，四五战友聚会；塑料酒桶装的糟烧，直喝得湖风四起，湖涛翻滚。

糟烧，有地方称为“枪毙烧”。盖因其度数高，酒性烈，入口如火烧，多了，便如同被枪毙。那一次，就有了被押赴“刑场”的感觉。

庙港不出糟烧，糟烧是铜罗出的。铜罗叫不叫“枪毙烧”，不知道；“枪毙烧”是浙江双浦的叫法。

糟烧或者铜罗的糟烧，是以大米等粮食为原料的，除了烧，绝对纯。现今之世，找不纯，就像找四条腿蛤蟆那么容易；找纯，比找三条腿的人还难。糟烧，在江南一带，是纯粹的粮食酒。用它作基，配出其他酒，再贴上什么牌子，便能进入公款豪宴，进入贵族肠胃。太湖边上烧那么一回，醉那么一次，会让你记住江南有好酒，纯情在糟烧。

糟烧属于白酒系列。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江南人性格甜糯，惯喝的是黄酒，就是鲁迅说的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的孔乙己站在咸亨酒店门口喝的那种。吴江是江南腹地，喝黄酒的真是不少。但是，江南人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多的是燕赵之士，礼邦、雄邦，在两千年前的争论中，阖闾选择了后者，因而，浪下三吴，尚武之风尤烈，从江东起事的项羽，性格并非甜糯，而是雄霸之极。可惜的是，那时黄酒可能还没有出世，人们喝的也许是米酒。这种米酒，可能一直喝到景阳冈上打虎以后。

黄酒肯定是从米酒中超凡脱俗出来的。吴江铜罗的黄酒硬是把“出生”攀到了西汉的严忌。本姓庄的严忌，因避皇帝老儿的名讳而成严忌。严忌是西汉辞赋大家，但是，铜罗的黄酒中，我怎么也没有喝出辞赋的味道。后来，有一个姓秦的老先生，写了一首诗，刻到酒瓶上，说西施当年喝过吴宫黄酒，我是将那酒喷出来的。

大多数吴江人、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正宗吴江人，的确偏爱黄酒。不仅因为习惯，也因为黄酒的营养，还因为黄酒的情调。如果你到太湖边、村庄里，或许会看到夕阳下，港汊旁，古树下，一个老者，一只小几，几上置几碟菱藕、芋艿、螺蛳、黑豆干，如果再有几盆茴香豆、螃蟹脚，便不知比那首阳山上的薇菜好到了几个小康，三两杯放着姜丝、葱白、红糖的温热黄汤，喝下去，便喝得湖水赋诗，夕阳陶醉——原来神仙不过如此。喝到情深情动处，或许会出萧萧易水、专诸豪情，或者忽起越王剑心、阖闾霸气——谁说黄酒中只有水性柔情？由柔变刚、刚柔相济、以柔克刚，才是外示柔弱、中行刚烈的吴人本色！因而，我带来的一腔楚地豪情也在杯杯柔情中柔心柔貌后内敛升华。

那年，垂虹桥还被掩埋在地下，不见今日断桥风姿。我曾从那条西沟浜走到吴江东门供销社的盛家厍，花了几毛钱，打了一军用水壶的黄酒，带到军旅。喝惯烈酒的战友，皆嗤之以鼻，于是成了我的独享，微醺之际，曾独唱钟山。而让我至今怀念不尽的是那一坛尘封十年的黄酒，虽然来自震泽小厂，不是出自名门，却让我喝得一咏三叹。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一位朋友送我的，两坛。开过一坛，觉得其味不过尔尔，遂桶装罐满，送尽一坛，剩下一坛，遗置车库，重搬新家，将其打开。唯这一打开，奇香盈室，口鼻生津。俯看坛内，明光如鉴，水天凝结。

急急炒一盘花生，烹一碟螺蛳，姜丝温酒，玉杯浅斟，绵甜爽冽，恍如一涧山泉流淌心肺，和音悦耳，清荷琴韵；又似黄帝琼浆，直入奇经八脉，开关通窍，启智生慧。浅斟转为豪饮，星意朦胧间，瑶台月下，霓裳羽衣。一俟醒来，朝霞四溢，苏州河上白鹭翔集……

美哉好酒。好酒要藏。真后悔当初一坛送人。四五年间一直欲觅数坛，再行尘封，终于未果，只在心梦间常有那坛影流转，自知仙美之味，得一庶可，人间不再。

从那以后，再饮其他黄酒，酒心皆失，寡淡无欢，宁茶代之。倒是桃源出的、用糟烧为基的“古吴春”，重新焕发我的酒性，虽是烈酒，醇厚甘冽，滋味隽永，堪与名酒媲美。厂家子弟，自灌原浆，小酌之间，似有茅台之属。惜乎，故人仙去，序列变迁，厂家子弟虽年华如日中天，却再也无缘相聚，虽下意识中品咂古吴数次，口舌生津后方知是梦。

写毕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二

附：

吴江美酒赋

（一）

苍穹有云兮，回徨为魂；天地有水兮，淅沥成酒。生豪门兮，青出于蓝；斟华宴兮，柔胜于烈；饮长江兮，醉列于仙。既于大道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从于算经兮，经诵一，一诵二，二诵三。日月有精，尽酵其质；岁月有华，并存其味；壶中蓄江湖，江湖叠来美韵；梦里舞云霓，云霓拱立群玉。巫山层云荡，高唐数雨微；醉里听广陵，醒来笑阮籍。力发胜后羿，筋健匹崔嵬；文向六合走，神纵八极边；将军夜饮马，海晏河清天。

（二）

中华酒史，无尽长河，不尽玫瑰；窖藏酒典，玉露情温，金风激越；酒圣如星，长啸成神，潇洒成仙。杜康肇造，酒祖独立。琼浆玉液，凡数百年，酒界江山，风云半壁；此酒后起，后来居上，一快祖颜，光耀门楣。

截云锦为帐兮，张日月为灯；奇珍异兽自愿为肴，江河湖海款步为歌；邀酒圣兮聚先贤，张盛筵兮叩酒魂，开玉壶兮举玉樽，说玄黄兮识乾坤；美酒香冲云天外，惊动嫦娥别寂寞，唤回贵妃缥缈魂，同把盏，莲风生，众神奋……一巡心花放，三巡齐声赞，六巡蹈歌赋，九巡醉云间，数巡本色发：酒祖生愧怍，刘伶痛彻肺，李白说遗憾，荆轲舞长剑——吴江有美酒，吾侪不曾醉！更有飞将军，豪情更激切：边塞三千里，白骨白草连，胡笳草中起，琵琶马上催，歃血夜光杯，伯侯何曾见？白羽没天魁，角弓息狼烟，从兹归林下，煮酒与月眠……

百鸟声声啼，晨风入窗扉；酒宴终阑珊，先贤乘云归。

（三）

酒是人生？人生是酒？酒中有情？情中有酒？苍松设几，美酒陈列；雪夜围炉，美酒盈杯。且斟且啜，风云迷离。英雄酒中阵，美人酒中牵；代代有竹帛，惨淡壶中见；简简好书页，酒痕纵横阡；长云酒中起，彤日爵中辉。噫吁嘻，舞蒹葭兮亲伊人，风雅涟涟；庄化蝶兮蝶化庄，南华熠熠；酒煮青梅兮，英雄与霹雳同来；月升赤壁兮，清风与一苇共醉；上天姥兮闻天鸡，歌长风兮舞长剑：天地情何在？唯有酒一杯！伯侯何所在？唯有酒一杯！英雄何所在？唯有酒一杯！人生何所在？唯有酒一杯！甘苦何所在？唯有酒一杯！噫吁嘻，携美人兮寻芳汕，凭美酒兮醉醇情，从危得美景，从容动四野；一樽生智慧，三樽可荐福，六樽创宏业，九樽执牛耳，无极任驰骋，玉树临风立，丰碑沿途在，人生画图飞……

噫吁嘻！

莫使金樽空对月，樽樽心盛人生味！

初写于2010年1月25日，2014年4月21日重改。

我与吴江桥

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桥，当是鹊桥。一年一度，牛郎织女银汉相会；七夕之夜，鹊在天上，情在桥上。

令人神往的东西往往都是可见而不可即的。吴江有许多桥梁，在它们各领风骚数百年后，或坍塌到河湖水府，或淹埋于泥土深层，或留存于人们记忆，或名载于史志典籍。知其名，载其史，不可见，不可及，便愈益令人神往。

吴江曾是水的国度，也是桥的世界。据邑人吴国良先生所著《吴江古桥》一书记载，清康熙《吴江县志》称，吴江桥梁“数以千计”。1935 年，共有桥梁 1194 座，其中唐桥 2 座，宋桥 8 座，元桥 11 座，明桥 114 座，清桥 409 座，民国桥梁 447 座，年代不明者 203 座。1985 年文物普查，尚存各类石桥 260 座。恢宏伟岸，娇小玲珑，九曲逶迤，一线平直；或飞越河港，横跨街面，或盘旋要津，点缀园林……吴国良先生说，这些桥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为风光秀丽的吴江增添了迷人的风采。

《吴江古桥》说，吴江最早的桥，要算龙南遗址里的一块木板和一根木桩，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桥，但肯定是吴江桥的滥觞了。而有史可查最早的桥要算西晋时期建造的庙桥和侍郎桥，两桥均在盛泽，也均“还”给了造桥人。于是，七都的东庙桥、八都的香花桥和同里的思本桥，便荣膺了现存吴江最早桥的光荣。我是好古之人，对于这些吴江历史上最早的桥，好像至今都没有去过。这当是好古之憾。

虽然有憾如此，但是吴江的古桥我还是没有少走的。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垂虹桥或许排在第一页码，但第一次知道垂虹桥，只是经过，不是走过。因为那时的垂虹桥已经坍塌 14 年了。

1981 年春节前的一个薄暮，我第一次到吴江，从车站向南走到公园路尽头，便是盛家厍，向东则是东虹桥，则是西沟浜。西沟浜其实是一条土路，紧挨着村舍人家，一雨便泥泞趔趄。走在这样的土路上，根本没想到左侧就掩埋着一座让人感慨无尽、代表吴江古桥光荣的第一长桥。内人跟我说，“文革”的第二年 5 月初的一个晚上，曾经留有她无数童年脚印的垂虹桥竟然轰然倒塌，人声鼎沸中她来到桥边，只剩桥头还在，桥身已经不见了。垂虹桥，横空出世 925 年，阅尽宋、元、明、清、民国、解放后的人世沧桑，阅尽江南美景，阅尽人物风采，赐予吴江人民无数福泽和利益，在人间遭劫的年代，自己也劫数难逃，作出最后一声哀鸣，永远地告别人世，永远地结束了它的使命，默默地躺到了桥梁史册的页面。

后来，我又无数次经过西沟浜，甚至转业后的单位就在桥对面的乌龟墩，但是我对它并没有生出别种情愫，它在我的记忆之窗里没有半点形制，因为我与它从未有过半面之交。

等到残孔半露，成为遗址公园后，我才一见它的尊容。除了千疮百孔、拦腰被斩外，再也找不到后来我从古代诗文中读到的那种“颇夸九州物，壮丽此无敌”、“除却岳阳楼，天下无此景”的气势与面貌。它就是被道路、房舍包围和被城市喧嚣淹没的两截断虹；虹不在天，可在水上，一旦落到地上、水下，便是真正的“垂虹”了。桥因水而存在，也因水而壮观。垂虹桥原是入太湖的通道，也是吴淞江的源头，这里应当水面雄阔，波涛万顷。桥在这样的水上世界三起三伏，才能蜿蜒如龙，环如半月，长若垂虹。虎的威风靠山林，鸟的美丽靠天空，桥的气势靠的是水，是像大湖一样无边的水；没有了水，“桥势”便丧失殆尽。垂虹桥裸露的 20 多个残孔仿佛就这样诉说着自己的悲怆，前些年对着埋它的土，这些年对着流动的水。

面对今天两截依然身段略显窈窕的垂虹桥，觉得非常对不起从宋代庆历年开始不断建、修它的先贤与官员。但是，岁月销蚀一切的能耐，时代改变历史的规律，总是那么有情都被无情恼。与垂虹桥具有同样

命运的吴江古桥是很多的，它们无声地淡出有形的时空，悄然潜伏到时光的深层，无怨无悔，随遇而安。

桥者，通人车，利往来也。这是桥最基本、最原始的功用。但是，这些古桥，只适用于农耕时代，在当今工业时代，这些桥即使没有坍塌，它的原始功用也已丧失殆尽了。古桥的闲置和有形化为无形，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淘汰。

但是，作为一种由岁月和人杰创造的物象，它毕竟享受过岁月的阳光，它们留下的痕迹，涌动着一种生命的涟漪，它们的功绩与价值便不会随水流光，随风散尽。

数以千计的吴江石桥，曾经让吴江成为一座露天的桥梁博物馆，“江北江南连地脉，人来人往渡天河。龙腰撑云渔舟去，鳖背高驰驷马过。”作为桥梁，通人车，利往来的基础功能的发挥，它们受到了吴江人的称颂与尊敬，以至到了它们哪怕形迹全无，仍然记之以史，念之在心。但是，通人车，利往来并不是它们的全部，就像垂虹桥最初名叫“利往桥”那样，它的价值并不全在“利往”上，它们身上的每一块石块、每一朵花纹，还有它们经过的每一段岁月，都给后人留下无数的思考与念想。

吴江古桥是一个个为富而仁的榜书。吴江是一个桥梁的露天博物馆，数以千计的吴江古桥，消弭了远古吴江人依赖舟行的苦恼，把一幅幅造船行舟图变成了小桥流水的江南风情画。多水则多桥，但多水的地方并不见得全多桥。桥是银子垒起来的。“千家城郭鱼桑地，万顷烟波鱼米乡。”“舟行南北千金获，人馈东西五谷登。”“两岸桑麻丰且稔，一泓流水远而长。”吴江数以千计的古桥其实都在诉说同样的词汇，吴江自古富庶，人心好义，修桥建桥，善行桑梓。因富而桥，因桥而富；为富而仁，尚义而桥；桥多富多，桥在义在，吴江每一座古桥既是银子建造的，也是仁义建造的；既是富裕的宣言，也是仁义好善的榜书。这就是吴江古桥储存与传达的第一信息。

吴江古桥是一个个历史万花筒。古桥建于不同的年代，不同年代的历史信息附着在桥梁的桥基、桥桩、桥身、桥洞、桥栏、桥石上，桥上行人头顶往古日月，拾一级，石阶上淹留既往旧痕；桥下行舟荷载千年风雨，划一桨，涟漪中翻起旧代碎片；穿越的是岁月风尘，标注的是历史大系。禹迹桥停驻的是底定江湖斩杀蛟龙的英魂，思范桥

上演的是吴越春秋刀兵智慧的大戏；安德桥可见大唐兴衰、日颂夜唱的是颜公千秋大义，白龙桥能听风送万机、浪涌水流的是盛泽衣被天下……一座古桥一则故事，千座古桥千则故事。吴江人可以不读线装书，读读古桥就能听到前朝隔代的足音。丰富的历史储存，多元的信息积淀，使每一座吴江古桥都成了中国历史的万花筒，也成了吴江历史的信息库。走一走，前尘往事如水来；读一读，思古之心可怆然；坐一坐，世态人生多哲味；望一望，英雄顿生滔天情。

吴江古桥是一尊尊文化化石。禹迹、思范、垂虹、泰安、中元、中和、里仁、种德、莲云、太平、永宁……桥名本身都带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或含有良好的愿望，或寄托虔诚的思念，或描摹美好的风景，或包容深深的哲理。咀嚼着它，就是进了文化殿堂，进了文化修为的课堂，中国传统文化之光从桥心散发出来，中华文明故事像老窖的馨香涂抹在桥体；不像现在的一些桥名，没有一点文化特质，让人觉得毫无来由，从中得不到一点文化涵养，既不能发思古之幽，也不能得冶文之兴。寓文于桥，寓教于桥，是吴江古桥具有文化遗产的根本气质。一座桥就是一座文化石碑，一座桥就是一尊文化化石。更让人欣慰的是，吴江石桥竟是历代文人雅士争相为文、争相吟咏、争相为画的对象。吴国良先生在《吴江古桥》一书中收录了 101 首诗词和 124 首桥联，这还只是选录，不是全部。如果把古人对吴江古桥的题诗、题联全部收集起来，那一定是一个洋洋大观。据我所知，一座垂虹桥，就曾有 100 多个名士、大家走过，同时留下诗词。宋代诗人苏舜钦是诗赞垂虹第一人；张先的“桥南水涨虹垂影”，是垂虹桥名的出处。王安石《长桥》竟写了 12 句，120 字。我在《我与吴江诗》一文中说到，吴江诗可分为几个系列，除了莼鲈诗系、丝绸诗系等，垂虹诗完全可以单独成系。进行各系赏读，成为我未竟之愿，有待闲便。吴江古桥本身，是中华文化的另一种建构，在这种建构中又集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桥联刻在桥上，桥诗写在纸上，而桥画绘在心里，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幅吴江古桥画从大家心里或泼墨或工笔，一幅垂虹别意图，带有垂虹华彩，存有大明气息，袒露士子情怀。桥由石建，石由文成。吴江古桥是由诗词砌就的，一块石头一首诗，一道联语就是一道拱。没有文化的石桥，就是一堆没有生命的乱石堆积，吴江古桥因为有了文化，便永远

享有生命；桥可坍塌，桥魂永在。吴江古桥所包含的文化元素，极其多元，儒为本体，道佛相佐。念一个桥名，便能念出四书五经；读一首诗词，便能读出道佛信仰。行桥，唱联，诵诗，尽是高古风情，灿烂文心，世间愿景，人生哲理。吴江古桥，座座都是文化桥。矗立云水，襟带河流，魂系文殊，体沐文华。

吴江古桥是一帧帧艺术标本。吴江古桥，无论是拱券如虹还是平直一线，无论矗立田野还是横跨街衢，无论是可以行车还是只能徒步，无论是简是繁、是高是低，无论是长是短、是宽是窄，无论是坍塌沉埋还是废弃孤立，都是一个艺术体，集中起来是艺术花园，分散开来是艺术标本。桥身桥栏上雕刻着无数的艺术品，诸如吸水兽、龙首、抢珠龙、鲤鱼跳龙门、轮回、莲花、莲蓬、马上报喜、八仙、如意、五蝠捧寿、平升三级、太极图等，都是别具匠心，随心所欲，鬼斧神工，既在意中又在意外，艺术品位之高，艺术价值之高，是中华文明的另一种瑰宝，是中华艺术活生生的艺术符号，桥可圮，其不毁。而艺术内容与风格涉及到的范围极其宽广，兼及天地人，旁通儒释道，寄托信仰，曲表心愿。艺术因桥而生，桥因艺术而活。当这些艺术表现与桥名、桥联、桥诗、桥文结合到一起，整座桥就是一个艺术上品，当它矗立在青天白日、稻香飘逸的旷野，就是一幅天外飞来的活山水，如果恰逢烟雨弥漫、梨花带雨、桃杏生烟，它便是一幅江南水墨图。在野在市，益增人之艺术享受、涵养与智慧；在史在册，遗泽千古；在笔在镜，幻化生情。今之收藏，得一石而欣然，争一石而费金。桥的艺术，赐予河流文化艺术的底蕴，也赐予江南大地诗情画意的坐标。不像今天的桥，除了钢筋水泥的平铺直叙，除了钢梁斜索的横陈力举，没有多少艺术可言，只是桥梁，不是艺术珍品。

其实，无论是在富裕榜书和历史万花筒还是文化化石和艺术标本中，吴江古桥都融进江南民俗、吴地民俗特别是吴江民俗，而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同里的三桥，虽存夸张、附会之色，但相沿而成习俗，一走之下，心气开朗，也是好事。不再专述。

我写吴江桥，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一座座桥上，穿古越今，感是憾非，既浮文思，又生诗情。

吴江古桥起于魏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道道河流，桥桥生姿；

桥桥斯文，琳琅城乡。从远古架起，给吴江人民以无数便利，为吴江一地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作出作为桥梁的最大贡献，使得吴江声名遐迩，风景殊异。作为农耕时代建造的桥梁，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总有结束它不能承载的历史使命的时候，因而，有许多古桥便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是它们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并不会随着它们的淡出而丧失而湮没。相反，这种价值是永远的，是不可复制粘贴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有许多古桥，我们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甚至以发展的名义把它们移建别地，或者任由坍塌与消亡。这是对古人先民的不尊重，是对文化艺术的不尊重。论其根由，并不全在发展上，而在文化艺术内涵与品位上，而在城乡发展的规划上。这种痛处，就如张翰墓和叶小鸾墓的被平被挖，当文化昌明到一定程度，理当受到谴责与批判。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我们追述古桥，并没有抱罐汲水、好古非今的意思。因而，现在的吴江桥，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古桥的功用与职能已经基本让位于这些现代化的桥梁。这既是历史既定，也是顺应时代，吴江古桥也会以自己卑微的身形，向这些现代化的“宏伟”表示敬意，虽然这些桥梁在它们面前显得直白，没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青春。

虽然有了现代化的桥梁，我们仍然不能忘记保护吴江古桥的责任。就让它们在沐浴了数百上千年的江南烟雨与朝阳后，再在现代与未来焕发既有的文化艺术光芒吧！

写毕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星期四 14：45

我与吴江路

许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吴江的路》，参加《吴江日报》的一个征文。文章是主旋律的，主旨在歌颂吴江路的变化。有变化，说明吴江的路以前是存在不少问题的。这些问题用现在既能宽慰，又能解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

过去的吴江路的确存有许多不经恭维的状况，当时吴江路主要说的是城区内的老路，不是现在外围的新路。老路的基本情形是小、弯、差、老、短、断、堵，自从吴江城市南延西拓后，吴江的路起了根本性变化，条条通衢掩盖了人们对过去老路的记忆，而老路经过改造，不少也焕发了新的气象。所以这些年老路不再被人们用无情的目光去行关注了。

本来我是不怎么关注道路的，大约是因为从农村出来的，在农村都是走的田埂，所谓越阡度陌也。只是到了大城市后，才发现道路有被关注的必要。到了吴江，特别是吴江实行城市化后，经济腾飞了，车辆多了，道路问题才变得无法让人自信了。这都是过去时，或者正在向过去时迈进。所以再说吴江路，似乎已没有多少说辞了。因此，今天的《我与吴江路》其实真正想说的是吴江的路名。

前年，曾在《吴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建议命名一条费孝通大道》的文章，引起了政界、坊间的一些关注与议论。费孝通大道最终没有命名成，其原因很多，关键的是说费孝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能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名字命名道路。

很多人以为我真的要命名一条费孝通大道，当然在我看来命名一条这样的道路也无不可，但是我真实的意图并不一定是非要命名一条费孝通大道，我真实的意图其实是想把吴江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资源，让它从典籍深处走到现实中来，包括命名道路，让人们走在一条路上就可以缅怀一位吴江名人，再走在一条路上就可以“每事问”问到吴江历史上的一种人文现象。这在当今十分重视当地人文资源，没有却要到处去抢、去编的情况下，吴江不用抢，不用编，只要打开历史典籍，这种资源想用是用不光的。这是吴江的骄傲，如果命名道路，命名一些文化地标，开办名人园等等，这些骄傲便能直观化、外在化，死的全部变成鲜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不能命名，但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吴江历史名人和历史现象、文化现象，在吴江更多。吴江没有出过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倒是这种历史名人出得多，这在《我与吴江人》一文中有过细述。

遗憾的是，如果以道路而言，吴江至今还没有一条用吴江历史名人命名的道路。只有一条“鲈乡路”算是反映了一种吴江历史文化现象。而有些道路的名称，则让人感到不知典出何处，妙在何方。

最近，吴江重新命名与改变了一些道路的名称。在建的东西快速干线为“吴江大道”，盛泽到吴江云龙大道（不知“云龙”何指？）的南北快速干线为“江城大道”。最特别的是“人民路”改成了“开平路”，意寓吴江设县的时间后梁开平三年，算是沾到吴江本土历史人文的点子上，也与苏州的人民路区别开来，毕竟一个苏州不能有两条人民路。只是太湖新城 8 条南北向道路分别以“春、夏、秋、冬”，“湖、山、水、风”命名，不知何以如此？为什么又舍弃吴江名人、人文现象之珠玉，而求“风花雪月”？而那些“后缀”却又不乏其俗。

天予不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道路、街道命名，也是一门学问，也要统筹考虑，不能想到哪就是哪。如果能有运用本地历史文化之心，还要了解本地的那些家当宝贝。无心而又乏知，只能无奈其何了。

莼鲈，是吴江最早的文化现象，如果“江城大道”就叫“莼鲈大道”，那便能让人口舌生津。当然这个名称也可放着，它更适合的地域是在分湖境内或分湖连接吴江的地方，因为张翰是分湖人。与张翰有关的

还有“黄花”，李白诗说“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很多人将黄花当成菊花，其实大谬，黄花就是油菜花。如果在适当的地方命名一条“黄花大道”或者其他什么，那是很有意境的。

吴江历史上有不少能够涵盖整个吴江的文化现象，比如垂虹文化现象、午梦堂文化现象、吴江派戏曲现象，都是可以为今所用的上好资源。

吴江历史上的名人可为今用的更多，严忌父子、张翰、顾野王、沈璟、袁黄、计成、王锡阐、徐灵胎等等，问题在于想不想用，想得起来想不起来用，还有怎么用。

到外面的城市看一看，有许多城市是非常重视当地历史名人效应和历史文化效应的，通过街道、景点命名的外在化，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它们的光荣，那里的后代也能从中知道自己家乡的杰出人文与历史光环。吴江在这方面实事求是地说，还有极其广大的“发展空间”。

古为今用，死为活用，不让天赐的吴江历史文化资源一直沉睡于典籍与岁月深处，让它走到当今吴江城市、田野、河流、山林之间，呼吸一口久违的新鲜空气，用当年的意志、名望、精神指引今人，激活今世，而不唯道路命名，当然命名道路也无不可——这些依然是斯文的本意。

写于 2014 年 4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我与吴江食

饮食男女。人一生要做的最基本的两件事，一是吃饭，一是男女。天再大，地再大，也无兹事体大。

在我的记忆中，我曾经命名过一个“江南第一菜”，人们想象不到它竟是螺蛳。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吴江，晚上的餐桌上上来一盆螺蛳。小的时候在家也经常吃螺蛳，都是在冬天，我们家叫螺螺。冬天的乡下要罱河泥，河泥要一撄一撄地从船上撄到岸上的河泥壁里，所谓河泥壁就是一个池塘，夏天沤杂草当肥，冬天盛河泥当肥。冬末春初，再把那些河泥挑到麦田里，经过寒冷一冻，一打就碎，护着麦根，起着肥田之用。我是罱过河泥，撄过河泥，挖过河泥，挑过河泥，打碎过河泥的。而且撄河泥，乡下人恭维我还是不可多得的“大手”。所谓大手，其实就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罱河泥与撄河泥是讲究正副手配对的，副手易找，正手不多，所以称正手为“大手”。

罱河泥，绝对是一件顺天心，合地道，符河意，健民力，惠田地的好事，值得提倡，它最大的好处至少两样，一是清洁河道，二是防止淤塞。现在大江南北都没人干这档事了，我老家的河道也污染了，最严重的是淤塞，河水只有浅浅的一层，河面上的淤泥历历在目。估计不要再用几年，河道就没有了。

河泥撄到岸上，只需一夜时间，那些螺蛳就会从河泥里爬出来，在河泥面上留下一道道长长浅浅的沟，我们用

一根长竹竿绑上一把调匙，一调匙一只地将它们装到柳条筐里，回去用水养一养，洗尽，用开水一煮，用针将肉挑出来，炒韭菜或者烧汤，在那一年吃不到两次肉的年代，那可是可口得不得了的肉食，绝对原生态，没有任何污染。

我们的吃螺蛳只在冬天这个时候，不像苏南虽说“清明前吃螺蛳”，其实四季都在吃。那次炒螺蛳，是我老丈人的手艺，他本是厨师出身，所以对于烹饪自有一手。

他的炒螺蛳，其实也简单，油盐葱姜酒之外，就是放了白酱油。但是味道着实鲜美，我一次能吃掉一碗。如果再能喝点小酒，那就真如仙味了。可能也由于我还在部队，那时部队吃得也简单，没什么油水，所以第一次小酒下螺蛳，吃得我就好像吃了国宴，一激动，就把螺蛳封为“江南第一菜”。只是江南的吃螺蛳与我们不同，先剪掉屁股，再炒而煮之；吃，全凭嘴上功夫，这个功夫就是吸吮。不是江南人，不知怎么张嘴。

自从我封螺蛳为“江南第一菜”后，我丈人说狗肉上不了大宴席，那很简单，这个东西便宜，天天吃也吃得起。

即使号称第一的菜也不可能天天吃，但吃确实是隔三岔五。

江南人、包括我，那时的吃螺蛳，其实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菜，注意它的营养价值是后来的事。网上说它是补钙佳品，还有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功能，对目赤、黄疸、脚气、痔疮等疾病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即使如此，螺蛳也是不能天天吃的，因为它是凉性的，吃多了会让人体内积寒。所以这十来年我们很少吃螺蛳。它那个江南第一菜的荣誉，被暂时搁了起来。

吴江紧靠太湖，太湖有许多特产，是上天赐给吴江人的珍品。螃蟹，就是一种。

螃蟹在过去也不是什么黄金食品。据说 1949 年吴江发洪水，田地里到处是螃蟹，一拾一盆子。螃蟹营养价值高，但是改革开放后太湖围养螃蟹，看重的不是它的营养，而是它的经济效益。

最早吃到太湖螃蟹还在部队里，是老丈人送去的。那时螃蟹的味道的确是上品，价钱后来从收音机里听到，已经涨到 240 元一斤。

到了吴江，90 年代，吃螃蟹已经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了，虽然也发

过洪水，但拿着一个盆子，满地也捡不到一只螃蟹了。太湖螃蟹已经不能繁衍子孙了，它们去大海、从大海回游的河道已经被彻底阻断，要在太湖里生长，只能每年买来蟹苗放养。如果说螺蛳是平民的佳肴，那么，螃蟹便是高贵、权位、富人的饕餮了。

吴江很多人因为养螃蟹富了起来。我就曾到庙港一个养螃蟹“创史者”那里采访过，他就很富；也到过太湖中央的船上自捉自吃过一次螃蟹，回来曾写过《做客湖心人家》的文章，记录了蟹农致富的情形。

以前曾看到过一份资料，古人对螃蟹的排行极有意思，洪泽湖螃蟹竟然排在第一位，然后是太湖螃蟹，最后才是阳澄湖螃蟹。可是到了现代，这种排序完全反了个个，好在太湖蟹老二的位置没有动摇。

螃蟹历来是文人雅士喜欢的东西，因为它的长相与性格极具特色个性，用文字、画笔能玩成文学、文艺甚而文化。至于营养价值，其实在其次。至于鲜美，也是人们放大出来的。

到吴江吃过一些太湖螃蟹，从口味来说还是很喜欢的，因为吃它必要喝点小酒，最好是放了姜丝的黄酒。但是，螃蟹是大寒之物，对于脾胃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吃起来麻烦。所以，因为胃寒，这些年几乎与它绝缘，有时候朋友送来几只，也是在感谢之后又送给别人，以换来别人的感谢。

但是，如果有谁能给我送两只分湖蟹来，我还是要照吃不误的。陆游能吃，我何以不能吃乎？

“团脐磊落吴江蟹。”陆游是到过吴江的，在八坼还遭过雨；可能还吃过吴江蟹，这是他的诗句，但他吃的蟹应该是分湖蟹，分湖蟹，因两须色紫得名紫须蟹。明弘治《吴江志》记载：“紫须蟹，大小钳，味甘，鲜美殊绝。”紫须蟹又称“子胥蟹”。战国时，吴越两国在分湖争战，伍子胥在湖中筑点将台，击鼓点将，操兵以战。传说神策虾兵蟹将助伍子胥，蟹将力战，伤了一钳，于是成了大小钳；也有人说，那是爬上点将台时扭断的。后人则另有一说，说分湖湖底多千层蚌（海生牡蜊壳），蟹被蚌壳伤了一钳，再生的自然小了许多。紫须蟹“味甘香而不腥”，得益于分湖的独特水土；“蟹壳独薄而青”，有别于别蟹之多黄色厚壳；紫须蟹脚爪强健犀利，爬行时背驼高耸，进退敏捷，犹如兽行。可惜的是，我至今没有吃过紫须蟹，甚至没有见过紫须蟹。

水系变迁，湖堰水滞，紫须蟹或许都被伍子胥点将带到别的地方了，分湖据说已经没有此蟹。可惜，实在是可惜了。好在陆游不会再来，也不用他赋诗了。

江南水八仙，有七种是我的家乡就有的，只有莼菜，在我的家乡是没有的。所以，我还是特别喜欢莼菜的。

我的喜欢莼菜，其实不仅在它的“叶青如碧莲，梗紫如紫绶，味滑若奶酥，气清胜兰芳”，还在它是吴江莼鲈文化的符号，吃它，就是吃吴江文化的一种滥觞、一种风骨、一种智慧、一种精神、一种浮在水面的幻想与美丽，吃着它便能想到1700多年前的张翰，想到一棵莼菜竟能化解人生危机，重开一种退居文化。当然，一吃到莼菜，便想吃到淞江垂虹桥下的四腮鲈鱼，可是，莼菜尽管吃，四腮鲈鱼再也吃不到了，特殊的水系被吴江人改变了，垂虹桥也塌了，莼鲈文化而今的实物总是二缺一，而且天地不能重生。

尽管位列水八仙之首，莼菜其实是一种蔬菜，属于素菜谱系。太湖物产丰盛，无论是水中，还是地上，天地无私地馈赠于吴江人。但是，在物质丰盈的当今，吃来吃去，真正让人久吃不厌、不腻的食物还是姓“素”。在这些素菜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吴江的土青菜。这种青菜叫什么名字，我不得而知，它与我们家乡的青菜不同，也与我在部队时种植的高根白、矮脚黄不同。这种青菜肉厚、色暗，经过严霜一打，口感、味蕾都极佳。而更让我吃出醉意的是紧靠太湖边上生长的名叫绣花筋的香青菜，那个滋味真正是天地极品，蔬中之王，没有哪一种青菜味能出其右。可惜，它只在横扇、庙港、七都一带长得多，松陵这个地方难得一见。所以，吃一次，总是流连难忘。吴江苗圃曾经设想培植纯种的绣花筋，最终好像没有搞，据说这种菜对水土要求不是高，而是特殊。于是这种菜就像此曲只应天上有一样，即使在吴江而不在太湖边，也是难得一吃。

吃不着绣花筋其实也不要紧，可以吃吴江的草头，还有豌豆头。说起豌豆头，在我的家乡曾经大面积种植，是用来沤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时粮食紧张，经常吃萝卜缨子、荠荠之类的野菜，或者去买返销粮，可没有一个人去采食豌豆头。在我的记忆中，真正开始吃豌豆头，还是到吴江以后。至今它仍是我的最爱之一。

现在是个追求美食的年代，连过去有暴殄天物之嫌、崇尚奢侈之虞、带有贬义的“饕餮”两字，也成了鼓动、号召人们加入大吃大喝行列的词汇，公然盛行于世道人间，并且刻意把其放大，放到极其醒目的位置上。从上到下的各级新老媒体也做起“舌尖”上的文章，书籍、视频、广告也都有美食系列，中国的吃文化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繁荣。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种现象，他们费了许多精力“寻味”寻到的这些食材，还有多少是原生态、无污染的？“饕餮”越多，危机越多。而且现在“三高”普遍，这样的大肆宣传“饕餮”，其实对人们的健康也没有多少好处。一个社会如果打着美食文化的旗号，宣传的是“饕餮”，这种美食文化本身就是不健康的，还要把社会带向不健康之途。

吴江的食材，许多不唯吴江所独有，天地无私，在给予吴江的同时，也给予了别地。我说到的那些菜，或是与别地不同，或是比别地出色，或是在别地没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自己曾经有过的钟爱。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蔬菜，信仰的还是素食文化。心安茅屋稳，嚼得菜根香。菜根里面有健康，这健康，不光包括人。毛泽东说：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我也不想做百事，做大事，只想大家健康，社会健康。

当然，嚼菜根，并不代表不嚼鸡鱼肉鸭。素食为主，不是素食主义；素食主义也不是寺庙的斋戒。

写于 2014 年 4 月 1 日星期二

我与吴江丝

前文说过吴江诗，其实吴江丝何尝不也是吴江诗？

世界上有一些虫子会吐丝，比如蜘蛛。可是，蜘蛛吐的丝不如天虫吐的丝。天虫吐的丝，直接成为人们的衣着，成为金钱，还拉出一条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是它还拉出了丝绸文化。

这样说可能有怠慢蜘蛛的嫌疑。在仿生学领域，蜘蛛吐丝的贡献并不亚于天虫。天网恢恢一词，可能还是从蜘蛛那里派生出来的。在军事领域，蜘蛛可能还培养出天才的将军。当然，天虫也有天虫的德行，“春蚕到死丝方尽”，便是精神的大旆。

小时候没有读过李商隐，但是看到过丝，是野蚕吐的，吐在老屋后面的一棵桑树上。长长的，晶莹色，随风飘飘荡荡。也看到过蚕和茧，有点小，色泽不够明亮。这一切全是自生自灭，没有得到人们的厚爱，辜负了野蚕一生一世的辛劳。

也有养蚕的人家，但是我家从来没有养过蚕，所以我对蚕对丝没有多少直接的亲近与感受。当然，也没有穿过丝绸衣服，甚至没有用过一方像过去小说里用来作为“信物”的“丝帕”。

其实，野蚕的功劳也是非常卓著的，黄帝元妃嫘祖就是从野蚕身上开启中国桑蚕文化的史初文明的。现在，我回到老家，想对那些野蚕说，你们是天之骄子，元妃要感谢你们，可惜，野蚕不见了，那棵桑树也不见了；还有我

从小吃过的桑葚，从地上就能捡到的桑葚，红黑相交，“鲜血”淋漓，现在也不见了。

真正知道丝，还是在吴江。

吴江是有丝的地方。这些丝，不仅吐在地上，还埋在地里，更藏在史里，又写在诗里，同时兼融到民俗里。

从震泽向西不远，有一个叫钱山漾的地方。今天虽然不属于震泽，但在这个吴头越尾的过去，地脉相连，民众一家，这个漾或许曾经就在震泽的版图之内。1958 年，这个漾里出土了 4700 年以前的丝带、丝线及绸片。无论这个漾过去与今天属于不属于吴江，但是，都可以说明地断“丝”连，吴江丝完全可以从钱山漾中抽出最初的出生证明。1959 年，梅埝袁家埭也从一片地里挖出了黑色陶罐，这个陶罐上就刻有蚕纹，同时还挖出了纺轮。袁家埭遗址与吴江龙南遗址、广福遗址、同里遗址同属于新石器时代，时间在六七千年前。于是，或许又把吴江丝的出生时间向前推了一两千年。根据约定俗成的历史记载，中国丝绸文化滥觞于黄帝元妃嫘祖的教民养蚕、教民缫丝，而黄帝生活的年代据说距今只有 5000 年，由是观之，吴江丝“吐”出的时间当在嫘祖教民之前。所以，我在《我与吴江史》中曾说“蚕丝自会，不劳先蚕氏”。

这种比较论证，如果刻意化，并没有多少实在的意义。不容置疑的倒是，尽管在敲打石块的年代，吴越先民们依然断发文身，但由于有太湖流域天赐的良好水土，又遇着天上随风飘来的桑树之籽，落地生根，这里便出现连云而起的扶桑，天虫部落前呼后拥，在这些扶桑中过起美妙惬意的生活，把那些晶莹的蚕茧挂到树梢上。这里的先民不待嫘祖出世、不待教化，便从茧中抽出了一根根雪色的丝线，纺车一纺，做成丝带、绸片，那男女定情的丝帕可能也在桑林的约会中送出，而有着懵懂艺术细胞的无名画家，便在那些陶器上用石片为笔即兴绘上自己心中代表美好的纹饰，无意间为后世留下吴江丝源远流长的物证，成为史前文明史实。“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缫车”。在田园里生活得久了的诗人们，便把吴江丝的状况，用自己的激情泡制后写到诗里；文人们则把它写进书里、志里、史里。拜蚕神，戴蚕花，蚕关门，蚕开门，看花蚕，讨口彩，照田蚕等等与

蚕与丝有关的民俗，融进了人们的智慧与美好期望，融进了人们的生活节律，融进了人们的诗酒音乐，甚至融进了男女情爱，婚丧嫁娶。

吴江丝与吴江的稻作文化一样放射着不灭的光芒，而且吴商队伍的出现，或许更与吴江丝有关，商队的骡马舟楫，装载的都是成梱成舱的吴江丝。“春茧半年粮”、“蚕箔落地，有钱有秧”，这些民谚，就真实地说明了吴江丝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清朝道光年间的《震泽县志》说：“凡折色（漕粮）、地丁（地赋、丁赋之合称）之课及夏秋日用皆惟蚕丝是赖，故视蚕事甚重。”因此，吴江丝不仅是吴江人的生命线，也是吴江人的富庶线——钱库是也。

虽然吴江丝的史前文明较早，但是，先民们或许在忘记造字的同时，又忘记了造神，因此，蚕神的桂冠还是加冕到嫘祖的头上。虽然她的成为“先蚕”圣母，与炎黄同为人文始祖，并不仅仅因为她是养蚕制衣的发明者，还因为她辅佐黄帝，协和百族，统一中原，开辟鸿蒙，告别蛮荒，确立以农桑为立国之本，并首倡婚嫁，母仪天下。嫘祖的功高日月和中华文化的大一统，迫使低调的吴江人还是虔诚地拜神，尊奉西陵氏之女为蚕神，盛泽的“先蚕祠”至今仍为神祇所在地，每逢小满，总要唱三天戏文给先蚕娘娘听，也总要裹着蚕丝、带着丝情叩拜祭奠一番。

或许由于得到蚕神娘娘的保佑，吴江一直在鱼米之乡自荣的同时，又一直以丝绸之府自信。盛泽素称四大绸都之一，震泽素称丝市；震泽更与地缘相近的南浔共膺了“辑里丝”的荣耀。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那个十分悠远与漫长的年代吴江丝的空前盛况，但是，在历史记忆的深层能够有“绸都”、“丝市”这样的鎏金大字标注着，已经是吴江丝的荣幸了。清光绪六年（公元 1880 年），震泽一地出口的辑里丝达 5400 余担，占当年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清末，震泽人又将辑里丝加工摇制成“辑里丝经”出口日本和欧美，其中有师俭堂徐氏、懋德堂毕氏等大户，恒懋昶、恒孚等名号响彻上海。师俭堂徐氏第七代徐聿廷，将所产丝经注册成“金洋钿”商标，1919 年在上海举办的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上荣获一等奖。1921 年，万国丝绸博览会在美国召开，“浔震帮”是展出的主力军，代表江浙丝经同业公会参加，辑里丝的高品质成为展会焦点亮点。——这些，已经把吴

江丝的盛况与品质说得十分明白了。

吴江丝的盛产与高质，既缘于太湖流域的好水长好桑，好桑养好蚕，更缘于吴江人对蚕丝独有的情愫和智慧。20 世纪 20 年代，苏南地区的蚕桑改良发端于震泽地区。1923 年，震泽成立同业会馆，旧址仍在今日古镇曲曲弯弯的里巷深处；同年，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到震泽镇推广土丝改良；震泽镇丝业公所筹款建立丝业公学，这是当时江浙一带一流的洋学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蚕丝人才。

这种独特的情怀与智慧眼光，或许大于先蚕娘娘给予吴江丝的保祐。一个不容忘却的博大情怀与智慧大家费达生，对于吴江丝的贡献，就如星月朗照在吴江的天空。

费达生被人尊称为先生，却是一个生于兹德于兹的江南女人。推广土丝改良法，举办制丝改良传习所，成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和第一个蚕业指导所，创造共同消毒、共同催青、稚蚕共育、共同售茧的养蚕经营方式，都在吴江，都在震泽这块土地上。她与蚕丝的因缘就像姻缘，一生无子无女，却养育了一批蚕男丝女，人们恭敬地奉称她为中国“蚕丝之母”。吴江蚕之所以生命光华灿烂，吴江丝之所以品质独立高标，因为受到了费达生血液的滋养与智慧的激励。

与费达生一样不能忘记的是她的先生郑辟疆，也是蚕丝改良、功德高昭的丝业泰斗，他的实绩与心血、智慧与贡献也在吴江。

吴江丝的过去，有说不尽的荣华。但是，时至改革开放后，却逐步走入式微的隧道。好水好土仍在，好桑好叶日稀。上世纪 90 年代，吴江蚕桑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现在只有 1 万多亩；震泽过去是蚕桑遍地，现在也只能号称 8000 亩。过去年年发生的蚕茧大战，也早已偃旗息鼓。这还是几年前的数字，在大兴城市化、产业结构向利调整和追求显效 GDP 的这几年，这些数字可能又像水稻面积一样在进一步缩水。桑是丝之源，源行枯竭之势，丝量自然下坠。而过去“晴翻千尺浪，风送万机声”的盛泽，“日出万匹，衣被天下”者，其实早已不是丝绸，而是仿真丝。绸都，时下多的不是丝，不是绸，祖宗创造的品牌虽然不绝于口，但是丝绸除了文化储存，已不足以衣被天下。吴江鼎盛时期真丝绸的年产量是 5300 万米，现在或许已在 1600 万米以下。而震泽丝市，也早已将“十五分之一”的记录与光荣，珍藏到光绪年间的志书里。

县市一级的蚕种场、桑苗圃，还有不久前马常宏先生在文章中回忆的松陵“丝事”，不是早已退出了建制的序列，就是随着吴淞江的流水流到大海深处。震泽荣极一时的缫丝厂也是机声不再，人去楼空，只有那曾经回荡着丝史回声的丝业公会的界桩与红砖，与那“1923”的字样，让人能够找到祭奠缅怀的标志。

复兴丝绸，如果还有这种必要，那么便是迫在眉睫。

在这种复兴之前与之中，我对吴江丝还是有着十分的感动。撩起我这种感动情结的地方，起初源于震泽。这一个时间节点是在 2002 年，那一个人物是一个震泽女人。

如果今天要重修吴江丝的史志，无论是市还是镇，都不能绕开这个女人的名字。她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江南农家女性，但是，她又是一个执着得不能再执着的至柔而又至刚的商人。她就是沈福珍。她不可能挑起整个丝绸繁兴大业，但是她通过丝绸一角牵动了整个丝绸的旗帜，激活了繁兴大业的神经；她没有华佳集团的规模、实力与声誉，但她有与华佳集团一样的责任、信念与荣誉；她没有费达生的伟大，却有费达生一样的情怀。我为她写过一些文章，但她真正感动我的还不是为蚕丝而奋斗的事业，而是她的忠厚、善良、执着、无悔，她与慈云的事迹都收在前年为她出版的《千年古镇一慈云》一书里，在本书《我写吴江》一辑，我对她有 22 年的总结性文字。

而今在吴江，震泽成了丝业最为兴盛与突出的地方。仅蚕丝被行业，就出现了“慈云”“太湖雪”“辑里”“山水”“丝立方”五朵金花。作为丝市的震泽，也是吴江所有镇中将复兴丝绸作为“镇策”的唯一，两年前，他们就提出了“一丝绕三产，三产绕一丝”，振兴丝市的口号。在苏州市领导提出振兴苏州丝绸口号后，除了政府出台了一个指导性文件，事实上并无多少实质性行动，震泽镇政府这样做，便成为十分可贵的政策支持。

中国丝绸有着悠久的文化，有着万劫能复的生命力量。但复兴丝绸，本身又是一个艰难的话题。现在的复兴，基本上发力在民间，一些民营蚕丝企业做了许多努力，震泽就是这样。

民间的努力固然需要，民营企业的追求固然责无旁贷。但是，他们即使使尽浑身解数，也只能扯动复兴大旗的一角（事实上他们也只

是做了丝绸的某一角），不能将复兴的整面大旗挥舞得猎猎作响。

复兴是必要的，机遇是良好的，习近平提出要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圈；困难是很多的，挑战是危险的，因为丝绸本身不是黄金，也不能产生如同化纺那样巨大的经济总量。两年前，我曾在剖析吴江丝绸业态和自我认知、体系确认的基础上，探索过吴江丝绸复兴存在的五大问题，今天看来，这些问题并无实质性改变。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桑蚕种养规模的极度萎缩？如何真正开启蚕丝业的资本运作时代？如何实现丝绸业界的资源整合、领衔者谁？如何建立后工业时代以科技文化为依靠的丝绸价值链？如何让企业家团队脱胎换骨，草根变珠玉、土豪变智“商”？

吴江丝，就是中国丝。丝不能光荣在历史里，而要光荣在现实里。丝要变成诗，还要经过多次蛹化蝶变。

写毕于2014年4月3日星期四10：20

我与吴江游

喜欢旅游，人之本性。徐霞客就把这种本性张扬到极致，成为中国的旅游达人。

“旅游即城市，城市即旅游。”对于这种口号，无法一解其中“奥秘”。

吴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城市，但它有着不少旅游资源。虽然旅游业起步并不太早，但现在的旅游业也是风生水起。

盘点吴江的旅游资源，研究吴江的旅游策略和发展方向，是有司的事，一般人只能作一般意义上的搜求。吴江具有的旅游资源应当是古镇游、历史文化游居首，自然景观游、城市风光游、工业游、乡村游、生态游、水上游、丝绸游，还在发展空间的“发展”中。

古镇游、文史游，基本上处于同一区域，同一界面。吴江多的是古镇，古镇的基本特色，我在《我与吴江镇》中已有备述。吴江的文史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些古镇中。游览古镇，就能游览吴江文史。只是古镇有的被深厚的商业气氛所包围，有的还在开发中，有的还处于待激活状态，有的还是孤星落天外。

这种旅游资源基本上是先天的。这得感谢吴江具有悠久的历史，感谢吴江悠久的文化。只是这种历史、文化，没有成为人们有目能睹的外在感受，更没有成为旅游的主打品牌，也没有用这种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来调理、规范、提升目前旅游的业态、体系与境界。现在的旅游注重与追

求的还是现刮现的经济效益。

如果从“城市即旅游”的角度来说，吴江的城市具有先天分散、干弱枝强的特点，因而吴江旅游资源呈现的也是这种特点。如何从整座城市来构建旅游体系与网络，串起一个珍珠项链，再加上完美的配套，完善的服务，能留得住人，对吴江旅游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难题。

虽然吴江有别人没有的历史文化，有别人没有的那么多名人，但是，它们至今沉睡在古巷里弄和文字典籍里的情形，使得来过的人并没有记住他们，他们原本可以对后世、对家乡作出的贡献，也处于并不情愿的委屈、期待之中。

过去有什么“三高祠”，人们还能看到范蠡、张翰、陆龟蒙长了一副古人脸，现在，祠毁像去，人们根本没法看到他们的尊容。

那年我车过白水，看到“苍颉墓 12 公里”的标牌，又在白水城里看到一尊高大的苍颉浮雕，虽然没下车，我还是一下子就记住了我们的造字之神出生的地方，永远也没有忘记。回来后曾写了一篇《车过白水》以记。

那年到绍兴，进了一个越中名人苑，在个把小时的杂沓行走中，越中名人在全部烙印到头脑中的同时，起到的震撼是巨大的。

严忌在铜罗，可铜罗除了黄酒，没有一点严忌的物象；范蠡在震泽，可震泽除了有座思范桥，连范蠡钓台也没有修复；叶小鸾在北厍，可北厍除了有株腊梅，只剩一片瓦砾；张翰在莘塔，可连他的墓也挖了；袁黄在芦墟，可除了《了凡四训》有人还在读，了凡了无痕迹；孝母坟在松陵，可坟已变成了高楼；垂虹桥在过去的淞江之源，可除了几孔断孔，周边都是民舍高楼……

这些都是吴江先人、吴江圣贤不要一分钱赐给我们的财富。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发展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别种形态、现代手段，将他们再现出来，比如我们可以把他们变成浮雕，立到我们的城市中心，或者变成名人苑，变成道路名称等。

吴江还缺乏对外叫得响、外面也知道、历史上早就有了、文化上早就成为经典、人们早就心生向往的旅游品牌。

历史、人文，如果要张大其功能，简单一些的办法，就是最好把它物象化、体系化。当今的城市建设基本上都是千城一面，吸引不了

人们的眼球，相反，人们到了一个地方往往特别关注这个地方的过去历史、人文状况，如果把圣贤、文化、历史建构物象、场所集中呈现，旅游就不是随便地走上一圈，而是在上课，一座城市就是一个课堂，一个物象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名称就是一个文化符号。这样的旅游就是对话历史，对话古人。在这种情境式对话中，别人会为这座城市、这个地方骄傲，还会把这种骄傲带回去，告诉别人，写进文章，收进文库。更重要的是会激发情怀，撞击智慧。

吴江文联搞的“行走大运河”活动，我参加了嘉兴、杭州、绍兴的行程，前年自己还去了台儿庄。坐着船在运河中游览，迈开脚在台儿庄运河风光岸行走，大开眼界，也大发心思。嘉兴、杭州、绍兴、台儿庄，的确把京杭大运河的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一条河流两岸，就是一条相对应的文化长廊，遗存修复，遗迹恢复，故事图说化，文字明朗化，生态公园化，文化馆藏化。你在运河中穿行，就能找到可以直接对话的运河历史、故事，还有康熙、乾隆等等，还有古代诗人等等，还有“天下第一庄”的冽酒，让你感受到的是这条河流除了还有水流、水运功能外，它其实就是一条历史河，一条文化河，一条情怀河。吴江也有 40 多公里长的运河，但是，无论从旅游还是文化角度来看，它仍处于沉寂状态。

因水而生，吴江是一座水上的城市。既有大运河，又有吴淞江，更有东太湖，还有分湖等其他众多湖泊，可爱的是，这些湖泊不是仅仅用来蓄水的，它还蓄积了无数文化、历史、典故、情怀，我们完全可以从旅游角度把它们的功能从水底激活到水面上来，请它们上岸。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在开发这些旅游项目时，往往不是从历史文化角度挥锹动土，敷衍铺陈，而是直奔了旅游商业、经济效益的主题。

盛家厍是吴江东门的一条老街区，破破烂烂了好多年，但是它储存了老松陵的古老信息，破得值钱，烂成古董。现在要重新修建开发了。这是好事。但是，盛家厍名气不响，名字拗口，即使把它当成品牌来打造，也很难打响。但是，天赐了一座垂虹桥，就在它身边。垂虹桥的名气太响了，既有历史的深邃，又有文化的聚集。在盛家厍的开发中，如果主打垂虹桥的历史文化品牌，把垂虹断孔接起来，把水面扩大，

恢复三高祠等附属历史景点，建成垂虹历史文化圈，盛家厍自然而然也在这个圈内，那个旅游效应与旅游前景肯定是相当壮观的。人们可以到垂虹桥上置酒高会，与100多位古人开心对话，吟诵他们的诗篇，陶醉他们的文心。一次开发，百年收益。建构吴江的历史文化旅游气象，一定要有全局、立体、长远的权谋，要有通视眼光和能力，要有追求上乘的故意，主打文化牌一定要抓住文化的命脉，要拿，就要拿拿得出手、有底蕴、有最大价值的东西，运作也一定是大手笔的。文化为旅游之魂，旅游一定要先抓到文化之魂，一定要用魂来抓文化。

自然景观、名山气象，吴江没法与别地相比，因为吴江的地理缺少这些东西。要比，就要比文化。文化是吴江旅游之长，问题是要把这种长，切实弄“长”了，长出锋芒，长出气象。

吴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文化现象，垂虹文化只是其一。如果能够通过垂虹旅游圈的重建，垂虹文化主打的吴江文学现象，便能得到很好的再现。而莼鲈文化既代表吴江的隐居文化，又代表吴江人的政治智慧、生活智慧；运河文化则至少代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南社文化则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江村文化则代表了志在富民的生活追求；太湖文化则是一种多元文明的混合体；此外还有桑蚕文化，戏曲文化等等。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生出动人的具象，表述深层的内涵，启迪当下的时代。这是吴江旅游应当研究的课题。

紧扣这些文化主题，吴江的水上旅游、生态旅游等等也能一踪历史渊源，不会平铺直叙，呆滞无光。

写毕于2014年4月4日星期五

我与吴江戏剧

同室者特别喜欢吴江戏剧，妻子曾是吴江戏剧演员，经常来个《双推磨》之类，妻子的爷爷曾是吴江锡剧团副团长，12岁入行，竟然从艺80年。在看了我的《我与吴江》一组文章后，竟然强烈要求我写一篇《我与吴江戏剧》。真有点强人所难，因为我对吴江戏剧知之甚少，虽然当年住在鲈乡一区时，吴江越剧团就在旁边，还没等我进去一次，它竟然撤销了。我在吴江没有看过一回全本戏剧，无论是脸谱戏还是样板戏，无论是京昆还是越锡；记忆中只有在家乡时，到城里看“江水英”电影，从人缝中买票的情景。

戏剧兴盛时，吴江有锡剧团、京剧团、越剧团、评弹团。虽然吴江现在只有评弹团，其他剧团都散伙走人了，但是吴江戏剧的记忆，不管走到哪个年代，也是永远抹不去的。而且我也经常碰到曾经是某个剧团的人物。我的同室者张嘴就能数出无数吴江戏剧的家珍。这回首先跟我数了吴江的堂名。他感到奇怪的是，吴江过去的堂名基本上集中在同里、八坼、芦墟、莘塔。主要的堂名有：双凤堂、双禄堂、松鹤堂、咏和堂、义鹤堂、双喜堂、喜庆堂、凤声堂、同兴堂、嘉禄堂、拥知堂、大名堂等等。但是，松陵竟然一个也没有。同里的堂名，最多时有10多家。堂名，有点像北方的堂会。它最大的贡献，是把“百戏之祖”的昆剧走进百姓人家，并从奄奄一息中救活。网上说，堂名，亦称清音班。旧时江南一带显贵、富豪之家遇有红白喜庆设

宴待客，每每邀请艺人清唱戏剧，以昆剧为主，佐酒助兴，其专门从事应酬唱剧之艺人称为“堂名”。《杭俗遗风》记述：堂名，“多自姑苏来者，共有十余班。每班以十岁以上至十五六岁之儿童八人，一式装束，四季衣服，均皆华丽，吹弹歌唱，各句戏文，昆腔居多，近今亦会唱徽调，敲打十番锣鼓，闹龙舟等锣鼓”。杭州如此，只是不知同里如何？

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堂名失传，今苏州戏剧博物馆还保存有实物灯担堂名。但1985年堂名艺人还有数十人。而那灯担，他说是紫檀木做的，价值即使不“连城”，可能也能“连乡”。

其实，吴江戏剧有着别地没有的光荣，掩映于历史的重闱深处，想让别人不知道都已经不可能。松陵没有堂名，但是却有戏剧大家，那就是沈璟和顾大典。他是万历官员，不当了，就捣腾戏剧。过去的官员与现在不一样，离位后凭那一肚子墨水总能弄出很多高雅的名堂，甚至弄出惊动天人、留诸后世的东西，让后世仰视得成为佝偻也无法参透其艺术真谛、人生玄机与山川江河般的品德。沈璟就是这样。别人寄情于山水，他寄情于戏剧，著有《红蕖记》、《义侠记》、《埋剑记》等17部戏剧作品，另著有大量的戏剧理论作品。

沈璟对于戏剧的贡献，具有一代宗师式的开创意义，不在创造昆剧，而在开创流派。明朝万历期间，他就被誉为“剧坛盟主”，与江西汤显祖开创的“临川派”齐名，成了昆剧“吴江派”的领军人物。在他的旗帜下，聚集了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史盘等戏剧大家。

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的戏曲理论影响巨大，甚至一直影响到当代。“吴江派”主曲律，“临川派”尚意趣，由此引发了戏曲史上的两大派别之争，对传奇创作和戏曲理论既有推动作用，也有不良影响。“吴江派”对曲律的过分强调，束缚内容和情节的展开，因而影响了戏剧实践，除了沈璟、沈自晋和沈自征，其他成员的成就则高下不齐，其戏剧作品本身的影响不及“临川派”，这恐怕也是今天的人们大多只知汤显祖不知沈璟、当知《牡丹亭》不知《红蕖记》的胎里原因。绍兴人、徐渭的弟子、明代曲论家王骥德，论曲不掺门户之见，在其《曲律·杂论》中对“吴江派”和“临川派”的戏曲主张均有肯定和批评：“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

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诘屈聱牙，多令歌者咋舌。”历来被认为是中的之语。

协律与意趣，就像诗词创作中的格律与意境，格律是形式、是技，而意境才是内容、是本。王骥德主张法和词必两擅其极；两擅其极是极难的，但过分追求形式，以至妨碍内容的表现，必将影响创作与传播。作为一个重要的戏曲流派，“吴江派”活跃于明末，入清后便不复存在，这与过于讲究协律有关，还是与清朝统治的落后与野蛮有关？

不管如何，吴江派，是吴江创造的戏剧光荣，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吴江人之所以没有忘记，盖在于此。

虽然入清后“吴江派”便不复存在，但并不是说吴江戏剧不存在了。清代后期，民间艺人搭建的“堂名”“宣卷”，也是戏曲的一种，解放前后吴江还在演出的堂名班有 20 多个、宣卷班 30 多个。

而从戏剧人才来说，清朝的徐大椿，也是戏曲家；近代出生于吴江的刘天韵，在评弹界有“艺术大师”之称；吴江锡剧团团长姚梅凤曾被评为全国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在活跃于昆剧舞台的艺术家中，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昆坛第一老生”计镇华、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等都是吴江人。在其他戏剧剧种的舞台上，也活跃着一批优秀的吴江籍演员，比如锡剧演员王小坤、越剧演员邹红等。

改革开放后，吴江戏剧进入了迅速式微的年代。这种式微，并非吴江一地，全国如斯。有论者说：跨入新世纪后，吴江的戏曲活动组织更健全、制度更严密、活动更普及。或许没有多少人同意这种说法。“戏剧”与“戏曲”在概念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文艺活动诸如歌舞之类，应该不能称为戏剧。剧团都没了，还怎么能说“组织更健全”？人们或许能见折子戏，但不可能再见全本。折子戏再多，也不能代表整个戏剧的繁荣。

戏剧的没落，并不存在窦娥般的冤屈，完全是时代使然，用得着一句“天下没有不散的好戏”来形容。慢节奏的戏剧往往适合的是农耕社会，一旦进入工业社会、特别是信息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生存压力、生活压力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随着多种文艺形式的出现，人们的文化价值观、艺术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缺失必要的了解与修为，快餐式、外卖式文

化消费成为人们的一种追求，肤浅、浮躁浑然不觉，随波逐流成为自觉，即使有人想在耕了二分地后摆小酒、把壶茶，到自己的天井里看个堂名，听个折子，也是既没了土地，也没了天井。于是，戏剧的式微或者说是没落，就像江河东下般不可逆转，虽然人们有着老大的不愿意，但是随着时光的无情下泻，吴江或许不可能再出姚梅凤之类的戏剧人才，戏剧已走到了断子绝孙的地步。市场决定一切，没有了市场，再好的东西都只能进入博物馆，或者成为古董，让后世之人把玩与景仰。

但也有说不定的是风水轮流转。或许过多少岁月之后，这个社会也能兴起复古之风，如果风向合适、土壤再造，戏剧也能重开舞台，有着文化积淀与戏剧历史能量的吴江戏剧也能风生水起。

现在正是大讲文化之时，于是忽然想到既然沈璟与顾大典是吴江戏剧的宗师级人物，吴江为什么没有一点物象纪念他们的存在、表彰他们的功绩，让他们从明代历史重闱中走出来为当今吴江文艺输送营养、培植自信、开阔思维、保驾护航呢？至少，人民剧院可以改称沈璟大戏院，红旗影剧院可以改称大典影剧院吗？免得资源浪费。

现在的戏剧可以只存“折子”，但是多种文艺形式还是需要的。不为戏剧的没落悲哀，但要为现代文艺形式寻找灵魂的出发地、归宿地。吴江戏剧在久远的年代，已经开辟了这样的出发地和归宿地，当今的吴江应当既从理念又具形式地到这方艺术神坛，走一走，拜一拜，让他们不仅活在后人心中，藏在史籍档案里，还要让他们来到街头，来到剧场，活在活生生的地方。

写毕于2014年5月8日星期四

我与吴江文学

虽然我对文学一向景仰，但从来没有打算加入“组织”，因为自知除了景仰，不能“文学”。但是，我还是加入了“组织”，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钱雁萍女士把我推荐进去的。后来又被吕锦华推荐进了苏州市作协。

这么多年来，我对文学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觉得好生自在。

到吴江后，起初听人说分湖是一座文学湖。于是我寻找分湖的文学气象，发现这话说得并无虚谬。在分湖周边，的确兀立着好几座文学星座：莘塔有张翰，是吴江文学的鼻祖级人物之一，他的文学留传样式是诗，一首《秋风歌》就开创了吴江诗界的先河，还有那“黄花句”，更是颠倒了像李白这样的大家；芦墟有袁黄、有陆燿、有郭麐，他们在“戒子”“立命”、当清官、搞书画的同时，还很文学，还出诗集；黎里有柳亚子，南社会员都“文学”得很；北厍有叶家，弄得一门风雅，午梦都是文学梦，腊梅都开文学花……分湖真的很奇怪，一泓湖水大约全是文学血液，滋养得周边“郁郁乎文哉”！

随着我的脚踏进文学门槛越来越深，特别是进入新闻单位后，忽然发现吴江的文学现象并不唯分湖一湖，吴江有许多湖、许多河，其实都是文学湖、文学河，比如吴淞江、莺脰湖、庞山湖、西白漾；而吴江的湖、河又太多了，在吴江境内到处流淌，因而可以说吴江就是一个文学乡邦。

严氏父子当仁不让地是吴江文学的鼻祖，在吴江史册上是最早的星座；陆龟蒙养的鸭下的差不多全是文学蛋，盛泽的《竹枝词》枝枝都是文学花，平望的谜语植根于文学的沃土，没有文学根基是没法射中的；不要以为顾野王只是画家、训诂学家和中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的编纂者，他不精通文学做不了这档子事；也不要以为计成只会垒石造园，读读他的《园冶》吧，可是字字文学珠玑，句句诗情画意，段段铺排叠韵；而那沈氏戏曲，不通文学焉能自成一派？即使吴江以仕途经济、科技发明、悬壶济世留名者，其实也是文学之水在腹中洋洋，不信，你看王锡阐的诗："妻女不知无再计，几番涤釜望明晨。"他家无宿粮，汝能卒读之？游览吴江地方文学史，你会感受到中华文学给予它的恩赐，你会发现吴江文学的特色：一是起源早，可以直接上溯到西汉，如果再行上溯可及春秋，那范蠡肯定不是草根，只是一心想着灭掉吴国、想着去做生意，肚中的文学因子没有来得及释放；二是文学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和一湖微漾的湖水，不能说吴江是天生的一块文学热土，但可以说文学滋养了吴江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因为历来富庶也滋养了文学，因而吴江文学传承不断，大家时出；三是吴江文学品质较高，不少具有经典意义，并通过文学开创了吴江"莼鲈文化""淞江文化""垂虹文化""桑蚕文化""南社文化"等多种文化现象，也繁荣了像芦墟山歌、昆剧木偶、同里宣卷等吴江多种文艺形式，形成了历史上的文艺流派，成就了当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是吴江文化现象吸引了过去多个朝代文化名人、文学大师来到吴江，诗酒酬唱，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诗词歌赋也像雪一样，纷纷落到吴江的"酒杯"中，"风流五百年"的便不仅仅是"张翰黄花句"，吴江文学因为这些宗师们的无意间加盟，不仅提升了吴江文学的品位、境界，而且与中华文学共生共荣；五是诗歌本身是灵性的，它又同时具有激发灵性的作用。这种灵性的激发，不仅使得吴江文学具有了优良的基因和向上的生机，也开启了吴江人的群体智慧，使得吴江文化、经济等自古以来不乏欣欣向荣之景象，吴江人杰也代不乏人。总之，吴江文学的历史现象一直具有熠熠之光，有的有点远，其实都很近，因为文学的生命是永远年轻的。

由于文学基因的代代传承，吴江文学之树在今天仍然随风而长，活力四泛。

到吴江最早认识的是荆歌先生，好像也是我“入会”时的吴江作协主席。一起喝过酒，一起写过字，一起弄过书，他还为我第一本杂文集写过序，又在《人才报》以简短灵动的文字鼓吹过我。他说他写东西是件快乐的事，我便觉得天生德予他，他天生就是来搞文学的，所以他的小说行走江湖，风云叫起，成为新生代知名作家，也成了江苏省专业作家。他的文字优美，就像他现在手里不断把玩的玉；他的情感丰富，就像他的小说柔肠百结；他的积淀很深，就像他现在喝的窖藏多年的红酒；他的文风细腻圆润，就像他天天腕结的小叶紫檀手链……他是当今吴江文学的有成者，代表了吴江文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生态。

像荆歌这样的吴江文学有成者，还有吕锦华、张明观。吕锦华以散文著世，一个江南弱女子，能以一管弱笔杀进毛瑟精兵成千上万的散文队伍，举大旗于一方，亮名彩于宇内，是非常不容易的。当今文学业态，成名者往往是以小说，散文鲜有夺冠者，于兹更见吕锦华之艰难。我的《草庐铸剑》一书就是她为我写的序。我的文章是野路子出生，不具轻盈柔媚之质，但她却认为有一腔热血衷肠，有军人血性，文字干净，善于思考，很有气势，自成一格，在苏州文学队伍中仅此一路。这一点褒奖，竟与《苏州日报》张建雄先生对我的评价没有二致，他们都坚持叫我专门遴选精品出成专辑，我自惭形秽，似是而非。

张明观老先生多年不见，退休了。但是，他的《江南大哀赋》、《柳亚子传》还在我书橱里。特别是他执著的形象、正直的性格和力耕吴江文学、把吴江文史变成吴江文学资源的精神，总在我面前晃荡。据说他家里有个多格书橱，格子里装的不是玉器，不是书籍，而是他读书、查找资料留下的“索引”，很像那些学习英格律许者挂在墙上的单词。他没有像那些大家一样天下皆知，但是，吴江文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果，他贡献了汗水与智慧，会留名在吴江文学史册上。他能抽烟，不喝酒，牙齿也不全，身形单薄，性格爽朗，我喜欢这“型”。

汤海山是个怪才。烟酒两胜，智悟两称。白天不写东西，夜间常出精品。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深沉大气，雄浑辽阔，学识广博，思想深邃；像《冰雪秋笳》，悲情如注，宁古塔的寒风夹带而至，吴兆骞的凄惨压抑人心。可他不是整篇写成再发，而往往是明天排版今夜动笔，足见事机了然于胸，有大将谈笑风云之色。可是，他不是什么高等级协会

会员，对此亦予不屑——只要做了，何必会员？

《那夜无灯》出来后，我记得我写过一个书评：《满门风雅午梦堂》、未出前我就看过，出来后情景有变，意韵飙升。朱晓红的文字有女性般的细腻，但不像一般的情缱意绻、花草风雪的女性文风，智颖聪慧，文采斐然，富有文学底蕴与表现手段，清新、轻盈中有风尘扑面、陨石来袭，就像没有波澜的小溪涓涓流淌中常有巨鲤腾跃，娓娓说道、瑞雪飘洒中可见独自识见，思想火花裹挟着历史烟尘一同撞击人的视野与胸怀。因为写的是历史题材，青灯古卷之气中挟带着汗味与女人的香水味；因为写的文学家族，会心对话文心两通中一卷笔下斑斓。据说她现在已经与袁黄结缘，悉心攀谈，思绪厘定，腹中章回与因果共结，案头舒卷与人生趣对。夜夜有灯，夜夜有梦。如果不是冗务，袁黄或许已披一身文采华衣，把它的道佛人生哲学玄机奉送我等。

李海珉，现在成了黎里古镇开发中的宝贝。他是一个学者型、未成“家”的文学家，写过许多短则千字，长则近万的散文。洋洋洒洒的散文全是历史文化题材。黎里在他心中，张口即数家珍；黎里在他笔下，行文即如流水。黎里的前世今生、风物人情、英才史实、人文典故，甚至黎里的一草一木一花枝，一砖一石一瓦当，全被他说光了，写尽了！一个南社让他著作等身，一个“牢骚”让他文山字海，爬罗剔抉挖地三尺，刮垢磨光纤毫毕现，弱水三千他饮二千九百九十九，还剩一瓢他争你夺，轮到我的最多还剩一滴。这样的文学之士，可惜总被拒高等协会衙门之外，他们宁愿收录那些无病呻吟、吱咕扭捏的土坯，把那些真正具有造诣的文学大师相忘于江湖，遗弃于山野。但是，“吴江文学”以后会因这样的人而骄傲。真正的大师不需要到处注册自己的姓氏，张翰没有，李白没有，柳亚子好像也不是作家协会会员。

平实如话，是我对他的评价，指其文风；勤谨无倦，也是我对他的评价，指其作风；生死哲学踏月无痕地四溢于文字之间，各处游历智悟无心插柳般游移布达，也是我对他的评价。沈莹宝没有把自己当成文学家，但一直在文学中情不自禁，或许他认为他只是弄了一些文化，其实他又自栽了一棵属于自己的文学之树。不写可能手足无措，写了今又写古，写了中又写外，沈莹宝可能是写得最多最勤的作家队伍中的“低级会员”，我曾为他的书写过序，写过评，他出过10多本书，最近的《支边岁月》令人读后动容。他对盛泽地方文化别有心得，

不仅善于写，还善于说。他是没有颁发委任状的盛泽新闻发言人。最近又在鲈乡讲坛上讲起了盛泽的丝绸文化。勤谨的努力，起伏的人生，淡定的风格，他也是吴江文学界不以文学为标榜，却为文学默默作绿叶的高产作家。

李阿华是搞人寿保险的，前几年出过《岁月拾零》散文集，累积了他20多年岁月、人生的感悟。阿华的文字与他人一样，有一种温文尔雅、敦厚恭俭之味，在浮尘躁世中不乏灵光闪动。当时我对他说："早点让我知道，我是会让你将拾零改成拾灵的。"阿华擅长小说，也擅长散文，一直是征文得奖专业户。这些年他的作品直冲省级国家级刊物，他的目标明显是想加入省字头、国字头"组织"，今年初"去泰州深呼吸"了一次，竟然上了《人民日报》"大地"版，这下可惊动了泰州方面，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将他找到，五次三番邀请他到泰州，不去还准备来车接他，去了，市委宣传部领导全程陪同到泰州下辖各县，各县又是宣传部领导陪同全程。阿华好不风光，一次呼吸震撼一个泰州，一篇文章换来国宾待遇，泰州还在其作协山庄给他留有专门房间，只要他到泰州，一切费用全免。阿华的镜片后闪出了明亮的光。本来我们都叫他"得奖专业户"，现在便改称"深呼吸"了，而且只要想到哪里去，便叫阿华一起去深呼吸。阿华是勤勉的，忠厚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几年功。《去泰州深呼吸》弄得风起云涌，看似偶然，其实寄寓阿华平时的心志与灵气，虽可遇不可求，但阿华无论如何在惊动泰州的同时，给吴江文学带来了光荣与骄傲。

为了反映吴江文学的当今业态，我写了这么多吴江作家，以表达吴江文学对他们的感谢。他们的共同特点一是对文学都有一种自己的热爱，却又不以成名成家为追求，没有人逼着他们夜挑青灯日耕纸页，他们就是凭借自己的冲动，选择了这项冷寞。二是除了部分在文学界高露头角外，大多都是低门槛里的作协会员，但是他们的作品并不见得低劣，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吴江文学才有今天的活力。一个文学家不一定非得是中作协会员，不一定非要有个"家"的名分，也不一定非要得诺贝尔奖，有用，见性情，受欢迎，足够矣。三是他们是地方文学的中坚，他们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智慧，他们淡定而不浮躁甚至自娱自乐的文学态度与追求，在吴江文学团体中享有足够的影响力。

或许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坚，吴江文学整体上出现了看好的现象，

承继了吴江文学古来就享誉遐迩的声望，在县一级文学景象中风景殊异。吴江文学的整体特色或许体现在服务到位上。这就是说“二为”方针已经成为吴江文学的宗旨，在为地方服务中服务了人民，服务了社会主义。而“中国散文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的被命名，表明吴江文学的所处档次和荣誉，每年有一些新的人物加入省作协、国作协，表明在当今体制中的追求有所成就。但是，吴江文学也存在一些不良业态，比如人们常说的“阴盛阳衰”“乏有大家”，就是。

“阴盛阳衰”可能说的是文学队伍的性别比和文学呈现的阴柔之风。其实，这样说比较表面，女性对文学容易表现出特别的活泛与青睐，男性相对比较沉稳隐蔽，吴江有许多男性早具了文学资质，甚至术业专攻，造诣极深，只是他们不愿意加入“组织”，梦没有做到当文学家，这种价值取向使得他们不肯轻易出手，出手了不谋求体制内的发表。这是吴江文学呈现阴柔之风的原因之一。而当今的期刊对于作品的选择也表现出重阴抑阳之态，特别是圈子现象非常严重，不是圈子内的不会对你青眼相垂。至于“大家”并无一定标准，国字头的也不一定是大家。

吴江是一个经济发达、十分富裕的地区，对于吴江文学也很重视，但是经济上的重视却又不成比例，于是吴江文学各类组织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一些基层协会每出期刊总得自己化缘，依靠企业、老板的零星接济。这其实阻碍了吴江文学队伍建设、品质提升、成果培育、事业发展。

文学是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之一，虽然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之上层，呈现自己的方阵，但是，这个方阵不可能跑到前沿序列。

文学是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人们心灵世界的艺术，有人说，文学就是人学。因此，文学真正的服务对象应当是人，表现的也应当是灵魂、性情、人生。逾越了这个原则，文学容易异化，也不可能出现中国《诗经》那样的绝唱经典。

吴江文学应当在表现人性、表现心灵上作出追求。

写毕于2014年4月9日星期三10：34

我与垂虹文学

垂虹文学社是松陵镇的文学协会。我不是“垂虹”会员，但常常与垂虹会员“利益均沾”。

家居松陵，工作也在松陵地界上，按理我应该是垂虹会员，可是我到吴江伊始，还未弄清“周吴郑王”，便在别人的推荐下，首先成了市文学协会会员，一步没有登到天，却少了最基层的一个台阶。当想“倒流”进垂虹时，他们说“没必要了，反正我们会把你当成自己人”。于是，我便成了垂虹编外会员，在吴江各镇的文学协会中，垂虹对我最亲，我与垂虹最近。

垂虹有本期刊，也叫《垂虹》，所以叫《垂虹》，自然是因为吴江有座垂虹桥，就在松陵地界上，虽然桥已倒塌，只存残孔被扒拉出来，但这桥本身就是用文学做的。用垂虹来做《垂虹》之名，再也贴切不过。

已近古稀的沈文荣，是《垂虹》最早的创办人，后来又有不少人襄助。他们都是垂虹及《垂虹》的功臣。忽忽将近 30 年矣，一年四期的《垂虹》，已有 100 多期。《垂虹》是有故事的，故事的开篇还是刻在蜡纸上的，油印的；《垂虹》停过 3 年，其间竟由吴江中学的《运河帆》客串——文学从一开始总是很艰难的，因而，也总是要让人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者敬仰有加，这也是老沈至今还能像旗帜一样，猎猎作响在男男女女、绿叶红花之间的原因。

吴江曾有 23 个乡镇，或许不是每个乡镇都有一本文学期刊。吴江现在只剩 8 个镇了，我常见到的文学期刊，

也只有《垂虹》、《分湖》，他们每期都会寄给我；盛泽有本《绸都文学》经常送我；震泽有颗《青豆》，难得一见。其他镇可能也有，但我还没有建立起与他们的缘分。不管吴江各镇有多少文学期刊，可以肯定地说，《垂虹》的品质是尚好的。其他期刊曾在省里得奖，《垂虹》也经常得奖。得奖并不能说明一件物事便是金镶玉，不得奖，如果它能一办30年，一直可持续地发展着，虽算不上奇迹，也足可看出它的生命力之昂扬；而生命力的昂扬，一定是由它的品质决定的，就像胡杨，它就有耐碱耐旱耐风耐沙耐寒耐腐的优良品质，虽然不易，却树神奇。

倘论吴江文学状况，实具三极现象，一极在盛泽，一极在分湖，而松陵是最重要的一极。因为它得天独厚，得地独尊，生活在吴江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因而，垂虹文学社也成了事实上的吴江文学的中坚，文学骨干、精英人才，自然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力量流动，集聚到垂虹的旗下。所以，我到报社后，只要是与文学沾边的版块，特别是多次征文，垂虹文学社总是我的依靠，而奖金有相当一部分总是为他们准备的。因此，我从心底常常感谢他们。可惜，秀才人情纸半张，感激也往往只是写几篇文章发到《垂虹》上，当然，我也向他们推荐了几位会员。

100多期《垂虹》我没有全部读过，但是，我读过的可能也有几十期。装帧越来越漂亮，内容越来越丰富，文章越来越耐看，作者越来越多，册子越来越厚，大约是《垂虹》一期期印来的本色。每期带着油墨芳香的《垂虹》来了，我即使再忙，也要随即打开，寻找熟悉与不熟悉的面孔，拜读男男女女的文章，看看有没有叶小鸾，看看有没有余秋雨，看看能不能激发我的灵感和感悟。失望总是少有，仰望却是常有。读了最近一期上王根成18000字的《仰望东太湖》，我发现自己犯一个大错，东太湖去了不知多少回，却一直是俯视、平扫的，以后我要仰望了，而且对王根成也一起仰望了。

文学是个冷寞的事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功利可言，换来的稿费最多能买一包烟；特别是基层协会，没有“小金库”，连个账号也不用设；也没办法像来头很大的协会那样，随便到哪开个创作基地，至少酒是有得喝了，还能忽悠一大帮人，混个当方土地恭敬与陪同。基层文学的原生态，就像那过去的穷酸秀才。但是，垂虹会员却能以苦为乐，

越聚越多，仅仅用一个对文学的爱好能够解释吗？可不用这样的解释，又能用什么来解释呢？王根成是个老会员了，曾经当过一个企业的老总，可他几十年来不离垂虹半步，文字多如东太湖，编辑用心如莳花，我是看着他的头发闪出晶莹之光的，脸上的皮肤由滑跌苍蝇逐渐变成涸辙沟渠，还被车小小地碰撞过两次，但没有碰掉他手中的笔及行笔的心，所以，真有点让人“仰望”了。

值得一齐仰望的，在垂虹还有很多，比如李阿华、严宏耕、刘景德等。他们没有半句怨言，不拿半分利益，勤谨有加，劳怨两任，执着无悔，支离心血，戴着星月，见美文如拥美女，得奖项如沐春风，遇到一点美酒便魂魄舞蹈，心神先醉，终于让我发现，没有固定机构，没有固定编辑人员的《垂虹》，30 年原来是活在“情”中，长在“情”中的。百无聊赖一书生，人生糊涂一管笔。但是，又有一说，那便是“文章千古事”“名与日月悬”。难道他们在以自己的“百无聊赖”写作着千古事？难道他们在以自己的“人生糊涂”想同日月悬？人生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此三不朽者，非为凌烟阁中奇士、大家、英雄的专利，基层文学爱好者亦可存此心此志。滂沱可成巨澜，细雨可催苍翠。文学之德在美化人性，文学之功在和合社会，文学之言在心灵共语。人都处于“三立”之中，只有高卑、大小之别，并无无有之论。此情乃为基层文学爱好者之大情，此情乃为垂虹聚士之多、《垂虹》活力长存之大爱。俯视是为无知，平视是为不尊，唯仰视才是仁者智者。

文学的存活，其实还有其他诸多条件，而自觉地融入当下，扮演服务的角色，是必须的；政府的支持，让文学之鱼不至于苟活在相濡以沫的涸辙之中，同样不可少缺。此二者，常见相辅相成之机理。文学虽说具有与政治等相同的地位，但在任何王朝或时代，它并不能够与政治平起平坐，平分江山。这是由政治、文学各自不同的特性与功用决定的，虽同为上层建筑，却如一座宫殿，总是分为前进后进、主殿次阁。因此，文学首先要做到的是让社会甚至让政治知道你的存在，而这种存在，还必须是积极有为的。只有这种积极有为的存在被人们所知觉、所首肯、所尊敬，发现你存在的价值正是它的需要，文学才能活出滋味，活得游刃有余，活得长久，特别是活出文学应有的自身价值。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垂虹，还是《垂虹》，由于自觉而明智地融

入了当今时代、当今生活，忠实地履行“二为”方针，当好了文学服务生，创造了自身价值，因而一直得到松陵镇政府的特别眷顾、特别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松陵镇政府对于文学及文学团体的重视，明显高于其他地方，并且一如既往，分管领导可以换，可没有换走这种重视与支持。这种支持、重视不是说在嘴上的，而是落实在资金保障、活动安排上，特别让垂虹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担当应该担当的角色，积极发挥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换言之，历任松陵镇领导都具有较高的“文学自觉”，并不纯粹以垂虹“价值”论事，也不是光看垂虹“作为”之大小，而是首先遵从文学自身的价值，让垂虹去发挥更大的价值；首先给文学和垂虹地位，然后让文学与垂虹积极有为。此种境界，标高卓越，诚为垂虹及《垂虹》之幸也。

有了 30 年生长经验，有了政府的慧眼相识，有社会各界共认的价值所在，有各种荣誉的迭至来归，垂虹及《垂虹》在今后的岁月中，应当向高端挺进。在下以为，一是要以大家建构与大家风格去续办《垂虹》期刊，虽然是镇级文学刊物，但也可以寻求向大家刊物突破的路径，把《垂虹》办出更高档次、更高品质。二是要用大家思想、走大家路线，把队伍训练出一些大家，存小资而求慷慨，存自我而捭四野，存婉转而啸江河，存岁月而思人生。三是要紧扣文学本身的宗旨，走反映人性、人的心灵的创作道路，国字号协会会员固然可以追求，但并非是终极目的；每篇作品都是心灵之作、能泛人性光芒，方为正途。倘能成鲁迅说的“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也只能行进在这个正途上。

既能走过 30 年，相信还能走 30 年，走更多的 30 年。

松陵留下了一座垂虹，那是石桥；松陵再留下一座垂虹，那是心桥。

写毕于 2014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

我与吴江日报

树上的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吴江日报》走过了15个不平凡的春秋，作为吴江报人，我见证了它大部分历程。

从当初的租赁小院到而今产权自主的院落，从当初仅有的一张纸到而今的数业皆生兴旺之气，从当初的业界新兵到而今的堪称媒体主流，15年的变化是巨大的，15年的道路是漫长的，15年的风华是有光的。值得庆幸的是，在既定的人生工作年限的最好的11个春秋，我找到了效命新闻事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很好地体现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

那年，我进报社，春寒未尽，两株紫薇躲在院子角落里瑟缩开放。我的办公桌是一只不足一尺宽的长条桌，成天捉襟见肘、一笔一画地填补着报纸的页面；总共才二三十条“枪”，但到处是“人满为患”，会议室开一次会人都要坐到走廊上。但是，我们仍然紧张而又从容地进行采编排校，每天新鲜的油墨香与紫薇的暗香一样，在我们心头飘逸。告别逼仄的院落，我们搬进新的报社大楼，心情显得格外朗丽，每天的阳光洒进心田，也标志着吴江新闻事业开始沐浴春光，而今天，那紫薇的花瓣却仍然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仍然与那报纸的油墨馨香一起在心头飘逸。

《吴江日报》一次创业的成功与二次创业的欣慰，是在新的世纪中进行的。创业的道路虽然没有风起云涌，却也是甘苦连连。我们从容地告别了笔耕手写的传统办报模

式，代之以无纸化的现代电子化，一只鼠标在手，便运行到信息高速公路上，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几十台电脑同时敲击键盘的声音，可能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把一张报纸弄厚、全彩、加长、变大，为150多万吴江人民每天奉献一份“满汉全席”式的精神食粮，在全国46家县报中十分自信而又自豪地站在第一方阵的前列；我们欣喜地知道，我们从一张报变成了三张报，又从一张报派生出一张网，在新闻立社、报纸立社的旗帜下，集结着旅行、文化传媒、广告经营、发行等现代媒体产业元素，出现了多领域拓展、多方位收益的希望田野。在当前不少媒体经历各种艰难考验的情形下，我们的创业道路却是琉璃生色。

改革开放30年，《吴江日报》经历了15年。15年来，《吴江日报》实际走了一条改革创新、打造品牌的道路。改革开放理念是创业成功的保障，打造品牌是业界必须的追求。无论是报纸自身的不断改变，还是一报变三报、一报含一网，还是从一张纸到多业拓展；无论是新闻性创造还是市场化运作；无论是办报理念的改进还是内部机制的调整；无论是创新性策划还是品牌化追求，都贯穿着改革开放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倡导下，我们从单一的时政报道拓展到社会、民生、财经等全部领域，从县级小报变成都市大报的风范，更好地突显了服务发展、服务民众的办报原则。与此同时，我们策划创新、品牌运作也进入全新时期。每年一度的大型新闻助学，起到社会助学的率先示范，新闻助学主题歌的歌声至今还回荡在全社会；本报记者社区（乡村）行，听到了普通百姓的心声和真情故事，让他们零距离地感受到媒体对他们的真切关怀；爱心总动员把全社会的爱心集合起来，在全社会高唱了爱心的旋律；健康顾问团把健康知识和理念传播到乡野车间；大型相亲会搭起了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使有情无缘的人们幸福走进缘分的天空；阳光150的旗帜曾经飘到骆马湖边，让阳光洒进需要阳光的人们的心田；新闻沙龙、新闻110等际会了各路人士，广泛关注了社会热点、难点，为普通市民解决了久久不能解决的难题，搭起了政府与百姓、媒体与读者之间心的桥梁……15年来，《吴江日报》创造了多少品牌，或许没人作过统计，有的至今仍在运作，有的已经完成使命，但是，社会记得，历史记得，读者记得，我们也记得；有的是歌

声，有的是眼泪，有的是笑声，有的是感谢，有的是锦旗，有的是书信，有的是祝福……

亲民爱民、贴近百姓，《吴江日报》15年来一以贯之，并且越来越亲，越来越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话为民所说，事为民所办，理为民所张，让我们收获了太多的亲情、太多的感动。且不说大型新闻助学行动，使几百名学子圆起的大学梦，就是那个双手残疾的龚丹丹和家徒四壁的小耿云，还有那个裹着尿不湿上课的小浩浩，至今仍然在我的记忆中出现；那个白发少女朱晓红，今天学业有成，相信白发已经恢复成黑发了吧？那个只有半只脑壳的人，我们曾经为你专门上演了一出爱心大合唱，那种温馨与爱意一定会送给你一种坚强吧？从小被送出去的李艳，还记得我们在浦东国际机场为你送上鲜花的情形吗？是不是每年都要从新加坡到吴江与你的亲生父母团圆一次、重叙天伦？15年来，我们亲民爱民的举止太多了，当人们过若干年后打开发黄的报纸，那种亲情，那种爱心仍然会在纸上闪光、心里流动。正因为我们有一种亲民爱民的理念与行动，我们的报纸才真正成为吴江人自己的报纸，吴江人民爱戴的媒体。

15年来，我们在不断看到变化、收获感动的同时，报社的每一个员工也作出了真诚付出，既有智慧，又有汗水，而报社集合了大家的智慧，也集合了大家的汗水，在智慧与汗水的共同激励下，报业之花璀璨。我们不能忘记那一双双在寒风中冻烂的手，不能忘记穿行在小巷里弄、田野阡陌的脚步，不能忘记跳入洪水的身影，不能忘记为了一个现场被人追撵和被打的心泪，同样不能忘记汶川大地震挑灯夜战的疲劳和擦干眼泪我们前行的诗意，不能忘记无数个夜晚在黎明中回家的疲惫脚步，不能忘记咯血为文、骨折后跷脚办公、拄拐行走的感人……这只是我临时想到的几个片断与剪影，15年中，这样的片断与剪影太多了，以至司空见惯。因此，我们在感激15年时，也应当感激他们，是他们的智慧与汗水，是他们的同心戮力、奉献牺牲，才有了吴江报社的今天。

15年已经过去了，以后的路更长，面临的考验更多。《吴江日报》继续发展兴旺的机会是上苍赐予还是自己努力？吴江人民能不能一如既往给予信任？我们在感激15年的时候，其实在荷载着更为沉重的使

命与责任。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永远在路上！

注：

本文写于2009年11月6日。时间又过去了5年，《吴江日报》的发展又上了几个全新的台阶，援笔续写，情虽有，时不暇。好在旧文虽旧，其情其旨未旧。

附：

吴江日报社之歌（两首）

我们集合在同一面旗下

吴风劲，太湖广，
万千风物万里香。
文心灿烂风云色，
日日长，
笔笔描绘新天堂。

时代雨，世纪情，
通通丰碑砺我行。
人间多少神圣志，
时时爱，
叠韵齐奉百万民。

河汉月，心中梦，
心血浸染霜叶红。
阳光闪烁智慧树，
人人龙，
希望蒸腾碧云峰。

我们集合在同一面旗下，

共同的使命共同的家；
时代的乐章有我们的诗篇，
一笔一画写出人生光华。

千古文章千古霞

携着每天的朝阳，
采撷江南的芬芳；
伴着每夜的月光，
镌录岁月的辉煌；
风雨把我心灵洗礼，
执着把我人生丈量。

捧着太湖的水浪，
问候百万吴江人民；
唱着时代的礼赞，
奉献一片炽烈激情。
使命呼唤虔诚的爱，
希望描绘事业的景。

常青树开智慧花，
我用心血浇灌它。
风云志向在心中，
太湖波涛在笔下。
一笔蘸满松江水，
千古文章千古霞。

2009年《吴江日报》曾内部征集社歌，写于是年10月26日。

我与《人才报》

历史上吴江有报。上世纪80年代末，我来吴江，吴江是没有报的。虽然我从戎多载，却是一直与文字为伍，除了炮制部队的“大块文章”外，自己私下也会常写点东东，发往军内外报刊，转业后此习时常发作，文章只能发往《苏州日报》和外地媒体。当时的苏州大市也就《苏州日报》一报，《姑苏晚报》、《城市商报》更是“姗姗来迟”。吴江更是无报。

《人才报》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几年才有的。知道《人才报》绝对是一起“偶然事件”，时至今日，第一次见到《人才报》的时间、地点、情景在我记性不好的记忆世界里实在是再也无法打捞，但是，知道、见到、读到《人才报》的第一感觉好像是吴江终于有报了。

真正认知《人才报》，大概是在认识汤海山以后。汤海山在弄《人才报》，《人才报》汤海山在弄。

依稀中记得，曾经去过汤海山的办公室，当时人事局的办公地址在市政府大院内。后来读过汤海山的文字，觉得底蕴雄深，灵光闪动，文字沉重，决非“凡夫俗子”的艰难文字、拼凑文字、刻意文字。

由于此前几年我在《苏州日报》等报刊发过一些杂文、新闻，在苏州“圈子”里也小有名气，海山也知道我，特别是知道我的“生平”后，自然容易“沆瀣一气”。

海山说：写点东西吧，给我。于是，我开始给《人才报》写点东西。

大约也是在此期间，认识了俞前，俞前也是《人才报》的发起人、创办人。带有密密匝匝阅痕的镜片后面，透露出忠厚温敦之气。

俞前说，写点东西吧，给我。于是我开始给《人才报》写点东西。

陆陆续续，几年下来，确实给《人才报》写过一些东西，到底多少，不知的数，大概应在不少之列。记得在《人才报》后来汇编刊行的《谈人说事》中，似乎就有本人 17 篇杂文。

影响较为深刻的，似乎是曾在《人才报》上开过一个《权且随感录》的杂文专栏，发过 10—20 篇千字或千字以上的“活体”。记得第一篇就是“正论”权且，因而整个专栏以及后来都曾以此为我的笔名。

权且的本意，曾有人专门撰文解析过，但是他是从我的本名来做“拆”字式解析的，其实“权且”与本人本名没有一点字形组合上的联系，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会因为一介书生或者名人专家的一篇文章、微言大义而会彻底改变，既然改变不了却又要说，那就是“姑妄说之”，“权宜之字”，“将就之文”，这符合辞海对“权且”本意的定义。权且，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为“权且”解析的同道大约没有看到我专栏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今天，《人才报》可能难找，幸好《谈人说事》上也收录了此文，可以一看。

记忆深刻的除了这个专栏外，还有所谓“报道”类，吴江市苗圃的新闻报道似乎是从我开始的，而其载体则在《人才报》上——《独览江天》一文写的是苗圃的江天印刷厂。这个标题似乎有点“狂”，其实是从镇江北固山上的乾隆御碑“江天一览”化脱的。害得滕兄近年专门派人到镇江寻找此碑，拍下，拓镌到江天的一块大石上——也算是此文的贡献与可以一说的“轶闻”也。

权且专栏的推出，在吴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 10 多篇有关人才的话题自成系列——“累”字系列可谓匠心独运。

吴江文人众多，椽笔如林，但当其时，真正从事杂文创作者还算不多。

到了新的世纪，海山因工作变动曾一度淡出《人才报》，我又有幸认识了吴爱民，曾先通读了他的《天地人心》的巨著，颇感震撼，同时发现菀坪虽弹丸之地，却得中华文化之真传，一个海山，一个爱民，确是有如文字巨擘，而《人才报》也因他们而出彩。

论及我对《人才报》的看法，我总以为这是一份因时而生、满足需求、值得珍藏的报纸。虽然它的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却如流星，曾经散发光芒，于是就有了历史的人文的新闻的价值。其基本特点在于：（一）人才特色与地方特色有机相融；（二）人文价值与新闻价值共同存在；（三）理性思考、政策传布与政府工作良性结合；（四）专业性与文学性有机统一；（五）在外本籍才俊与本地文化才俊在上面共同起舞。总之，它是一份部门报又不是一份简单的部门报，它是一份专业报又不是一份简单的专业报。诚如智者所说，是连心报、桥梁报。很多在外的游子从这份报纸中找到乡音，也为家乡送来了智慧、贡献；很多本地作者在没有载体的情景下，它为之创造了一个舞台，当他们从舞台上走下来时，发现自己的光彩变得更加亮丽了。

我曾受海山之邀，一度担当过《人才报》三四版编辑，后来还编了二版。非常遗憾的是，当时还是外聘编辑的我，《人才报》停刊了我却不知道，海山竟然没有事先通知我，以至我编好的版面至今还在抽屉里，倒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甚至连载的文章也中途夭折。

时序更新，《人才报》已经退出舞台，但它在吴江的历史上不仅确乎存在，而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赢得很多作者、读者的亲近。在今天这样的日子，说起它，怀念之情还是深深的。

写毕于2008年3月18日下午3时

我与吴江梦

梦，现在是个热词。

中国梦的核心，就是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中国梦也是各个地方的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江是没有梦的。如果吴江有梦，那也是中国梦的吴江篇章。

可是，现在各地都在说梦，各地似乎都有一个梦。

那么，吴江似乎也有梦了，吴江梦是什么呢？现在吴江在大力推行“1058 工程”和“456 战略”。这带有梦的色彩，但它并不是梦本身，它只是在最近实现吴江梦的阶段性目标、计划、措施、手段。

梦，是人类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憧憬和渴望，是人类最天真最无邪最美丽最可爱的愿望。林语堂说：“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那么，不管吴江梦是梦，还是梦的篇章，潜伏在我们心底、有时又比较模糊的那种“对于美好事物的憧憬和渴望”、甚至带有“最天真最无邪最美丽最可爱”色彩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有一个词叫“幸福指数”。央视记者拿着话筒满大街追问：“你幸福吗？”有人回答：“我不姓福！”弱智！

幸福，当然是梦的追求，但幸福是不能统计出来的，也不是在大街上能问出来的。

幸福，是人在感受良好时的情绪反应，是一种能表现出愉悦心理状态的主观情绪。它与物质生活有关，更与精神生活有关。有钱不一定幸福，没钱不一定不幸福。甚至物质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或者相当优裕，人也不一定幸福。

因为幸福还涉及到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

主观情绪感受是什么？就是在得到现实生活满足后的满意度。这个满意度，决定着幸福不幸福。

生活满意度指数是由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阿德里安·怀特建立的。网上的定义是指个体用自身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做出的主观判断、综合评价，是衡量某一社会人们生活的重要参数；作为认知因素，它影响着个体的情绪体验，从而影响到个体生活目标的定位和行为追求的取向，对个体乃至社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从一般民众角度来考量吴江梦，考量幸福度，运用生活满意度原则，多少体现了“群众路线”。

在 2011 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中，吴江位居前十强，排序“国 2”，位列第五，在苏州五市中列第四。但是，在这份报告中“县域居民满意度”，位居第一的江阴是 A+、第二的昆山是 A，张家港和常熟都是 A 一。而在 126 个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中，“县域居民满意度”等级为 A+ 的有 27 个，占 21.4%；等级为 A 的有 36 个，占 28.6%；等级为 A 一的为 63 个，占 50%。吴江落在全国 126 个县域半数之后。

“县域居民满意度”包括“居民自我满意度”、“县域发展满意度”和“政府服务满意度”。它客观反映县域居民的心理感受，或者说是幸福感，凸显出了县域民生发展状况的平衡性、协调性和质量，是各个县域实施科学发展战略时经常性“查漏补缺”的重要依据。

这个会议报告发布后，已经不幸作古的戴国忠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分析文章，意欲引起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县域科学发展中位列第五而“县域居民满意度”却落在半数之后的吴江，思量原因，以期改变。只是不知过了几年之后，吴江的“县域居民满意度”情况是否提升。我想提升是必然的，但是提升永远是动态的，没有止境的。

“县域居民满意度”过于专业，在我看来，它其实直接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那么，一般民众特别关注的生活满意度在哪些方面呢？或者说我们要在哪些方面不断提升民众生活满意度呢？我说一些不是专家的意见。

能吸一口洁净空气——人都有“眼耳鼻舌身”，“受想行识”的过程就是感受着“色声香味触法”，只要没有修成“正果”，没有人能做到“心无罣碍”；即使仙人，或许能不食人间烟火，却不能不吸人间空气。平民，凡人，眼睛总要看，耳朵总要听，鼻子总要呼吸，舌头总要吃东西。即使可以暂时不看、不听、不吃，可呼吸最多屏住几秒钟，再长就要窒息、死亡。本来，生态环境没必要提到第一的位置，但它实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健康、生命容不得半点通融与商量。把这个“第一”也了无挂碍了，命没了，梦也没了。所以这是要让人们第一得到满足的。可是现在的生态环境并不好，PM2.5 今天风吹走，明天又吹来，总在头顶上转悠。所以，让人们呼吸到一口干净空气，不是过分的要求，不是无理取闹。这是普通民众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也是最起码的生活满意度。呼吸不到清新空气，日子再好过，财富再多，人们也满意不起来。当然，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内容，不仅仅只有呼吸，还有其他很多领域。比如水。除了呼吸之外，人们可以暂时不吃饭，但不能长时间不喝水；可是现在的水不是满河道能喝，见水能喝的年代永远留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了；工业排放、农业排放，还有水系被围断，水成了江南水乡、水天堂的大问题。水质不好，人们也满意不起来。有水喝了，便要吃饭吃菜吃水果喝牛奶，舌尖上因为生态环境不好导致的危险也时刻存在，不吃是不行的，吃了，打着饱嗝便会发泄不满，筷子没有放下便可能敲着碗骂娘。

能种一棵忘忧草——安居乐业，是一般民众最基础的生活愿望。安乐，就是长了一棵忘忧草，住房、医疗、教育、就业，是最原始又起码的保障，吴江走在全国前列的社会保障系统，解决了民众许多问题，但是，仍然会有人们不满意的地方。要让人们都满意百分百，不可能，能 90%、95% 就很不错了。而且要解决这个满意度，关系到整个社会体制，关系到全国。吴江已经让其他地方仰视了。这是这棵忘忧草的一面，另一面也很重要。那就是生活安全。除了生态环境造成的舌尖上不安全，还有来自社会管理不到位方面的不安全。激素、抗生素、转基因、假冒伪劣等等，经常弄得人们噩梦连连，不知道哪一天会吃进苏丹红、三聚氰胺。而一条短信骗走钱财之类，也不能让人无忧无虑，个人防范风险意识是需要的，但不能总是叫个人来防范。普通民众的生活安全，

需要社会处处长出忘忧草。

能送一把公平尺——社会的公平正义，现在是越来越重要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分配不公平，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腐严重，还有地区不平衡，部门不平衡，都是引起社会仇富、仇官心态的直接原因，甚至仇到了不该仇的地方，比如公交车上放火、火车站前杀人，其实反映了一种仇视社会的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古训；当下社会财富已经很多了，“寡”者也不至于天天吃不饱。但这不是不需要公平，恰恰更需要公平。人心之善、之健康，离不开公平的社会土壤，社会公平才能建立良性的社会公序良俗，才有社会的健康发展。人心就是公平尺，就是公平秤。现在这把尺，这把秤失去了公平，需要送一把新的。在送公平尺的同时，不要忘了送一把正义剑。正义的问题，现在也是日益严重。人本来是具有天生的正义感的，但如果这个社会失去正义，人的正义之心、善恶之感、是非观念、荣辱界限、价值标准，都会发生倾斜、混淆、颠倒、错乱，良知丧失，道德滑坡，法纪松弛。是谁破坏了公序良俗、公平正义？不需要回答，需要回答的是怎样恢复。

能铸一颗权利大印——社会的发展，多元价值的激活，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明确，生存权、发展权、民主权、就业权、教育权、医疗权、居住权、婚姻权、知识产权、基本人权……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社会真正进入了“权力时代”，漠视这些权利、随意剥夺这些权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也逼着我们要不断进行反思，还有什么权利没有交到普通民众手中，当民众掌握或者知道了这些权利后，我们如何尊重他们，我们还有没有漠视这些的现象。民众的各项基本权利，就是一颗颗鲜红大印，已经在他们手里的要让他们用好，还没有交到他们手里的，得赶快铸一颗权利大印送给他们。

能长一圃文化花——有了以上这些东西，人们还需要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产品。吴江有着深厚的人文，历来文化发达，是个文化乡邦。改革开放 30 多年，吴江物质生活的富裕，也为精神文化的发达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与可能，吴江文化建设也如春风拂面。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繁荣，因为人们安居乐业、饱食终日后，最需要的是有滋有味的精神文化滋养。一圃桃李杏，给人带来春天的心情；一圃文化花，给人带来快乐的气象。

以上几条，并没有罗列完事关一般民众生活满意度的所有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不光是吴江的事，有些也不是吴江一地想做就能做到的事，同时，在这些领域，吴江在全国县区域中做得还是非常好的，因而觉得我这些话可能有些“废”、有些“套”，但是转念一想，这正好说明梦是全国一盘棋，全国只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中国梦。吴江要做的梦就是中国梦，中国梦的吴江篇章也与中国梦连成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拆性。吴江人的愿望，其实也是中国人的愿望；吴江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是全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内容。

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这是一道哲学命题。生活满意度存有不满，其实并不都是坏事。太满，人就没事做了，也没有做事的动力了。倘若吴江民众的生活满意度还有不满足的地方，正好说明吴江人有着永不自满的精神，吴江也有了不断向上的车轮。

“我们因梦想而伟大，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大梦想家：在冬夜的火堆旁，在阴天的雨雾中，梦想着未来。有些人让梦想悄然绝灭，有些人则细心培育、维护，直到它安然度过困境，迎来光明和希望，而光明和希望总是降临在那些真心相信梦想一定会成真的人身上。”这是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说的梦想名言，借用来预期吴江梦的梦想能真。

写毕于2014年4月6日星期日 15：25

我与苏州湾

2013年9月，一片原名称作东太湖的水域与地区，被命名为“苏州湾”。唯这一命名，苏州湾便不再是一个地域名称，这一片湿润的土地，这一片柔软的湖水，从多方面、多领域向世人叙说其广博的内涵、深层的意义和未来的色泽——

一、“求富”时代跨入“求生”时代

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
漫月冷波千顷练，苞霜新桔万株金。
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每当傍晚时分来到今天的苏州湾，就会想起白居易的这首诗，更想邀约乐天先生重来这块他留下美好诗章的地方，请他坐上今天的画舫游船，叫来笙歌，在这水天向晚、树影霞光之中，凌波于千顷碧练，再掰一瓣新鲜的太湖桔下酒，一醉而游，一游而歇，同歇于苏州湾的太湖心里，让明月透过画船的窗幔，奉送一个美妙的苏州湾梦。

古人有酷爱山水的品性，今人亦有酷爱山水的追求。吴江习说无湾无山，自有苏州湾，便不再是“远山犹仿佛”，而是近山在水，近山在前。山水构建生态，生态一依山水。

经济发展了，物质丰盈了，生活富裕了，但是蒙昧的求富欲望、拼命的发展误区，有时牺牲了环境，破坏了生态，糟蹋了山水。人之生，生于生态；富之富，为了人。求富本身非目的，目的本身在人生。不知生，焉用富。人本来是从这大好山水、美好生态中进化来的，丰衣足食后，整个社会越发激发出对山水生态、美好环境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心结。美好的山水生态，原本就是诗，就是画，也是出诗出画的地方，白居易当年如果遇到眼前山水不堪诗，他再有美好的山水冲动、澎湃的诗情，也不会留下美好的诗句。

美好生态当然不是为了请白居易来写诗留诗。人是自然之子，一味“求富”，不知“求生”，便不能更好地生存生活。“求生”乃是将人们的健康，生命的延续，置于生态文明中，在尊重自然、天地中，让自然、天地厚爱人之生。自然情结的回归、宏大，是当今之人的生态觉醒，山水自觉。苏州湾，开启了告别发展蒙昧、求富误区，跨入生态文明的时代；人们在这里可以一读白居易，更可以在这重建的生态家园里与山水对话，与天地对话，与自然对话，也可以一“宿湖中”，让浮躁的心灵沉静下来，享受绿树蒹葭、清风明月、苞霜新桔、潜鳞鸟雁的宁静与芬芳。

苏州湾，就是一个生态画廊、休闲公园，定位如斯，山水岂不幸哉，吴江岂不幸哉。

二、吴江时代跨入苏州时代

太湖成因和太湖形成的时间，像谜一样扑朔迷离。但是苏州湾的成名却是在太湖形成后的几万、几十万年之后，年代2013。

太湖的水面原来相当广阔，现在残留在京杭大运河吴江段西侧的“九里塘路”，曾经就是太湖的东岸。但是，随着太湖的淤积和湖水的退去，水中崛起块块陆地，这就是吴江。吴江崛起了，苏州湾仍然是一片水天泽国，流的还是几万、几十万年前的太湖水留下的信息。

应当说，吴江从一开始就生活在太湖时代。“山色远涵空，苍茫泽国东。”只是陆地的形成，吴江人沿着太湖之东继续向东拓展着自己的

家园，跟着吴淞江流淌的脚印，“出没风波里”；一条南北奔流的京杭大运河，又给吴江人带来了停泊生命的福祉，吴江人的生活又被称为进入运河时代。

在运河时代生活了1000多年后，东太湖的美丽山水、肥沃土地、葱茏生态，又从人们记忆深层浮上表层，激起了开发热情，于是向世人宣布：吴江从运河时代走向了太湖时代。

或许，吴江一直是生活在太湖时代的，因为太湖是吴江的母亲湖；即使过去过多地驻足于运河两侧，其实所收受的物质馈赠、灵动智慧，仍为太湖赐予。现在的太湖时代只是格外地亲近太湖、撩开母亲的衣襟、重新吸吮母亲的乳汁而已。

不管吴江过去是处于运河时代，还是太湖时代，吴江过去的时代就是自己创造的吴江时代，而吴江人跨入的太湖时代，就是苏州时代。

吴江时代倘若从公元909年设县开始算起，这个时代经历了1100多年，在这4000多个日月里，吴江人以吴江的名义，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注册了自己的光荣。但是，从2012年开始，随着吴江的撤市改区，吴江融入了苏州，开启了苏州时代的扉页。苏州湾见证了这个时代的改变，它也不再东面属于计划单列的吴江，西面属于苏州吴中。它就属于苏州。

苏州湾的面世，标志着吴江时代的结束，苏州时代的开始。

三、小城时代跨入大城时代

每当来到苏州湾，看到正在施工的苏州轨道交通4号线的几个点，就在苏州河西岸挑灯夜战；每当驾车经过苏州湾大桥，就觉得这座大桥不是连接两座城市的纽带，而是消弭两座城市天然鸿沟的地标；每当面对苏州湾的湖水，走在那长长的栈桥上，夜眺对面的洞庭二山和横泾、旺山的灯火，就产生夜游那里的冲动，这种冲动不用多久，便可随着意念随时而至，因为就在这个湖湾、湖心的深层，不仅有700多米轨交4号线即将穿行，还有两条去向东山、旺山的湖心隧道。于是，湖面清风让我清醒意识到，吴江不仅要告别吴江时代，而且要告别小城时代。

多种交通形式的开通，将吴江城市急速融入了苏州城市，消灭了吴江与苏州原来存在于地理上的距离，吴江已经没有了自己独立的“势力范围”，吴江这座曾经创造许多大业绩、大风采的小城，将快速融入苏州大城的怀抱里，不再会继续吟唱自己的“小城故事”，小城时代只留在记忆里，弹奏的只能是大城时代的铿锵大韵，举起的只能是大城时代的旗帜。或许有几分怅惘，或许有几分留恋，连苏州湾也听惯了小城故事、看惯了小城风韵。但是，苏州湾的水来自太湖湖心，博大深邃。它用无声的流水消溶着一切怅惘和留恋，同时放出一朵涟漪，像一张艳丽的笑脸，似乎在欢迎你步出小城时代的闾巷，步入大城时代的通衢。

苏州湾注册了一个收藏夹，小城故事，小城情结，都将被它有情有意地收藏。

四、城市化时代跨入后工业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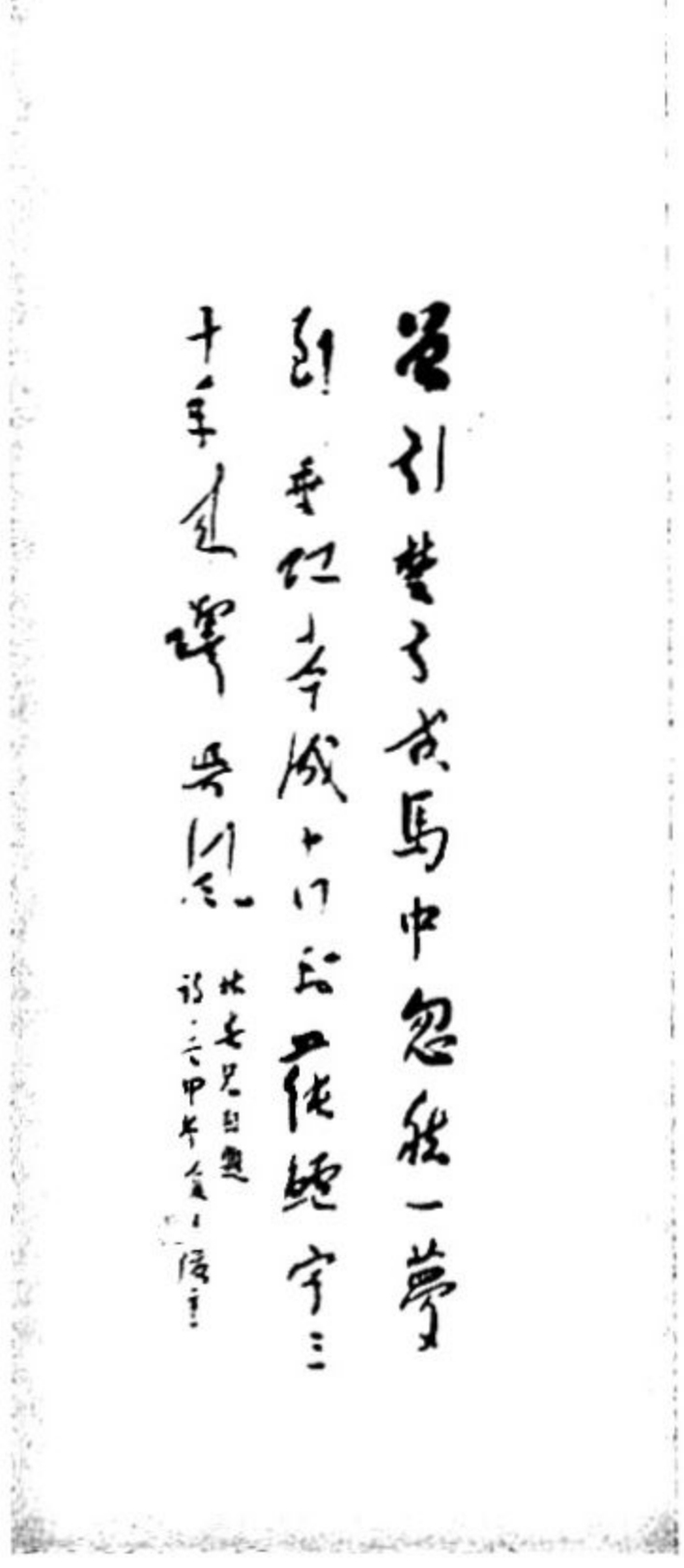
苏州湾的开启，太湖新城的新建，东太湖生态体系的构建，都标志着吴江面临着的是一个全新的苏州时代、大城时代，但是，它们同时更把吴江推进了后工业时代。按照《吴江》一书的说法，吴江先后经历过“手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城市化时代”，在这些时代，吴江诞生了基本的城市雏形，构建了基本的工业形态，催生了乡镇工业，催生了苏南经济模式，特别是进入城市化时代后，吴江催生了外资经济模式和民营经济模式，创造过吴江速度、吴江现象。但是，进入苏州时代和大城时代后，苏州湾里流动的一半是机遇，一半是挑战；一半是希望，一半是困难。在风生水起的改革开放时期，无论是工业时代和城市化时代，都是以消耗资源、能源为主，同质化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粗放式的经营管理，竞争的无差别化，早已考验着吴江过去的“时代”，无论并不并入苏州，吴江都需要应对智慧和继续发展的战略构建，这种智慧与战略，无异会带有强烈的后工业时代的特质。

后工业时代不是依赖土地、物产等自然资源、能源的铺排与消耗，而是依赖知识、科技、文化的内涵发酵，是一个离不开智慧、离不开

创新的时代。这种智慧，要像苏州湾流水一样灵动，这种创新要像苏州湾清风一样常在。太湖新城的建构模式，就是智慧的产物；苏州湾的开启，就是开启了智慧策源地。

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其实就是智慧城市。当我们来到苏州湾，面对东太湖浩淼的水波，相信可以激活的不仅是自信，还有智慧。

写毕于 2014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 15：23



叩问流水天何在？
敌国去后难为情。
五泄纱缦销兵火，
少伯智慧哭山阴。
弓折飞鸟未闻喜，
荷残枝枯仍见劲。
水随日月说川流，
人同烟波泛湖心。
庙堂生死须臾事，
江河浮沉逍遥津。
谋国空付半生志，
营商不朽后世名。
白圭上下无奇士，
商祖后来有圣临。
齐鲁诗礼改颜色，
吴越山水寄身形。
昨日三揖陶朱公，
一夜风尘到天明。

写于 2014 年 3 月 16 日

千古运河千古风

题记：

河，水道的通称，亦谓陆地表面成线形自动流动的水体。然而，大运河并不是简单的水道，亦非出自天然而自动流动的水体。本文且以吴江运河段为例。

一、窈窕身段

人类有着仰望星空的习惯，而在这广袤的星空里，“迢迢暗渡”的银汉总让人仰望得有时“飞星传恨”，有时胜却“金风玉露”无数。

神九、神十归来，没有从上面俯视地球上京杭大运河的报告，但是，倘若真的从上面俯视，那一定会要惊叹这个存在于自己家园数千年的奇迹。

五岳高耸，五湖浩淼；长城巍峨，运河灵动。

这种俯视，在那斗转星移之间，其实也是仰望——谁说这时的地球不会在飞船的上空？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起于瓜泾口北侧，穿越松陵、平望和盛泽，终于鸭子坝，里程为42.74千米的吴江段运河，自成“信美”的理由，自成“千里一望”虞美人的窈窕“身段”。

三吴多白浪，吴越尽形胜。一条吴江运河，不仅川流三吴，川流南北，而且串起了吴越间无数的形胜。

二、古今交响

习称“九里石塘”或“至正石塘 ”的吴江塘路，至今依稀可辨。巨大的青石，诉说着太湖水流经年累月冲击的沧桑；青青草色，吸附着无数纤夫的汗水；一河波浪，南来北往中吟唱的不是小红低唱，而是新翻杨柳枝般岁月嬗变的运河号子。三江桥、三山桥、定海桥、万顷桥、仙槎桥、甘泉桥、七星桥、彻浦桥、白龙桥，这些塘路上见证风华与霜剑的桥梁，而今不是隐姓埋名于历史深层，就是偶尔出现于袅袅茶烟与骚人意象的记忆世界。到这些桥梁上走走，东侧水流滔滔，西侧车水马龙，南闻吴歌，北闻京韵，合奏着的是一种特殊的古今交响，成为吴江一道别致的风景，也成为吴江运河时代与太湖时代的契合点。

三、只听涛声

难得的舍车登舟，让神志与心力与波浪一起川流，眼前浮现的是连片樯帆，一河兰桨，向北的是漕运大军，向南的是帝王巡游。

江南富裕地，一船漕运，丝米膏梁，不知养活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朝廷。

江南烟花地，一片龙舟，笙歌酒色，不知陶醉了多少来来去去的王侯。

江山同水在，功过随水流。水声即政声，水情即世情。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过，惆怅龙舟更不回。”传达的是政息人亡的悲叹。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抒发的是功高禹汤的赞颂。

读着这样的“政论”，眼前的河水幻化成了几千年的历史风烟，清者能清，浊者长浊，罪恶在当时，功利存后人。从长城下来，从秦始皇陵下来，捧起一捧运河水，洗去征尘与迷惘，凛冽清醒之后，发现历史就像万花筒，岁月就是助推器，当你把它推到不同的角度，有时出现的是公平，有时是不公平，而夹杂在公平与不公平之间常常是常态。让人夹杂一丝欣喜，放出一种格外“垂青”的目光的是扬州，他们的

万花筒里呈现的是别样姿态，他们认为开创大业13年历史的隋炀帝竟然有十大功劳，而开凿大运河位列其中。

时间穿越了1400多年，在成为三级航道的吴江运河段上漂游，让人突然萌发的想法是，无论功过善恶，这条千里长河，都没有理由系于杨广一身。因为千里长河的奠基之土，是由吴王夫差在邗沟开挖，而吴江的运河，第一重波浪也掀起于战国时代，罪己轮台的汉武大帝亦曾为了征输浙闽贡赋，在这里挥锹动土，炀帝杨广只是在公元610年，将这里的运河加以拓阔、疏浚、顺直而已。

功焉过焉，原非一人；功焉过焉，只听涛声。

所有的工程，飞扬的都是政治的礼花；所有的奇迹，飞溅的都是政治的血腥；大运河是一条政治河！

四、冶金铸银

漂流在大运河上，如果有着特殊的神经，可以玩味出无数的政治意味。而极其重要的一条是，只有政治家才有那种在活生生的土地上开凿出一条活生生的河流的手笔与气魄。而为了这种手笔与气魄，政治家与民夫、徭役一样，也要作出牺牲，背负骂名，受到历史的重重诟病。换言之，凡是要做出一件利千秋，泽万代的大业，常常要从罪恶开始，同时需要承受的是那种像江河一样无竭的委屈。

尽管起初为了开凿这条千里长河，无数百姓转死沟壑，但是摒弃功过，远离政治，这条全长1794公里的运河，人们至今还能从它的一路浩歌中闻识到京、津、冀、鲁、苏、浙两市四省的风情，还能从它一川水流中品尝出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咸淡。倘若人们出长安、下洛阳、过陈留，经中原，一路走向安徽，那一条静静陆沉于地下、大业年代开凿的隋唐运河，可能会叩问你的行止，挽留你的脚步，向你叙说隋炀帝的不世之举。

不世之举，必有不世之功。这个功不能仅看已经沉寂了的当时，更要看到千秋。打开中国地图，人们会立马体会到千里长河沟通五大水系的无穷利益；泛舟于吴江运河段，看到上千吨级的坚船运输着各式货物，人们会讴歌千里长河承载水运使命的宏伟。一年近3亿吨，

相当于52—87条高等级公路、或者5条复线铁路的运量，是那么不可想象。而水路、铁路、公路1：1.5：4.2的运价比，单位能耗比铁路低65%，仅为公路的1/5，这种惊人悬殊，明白地告诉世人，今人的享受是建立在古人的委屈之上的，面对这种业惊世界殊，没有必要再去苛责古人的不德。同时，更让人们明白，中国东部的发展，是从运河中“流”出来的;吴江和吴江的经济腾飞，也是从运河中“流”出来的。大运河，是一条冶金铸银的河流，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大动脉，是一条福泽千秋、福泽人民的生命河。运河时代，从大业开始，永远也不会结束。

五、文明不死

从瓜泾口乘上租来的游轮，螺旋桨卷起的不仅有五河的水，还有对面吴淞江的水。吴淞江，吴江因此而得名。

吴淞江源出垂虹桥下，桥下的四腮鲈鱼曾让多少渔人出没风波里。而今，四腮鲈鱼潜形遁踪，淞江之源也改道了，汇合了五河之水的运河成了淞江的源头，依旧不舍昼夜地向东流进春申君的领地与怀抱。但是，吴江的莼鲈文化、垂虹文化，并没有流失，由于季鹰的归里，由于运河的润泽，度度秋风，使得它光芒依旧。鲈乡亭、三高祠早已坍塌，华严塔、垂虹断桥却矗立与平卧在江阳之地，向长空和世人表述着这些文化都已汇入运河，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合成一体，随着运河一起向四面八方流淌，去润泽山岳土地人民。

一船的运河采风“大使”，无酒高会，意趣高昂。运河清风，吹皱他们的黄色T恤，在船里船外，仿佛全是范蠡、严忌、张翰、颜鲁公、陆龟蒙、王安石、苏东坡、米芾、王锡阐、太虚法师、紫柏大师飘忽的身影，而和着运河清波丽音的仿佛是沈璟的戏曲、芦墟的山歌、叶氏的诗文，在那垂虹断桥上又幻化出明代才子送别徽人的酒爵与画卷，甘泉桥下的泉水又汩汩而出，茶圣陆羽正在煮茶品评；穿过几座横跨运河的宏大的现代桥梁，施则敬、柳亚子、费孝通、汪集旸、程开甲等近现代先贤在桥头临风玉立……这些名士、乡贤，仿佛像吴王夫差当年去中原会盟一样，相约来到吴江运河，一起朗声告诉我们：大运河，

是一条文化河；大运河，是一条荟萃了无数人文的河。从运河水中不仅能品尝出五条河流的咸淡，更能品尝出吴越文明、长江文明、淮河文明、黄河文明、海河文明交融着南方文明、北方文明、中原文明的滋味；片片浪花皆是文化色彩，一河流动的都是整个华夏文明的基因。同时，运河还是民族交融、人口交融、人种交融的渠道，频仍的战乱、灾荒，造成无数人口大迁徙，他们沿着运河来到江南，来到吴越，带来了家乡文化，与当地人民、当地文化水乳交融到一起；南方士子、圣贤、商贾凭借学识、才智，沿着运河北上，带去吴越智慧，带去吴风越韵，带去吴越文化，走进庙堂，一抒治国安邦的志向——南来北往，都得感谢运河。因为这条河，中国文化之花格外繁复。运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非物质层面，都拥有不死的生命力。

六、智慧福地

穿行于运河之中，人们感到的不仅是长江黄河等五条河流的律动，其实还有无数湖泊的心脏在跳动。吴江运河段，其实生存在太湖的怀抱，太湖赋予它的血液与营养，应当比其他任何一条河流都多。虽然太湖的沼泽而今都已成田成市，但是，涌动着泰伯基因的太湖，无私地接纳了运河在自己怀抱里流淌，并给予无比的亲近。太湖时代，在运河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东南福地。

从运河西望太湖，已经被一座古老而新兴的城市隔断，这座城市还以极大的包容气度跨过运河在东面连片而起，一改良渚文明以来的稻作之光，让它迅速融入这个以城市化为主题的发展时代。

如果说太湖以包孕吴越、沉稳博大见长，运河则是急公好义，功利显见。运河依赖太湖的灵气，太湖托举运河的冲动，二水相容，湖河交媾，顿生了吴地人民的智慧、热情、果敢、大气。在泰伯基因的激励下，吴江一直富饶美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常常开风气之先，无论是乡镇工业，还是小城镇建设，都开创了苏南模式；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都数蹚成功先河。今天，东部科技新城，西部生态新城，南部商务新城、北部文化新城的立体构摹，都将成为

新塑浮雕，崛起于太湖之东，运河两侧。水是灵魂，吴江之所以能够世代风生水起，常立时代潮头，一亲太湖水，太湖水告诉你：太湖是一个智慧湖；一亲运河水，运河水告诉你：运河是条智慧河。智慧为翼，灵魂为本。太湖的灵魂就是湖水日新，创新永在。运河的灵魂就是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运河时代没有结束，太湖时代早已开始。

七、千古绝唱

“鸭子坝”就在前方，42.74 公里的行程，只走了千里运河的零头不到。倘要走遍 1794 公里的行程，一定会走出一身汗水，一船号子，一船思考，一船激情；而在游览千里美景、千里人文、千里古韵今风中，一定会浮出千里诗行，绘出千里画卷，拍出千张美景，写出千篇文章。船首小酌，船尾煮茶，清风拂面，绿树催情，稽古考今，仔细品评中，无论诗行画卷，无论照片文章，都没有运河自身来得生动，来得真实，来得情愫满怀，因为运河本身就是诗行，就是画卷，就是图片，就是文章，就是千古绝唱。

中国之大，河流之多，莫不出自天然；世界之大，河流之众，亦莫不出自天然。千古运河，之所以成为绝唱，全因为它是人工开凿的不世之河。

不少人们已经习惯于称颂世界上的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这两条运河也都是人力所为。前者连接了地中海与红海，是欧洲至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最近的航线；后者连接了太平洋和大西洋，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和“世界桥梁”。但是，它们无论在河龄、长度、工程难度，还是在所起作用、历史文化等方面，都不能望中国运河之项背，在中国千里长河、千古长河面前，扮演的只能是小巫角色。于是，中国人工运河之成为千古绝唱，的是无与争锋，无河可敌。

晚霞照红了西边天际，通红的火球在广阔的运河水面上照耀出金色琉璃，远看之下，就像夜空中千里银河泛起的无数星光，一个无私地照耀千古人间，一个无私地照耀千古人心。风声、水声，就是绝唱之声；诗行、词章，就是绝唱之音。

让千古长河把它的绝唱神韵、天籁福音润泽四野、再传千古吧！

八、外篇　河神有问

盛夏初伏，天气格外地热，河面上时而白鹭洗水，时而白汽蒸腾。宽阔的河面，悠悠的浪花，时不时勾起人们入水一泳的激情。然而，古水曾经泳古人，今人不敢泳今水，人们只能唤一声无奈，把赤身亲水的奢侈激情，继续化作汗水，洒向河风，流进河中。

伫立船头，或面舱窗，两岸香樟浓密，杂树繁花，相拥而依。河在树中流，船在花中行，人在绿中望，的是一幅“曲终过尽垂虹路，回首烟波‘韵最娇’”的舟游图。只是那两岸香樟，倘换成千重绿柳，将重现运河隋唐本色——运河初开，柳树千里，炀帝行舟，柳色垂阴，柳风散漫，龙心一悦，赐柳姓杨。于是，一河杨柳，千载婆娑。杨柳，成了运河的旗幡，成了生态标识。运河当与杨柳同在，杨柳当与运河同长。惜哉，今人少有知之，易柳为樟，差强河意。

纳污净化，永葆生态，与沟通水系，兴畅水利，推衍经济发展一样，是千里大运河在发挥政治、军事作用等主观作用之外的客观功德。从上世纪 80 年代前溯 1200 年或者更远，千里大运河里面流淌的除了一河人文，便是一河生态，一河美景，生态文明之花可以说在极其久远的年代便开放得姹紫嫣红，美丽中国，从一河水景、一河杨柳中便有了生动的历史储存。然而，实在不想说出的这个“然而”，让运河都生出无穷的尴尬。浮躁的世情，变异的文化，功利的人心，常常使河面刮起浮躁风，河水变成怪异味，河心常泛污垢情。不堪怅望隋唐运河，沧河桑田，遗迹不存；不堪怅望济宁北，河床干涸，河心裸露，也无水流也无船，千里银汉少其半；而得以幸存的济宁以南的运河，虽然河仍在，水在流，但水中再无五河咸淡，只有千种污染，百般毒素，鱼虾潜踪，水草难生，混浊不清；靠山从来吃山，行水不能吃水，航运虽繁，却要像海上漂泊那样自带生活用水；停锚小憩，岸上桑拿可蒸汗，河中有水不堪洗。而那种污染，反过来又流入五河，流入大海。千里大运河，千世大泳场，有生以来，何时如斯？河风无言，河水无言。“是河不自清还是人不自清？是水不自净还是世不自净？经济发展必要牺牲我运河吗？无数领导信誓旦旦，要求人们亲水爱水，要让人们像

以前一样随时可以下河游泳，可你们自己为什么不下一次、不泳一次、不喝一口？你们敢接受我的真诚邀请到我的怀抱里赤身露体一回吗？生态文明，美丽中国，这些美好的词汇会不会变成今天运河的水流、杂色的浪花？还我生态，还我美丽，能满足我的期待吗？……”人们仿佛听到了运河河神发自水下宫殿的倾诉、质问、疑虑之声，声浪变成波浪，波浪变成图景，一个个大大的“？”出现在水面上、河床上，从北京排到杭州，排了1794公里，排了三四十年之久……

2013年7月18日星期四写于匆匆

泰伯情满苏州湾

人类有着择水而居的情怀，江南的先民们选择了太湖。在号称三万六千顷的太湖之滨，叠印着先民们的足迹。这些足迹围绕太湖周遭甚至太湖中央，铺陈出一座座乡村、一座座名胜、一座座城市。薪火相传的文明光亮跃上太湖的天空，凝聚成一座座星座；亲柔的湖水包孕吴越，养育出一颗颗滨湖的明珠。骑行在江浙两省正在共同建设的环太湖大道上，呼吸之间可以体味出远古的博大深沉，在与明山秀水和人文英杰的对话中，产生的是自得与期待，激荡的是血液与情怀。

今天的苏州湾，在古老的太湖之东，规划着太湖和吴越的未来，镌刻着又一颗江南明珠。沿着宽阔悠长的大道，在绿树林阴中，来到东太湖腹地，总想寻找一种情怀。柔软的土地，清新的湖风，温暖的春阳，湛蓝的湖水，它们都似乎告诉我，这里是有一种情怀，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情怀。但是，这个情怀是什么？远处飘来的太湖美的歌声，脚下开放着的鲜花，树上翔集的白鹭，似乎都说要让我自己体悟。

是的，在水这方，曾是一片喷香流金的土地，人们曾经吃过这里的稻米与鱼虾；前面是一片广袤的东太湖湿地，人们曾经自由呼吸过那里的空气。再向前，就是浩淼的湖面，就是包孕吴越、滋养先民与子孙的血液。在朝阳的沐浴或晚霞的播撒中，站在飞虹一般的苏州湾大桥上，凭空西眺，胸膈间激荡的情怀，具有一种清新、辽阔、深远的

意境。

这种激荡就像那太湖水，有时微澜，有时汹涌。于是，我无数次来到太湖中央，在与湖水的紧密亲吻中，询问情怀的所在。最早的轮渡、汽车，后来的太湖大桥，都曾把我带到东山西山；箭一般的汽艇，也曾把我带到三山岛上和渔家船中。在船艇犁出的道道白浪中，在带雨梨花、飞雪梅花的清艳里，面对沧桑造就的化石和先民留下的古迹，和着湖风，对着明月，品着美酒，剥食金螯，带着微醺，把对情怀的问号打到林屋洞府、石公山上、雕花楼头、古村落中，它们告诉我这种情怀裹挟着历史的烟尘、经历过沧桑的淬火，沾粘着酒气，释放着花香，似月色流连，像水汽晶莹；它们沉积到了湖心，溶入了山体，只要以虔诚之心，把它激活，它就会上升天际，成为星座；散落湖中，成为新的七十二峰；散落湖滨，成为新的地理标志。

30年前，我带着一身的楚地豪情来到这个浪下三吴之地，曾经无数次徜徉在灿烂的油菜花丛中，搓揉过湖滨细柔如沙的泥土；也曾品尝着吓煞人香的碧螺春，从那淡淡的茶烟中，企图解读这里从远古飘向未来的烟尘，静悟太湖厚泽天地、厚泽三吴的情怀渊源。无论是巨大的陨石砸出的，还是地质运动的结果，抑或是神灵的创造，这一片湖泊竟是充满着无数的神奇，随着它经年不息的流淌，在这千万里的滨湖之地，在这千万里的太湖流域，荆蛮之邦迅速开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当地的马家浜文化，使这里衍变成超越中原、翘楚天下的文明福地，文身断发的先民在这得天独厚的地域里，在种种先进文化的熏陶下，变成了文质彬彬的礼仪、智慧之士，群星灿烂的地域人杰、科学大家、文明志士开启和引领了华夏文明，从吴越春秋故事开篇，这里便不断上演誉满八方的连台好戏；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苏州湾里的吴江，创造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无数经典，都成为江南与太湖的大观，惊动过这个日益变小的寰球，样板、楷模、坐标……横亘在广阔的太湖上空，犹如航标一样，使得万众瞩目，历史赞叹，时代注目，也使得这个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却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县域，站立在百强县的前列；进入这个世纪之初，面对浩淼的太湖烟水，面对苏州湾土地上的云蒸霞蔚，自豪而又自信地宣布要实现从运河时代向太湖时代的跨越，太湖新城图景的创意描摹，就是把握这个时代中枢、

切换时代、把太湖品牌引向峰巅的标志。这是一种时代的情怀，这是一种超越的情怀，这是一种上善若水的情怀。

每每在受到这种情怀的撞击之后，我都会想到泰伯奔吴的故事。泰伯奔吴或许并不是为了避难式的三让王位，而是上苍的刻意安排，上苍赋予他一种天责，那就是为了改变这个文身断发的荆蛮之邦，引领开化；为了开发太湖之滨，催生江南福地的文明！——当泰伯和仲雍带着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科技文化，来到蛮荒之地、带领这里的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启湖泽之时，他们更带来一种情怀，发散着一种情怀。这种情怀赤裸得也是筚路蓝缕。这种情怀上升为天地正气，杂然赋于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沛乎塞苍冥”，塞山林，塞湖泽，绵延为太湖先民的血脉，绵延为太湖子孙的基因。归宗溯源，是泰伯开发了太湖文明，今天，太湖新城的开发，正是泰伯子孙的情怀秉承，抒写的正是泰伯的情怀，是泰伯子孙开创的现代文明，只是或许手笔更大，气魄更宏大，气象更辽远。

依水而居，依水建城，是古今中外的先民生活与城市建设的善选。西周兴起之初，周公就曾秉承使命，依据洛水建成首都洛阳。作为周朝的祖辈泰伯奔吴时，看到凤凰翔集之地，便停下奔波的脚步，在这里遍植梅树，兴建或许只有尧阶三尺的梅里城邦。或许在早已湮没的历史典籍中没有梅里城池模样的记载，但是泰伯文化蛮邦、开发未化的情怀却在吴地生根发芽。到得春秋时机，伍子胥相天法地在太湖之滨兴建了姑苏古城，成为 2500 多年来城市建设、文明发轫的经典，也是泰伯情怀的重续与历史注脚。时届 2500 年后，在这浩淼的太湖之滨，在这繁华姑苏，泰伯的子孙们又相继用苏州工业园区、高新区、高铁城、太湖新城一体四翼的城市星际坐标的建立，把泰伯情怀张大到了极致，赋予了全新的时代意蕴与特质，描摹出了一个崭新的历史的、文化的城市标本。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泰伯的脚步并没有止于梅里，我们从太湖周遭的泥土、山林、湖泊的表里中，哪里不能发现泰伯的足迹和由他创造的文化传承、精神后续以及情怀的再版？从太湖周遭的城市星际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泰伯的情怀已经升华为一种超越远古、惊叹未来、激励后人的永生灵魂。

凤凰翔集之地，过去不仅在梅里，而在整个太湖流域；凤凰翔集

之地，今天仍在太湖之滨，平地崛起的太湖新城或许就是那凤凰来仪的仙界梧桐！

翔集的凤凰或许来自于心灵、来自于情怀！

初写于2012年4月30日星期一，时太湖新城称为滨湖新城，后改；“苏州湾”原称东太湖，亦为后改。

江阳大韵流响松陵

松陵，在史志中是一块江边高地，处松江之源、松江之阳。

松江是松陵的母亲河，松陵地因江而名，人因江而灵。

虽然，我没有徜徉游历过百里松江，但我自从到得松陵，便能天天感知江源之声、江阳之韵。

无数次在垂虹旧址驻足遐思，脑际里奔涌的是古松江吸太湖、去黄浦的澎湃画卷，耳畔听到的是松陵抑扬顿挫的江阳大韵。

中国诗词有很多韵律，唯江阳之韵最为高亢畅达、昂扬向上，像这松江，抒胸臆，一泻千里；发情志，一咏三叹。因而，松江，在我眼里它不是一条江，而是一条龙，而松陵就是龙之头！松陵之韵，就是松江的奔腾之声，就是松陵控江流、扬波涛的千古之音。

历史随着松江前行，松江随着时空变化。每一次前行，每一次变化，松陵都在率吴江之先，张全市之目，起奏江阳大韵。共和国建立 60 年，松陵演绎了一部雄浑大气的华美乐章。

松陵是生长在水中的古镇。在人们的记忆中，它虽然有着水的灵动，有着江的力量，但是，它也曾有着破败苍凉的过去。在很多年前，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延续着农耕经济的文明渊薮，鱼米之乡的千年颂歌，陶醉了广袤的乡野湖泽；无论是而今的南北主干道，还是而今的各类小区，都是一片田野，夏听蛙声四起，秋收稻谷金黄；虽是

县城所在地，其实在七大镇中却居不到首位。“鱼米”包围了小镇天地，农耕淹没了城市气象。破旧的中山街、老东门，差不多代表了这个县城所在地的民居水平。我这个外乡人，第一次踏上这个也算“江南”的城池，苍凉之外，便感觉到这里到处是需要激活的音符，江阳大韵的铺陈敷衍有着无限的空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松陵这个古镇，拉开了松陵创作江阳大韵的序幕，也证明我当初的感觉多少有点“先验”。

松陵的江阳大韵，凸显了现代诗人奇伟瑰丽的雄浑气质。松陵是市府所在地，而今，它已从根本上告别了农耕经济，江阳大韵中全是现代文明的光环，小桥流水更多的已进入公园、风景带和个人庭院，这块原本平凡的高地，已被林立的高楼提升了数倍的海拔；阡陌小道，已被纵横交错的旷达通衢、高速公路、盘旋立交替代后延伸到天际，并且期待着轻轨的舒缓节律；精致的江南石桥，不是被收藏进文物宝库，就是被从云中降下的彩虹所代替；中山街成了商业中心代名词，老东门陪伴垂虹遗址，一同成为一份备查过去的历史档案；庞山湖、运东大地，成了我许多年前得奖作品中盛赞有加的外向经济桥头堡……每当穿行在这些地方，我真切地感受到作为吴江三大主战场之一的松陵，它的心脏里滚动着的浓烈硝烟，它有着军人的血气，有着将军的气魄，更有着诗人的雄浑气质。它的每一个举措，都是一个令松江澎湃的大手笔；它的每一个变化，都给人展示了一幅生动美妙的形象画卷。过去所有的苍凉陈旧的音符都被现代文明的火种激活了，松陵，已经进入了现代化城市的序列。松江为之载歌，运河为之起舞，太湖每天给它送来金色的朝阳，一起为松陵的江阳大韵助兴。

松陵的江阳大韵，流动着文化兴市的诗化意境。松江是一条文化之江，松陵是一座文化之城。从古到今，松陵就不是荒凉的，它有着几千年文化的滋润，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催动。松陵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经济发展了，城市崛起了，百姓富裕了，但是，松陵得天独厚的文化，随着垂虹、随着鲈鱼、随着松江、随着运河，一起灿烂着、光大着。人们很欣喜地看到，体育馆、体育场、科技文化中心等各类文化体育设施正在这座城市崛起，高级中学、震泽中学、苏州信息学院等各类教育基地也在这座城市生根，但是，我更看到的是，吴江文

江阳大韵流响松陵

松陵，在史志中是一块江边高地，处松江之源、松江之阳。

松江是松陵的母亲河，松陵地因江而名，人因江而灵。

虽然，我没有徜徉游历过百里松江，但我自从到得松陵，便能天天感知江源之声、江阳之韵。

无数次在垂虹旧址驻足遐思，脑际里奔涌的是古松江吸太湖、去黄浦的澎湃画卷，耳畔听到的是松陵抑扬顿挫的江阳大韵。

中国诗词有很多韵律，唯江阳之韵最为高亢畅达、昂扬向上，像这松江，抒胸臆，一泻千里；发情志，一咏三叹。因而，松江，在我眼里它不是一条江，而是一条龙，而松陵就是龙之头！松陵之韵，就是松江的奔腾之声，就是松陵控江流、扬波涛的千古之音。

历史随着松江前行，松江随着时空变化。每一次前行，每一次变化，松陵都在率吴江之先，张全市之目，起奏江阳大韵。共和国建立 60 年，松陵演绎了一部雄浑大气的华美乐章。

松陵是生长在水中的古镇。在人们的记忆中，它虽然有着水的灵动，有着江的力量，但是，它也曾有着破败苍凉的过去。在很多年前，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延续着农耕经济的文明渊薮，鱼米之乡的千年颂歌，陶醉了广袤的乡野湖泽；无论是而今的南北主干道，还是而今的各类小区，都是一片田野，夏听蛙声四起，秋收稻谷金黄；虽是

县城所在地，其实在七大镇中却居不到首位。“鱼米”包围了小镇天地，农耕淹没了城市气象。破旧的中山街、老东门，差不多代表了这个县城所在地的民居水平。我这个外乡人，第一次踏上这个也算“江南”的城池，苍凉之外，便感觉到这里到处是需要激活的音符，江阳大韵的铺陈敷衍有着无限的空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松陵这个古镇，拉开了松陵创作江阳大韵的序幕，也证明我当初的感觉多少有点“先验”。

松陵的江阳大韵，凸显了现代诗人奇伟瑰丽的雄浑气质。松陵是市府所在地，而今，它已从根本上告别了农耕经济，江阳大韵中全是现代文明的光环，小桥流水更多的已进入公园、风景带和个人庭院，这块原本平凡的高地，已被林立的高楼提升了数倍的海拔；阡陌小道，已被纵横交错的旷达通衢、高速公路、盘旋立交替代后延伸到天际，并且期待着轻轨的舒缓节律；精致的江南石桥，不是被收藏进文物宝库，就是被从云中降下的彩虹所代替；中山街成了商业中心代名词，老东门陪伴垂虹遗址，一同成为一份备查过去的历史档案；庞山湖、运东大地，成了我许多年前得奖作品中盛赞有加的外向经济桥头堡……每当穿行在这些地方，我真切地感受到作为吴江三大主战场之一的松陵，它的心脏里滚动着的浓烈硝烟，它有着军人的血气，有着将军的气魄，更有着诗人的雄浑气质。它的每一个举措，都是一个令松江澎湃的大手笔；它的每一个变化，都给人展示了一幅生动美妙的形象画卷。过去所有的苍凉陈旧的音符都被现代文明的火种激活了，松陵，已经进入了现代化城市的序列。松江为之载歌，运河为之起舞，太湖每天给它送来金色的朝阳，一起为松陵的江阳大韵助兴。

松陵的江阳大韵，流动着文化兴市的诗化意境。松江是一条文化之江，松陵是一座文化之城。从古到今，松陵就不是荒凉的，它有着几千年文化的滋润，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催动。松陵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经济发展了，城市崛起了，百姓富裕了，但是，松陵得天独厚的文化，随着垂虹、随着鲈鱼、随着松江、随着运河，一起灿烂着、光大着。人们很欣喜地看到，体育馆、体育场、科技文化中心等各类文化体育设施正在这座城市崛起，高级中学、震泽中学、苏州信息学院等各类教育基地也在这座城市生根，但是，我更看到的是，吴江文

化兴市的战略已以松陵为基地，有形的正在向这里集聚，无形的正在从这里向四周辐射；文化的渗透力像古老的松江、太湖一样，四处浸淫，四处扩散，四处润泽。松陵地灵人杰，从不乏古圣先贤，三高祠虽废不废，它其实一直矗立在松陵人的心目中；松江文化、垂虹文化、鲈鱼文化，像几面鲜艳的旗帜，一直在松陵这块土地上猎猎飘动，培育出今天我们看得见的马中赤兔，人中俊彦，催生出、创造出许多新的松陵文化，它是吴江文化的标识，也是吴江文化的代表，它一天天地在提炼，一天天地走向经典。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生命的城市，是没有内涵的空壳。有时候捧读《垂虹》，想到吴江文化的缘起，想到松陵文化的流布，体悟到的是松陵江阳大韵的一种美妙的诗化意境，昂扬之气，通灵之韵，让心灵淋漓，让天地感泣。

松陵的江阳大韵，抒发着一种爱民富民的主体旋律。松陵自从告别农耕经济，松陵人与全市人民一样富起来了！本不贫穷却也贫穷、富甲天下仅是相对而言的江南人，从真正的滋味上体会到什么叫富裕。从事工业的，把产品卖到国际舞台，把票子赚到松江源头；从事农业的，高效农业长出的都是黄金，农民变市民，走进工厂，生产出更多的 GDP；从事服务业的，整日整夜在霓虹灯下点数着自己的票子……今天的松陵人，衣食早已无忧，很多人正极力寻找着延年益寿、长久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路上的车水马龙，表示人们已经告别自行车时代；家里住着的别墅、小高层、智能化小区，享受的是发达国家的居住模式，表示松陵带头从宜居走向乐居；全面立体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更是让广大的松陵人差不多享受到“妇女生孩子，政府出票子”般的无忧喜悦；而随着运河时代的走向太湖时代，松陵人又能享受到空前的生态休闲待遇……松陵的幸福指数、快乐指数凸现了江阳大韵的爱民在先、富民在先的主体旋律，松陵镇的领导仍在为这首优美的旋律奉献着智慧与殷勤……

江之源，江之阳，松陵风华感动松江；
江之源，江之阳，江阳大韵流响四方；
江之源，江之阳，松江日日礼拜朝阳！

写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匆匆

震泽的“第九景”和“九唯一”

震泽也是有“八景”之说的，“慈云夕照”、“飞阁风帆”、“复古桃源”、“虹桥晚眺”、“张墩怀古”、“普济钟声”、“康庄别墅”、“范蠡钓台”，是也。可惜这些八景，有些是重建的，有些已经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了，也有几个值得庆幸，还兀自挺立，比如八景之首的“慈云夕照”。

震泽我是常去的，“震泽八景”没有全部去过，但大多也到过；没到过，是因为它已真的连痕迹也找不到了，想“怀古”都怀不了了。只要有点痕迹，像康庄别墅、范蠡钓台，我都越陌度阡，并且把康庄别墅写得如诗如画，把范蠡钓台写得情缱意绻——当然纯属自我感觉良好。并且，我还写过震泽的“大部头”，一篇《人文震泽》将近2万字。

但是，我写震泽，没有照抄照搬，倒是在大量的资料里潜心梳理出一些亮点，弄出过一个震泽的“八个唯一”，也用了“八”，但与所谓“八景”毫无关碍，完全是一种巧合。这八唯一是：江南古镇中唯一与太湖别名同名的镇，江南古镇中唯一曾经被称为县的镇，震泽是夏禹到过江南古镇唯一的一个镇，陶朱事业商圣竟是从震泽开始开创万代基业的，江南古镇中唯一被称为“学究天人”、清代唯一的天文学家王锡阐是震泽的人杰，江南古镇中唯一的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施则敬是震泽人，杨嘉墀是江南古镇中唯一获得“两弹一星”勋章的人，而杨嘉墀却是地道的震泽人，姚明是江南古镇甚至中国走向世界的唯一的篮球明星特级

大腕。

这八个唯一其实真的不是凑出来的，说凑当时真想凑十个，但几番梳理、几番推敲后，能成“唯一”的就这八个了。本来是一篇很普通的“唯一”，自己也没想到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与功用，更没想到会成为经典广泛“引”而“据”之。可是，还是没想到，震泽人很自重，弄得它好像生逢其时，身价百倍，广泛引用的程度达到一而再，再而三，有点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样子。《人文震泽》早就没人记得了，这八个唯一至今仍在到处“贩卖”。震泽最近出的一本书，序中又“引用”了！我一生写了许多文章，唯有这八个唯一大邀其宠，“六宫粉黛无颜色，万千宠爱集一身。”文章能到杨玉环的身价，还有什么不开心的？许多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考量，此之一谓也。

铺陈抖落出这些陈芝麻，其实不在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版权税费，或者让震泽人给我颁发一个什么勋章，而在我忽然觉得震泽应当在八景之外再生一景，或者说在八唯一之外再生一个唯一了。震泽第九景，震泽九唯一，震泽便可弄到“封顶”的地步——“帝王”的级别了！

要成为震泽第九景、第九个唯一，必须具备相当的资格。在我看来，第一个资格必须它能千真万确地成为一种景象；第二个资格这种景象，在江南六大古镇中它必须是它们所没有的，因为震泽“八个唯一”当初的参照与比对就是江南六大古镇所没有的；第三个资格它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与文化附加值，因为无论是“震泽八景”，还是“震泽八唯一”都是从人文中提炼出来的；第四个资格它在震泽及全国人民群众生活中具有广泛的需要，心中存在广泛的吸引力以及“标的物”自身的魅力；第五个资格它必须能够成为震泽古镇在当今社会的一张崭新名片；第六个资格它必须具有旺盛的行业核心竞争力、生命力和美好的发展潜力、发展前景。

能够顺利通过这“六大资格”的检验并合格者，在震泽其实已经出现：“经商务部下属的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批准，吴江市震泽镇2007年12月28日正式成为‘中国蚕丝被之乡’”。

“中国蚕丝被之乡”理所当然可以成为“震泽第九景”、“震泽九唯一”！

“震泽第九景”、“震泽九唯一”，其实在震泽已经存在4年矣！

盘点震泽经济和产业分布、发展状况，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吴根越角、吴江城市副中心、吴江西大门，经济发展是很快的，“工业经济形成亚麻绢纺、光电缆、新型建材和有色金属加工等四大支柱产业，以及电梯、电机、电器等新兴产业。拥有新申集团、通鼎集团等50家龙头型规模企业，产业集聚发展，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上依托苏州市现代农业示范区和神州第一甲鱼场，粮经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产业经营水平不断提高，服务业提档加速，房地产、餐饮业、旅游业、专业市场建设日趋兴旺”。

从网上读着这样的文字，一则为震泽的社会、经济景象而欢欣，一则生出一丝遗憾，因为在这一段总结性文字中，人们看不到有关蚕丝被行业的丁点表述，三则让人意外地想到“未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样的话语。

震泽蚕丝被是个现代版的传统行业，从沈福珍1992年拉出第一床蚕丝被，凡20年来，震泽的蚕丝被生产厂家已经变成100多家，一年的生产能力或许没有部门进行过统计，但我知道“慈云”每年至少生产30万床。在这100多家企业中，“慈云”、“太湖雪”、“辑里”、“山水”四大企业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四大家族”，成为震泽这个行业的典型代表。“四大家族”同样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有人用“雨后春笋”、“星如棋布”、“铺天盖地”来形容震泽的这个行业，说明这个行业在震泽遍布乡野，虽不会日出万被，但会月出万被。作为传统农产品的蚕丝被，至今仍与“农”字沾亲带故，从乡野中散发出来的生机与活力，时时可见，无论是震泽亚麻绢纺、光电缆、新型建材和有色金属加工四大支柱产业，还是电梯、电机、电器，抑或房地产、餐饮业、旅游业、专业市场，在独立企业个体的量上绝对没有它多，没有到“星如棋布”的地步。因而，只有蚕丝被在震泽能够被授予“中国蚕丝被之乡”的称号，是名至实归。虽然它在经济总量、GDP、经济效益、财税收入等方面不能与这些支柱产业、骨干企业相比，但它的“盛况空前”、“集群效应”、“投资少，产出快”、“自我生存能力”无论如何都对得起这个称号。因而，它确实是震泽的另一道景观，在同行业企业的量上比较，它具有唯一性。

当年，我写作《人文震泽》时，是把同里、周庄、甪直、西塘、乌镇、

南浔作为比对的，这六大古镇是被有关方面“钦定”的，并且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而震泽却成“遗珠”！ 今天我仍将这六大古镇作为比对，应该说，中国蚕丝从嫘祖开始，传承了五千多年，而以江南最盛，这江南六大古镇也有种桑养蚕、生产丝绸的历史，即使蚕丝被，人们到这六镇仍能看到生产销售。但是，它们却没有一家能有震泽蚕丝被这样的气候与气象，也没有得到“中国蚕丝被之乡”的美誉与称号，这便无可争议地成就了震泽的“九唯一”。

“嫘祖始蚕”以来，不仅将世上本来极为平常的一种生物变为为人所用的生命，而且将蚕尊为神明，赋予蚕以完美的人格与高尚的精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蚕丝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人文元素和文化符号，以蚕以丝为题的诗行像蚕一样具有代代相传的生命，像丝一样具有温暖人们身心、成就艺术的魅力，其自身的文化附加值不仅凝聚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成了财富、地位、身份的象征，四大绸都的出现，更是在千百年历史册页中散发着不朽的光华。时光流淌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得到这种文化的滋养，同时从这种文化中开创出一种全新的社会气象，寻找到人生的价值归位。更重要的是，许多人还在为这种文化的发展倾泻出自己的智慧，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坐标、艺术载体和精神物象。而这些，我们都能从震泽蚕丝被行业找到可信而可靠的“翻版”、“再版”和“新版”。虽然，震泽100多家蚕丝被行业我没有全部去过，但我比较熟知的是“慈云”和“太湖雪”。就这两家公司的创业者而言，她们是把被子等蚕丝系列产品和艺术放在一起生产的，她们运用了许多过去和当今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理念，在她们的产品上打上了一行行、一层层、一床床、一件件文化印记，人们在享受温暖与美丽的同时，稍加注意或品味，便能从中体验到文化的滋味，发现盖在身上、穿在身上的竟然是从嫘祖时代传承过来并散发着时代讯息的文化符号。而“慈云”已从有关方面获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蚕丝被制作工艺传承人”的“授信”，“太湖雪”则得到国内著名专家对她文化的肯定。正因为这样，震泽镇其实另树了一个全新文化“景点”，只是它不像“堂”、“台”、“塔”、“寺”那样单一直观，而是散落在乡野各方，然后随着那些产品游走四方。因而，不庸置疑的是，震泽第九景、九唯一，它能够获得资格证书。

蚕的魅力、丝的魅力与生俱来，蚕丝产品本身就是人们的钟爱，从古而及今。只不过，过去是“王谢堂前燕”不怎么“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全民富裕、生活提高，普通民众也能一享高贵与尊荣，在各种纺织品大显其道的今天，人们一旦接触到蚕丝产品，便真正地找到了一种温情，体验到了一种穿着文化的喜悦。因而，这也是震泽蚕丝能够从江南一隅行销全国的原因所在。特别是当人们深受环境污染甚至现代文明副面物质之害的时候，蚕丝制品的环保、滑爽、透气、轻柔、抗静电，更是让人找到了一种融进自然的舒适，因而，蚕丝制品的魅力在人们追寻健康、显示生命本真的今天，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也是“中国蚕丝被之乡”荣誉里应当包含的品质，因为震泽在现代版的蚕丝被行业，堪称“被祖”、“被头”，被子产量之多、覆盖面之广、知名度之高，是江南六镇所不能比拟，独特的景致、必然的唯一，也自然能够成为震泽的一张崭新名片。

从2003年我第一次到“慈云”去，接触震泽蚕丝被行业开始，我就比较关注这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发展前景。前述的“盛况空前”、“集群效应”、“投资少，产出快”、“自我生存能力”基本上是震泽这个行业的四个特点，这里面已经包括了生命力的产生与延续及其扩张，植根于土壤、凭借自身能力吸取阳光、空气、水分和营养的无名之草，其生命力是最为强盛的。而研究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前景，我觉得有这样几条殊为重要。一是把自身价值做进新产品，二是把文化做进新产品，三是把人品做进新产品，四是把话语权做进新产品，四是把品牌信念做进新产品。以“慈云”和“太湖雪”为例，我觉得这四个基本条件在她们身上是能够找到证明的。她们不是下岗者，就是辞职者，对蚕丝更有着一种特别的钟爱，在确立她们人生的转型志向后，一个成为这个行业的创始人，一个成为这个行业的开拓者，随着一件件新产品从机器上下来，自身价值也有一种寄托。如同前述，她们在把文化做进新产品的同时，也一直坚守诚信，把人品做进产品成了她们的一种追求，因而她们的产品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随机抽检中都能得到“合格”、“优良”、“满意”，在作了无数工艺改进后，让人们得到亲柔体贴的良好感受，喜爱有加，因而能够从江南销到中原，销到四方八野，销到海外；因而，她们能够共同参与蚕

丝被行业标准的制定，拥有了国内、业内的话语权，她们的产品也走出了一条品牌道路，从无名到有名，从知名到驰名，在享誉八方的同时，她们的信念也跟着“绮罗”走中原，走世界。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她们都有一种复兴丝绸、做大丝绸的愿望、思考与行动，虽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但她们的心性没有泯灭，而是在不竭的希望与冲动中等待和寻找着风云际会的时机。而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丝绸，更多的不是她们能力所及的事情，政府部门的统筹、规划、牵头、扶持是必须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极其信赖地看到了震泽蚕丝被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这种前景，会像“震泽八景”一样，留存在史页与现实中，为“中国蚕丝被之乡”增誉添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震泽第九景、震泽九唯一，成为恒久远的震泽全新的人文景观。

写毕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黎里”归来辞

黎里，归来了！归来那个“镇”字……

它取代了“汾湖镇”，它的辖区比原来更大了，它的“版图”比原来更大了。

……

我们不想、不必也难以发问“黎里镇”为什么而去，但我们可以发问黎里镇为什么重来？

在好古、复古、甚至造古的今天，黎里，凭借自身的潜质与生命力量，确实不应该走到历史的重帷之后，存入档案的卷宗。梨花村落与苏州阖闾大城相约面世，“黎里”的名号沐浴着盛唐的光辉，黎里的文化像分湖的水花重重叠叠，黎里的人杰像迢迢银汉的星座竟放光芒，黎里的传说像梨花村落千树万树，黎里的掌故像它弄堂小巷里的石板青砖，黎里里人李海珉在一个失眠的夜晚，说出来的黎里，可能就是一个星朗月明的宇宙与天空。黎里的归来，可以借古生风，借宝生财，借名开运。汾湖高新开发区又有了一个新动力的发源地，又有了一个振翮高飞的机遇。时代需要黎里，发展不弃黎里；黎里可以发扬时代，黎里可以催动发展。

黎里一去一来六年七个月 2300 个日夜，尽可以给我们思考与智慧。

行政区划的今设明改，从古到今极其正常。禹分天下为九州，秦置三十六郡，今还是九个州三十六个郡吗？州府路道，一路走来，变幻不定，谁知安阳曾为北蒙、殷邑、

邺城？谁知江州、楚州、恭州曾为今重庆？“改”为天之则，“变”为《易》之道。……为了寻求发展空间，做大经济总量，实行城市化、科技化战略，变农村为城市，有时对行政区划进行裁撤合并，是可以的，但对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底蕴、现存和区域架构、人情业态，要作一个系统了解，全面考量一下这个地方在历史中的声望，在当下能够发挥的价值，纵横比较，权衡利弊，科学论证，再作决定，方可免生遗珠之憾。……改名易，得利常难；撤并易，民喜常难……去之来之，得之失之，不使人力、财力、精力、资源浪费，并能真切宏大事业，换来特别发展，民众得到红利，方是好事。……勿以事小而轻率，莫以名轻而盲动。举凡治事、民事，还当慎终追远，慎之又慎。斯辞苦口，却能甘心，或许亦能生人智慧。

写于2013年5月31日星期五上午

千重碧树千重烟

冬至前的周末，天很冷，连续的低温，扫落了江南最后一片黄叶。

车在香樟林中来回数趟，本地人亦找不到无人岛的入口，便把无人岛弄出了“深山藏古寺”般的神秘气氛。

摆了一个渡，终于登上无人岛。冬日有气无力地挂在天上，向树林中洒进阳光，看得出十分努力。

水围起来的世界。因为水的分隔，才有了这个孤岛疎峙。

河流没结一处冰，依然殷勤地流动着。正因为流动，使得这个岛屿既生寒冷，又不乏挣扎着的生机。

没有一块石头，符合吴江无山的地理特质，是一座纯粹的土岛，面积 500 亩。

全是树。当地以种植香樟名世，岛上也全是香樟。香樟没有深山、古寺抑或城市里那么硕大粗壮，株株粗细有如杯口，树龄不长，密集之至。相互依赖与拥抱得太过亲密，使得大家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膨胀身体。

间有杂树。树不知名，在这香樟为了岛主的世界，它们只能在夹缝中生长、夹缝中偷晴、夹缝中向人们表示另一种生命存在。

剩有草。毕竟不禁严寒与风霜，都已剥尽了生命的外衣，没有了香樟的墨绿，棵棵是衰败颓废的样子。只有那些芦花，依然迎风欢唱，摇曳生姿，把雪白的面庞伸进人们的视线，有时还偷偷地贴上人们的脸蛋，奉送一丝温存、

一丝体贴。多的地方，很让人想起诗经中“兼葭苍苍”的意境，绰约中如群玉阵列，阳光不仅照得它们灿烂，更弄出它们的风骚。

因为雨后不久，岛上泥土很是湿润，坑洼中泛着水光。才穿行几步，便有一只野鸟振翮而起，耳边翅膀的扑棱声未息，脚边又窜起一只野兔，两腿不如四蹄，追之无及，只有机灵的身影、迅疾的脚步及动如脱兔的古语一齐涌上脑际。兔窝就在脚边，只枯草一抔。

出入草丛，一行人众，衣服、围巾上全粘上了诸多的“臭婆娘”，我从心里敬佩这种草处处留情的粘和劲和附着力，只这一粘，便能把它的子孙带到天涯海角。

在丛草树林腹心，忽见数椽瓦屋兀自独立，门窗不存，屋瓦疏漏。一眼江南土灶蓬首垢面，不起烟火日久；一眼古井埋没枯树败叶之中，揭开盖，竟也水自清清，云光、人影可鉴。诚以为“吴王井”也，终非古物。改革开放前，社队经济争风，岛上曾养殖水产，故有屋宇、水井遗存。破败之景，原也印证时代。由是而观，无人岛原非无人，只是在新兴时代面前物旧人非，被人们、被时代遗忘甚至抛弃。遗忘得久了，抛弃得远了，便成所谓独立的世外桃源，却也成了另一道时人欣赏的殊异风景。

无人岛本名荒天池。池者，湖泊、沟渠也。这有七十二条半河浜为证。我们总是围着河浜杂沓穿行，虽然没有走遍全岛，也没有点数过河浜的数字，但是岛上河浜之纵横，的是不假。远在吴越春秋，这里曾生动上演越国训练水兵的活剧，七十二条半河浜里樯帆如林，战船穿梭；执着金戈剑戟的将士厮杀不休，然后穿越太湖，北上越溪，突破横山，汇聚到姑苏城下，只听得范蠡一声令下，杀进馆娃宫，杀进婆葑门，吴王亡命，吴国灭绝……血雨腥风，白骨累累。那血雨，那白骨，从灵岩山下汇入太湖，返流古越，也返流到荒天池，返流到七十二条半河浜，红红绿绿，浮沉壅塞，七十二条半河浜因白骨累积而日渐淤积，只有那杂草、碧树因吴越男儿热血的滋养而纵情生长，草淹河浜，树碧苍天，鱼虾肥腻；而今七十二条半河浜不能行舟，堪可纵马……

吴越春秋刚刚翻阅千年，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又纵马来此，七十二条半河浜又上演了操演水军的故事，也是穿越太湖，也是血流成河，也是白骨累累，这荒天池又成了东吴王张士诚殒命、西吴王朱

元璋登基的功勋地。沿着河浜而行，我似乎见到天下奇男子开平王常遇春，从紫金山下白马村的墓穴中重回故地，那神勇英姿，在七十二条半河浜中若隐若现。我突然明白，这荒天池原本并不荒凉，原本不是世外桃源，它是一块血腥之地，一块神奇之地，是一座浸透2500年血迹、汗渍的烽火台，是一座可歌可泣的战事奇迹、社会变革的丰碑！七十二条半河浜壅塞进密密麻麻的涓涓人文，一岛碧树，树树都浸淫发散着历史风华！开发荒天池可以再版吴越春秋，可以再版大明故事……

当地负责开发荒天池的领导告诉我，从航拍照片上可见，荒天池南北地貌自然形成汉字“福”与“寿”的模样。这让我再起惊奇。天授鸿运，福寿齐来，荒天池原是一块宝地。来者得福，游者可寿！

风不再冷。我的眼前全是莽莽风烟，还有眨巴着几许星光的期许。我的血有点热了！

注：

文成后，发现《桃源》一书中说在荒天池操演水军者为吴王夫差，而非越王勾践，但鉴于皆为传说，并非信史，文章既成，恕难再改，信不会以讹传讹也。

写于2009年12月23日

诗画康庄

吴秀肯定懂得堪舆，虽已沦落，康庄别墅仍然风水宜人。

吴秀肯定善构境界，虽是荒丘，康庄别墅依然意象回徨。

越古镇震泽，向西南数里，阡陌农田中有一个叫做匡字圩的地方，树无几株，土才数抔，方圆几亩，河连水绕，却又无一砖一瓦——那就是康庄别墅。

乡野田埂上趔趄，不像是在朝圣别墅，然而它恰恰就是别墅，并拥有一个直到今天还很现代的名字——康庄。

就是这条雨后的小道，已经粘连过 400 多年的泥泞。

就是这座颓废的别墅，已经接纳过 400 多年的霜华。

400 多年前，那是有明一代一个颓废的皇帝万历的天下。官居扬州知府、福建按察副使的吴秀，因治理黄淮意见与同道相左，竟也逞一时意气，拂袖官场，到此林居，薪传起陶潜事业。

今人已无法一睹当年别墅的风采，从意象世界涂抹出来的画页并不是匡庐的真容。今天的别墅遗址，已然成了农人的桑地和菜地，成洼成垄的“翡翠”，慰藉着那个农耕年代的本色。而那三两个坟堆极不恰当地大煞了别墅的风景。

这个高若丈许的土墩，由于以前被人们挖泥烧砖，朝南的一面恰成一个弓背，整个土墩看来倒颇像一把座北朝南的太师椅。在这太师椅前流连，想象着那一块块红砖青砖，

垒上匡字圩外人家的墙头，便感觉到也把对吴秀当年“以米易土”的嘲讽垒到了半空。当年的别墅选址，并无天然高阜形胜；江南水网密布，一望平畴，吴秀只能因势利导，进行人工造势；而为了果腹的震泽匡字圩先民便与吴秀亲密合作，“以土易米”，他们背过来的是土，背回去的是米，一个月后，土垒三寻，水环四面，江南水泽平畴间忽有了一个屹立的气象，犹如一峰飞来，孤岛疏峙……

雨后的清新有点沁人。吴秀从小就嗅着这种清新长大，却不知何以生出对山岳的景仰尤其是对江西庐山的独钟，自号“匡庐道人”，足证了向往山林的真挚；待到康庄建造时则“竖五拳石以象”庐山五老峰，以至别墅“内坦外峻，亦宛然庐山景也”。如今，在这康庄遗址，早就没了这些；那“五老峰”也与那些砖头一样成了人家的墙头或墙基，只有几块幸存者，从疮痍的椅背泥土中露出，似乎向人们诉说它们曾是当年“隆冬常燠”、“盛夏恒清”石室或者是刻有当地贤士的九贤祠的“遗脉”。面对它们，人们犹如面对山林境界和高士风范的凝结，也仿佛看到范蠡、陆龟蒙、杨邦弼、陈长方、沈义甫等结伴而来，手拈长须，聆听着吴秀朗声诵读的自作的九贤祠记，欣赏吴秀临摹欧阳修所书的“平山”二字，并勒碑为纪……

与残石黯然道一声别，登上太师椅背，凭高望远，江南天地，一片迷蒙：南眺古越，千里莽莽，烟柳画桥，参差人家。西濒蠡泽，岸芷汀兰，一水荷花，范蠡钓台依稀可见；北去太湖，朝晖夕阴，浮光跃金，姑苏一城飘缈于烟水之间……诚如古人所记：“高楼望远则百里萃于目中，华馆临深则千顷同于几下……”几滴疏雨过后，一阵清风忽来，上下天光，春和景明，不禁让人格外心旷神怡。凝眸别墅周遭，水气浮沉，鱼虾竞泳，白色的鸥鸟翩然翔集，柔柔地叫上一声，让人心旌半醉。再看那脚下飘飘的桑叶，仿佛变成了千株老梅，疏影横斜，暗香浸淫，酥胸润骨；而那白色的鸥鸟竟也漫步于梅树之里，变作仙鹤，轻盈漫舞；就在这梅香鹤影中，有茶烟数道，吟咏声声——原来是吴秀与三五好友品茗觞咏，竟日流连……

带着深深的陶醉，折回泥泞的小道，脚步沉沉，心却留恋得疲惫。“掩种千株处士梅，花鸟春风供啸咏。”“片帆遂意探幽微，斜转溪流傍古矶。香起静中知有国，影横疏处更藏扉。”清人沈虬和王锡阐游历康庄别墅的佳句，一起随着清风和暗香，传入我的耳际，让我从心底出来一种感悟，康庄别墅虽然湮没了，但它的神韵永远明明灭灭。如果

有朝一日重修重建，在这“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就是一座胜似蓬瀛的仙境，就是一首诗，就是一幅画。人们吟着这首诗，读着这幅画，就会起来一种虔诚，就会仰止于一种淡泊而空灵的境界。

再一次回首，康庄别墅与水天相接处，竟轻描淡现出一道七色彩虹，风也清清，水也柔柔，鸟也翩翩……

写于2004年5月8日夜

故土的追思

天，好久不下雨了。14 日这天下起了雨。

冬天的雨夹带着凉气直往人的心里钻。这天上午，参加柳无忌先生追思会的 18 位同志聚在黎里柳亚子纪念馆里，心里好像也下起了阵阵冷雨。

“家兄无忌不幸于 10 月 3 日上午 9 时半（美国时间）在美国加州孟乐公园寓所病逝，享年 95 岁。10 月 5 日下午 1 时亲友在墓地举行了送葬悼念仪式。无忌和我嫂高蔼鸿的合葬墓面向太平洋，隔洋西望祖国。”

10 月 17 日，柳无忌先生的妹妹柳无非的两页薄薄的素笺，把噩耗传到了祖国，传到了江南，传到了柳亚子纪念馆馆长李海珉的手中。

黎里，是柳氏兄妹的故土；柳亚子纪念馆，保留着柳无忌先生的童年。

接到柳无忌先生驾鹤仙逝的噩耗，家乡的人们为失去这位杰出的人物而悲痛，然而重洋远隔，人们不能为柳无忌先生的坟墓亲手培土，不能亲手抚摩那面向祖国的墓碑。寒意阑珊。柳无忌先生追思会把家乡人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痛悼，送到了大洋彼岸。

“柳无忌先生 1907 年就出生在我们黎里，出生在虎筋桥畔赁庑周寿恩堂。”

年已古稀的老馆长殷安如先生研究柳氏一门已有几十年了，在他孱弱的身体里，却充满着对柳亚子及其后代炽热的感情。他早已离休，已移居盛泽，体弱多病。但是他

还是冒雨早早地来到了追思会场。

他说：柳无忌先生青年时期就有极大的爱国热情。1925年曾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而愤而辞学，后转读清华，赴美欧留学深造；1946年后定居美国。他从教44年，有20多部著作问世，是一个教育家、翻译家。他以极大的热爱故土的热情，把中国文学、文化介绍到西方，是一个文学家，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他又是南社一名会员，对南社研究充满热情，在海内外他积极介绍对南社的研究，对国内柳亚子文集的出版、对整个南社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南社会员一共1182名，他是南社最后一名会员，现在这颗巨星也陨落了……

说到这里，原本就患有气管炎的殷老的喉管里发出了“喉啦喉啦”的声音。

放大了的柳无忌先生照片在人们手中传看着。这是他在国内唯一的一张黑白照片。市前任文学协会理事长、“五个一工程”获奖者、《柳亚子传》的作者张明观，深情地端详着柳无忌先生的照片，他在创作《柳亚子传》过程中与柳先生书信交往七年的情形，又涌上了他的脑际。

“我是在得到柳无忌先生明确的支持后，才下定创作的决心的。1991年，我试着给他去了第一封信，没想到他竟回了满满两页，明确表示‘趁我与我妹妹无非仍在世的时候，有些问题可以试为解决。’7年中，解决不了的我是每事问，他是有事必答。最后还亲自为此书作了序。他是饮誉中外的学者、作家、教授，却给了我巨大的关怀与支持，让我终生难忘。《柳亚子传》的创作、出版凝聚了他很多的心血，没有他，就没有这本书的成功。”

张明观先生越说越激动，他举起照片，说：“今天，我们对柳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搞好对南社、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我退休以来，准备搞一个江南地区明末抗清斗争历史的研究，目前已搞了20多万字，估计明年底可以搞定。我想这也是我对柳先生最好的追思、最好的回报。”

雨还在一个劲地下着，故土的追思随着柳先生照片的传递激荡着……

“我和柳先生一样是黎里的儿子。”

市政协副主席、市统战部部长姚海兴也参加了今天的追思会，他

和柳先生一样，都是吃着黎里的水长大的。他满怀深情地说："今天，我以黎里儿子的身份，和大家一起追念柳先生。柳先生一生很不平凡，很有光辉。追思的目的是要向他学习。作为柳先生的家乡人，我觉得应当学习柳先生那种耐得寂寞的精神，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那种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能力。我们要以建设好故土的热情，要以自己的成就，告慰柳先生的在天之灵……"

细雨绵绵。追思绵绵。柳亚子纪念馆天井里的桂花树与广玉兰经过细雨的洗礼，更加挺拔了。在人们心中，长在故土的生命之树多么像那柳先生父子的人格与风貌啊！

写于 2002 年 12 月初

雨中访铜罗

江南多古镇。每一个古镇都能成为一个经济文化的亮点、成为开发的坐标。

铜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古镇。

了解铜罗的人，都知道铜罗的本名叫做“严墓”。与其他用“坟”用“墓”作为地名的地方不同，铜罗人并不因为自己的热土被称为“墓”而有所忌讳，相反，一谈到铜罗的渊源，铜罗人都有一种荣幸。因为“严墓”原是西汉著名辞赋大家严忌的归宿地。铜罗人总是欣喜地告诉你：“严忌，《辞海》上都有。”是的，记者从《辞海》上找到了的证。严忌辞赋，文采飞扬，辉耀星月；历两千年岁月而终于不朽，不仅是严忌的光荣，自然也是铜罗人的幸运。更何况严墓的发现竟然与铜罗的酒文化紧密相连——千年前铜罗人造酒取泥“取”出一个严老夫子，这或许是上苍对数千年后铜罗子孙的特别恩赐！

“恩赐”，并不限于此一种。

镇南的一条大河边有座叫做“凤仙桥”的古桥，也有着凤凰来仪的美丽传说。这种传说本身，附会着的自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当人们屹立桥头，环顾四野，看到今日铜罗竟拥有平原地带绝无仅有的 11 平方公里滔滔林海时，就会相信今天如果还有凤凰的话，一定会再“仪”此地的，那种“附会”便也不再是附会，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

一片树林——这就是被铜罗人称着“一片树林”的一片树林！

确切地说，这一片树林是铜罗人种出来的。它从计划经济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石缝中扭曲着钻出，却在市场经济的急风暴雨中茁壮，见到它的人都在惊叹，这是一个奇迹！它所带给人们的绝不仅仅是银子，还营造了一种弥足珍贵的生态资源，终究要成为铜罗的一种现实人文，牵拉起这一方水土的旅游经济！

这不是祖先的恩赐，这是铜罗人自己对自己的恩赐！

但是，祖先的恩赐自然还有。

后村，西村，据说就是春秋时吴王夫差在铜罗的行宫所在地，曾被称为前宫庙、后宫庙、东宫、西宫。只是被时间的流水销蚀得无影无踪，现今的铜罗人也只是朦胧地知道那被叫做行宫的地方，就在镇南一片广大的区域，从后村西村的名字中想象出与灵岩山上馆娃宫一样的历史烟尘，或许能在今天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青睐。想象这种烟尘与青睐，铜罗人自然还不会忘记那条叫做七十二条半浜的地方——荒天池，尽管他们仍然迷蒙于是当年吴越水战的船泊，还是当年明朝大将常遇春开凿的练兵堑濠，无疑七十二条半浜在向铜罗人传达神奇的同时，也在深情地涂抹他们的历史文人，勾起站到这里的人们的思古之幽情，而有识者则会想起它在今天的价值，是可以在经意与不经意间发掘出来的。

一条老街，两岸廊棚，三座门楼，四座古桥，五座老宅，六个文控单位……镇领导对古镇的人文资源作出了他自己的、除了“一片树林”以外的“数字化”的概括。而要对这组数字进行“游历式”介绍，则是作了短暂采访的记者所不能的。但是，当记者在细雨蒙蒙中从绿色林海和凤仙桥归来，又穿行在蒙蒙细雨的古镇街巷中时，的确看到了这些古桥老宅门楼。这些东西虽然蒙尘蒙垢太久，有不少损失非常严重，却仍能让人想象出它们当年的气象，“领衔主演”着当年古镇在建筑、文化、艺术等等方面的潮流。镇领导告诉我，这条由民主、胜利、人民冠名而又相连着的老街，专家们说在江南还算是比较完整的，只要在里面走走，就能闻到看到一种江南古镇的古色古香的气韵与面貌。而我们脚下踩着的水泥路面，其实是一种想象不到的杰作，因为那下面竟然完整地铺着像江南其他古镇一样的青石板。一旦哪天“重见天日”，那又该让人荡起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民主街104号，是印象清晰的一座古宅大院，长方形的天井，条石的场地，围壁式木质楼层，让人想起那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平遥院落，远不如这江南院落的富有情韵。

受主人的盛情邀请，我们进入一座普通的民居，竟也是“层层深入”，“引人入胜”，而对面的一座砖砌门楼也逼得仰视它的人感受到一种巍峨，只是底下的一扇大门竟然留有当年日本人焚烧过的累累伤痕，而这一道伤痕更加重了它的沉重，记者认为在古镇开发中这门是不能换成新的。

中科院院士汪集炀的故居就在人民街口，完全是一座老宅，一样的层层深入引人入胜。只是墙头上已经长出了不知名的蔓草，那生机竟是掩饰不住的蓬勃，或许预示着古镇开发的春天的到来。

穿行于那条古街，徘徊于那些老宅，徜徉于被叫作严墓的古老土地上，眺望着那片林海，记者忽然又想起了严忌，他若有知，会不会又行吟挥洒出什么绝妙好辞呢？

经过历史过滤、沉淀下来的是文化。现代人在享受了丰裕的物质生活后，常常要到文化中寻找一种陶醉。幸运的是，铜罗人自己的这种文化就在眼前，伸手可得，并且这种文化与铜罗的酒一样，可以给铜罗人美味与充足的滋养。

写于2002年12月26日

珠遗寒野敛宝气 风栉银杏待磬音

——吴江太湖新城横扇报恩寺的前世今生

天气很冷，这个新年。

1月3日下午，天空中飘起几朵碎雪，人有点瑟缩。在太湖新城里转了一圈，朋友说到报恩寺玩玩吧。

早知有座报恩寺，好像是在太湖节制闸那里，没想到竟在“太湖绿洲”之中，车程几分钟——三棵落尽碧叶的古银杏掩映着一座大雄宝殿，像路标一样屹立着。

报恩寺坐落在横扇叶家港村后，三面围墙，后面的池塘像一把东西向躺着的古竖琴，是天然的、抑或是过去寺庙里的放生池？“琴”北是百亩桑地，桑树也脱尽华衣，傲骨横斜；北来太湖风吹过桑林，心中流过的好像是“吴地桑月令”。

三棵银杏高植在广场中。殿前两棵已有百岁高龄，两两相望，情意绵绵；东南一棵已阅700多年沧桑，苦心孤诣，目光西凝，因为在西面相对的位置肯定有过一棵它的姊妹或者结发之魂，本来它们共同承担着撑起报恩寺天空、阅读时光的重任，可惜只剩它孤独的躯干接受了先逝者的灵魂，合二为一地恪守使命，承继遗志。

报恩寺住持广法法师袭一袭黄色僧衣，早早地在客堂门前的寒风中恭候我们。去过不少寺庙，见过不少和尚，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就像海通法师亲自将只捐两文的“贫民”迎进庵堂一样，广法法师在客堂里早备茶

水——一套精致的鸡翅木茶具，烹着“正山小种”，沉香燃起，香气绕堂。“茶，上茶，上好茶”，似乎有了现代新版本。

佛家讲缘。与法师此前有过两面之缘，今日重逢，无分尘佛。茶禅一境。晶莹剔透的正山小种穿越尘佛心境，都是一样的绵柔甘洌，御风扬神。而不免寒碜的是，这座佛门客堂包括僧房，竟是用彩钢板搭就，简陋而又落拓。前堂后室，后室竟是住持办公与起居之地，虽是砖木结构，却又要风来风，要雨漏雨。或许佛家修行，从不讲堂皇气派，讲的是陋中生慧，苦中证果，因而，法师依然谈笑风生，就像那“正山小种”经过热泡、过滤，色纯而玲珑，味淡而甘饴。一切随缘，茶禅本色，诠释在这里的一切上面。

法师背后的墙上，挂着几幅放大的照片，其中一幅是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来寺，下面的注解说得明白：广法法师原是释永信的弟子。与嵩山名刹结缘，也是报恩寺的幸运。

茶过几道，话入里巷。广法法师来自四川绵阳，从小孤身一人，入法门多年。8年前，来到报恩寺，自觉因缘际会，欲在此成就一番佛门事业。广法，既名其名，亦求其实。

江南，太湖，既是众生福地，亦是方外福地。南朝四百八十寺，虽已风雨凋敝，楼台不见，但崇佛之心，仍像太湖之水润泽在地。今日吴江仅剩的几大佛教寺庙中，慈云禅寺、小九华寺、圆通寺、泗洲禅寺、罗星洲，都机缘称佳，得到了很好的修缮、扩建，向信众开放，独独报恩寺劫灰犹在，破败颓废，仿佛一颗旷世明珠，被遗忘在太湖新城的太湖绿洲之中，只有三棵高大的银杏、一座大雄宝殿、一座娘娘庙和后修的不禁风雨的僧房，向世间诉说着它的“遗世”存在。

沉香重续，茶烟再起。吴江历史上兴盛佛事，似乎全部浮在了香气、茶烟中。清人金圣叹便有诗说：“震泽多精舍，慈云师子林。家私唯古佛，眷属总玄心。”而让吴江一直引以为荣的是，太虚法师、弘一法师都与吴江因缘深厚。而报恩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7年前的北宋王朝。那是一个宋真宗的年代。这位北宋第三帝，既与辽签定过“澶渊之盟”，也淫于封禅之事，却又使北宋经济进入繁荣期。在位二十六年，初用“景德”年号四年。就在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太湖乡民为了进出太湖平安，从浙江普陀迎请了观音娘娘法像，在太湖南岸即今叶家港

村募资修建了一座报恩寺。当年，寺庙规模宏大，殿宇多达百间，寺内古树参天。信众云集，香火鼎盛，声名远传。但是，1007 年后，报恩寺已尽是今日疮痍。

说起报恩寺的前世今生，法师心有余痛，抿茶一盅，神志稍定。“但是，报恩寺在人们心中并没有完全坍塌。”改革开放后，这里香火日益兴盛。初一十五，香客过百；每年春节，三四千众；湖嘉沪苏周边地区，慕名结伴而来者亦为不绝。而最关键的是，寺处太湖新城的太湖绿洲腹地，不仅紧靠太湖第一闸的节制闸、太湖大学堂，还紧靠格林公园。重修报恩寺，既能让太湖新城多一个宗教场所（也是文化场所），更可增添一道美丽吴江、太湖旅游的胜地景观。湖光水色一览无遗，太湖湿地旷人心脾，生态基地层层滴翠，国学人文让人心仪，晨钟暮鼓澄心净虑——游客情缱意绻中，会生出对天地、对人文、对山水、对社会的感恩、报恩情结。法师的叙述，让人感觉到一种美好的愿景和一种执著的自信，更感觉到遗珠重放光彩正合时运。

法师进入内室，拿来一份报恩寺重修重建的效果图和一份恢复重建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恢复重建报恩寺已具法缘。民间修建娘娘庙已经七八次之多，南去叶家港的道路已经增宽了一幅，大雄宝殿已于前年整修完备，天王殿修复亦将于今年启动。到目前为止，连同佛像、平台、钟鼓法器在内，民间募资投入了近 500 万元。另外还有民间捐赠、绿化栽培、土地扩大等许多事项正在与有关方面商洽之中。身心安处，即是道场。对法师来说，目前最为紧急的是修建东厢房，因为报恩寺弟子还寄身于八面来风、四面来雨的旧屋与彩钢板窝棚中。

“正山小种”已经很淡了。我们穿过寒风，进入娘娘庙和大雄宝殿。“娘娘”“佛祖”法像慈严，“慈航普渡”的愿望全部写到了脸上。大雄宝殿的整修已进入重塑金身的阶段，如来与弟子的木雕檀香四溢，海岛观音及 80 化身初现，两位年轻的泥塑家正在寒风中“鞠躬尽瘁”——佛像鎏金就在今年的春风里。一口大钟高悬在殿内，兴之所至，冒昧地撞响三下。钟声浑厚激越，颤音绕梁，门前的银杏树似乎从冬眠中睁开了眼，树枝努力地摆动了几下；北来的太湖风按下竖琴的“琴键”，几道涟漪荡漾开来……

告别伫立着的银杏和法师，重新穿行在太湖绿洲、太湖新城中。

飞舞的雪花中仿佛浮现出太虚法师、弘一法师的法像，吴江深厚人文中佛教文化的光芒似乎在太湖上空凝结成空蒙的云气。朋友说，儒释道差不多兴起于同一时代，在哲学上，它们阐述了认知世界、了然人生的不同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价值论，在文化上，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影响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恢复重建的报恩寺除了是信仰圣地、旅游胜地外，其实在更多的意义上更可以成为太湖新城的文化坐标。广法法师执著的信念在寒风中等待春风化育，报恩寺这颗明珠似乎正从人们的遗忘和岁月的劫难中，努力抖落着尘埃……

注：

文中“太湖新城”当时并未命名，时称“滨湖新城”。

写毕于2013年1月5日星期六

观吴江人油画《胡杨风》

从来没到过戈壁，心里却长着胡杨。
它是一尊坐标，
栉风沐雨　昭示沙漠方向；
它是一座雕塑，
风骨俏立　面对无边荒凉；
它是一通丰碑，
通天彻地　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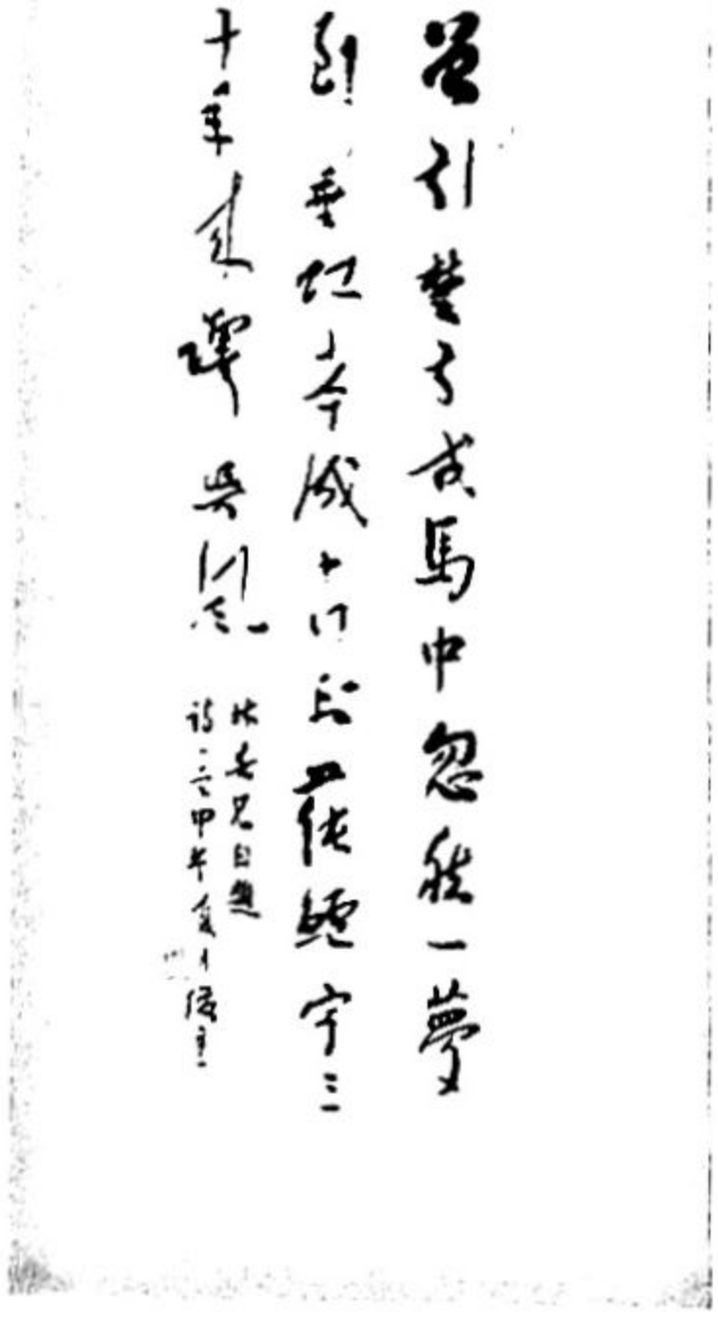
一千年不死，一个真实的生命传奇。
石头吹圆了，河流沙埋了，
它的枝头诚实得没有花蕊，
却一千年换了一千套绿衣。

一千年不倒，一根高耸的擎天巨柱。
山体崩塌了，松柏干瘪了，
它的躯干斑驳如刀矛剑戟，
却一千年干天入地屹立如初。

一千年不朽，一个活着的史前化石。
石器由旧变新，沧海数变桑地，
它的英姿剔除了纹饰华丽，
却一千年铁骨丹心叙说离奇。

三千年神话，传颂着天地精灵；
三千年敬仰，普照着日月神明。
三千年璀璨，一片心绮丽！
胡杨告诉你真理：把它长到心里！

写于2010年4月2日



砚田曾行江南雨 笔底又隐歌哭天

——孙悦良先生新著《墨缘杂忆》中的人文情怀与境界窥真

在今年第一、二期《吴江文艺》上，初读《远方的月华》中部分篇章，便惊讶作者孙悦良先生的文字之美，于是把两册期刊带回去让内人看。没想到内人读得十分感动，有些篇章竟然使她流出了眼泪。

《远方的月华》是悦良先生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墨缘杂忆》中的第四辑。那时我还没有拿到书，但是，我的感慨已经浮上天灵。悦良先生作为吴江区委副书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如此文思璀璨、文采斐然、文风灵动，可谓纤毫濡墨为官员们着色，寸管为文为领导者争光。

一、白色大雁的文字唱响

《墨缘杂忆》终于在期待中捧在了手里。打开书页，便有“高原的阳光”扑面而来，而在那阳光下，我好像看到了一只白色大雁，轻盈飞翔，和云而翥。

《提印上林周》是《高原的阳光》的开篇之作，虽然它没有夹岸桃花，却给了我意外步入桃花源的气象。

林周，是西藏的一个县。吴江常有援藏干部去之。上林周，是说去援藏；援藏乃人生重要经历，但凡援藏之人，定会在记忆世界中占有大书特书的位置，而这种大书特书，一般都会正面取景，正面说事。但是，作者却让两位书友、一方印章出场，便把这种人生大事轻松道来，四两拨得千

斤动，杠杆撬动高原转；而所提之印，竟非官印，而是一方“林周太守”印章；这方印章，敲开了作者感情的闸门，心绪飞扬，时空穿越，上追千年古人，下念当今好友，他们都在这方印章前列成方阵，无声无形的送别情意胜却斓珊酒宴，脱俗高雅的情肠匠意无比“扎西得勒”。读着这篇文章，我与作者一样，情色两动，脑海屏幕自己揿下了这样的文字：意境鸿蒙壮士放歌，技巧娴熟风云内敛，文风高古山抹微云。

其实当得起这样的评论的不光开篇之作，《墨缘杂忆》中的每一篇文字，都可以给出这24字。出人意料的谋篇布局，漫不经心的娓娓道来，以小见大，以淡见浓，以柔见刚，以拙见智，以趣生理的“推阐理事”，让人领略到的不是小、淡、柔、拙、趣，恰恰是“神驹着鞭，风樯阵马”的青云涌动，江水浩荡。

“请求白色大雁，借我凌空双翼，并不远走高飞，理塘一转就回。”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是西藏人民心中的神灵，他的爱情诗就像在高原之巅拨动的情弦，悦良先生在“玛吉阿米”书就的这首诗，成了他与六世达赖三百年后心灵对话的神品，而我以为，悦良先生整部书的为文表现手法，或许也在那特定的“意、境、人、法”的契合中变得那么沉静，那么轻盈，那么天心剔透，那么流水清澈，就像那白色大雁，在那听得到神仙说话的高原上空，任情回旋，浮翼恣意，没有“远走高飞”其实已经心骛八极，虽然“一转就回”其实情已万里。

白色大雁飞翔在《墨缘杂忆》的字里行间，白色大雁就是悦良先生写作时心摹手追的文字艺术表现手法。

二、“心佛不二”的内化真谛

我对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一无所知，从悦良先生的书中才知道西藏有着为人神共仪的白色大雁，于是陡生了我也要“请求白色大雁，借我凌空双翼”的愿望，不过，我是要凭翼远走高飞，因为西藏之行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梦，就像悦良先生有梦于红星宣纸仓库一样。许多人说，人活一辈子，不去西藏便是白活，因为那里有蓝天，有白云，离天最近，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而在我看来，那里除了有那些，还有白色大雁，还有时时皆有、处处皆在的禅意，去一次让人心地净

化，呆一阵让人心灵升华，人生的价值便不会与白活等同。但是，我的梦与多数人一样，注定是做易圆难。因为除了没有机缘之外，去西藏、特别是像悦良先生那样的援藏，那是对灵肉意志的考验，透支健康、抛开家室、搁置亲情、为伍寂寞，都是梦中的主色调。白色大雁即使肯借双翼，可能也不能骑到它的翅膀上。

西藏，说一声爱你不容易。歌可为之歌，泣可为之泣。

但是，悦良先生不仅借到了大雁之翼，而且骑了上去。白色大雁不仅给了他为文艺术的表现手法，而且为他洞开了人生宏大而空灵的境界。

品读悦良先生两个月中倚在床头写就的40多篇“失眠”文字，发现他其实写的是人生，墨香、书法只是一种缘，更像是一根线。因缘而智悟世间万象，因线而串起粒粒珍珠。这些“珍珠”其实就是从政故事、生活经历、情感浪花、人生感悟、社会思考，等等;这些“珍珠”都与“真”字为伍，是真生活、真情感、真感悟、真思考的集成。既珠圆玉润，又明心见性，由内而外文饰着一种沉着、沉静、沉稳的境界，就像那没有浮华的西藏天空、褪尽浮躁的江南大地，天、地、人、文，亲切自然，博大渊深，没有雕琢，淡定低调，综合呈现出一种禅心禅性，就像那白色大雁，自由的身形展示着佛性，翩然的双翼扇动出佛光。

既在讲书法，更在讲人生。书法与人生，就是悦良先生的一种价值追求，一种境界自成。虽然为官从政不可旁骛，书法只是业余。但为了这种人生，为了这种境界，悦良先生经历了我前面所述的种种灵肉考验，把自己和书法一起带到了青藏高原。透支健康、抛开家室、搁置亲情、为伍寂寞，成为心大肝大脾大前列腺大的“四大山人”，这种梦中的色调，已经衍变成真实的奉献和牺牲。庄子崇尚的“至人、神人、圣人”，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见到，而能经常见到的只有俗人、真人。所谓真人，就是一个具有真实性情、又具有高雅情怀的真实的人。有人说，俗人活在物欲中，真人活在境界中。要无怨无悔地支付这种奉献与牺牲，一定得是活在境界中的真人。如果不是活在境界中，“高原的阳光”会照得你目炫，“那时年少”没有甜美，“那些高大的身影”会与你擦肩而过，而“远方的月华”只能永远地成为虚无飘渺的海外仙山。

那么，这种人生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应当如何表达呢？

如果运用形象思维，窃以为白色大雁便是境界的化身；如果运用理性思维，窃以为南怀瑾先生为悦良先生题书的“心佛不二”便是境界的真谛。无论是小时学书，还是面对那些高大的身影，抑或是在高原阳光下，白色大雁可能是悦良先生的形，而“心佛不二”则成为白色大雁的神。心为己心，书法则如同悦良先生心中的佛。因为有了这样的“形神兼备”，在家乡可以扛着煤气罐去见徐穆老，可以承受吴大师的训勉；在西藏，笑曰“油条（卷起来的《书法报》）来了”，乐闻厨房里的臭肉（藏式墨汁）味，吸氧作书，将“双阳”钉到天花板上，并且邂逅白色大雁。如果不是这样，“一跤跌到青云里”，讶险峻处过来无人，便会成为另一种真实存在。

从《墨缘杂忆》中我们读到了境界，这种境界不唯在书法，不唯在文字，更在其人生。

三、绵内藏针的智识器度

“隐读村人”、“隐读村民”两方印章，表明了悦良先生对出生地七都隐读村的厚爱。没有书香的“书香门第”，注定悦良先生一切得从平凡开始。读了《那时年少》章节，便能看到悦良兄弟一路走来的身影和痴迷书法的精神。“孙氏伯仲双璧”，同样给人构摹了一种书坛风景、人生境界。

我不知道书法造诣与兵法有没有关系？据说，隐读村上孙氏宗族，是“孙武后裔迁徙过来的”，孙氏兄弟的血管里或许流淌着 2500 多年前兵圣的血液，书法至少在聪颖智慧上与兵法有相通之处。兵法以沙场为战场，书法以宣纸为战场，同样的排兵布阵，同样的运用谋略，同样的审时度势，同样的奇正相因……知道了这道渊源，我似乎也能从孙氏伯仲的书法里悟见兵阵、兵法，剑戟之中挥洒智慧，平淡之中流淌奇诡。

当今书坛，风云为将，激水成兵，气势张扬，雷电齐鸣，名利两逐。我是评价不了这些的，但是，我还是比较赏识悦良先生的书法气度。这让我想起战国时魏武侯选相的故事。

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与田文连叫三板："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守西河，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田文则连续回答了三个"不如子"。吴起更加得瑟："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田文此时的回答让吴起"默然良久"，不得不承认"属之子矣！"

田文说："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

吴起是与孙武齐名的军事家，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之干城之将，但是，性格张扬，好大喜功，充其量只是胸中自有百万兵的将。而田文老成持重，绵里藏针，胸中却有百万将，诚为国之重器！读了这段故事，静看当今浮躁、浮夸之气高涨的书坛，在比较中发现，悦良先生的书法尽得"沉着、沉静、沉稳"之法度，外示柔弱，内如剑戟，诚属"重器"也。

重器者，大器度也。这个器度中，必有学识、修养、智慧、韬略，当然还有人生静悟；不争在形，必争在蕴，于是，境界出也。少年痴迷，名师指点，特别是西藏之行，高原历练，杂念均消，心无挂碍，无风无雨，无阴无晴，而白色大雁神形气度的心灵栖息，致使器度更加真纯，法度更加内敛，境界亦臻于老境也。

书法如是，文章如是，人生亦复如是。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文章写到这里，怎么忽然想到了苏东坡的这首词？当年家住莱福公寓时，我曾自书、将此"定风波"钉于客厅的墙壁上，终因字无法度，书无境界而毁之。今天想到这首词，或许是觉得悦良先生的经历与追求，恰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三度"料峭春寒"，高原斜照相送。重返江南后，一切都已过去，悦良先生"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有的是在那里留下的青春岁月、智慧贡献，还有健康牺牲，这些萧瑟之处，苦乐同在，歌泣齐至，得失非我，人生境界之光，也是一种高原红。

初稿毕于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

汽车时代的另道风景

马车的车辙还没有被尘埃填平，汽车便呼啸着开进了人们的生活领域。

1886 年 1 月 29 日，这是个被世界公认的汽车诞生日！正是这个日子，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进入汽车时代。

124 年，人们在享受现代工业文明诸多成果的同时，也享受着汽车文明带来的一切快乐和便捷。

无论是法国人尼古拉斯古诺和艾蒂安·勒努瓦，还是德国工程师卡尔·奔驰和戈特利布·戴姆勒，现在的人们或许没有几个能够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发明汽车的艰辛与快乐，人们只知道现代生活真的再也离不开汽车。

“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今的朝发夕至，人们只是将轻舟改成了轻车，李白对此也只能慨叹“余生也早”。

汽车时代的到来，给这个世界的一切开辟了从来没有的崭新面貌，汽车本身也成为一道人类生活的风景。

“的士”的出现，是汽车时代的另一道风景，也是对汽车时代人们生活的一种补充。它带给社会一种公共产品，带给人们出行的便捷与经济，城市的形象、经济的盛衰、社会的文明、市民的素质，从它的窗口上能够得到直观而生动的标注。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赫然成为世界汽车大国，现在人们在享受汽车文明的同时，却常能听到对汽车的不屑，因为它给城市、给交通、给环境、给社会带来了诸多

问题，反过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但是，中国曾经不是汽车大国，人们的出行曾经成为一个极其痛苦的老大难问题。

许多年前，出租车行业并不发达。苏州到吴江，以前只有公共汽车和轮船，但每到下午四五点钟，便停班了。于是，人们为了那20多公里的路程无法行走，只能滞留在苏州过夜。我就曾多次受过这种苦辛。那时，总是想能有一辆出租车就好了。然而，就是没有一辆出租车。

而在吴江，也没有出租车，更没有出租车企业。人们出行只能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或者坐单位的车辆。好在那时的吴江城不大，三逛两逛也就没了。

1997年，吴江有了第一家出租车企业，这就是江陵汽车出租公司。一个城市从没有出租车，到有一家出租车企业，这是具有一定的“划时代”的意义的，虽然那时我并不认识“江陵”。

当人们穿行在一度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大街小道时，是不怎么惦记出租车的；而当私家车开进家里，公交开来开去时，人们却紧紧地惦记着出租车。停下自己的私家车，不愿等候公交，“打的”，现在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人们离不开汽车，人们也离不开出租车了。

出租车行业的亮丽显身，决定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人们动辄“打的”也是因为口袋有点鼓了，城市大了。

需要出租车，人们便会对出租车有了这样那样的要求，换言之，出租车行业必须为人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公共服务，为社会开出一路文明气象，为城市开出一个良好形象。这个行业，不再单纯属于一个企业，它属于全社会；一部出租车，也不单纯属于一个驾驶员，而属于所有乘客。检阅、监督、鞭策、希望是随时的、全程的、全天候的。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江陵公司在吴江这块地界上奔驰了13年，与他在一起奔驰的还有飞达、长虹，特别是还有从江陵公司裂变出来的江舜公司。于是，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竞争在更多的意义上是相互促进，增加动力，共同发展。在这种竞争中，我们也能欣喜地看到这些出租车企业并驾齐驱、携手共进的身影。因为有一种责任需要共担，这种责任就是规范吴江出租车市场，为吴江人民服务，为吴江服务，为吴江这座城市服务。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出租车企业其实算不得是个潇洒的行当，同行的竞争无用去说，客运市场管理还存在没有完全净化的空间，打不尽的黑车在破坏市场秩序的同时，也在争抢着“的士”资源；天天看涨、涨得多降得少的油价，一天天地增加着运营成本；打着减少废气排放、低碳旗号的车船税，在给成千上万私家车增加负担的同时，也给出租车开辟了流着重重汗水的苛刻“奉献”；道路交通存在的先天不足，也使出租车增加了行车难度；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更给出租车司机带来了较高的风险度；市民素质的参差不齐，也给出租车增加了不少服务难度；这些状况的存在，更给出租车企业的管理带来许多新的课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考验着吴江出租车行业的智慧与能力，也考验着这个行业每一个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与社会责任。所幸的是，我们看到的还是能够让人满意的。

当今社会的分工、特别是社会分配，应当说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不公平、欠公正，如果不加掩饰是谁都能够轻松看到的。出租车驾驶员其实没有什么风光，他们靠的是“时间”、“苦累”，甚至是“牺牲”，挣来的钱有的甚至不足以养家糊口，特别是许多外来者更是生活清贫，收入看少，但正是他们依靠超长时间的付出，极端苦累的支持和许多牺牲，为广大乘客送去了方便快捷，为吴江客运事业做出了贡献，为吴江城市文明涂抹了艳丽的色彩。特别是有的驾驶员，在正常开车服务的同时，还创造了许多令乘客感动、令城市起敬的生动故事，诸如拾巨金而不昧、跳大江而救人、遇歹徒而奋勇。虽然每天他们分别行驶在四面八方，但他们有一种爱心，有一种荣誉，更有一种责任，让他们开出一路风采，一路真情。江陵公司的爱心车队和巾帼的士组，在这方面就有不少故事，不少荣誉，记住他们的人就很多，敬佩他们的人也很多。他们与数千吴江“的哥”“的姐”一起，用自己的行动向全社会表明他们不是“车夫”，而是一个个神圣的文明使者！

吴江出租车行业为吴江争得了荣誉，江陵出租车也为自己争得了荣誉，在吴江留下了应有的口碑。但是，前面的道路更长，遇到的问题更多，需要智慧、汗水的付出，需要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需要做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追求。如何把自己的企业做成响当当的品牌，赢得充分的社会认可度、知名度、满意度？如何把自己的企业做成业

界一流，在吴江出租车行业内成为领军企业？这是一个长久的课题，艰难的课题。相信吴江出租车企业一定能够把握使命，找到成功的锁钥，车行万里，业成百年！

本文为《我的名字叫江陵》一书序言，写于2010年11月10日

唤来淮水流心灵

我与永明的相识相知，或许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基于血脉，因为我们都姓陈。

在我家的祖先轴子上，有副对联："舜为始祖胡公满姓陈故国周武王敕封；旺创义门唐朝诏立真良家宋太宗钦赐。"这副对子，把陈姓渊源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而在这个轴子上，还清楚地说明我的这个陈属于颍川侯这一支，我的直接"祖宗"的老家在苏州阊门，明朝初年才被辗转到长江以北，到我，则是十九世了。我没与永明叙过家谱，也不知永明修没修过家谱，因而便不知他属于哪个"门"、哪个"侯"？出自颍川还是出自阊门？但是，一个铁定的事实是"一笔写不出两个陈字"，我与永明肯定同一血脉，不管辈份，一直以兄弟相称着。

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与永明的交往除了血脉相通外，更多的还是像水，一个淡，一个长，一个深，一个清，一个爽。我是到报社后才认识永明的，认识后才知道他在舟桥八十三团当过兵，而舟桥八十三团是南京军区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当年我在司令部机关工作，也是军人，舟桥八十三团我是去过的，一式的苏式营房，不少门还是朝北开的，就在那淮河边上。只是那时并不知道永明在不在，在部队没有见过面。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想到那条淮水，就会想到永明；看到永明，就像看到那条淮水。那时我见到的淮水，没有一点点波纹，阳光洒在河面上，水清得像面镜子，在两岸草木掩映下，发出淡淡的绿；从西

向东平卧着，就像一条睡着了的长龙，平静得看不出流淌的样子，能听到草长莺飞的声音；风和日丽，春和景明，朵朵白云悬浮在水中，天动云动，云动水动，水动心动；而所谓水动，其实是云动，因为水着实没动。一派安澜，一派祥和，一派淡雅，一派亲柔。倘若此时的淮河是位处子，我真想娶她为妻。从那以后，淮河就留在我的心中，当我需要澄心静虑时，就唤来淮水，流进心灵，清洗沐浴一番，那真是一种舒筋活血、身心通泰的享受，别人没有，我有。不知永明是不是对淮水有意有情，因而也不知永明有没有我的这番体验。但是，我想到淮水便也想到永明，看到永明就像看到淮水，那是天地良心，一点不虚。我与永明的君子之交，那水，就是淮水。

永明曾经是个军人，但更多了一些水性水气。水至柔至刚，水能承受一切，包容一切，也能坚守岁月，也能胜于一切。永明从部队回来，所走过的路程，或许就像水一样，轻轻地流淌着，曲折地前行着。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却又是一个执着的人；他是一个淡定的人，却又是一个热情的人；他是一个可以作为的人，却真真实实地当了一个生活的人。按照他的才气、能力，他不应该像水一样“处于下”，然而他却是实实在在的处于下，实实在在地像水一样。或许也有过机遇，能够把他送上青云，但是他都像淮水一样，平静得没起追逐奔涌的热情与浪头，那象征红运的盖头，始终没能掀起他命运的一个角落；他生活在金钱满地、老板满地的城市，虽然也偶尔涉足商界，拨弄一两回市场风云，可那满地的金钱给他装足一两麻袋后，便像淮水一样流向四面八方，去润泽芸芸众生了；而那“老板”，只给了他一个颇为老板的身形派头，却始终没给他一顶镶满金玉的冠冕！他在老板串得起一条说不清是清还是浊的河流的河床堤岸旁，世人皆醒他独醉般的以酒当水，或者以水当酒，自得而又自在，惯看秋月春风，惯看是非成败，惯看淮河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以仕途论英雄，以金钱论英雄，是时下之大弊。永明天定他不是仕途中人，直辜负他半肚子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永明也不是金钱垒起的人生，直辜负那一方种石得金的上好水土。但是，永明并不缺钱，生活并不落拓。钱够用就行，生活自在就行。他的观念决定了他在这个世上，不会被钱累死，不会被生活逼死。相反，他的水性人生，注

定他会像水一样轻松一样优游一样漫不经心一样恣意潇洒。

大材不为世用，不是材的损失，而是世的损失。永明并不在乎这些。

水也有澎湃的时候，淮河也有激越的时候。永明的水性里其实还包含着不少的血性。这种血性从他酒量酒胆和酒风中能够体验得到，能从他正义沛然的剑戟文章中体验得到。军魂不死，正气不死。永明说到底在骨子里还是多的军人的魂魄与豪气，还有当今世上不为多见的“正人君子”的正义之心、社会良知和人生道义。要是世多永明这样的人，陈国不会还没进入战国便被人吞并了。

永明的这本书我给他推荐了两个名字，都是他书中文章的题目，一个叫《为水感动》，一个叫《心留余白》。永明嘱我为他写序，其实我是推崇水的，因为淮河之水一直在我心中涌动，而且永明水性张扬，血性也含水。但是，永明最后还是决定用《心留余白》，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永明淡定的人生，固然像水，但是能够洞明世事，练达人情，并能惬意潇洒，这与永明心里留有一片“余白”有着极大的关系。一个人的心里都塞得像金枪鱼罐头，没有一点点余白，那是透气不爽的。心留余白，是一种哲学人生。留有余白，就能智慧而精明地看世界，看时事，从容地过人生，度岁月。

是为序。

写于2010年12月15日星期三下午

水性 水德 水文章

也不知是一种什么情缘，我认识了莹宝。时间不长，10 多年了。但自从一见如故，便一往情深，浮白常见淋漓，交谊不见风雨，倒是两厢情愿地一直这么好着。

朋友之交淡如水，我不知道古圣先贤怎么总结得那么经典！但我又在想这句话的另一面，应当是朋友之交浓于血吗？血浓于水，但亘古至今，我却没有见到血浓不散的朋友，正儿八经还真是淡如水的朋友居多。三月不知肉味，见面能知朋友味；天天竹影婆娑，心里传递清凉。我总觉得我们的交往就是水从我这里流到他那里，又从他那里流到我这里，淡，淡得非常很，用得上李逵常说的一句粗俗之言：淡出个鸟来！有点那意思。

其实，我们酒也喝过，肉也吃过，酒肉穿肠之后，还是那水留下了，留在了心中，不溢不晃，不腐不唱。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想到《道德经》，想到《道德经》中关于水的种种说法，真正的不一般，虽然它没有比拟朋友，就像阴阳太极图，没有实指，道可道，非常道，却圈进了天地一切，转出了无边世象和世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调出这段文字，重新赏析，我似乎感到我们或许多少有些“水性”，善恶阵线分明，虽然我们还不是天下最善

之人，但还轮不到进入恶的壁垒。在这善恶杂陈的世象中，善其所善，恶其所恶，致使我们心意相一。至于能不能“利万物”，虽不敢自诩，终不至为恶。若论处众人之所恶，自然不是恶毒之所在，而是愿意去别人所不愿去的地方，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于莹宝，则去了新疆，于我当兵时则睡了猪圈，还生了谁都不愿意生的疾病；辣手文章，铁肩道义，别人不常干，我们都在干；有事没事读读书，有事没事研究一点不研究也活得滋润的东西，我们也在干。这是不是差不多就是“道”了，我不敢说，不知莹宝敢不敢说？但不争名利于朝市，这恐怕是两人的一种真实；所以无忧，所以有乐，所以还弄几本书出出。至于柔弱胜乎坚强，有没有东西可易之，有没有成百谷王，反正我没有，也从来没有这种奢望与期冀，平平淡淡过一生，连老子都作了这种追求，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便为无数子弟弄出一种淡淡的境界来。皇家图书馆馆长有多大？比莹宝大。莹宝没当馆长，也不想当老子，但知雄守雌，知荣守辱，知白守黑的“水德”可能学到一点；并且比老子过得儿孙满堂，吃尽百谷。百谷化水，从他那儿流到我这儿，所以我们有点道相通，气相聚，情也浓，友而长。

我这样来诠释朋友之道，似乎有点违背“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的准绳，但我一边写一边想，似乎总觉得有那么一点意思在，别人的以为和先贤的准绳也就不予理会了。

其实，除了我们之间有一点“水性”“水德”外，我对莹宝还是有一点“凡间般”的钦佩的。他生在盛泽，对得起盛泽，因为盛泽这个地方历古历今皆是人才荟萃之地，莹宝也算一才，盛泽的人才库里少不得他的名字；若论贡献，“水性”弗论，“水德”不准，但积极做事，能做多少做多少，能做多好做多好，不在恍兮惚兮之间，至少他的文字超过了李聃的五千言。他去过新疆，吃过葡萄和手抓饭，情有所播，爱有所寄。新疆这个地方，有三样东西在我看来是极其可贵的：一是戈壁石，坚硬耐磨，只有生，没有死，只有铮铮骨，没有脆软姿；一是胡杨树，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朽；一是和田玉，天地生其华，江河为其砺，洁白纯净，晶莹润泽，难匹高贵。莹宝去过新疆，见过戈壁，见过胡杨，见过和田玉。曾经戈壁难为石，除却胡杨不是树，再加一句，和田玉为第一玉。莹宝不是戈壁石，不是胡杨树，

不是和田玉，但是，近朱者总能赤一点，常与坚韧为伍，便远离柔弱；常与善良同行，便会鄙夷丑恶。戈壁风烈，胡杨树贞，美玉形良，莹宝多少学到了一些它们的品质与胸襟，所以才能在那里留下生死故事，死过一回却又长终身不倦的牵记情怀，回到江南，在那财富世界、流金物欲面前，卑位曲伸，气定神闲，游走心灵，谈笑青帘，淡得一点油腻与盐分都没有，白天从容应对琐事，得空在镜头前比划长短，案牍旁不以劳心劳力为累，晚上把一盅小酒，品一杯香茗，弄弄孙，拉拉琴，吼一回票友的嗓子，便去翻弄黄卷，从旮旯里搜索往事烟尘，码几个方块汉字，临了，一个呼噜打到东方既白，踱步悠闲，一任云卷云舒，山头风起，天上雨飘，一个烦恼不来，一根白发不长，那一头油光闪亮的青丝，让人嫉妒得要死！这大约就是莹宝兄的老境模样！但偕时日一至，我亦当法之！

絮叨到这里，杂到此地，我还能说什么呢？说书？坦白地说，关于即将付梓的这本书，我没能见到全部文字，只是在《吴江日报》连载时，因为是本报，本人浏览过“一星半点”。谈古论今说盛泽，盛泽有古，古在数百年，人文掌故极多，一个地方就怕古来就是不毛，盛泽之古，古得有声有色有形，在它七十二条弄堂里，在它角角落落里，“古”是到处都在，挖出来的尘沙，用筛子过一过，可能便有故事，便有活转来的灵异。盛泽有今，今得名闻遐迩，八极生仪，经济重镇，商业重镇，财富重镇，人生相夺之心，天生相护之意，是谁也夺不走的；游走在盛泽，每一片绿叶你都能看到智慧，每一口空气中你都得小心吸进金银的粉尘，每一匹丝绸都能挥舞出虹霓般的天空。所以谈也好，论也罢，说也是，其实谈的是自豪，论的是道道，说的是希望。但是，盛泽的古今，盛泽的一切，都不是谈出来论出来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因而，即使谈论说道，也是实实在在地做，莹宝其实就是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莹宝的血地在盛泽，曾经把血流到过新疆，但他的血现在却“流”在了盛泽，那是心血，心血的流淌不因老境而浑沌，不因位卑而情迁，不因识疏而彷徨，因为血也是水，水只要没有把它禁锢起来，它就要无时无刻地到处流淌，去灌溉家园，去滋润情怀，去汇集汪洋。莹宝有水性水德，水性水德里有一种爱，所以它谈古论今说不完，是一种

爱意的徊徨，是一种爱意的缠绵缱绻。这一种爱意是回报血地的，所以，总有不肯停顿的力量与行为。让我感到振动的，即是莹宝兄的这种力量，人过甲子，家不缺资，正是颐养天年之时，他还在那里整天掘地三尺，过滤尘沙，得所得而喜，失所失而求，挑灯夜战，笔耕不辍，字字斟酌，篇篇储值，世称有痴，莹宝可况。文字好坏可以不论，书中价值几许可以商榷，但是其痴情痴意，痴出一种戈壁石质、胡杨情调，和玉精神，我要敬佩他，盛泽有司与人民应当记住他，多少要给一点鼓励与赞赏，因为他的血流在了盛泽，他的爱浸淫到了盛泽的地下。

写毕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夜、21 日下午

清澈自如山涧水

修禅有八万四千法门，常见者有二途：一是转引经典，寻章摘句，哗众取宠，却忘记自心实践；二是秉持经义，注重体验，在生活中参悟，在行走坐卧间领会，明心见性。修禅如此，写文章也常见如此。《梦从这里开始》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当属于后者。

认识作者秀华，是比较晚的。但是，读她的文章却是比较多的。她有一个博客，几乎天天写，写的都是她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关注得比较多，所以对她的文章殊不陌生。篇篇明心见性，句句自我体验，字字质朴无华，是我的感觉。现在要出书了，让我为她写个序，所以又得系统地读她的文章，虽然大多早已熟悉，但还是生出那样的感觉。没有鸿篇巨制，没有皇皇大作，没有专业铺陈，没有学术考据，就是生活中那点事，就是思想中那点事。数年如一日，天天记下来；天天写，天天悟，就集成一个梦，梦便从那里开始了。

梦是一种主体经验，梦是一种意象语言。《庄子·齐物论》云："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这些意象，从平常事物到超现实事物，都有。从心理学角度看，按照弗洛伊德与荣格的说法，梦是有意识看无意识的一扇窗子，梦常常对生活、对艺术激发出灵感。读秀华的文章，我们能够看到一扇扇窗户，窗户里有花有树，有山有水，有圣有贤，有诗有酒。这些，都是她有意识地去看无意识的东西的结果，也激发出她的所思所想，激发出她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艺术的灵感。

每个人都是有梦的。秀华所以有这样的梦，是与她自己的人生经历、性情、品格有关系的。她是一个普通而又内秀的江南女子，出生在汾湖，立业在汾湖。在时代潮汐的变幻中，她经历过彷徨、苦闷，经历过精神淬火，在先“武装头脑”后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阵地”，创作了自己的命运新歌。梦，从诡谲不测变成可以慰藉人生。在她的创业年谱上，逐行写上了小富常有、平安恬淡、无忧无虞的字眼。于是，她又开启了另一扇窗子，有意识地去看另外一些无意识的东西——另一种梦在青春时期停息后，又开始滋长，那就是文学。

对秀华而言，她对文学的全部情愫，只是止于热爱上，她并没有要当大家、专家的想法，她把她对文学爱恋的表达方式选择在“写作”上，用文字把每天的生活记录下来，用情感把自己的感悟描述出来。唯这一记录，便串成了一串梦；唯这一描述，这串梦的境界也是那么令人神往。

熟悉秀华，与秀华有过一些交往的人，都认为秀华性情娴雅，品格善良。兰心慧质，秀外慧中，其所谓也。这样的定评，从秀华的文字中也可读出，她的文章就像没有高深立论、语不惊人一样，也没有高蹈轻飏，没有剑拔弩张，没有机锋毕见，没有哗众取宠。平实安静、淡定从容、娟秀绵柔、温婉体贴，与人为善，花树生情，一如其人；她的文字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就像山间清泉，没有大江东去的澎湃，只有涓涓汩汩淙淙，轻吟慢唱，无自觉、不经意地润泽溪旁的土地，润泽林间的树木；在这小溪中游动的鱼虾，会极其自在；偶尔来溪中喝一口水的小鸟等生灵，会感到无比惬意。然而，这些，全是读者自知自悟，于秀华，她从来没有想到要给人这样那样的感受。她只负责表述，就像风自来去，雨自飘零，并不想施予世间什么清凉，而人们得到清凉全在她的意外；甚至，她的这种表述，也没有虑及怎样算是文学，怎样算是对文学的热爱。

但是，我们从这些文字中至少看到另一种热爱，那就是秀华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无论是田野，无论是庭院，在秀华笔下多有关注，一草一木皆有情；无论是山林，无论是河流，在秀华的取镜框里多有丽影，一沙一石咸生姿；无论是家人，无论是外人，哪怕是外来工，

残疾人、不幸者，一言一行存诚意。正因为有这种热爱，秀华的文字才涉笔成趣，蝶影茶味亮叙世俗人情，清辞淡句敷陈诗酒情怀。用爱心观世，世有所爱；用善眼观人，人善善己。热爱生活，心美，人美，文亦美。

由秀华的文章性情，为人品格，很让我想到散文一脉。当今之世，散文成为洋洋大观，散文定义各有所求；文人墨客也各树散文一帜，皆自诩为“正朔”。自然我们不用管它。从秀华文章中，我觉得让文章从自己心底流出，就是散文，就是“正朔”。明心见性，修禅如斯，为人如斯，为文何尝不如斯？倘若再有一点爱，那散文就会变得格外亲切，在观照生活中，自见一番淡雅素净气象，读来自会舒心惬意。

好散文来自于对生活的忠诚；好梦境来自于恬淡安静。

明其心，见其性，清澈如溪水，轻松如溪水，好梦就在你的窗子外面，灵魂就是一个雨后小清新，人生就像那小鸟，灵动而又自在。

是为序。

写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强弱之间的哲学思辨

我们总是很庆幸，庆幸我们有着健全的肢体、完整的五官和发达的思维，同时，庆幸我们有着较高的地位、稳定的岗位、高额的收入、美满的家庭和幸福的生活，因而，我们便自认为自己是十足的强者。有这样的想法，固然没错。但是，当你读完这本《强者的生命音符》，你会不会对谁是真正的强者进行重新审视与界定呢？

我读了为这本书准备和征集的180多篇文章，并对从180篇中遴选出来集辑印行的近40篇文章进行了认真编辑，从中体悟到一种感觉：虽然我的身体一样不少，精神也很健全，人生的履历也告诉我，我也曾经坚强过不止一次两次，但是，我在这些残疾人面前，我发现，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强者。我只能说，我的人生，我所具有的一切，其实只是比他们幸运，我其实只是一个幸运者而已。

有一些哲学原理，原来总以为是一些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当我读到吴江这些残疾人的故事后，我才发现生活的哲学、人生的哲学高于一切，真正创造这些哲学经典、原理、法则的，其实是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把这些哲学进行实实在在、出神入化的推衍并升华的，更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士。他们或许不懂“哲学”，不讲“哲学”，但是他们却天天“哲学”着，用呻吟、用抗争、用感动甚至用死亡，改变、诠释着生活哲学、人生哲学，生动、形象、直观、美妙，甚至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可歌可泣。

强与弱，是一对既实在又“虚拟”的具象，从哲学上讲，是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统一；既是对立的统一，便具备了强弱互因、强弱互变的可能，强不可能一直强，弱不可能一直弱；更重要的是，看上去强大的，极有可能是十足的弱者；看上去弱小的，极有可能是真正的强者。这就像水，看上去至柔至弱，而攻坚却无有不克。既能淹没“七军”，也能淹没所有城市，剥夺所有生命。这个道理，从古到今通天而彻地，向无所阻。而我们的残疾人，其实就像这水，至柔至弱，却又至刚至强。

我之所以这样说，其实当我们真正走进残疾人的生活，就会发现这样的论据俯拾皆是。同样的一种生活，他们的付出一定是我们常人的几何倍数；同样的快乐，他们的得到一定是我们常人的N平方。比如，常人学骑自行车，可能只要一两小时或几天，可他们却要几十天，还要摔得鼻青脸肿，流汗时还会流血；常人跨一个台阶，只是举步之劳，他们却要使尽吃奶般的力气，不是跨而是爬；要养活一个孩子，常人虽难却易，他们可能要接受周济甚至乞讨；常人生病会到医院住下，享受医保，他们可能只能长卧床头，等待瘟神或死神的自己离去；我们常人生活，更多的是依靠健全的肢体，而他们更多的是要靠“心”在行走，靠生命的透支……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心力交瘁的付出后，他们活着了，他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将养儿女，他们得到了和常人一样的东西，得到了和强者一样的人生，虽然他们的生活质量可能不能与常人、强者同日而语，但他们每一个生活过程、奋斗过程中的含金量，则是常人、强者不能与他们同日而语的，他们的快乐货真价实，他们的幸福承天载地，因为来得容易的东西价值并不昂贵，只有来得艰难的东西才值得自己和普世珍重。这很能让人想起一则故事，说有一位方丈，来施千金者他端坐不动，拒不出迎，送两文者他却迎出山门，斋堂奉茶。理由竟也奇特，施千金者乃财主也，送两文者乃乞丐也！乞丐的钱来之不易，虽两文却胜过千金，因为是真正的佛心可鉴。这让我明白，为什么玉树地震后上中央电视台捐千万者我丝毫不感动，而云南街头捡垃圾的捐了14元、借人家手机打电话、用地上砖头记账号的，却让我感动不已的原因。行文至此，我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我们虽然不能说真正的强者就是残疾人，但我们完全可以说：貌似弱者

的残疾人才是真正的强者！他们才是真正的生活强者、精神强者、人生强者！或许有些人不肯承认我的推论，那也无妨，因为只要他与残疾人来个角色互换，当自己成了残疾人、并品味到残疾生活的全部滋味后，他自会明白谁是真正的强者，他的价值观才会从根本上出现质的飞跃与嬗变。这本书之所以名为《强者的生命音符》，大约盖因为此。打开这本书，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一个个强者屹立在我们面前，如同粗犷质朴的群体雕塑；他们的外形并不健全，内心却非常美丽；他们的地位并不崇高，人格却非常伟岸；他们的道路奇特坎坷，人生却异常瑰丽……读着真实而纯情的文字，眼前突兀而立的好像就是断臂维纳斯;而那汇集起来的节节生命音符，段段强者旋律，时而磅礴，时而涓涓，从书中流出，流入心田，流向天地。

从征集的文章中，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一句话：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窗时，一定会为你开出另一扇窗。上帝在哪里？我突然感到，如果为残疾人关起一扇窗的是上帝，那么为残疾人开出另一扇窗的，肯定不是上帝，而是残疾人自己。如果这里也有上帝，这个上帝不是虚无飘缈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实实在在的自己！关窗的上帝给予了许多不公，开窗的“上帝”在种种不公之下，承受了不能承受的种种压力，却创造了种种奇迹，把自己锻造成了天地之间真正的强者。这不是神话，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令人感奋与敬仰的存在。

其实，帮助打开另一扇窗、使弱者变成强者的，除了残疾人自己之外，还有这个社会，还有成千上万颗充满善性至德的鲜活的爱心。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时代的遽变，如今的助残事业也焕发了时代特质：已从个人行善积德变成万民参与的公众行为，已从传统的道德行善上升为国家法律保障，已从随机而动的善举既定为社会助残保障体系的全方位覆盖，已从单纯救助吃喝提升为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机会，带他们融入社会……关爱的阳光真的成天照亮着残疾人的心灵，人类有史以来，为人类作出巨大牺牲与奉献的残疾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幸运，盛世残疾固然不幸，但盛世多爱，对他们来说却又是莫大的幸运。但是，他们被上帝关掉的那扇窗毕竟少有重新打开的机会，而依靠自己开启的另一扇窗，却是那么沉重，那么艰难；因此，虽然助残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在面对他们这扇窗时，仍然要当一个帮他们开窗的人，

用心用力。这样，这些弱者才能真正成为强者，强者也会更强。强弱转化的机理在这个领域得到完善地生发，古老的哲学方能时时迸发鲜活的生命之光，唱响世间生命之歌。

本文为《强者的生命之歌》一书跋，写于2010年4月30日星期五下午

品质《汾湖》

《汾湖》文学是植根于一片神奇土地上的文学花朵，也是汾湖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家园。

由于现在的汾湖是多镇合并的产物，因此，说起《汾湖》文学的前身，其实并不光为《芦漪》，但《芦漪》有点诗味，曾让我想起“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句。伊人者，或可认作分湖的美人，呆在分湖之渚、大渠荡、三白荡的水中央！

分湖，吴越之界。分湖有水，浩淼湖中。而今加水于分旁，似乎把远古赐予的一份含蓄的灵动，变成了一份直白的期冀，有如浮那大白，而不是咪那老酿。

兼葭，白露，而今的分湖，似乎不大能见了。那芦荡，那墟场，都已进入了历史教科书。近十轮的白露为霜，汾湖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今天的时空里。

也时常去汾湖走走，总觉得有不少不一样。农村变成了城市，阡陌变成了通衢，虽然成为三大主战场之一，却少却别地常见的工业“硝烟”，湖荡波光粼粼，风景果然殊异，生态局面不同，其间多少透射出城在花园中，园在城市中的风韵，汾湖经济开发区的收入也时常让人激动。于是，有了一种直感，分湖以灵魂之水著名，汾湖似以品质取胜。

汾湖经济快速发展、汾湖城市化突兀崛起、汾湖风景宜人……白露成霜，其实几度，应当说起点是高的，品质的追求与追求的结果，也是符合时序与众望的。

说分湖，道汾湖，讲起点，论品质，其实还是为了今

曰《汾湖》。

曾蒙抬爱，似乎见到过一册新的《汾湖》，但早就忘了闲来可以品茶论道的我，没空偷闲，仔细拜读。但分湖的才人美人，这片曾长满兼葭的土地并没有亏待过，如星星划过长空，我也曾景仰过；而于文学，在这片土地上，也曾得到蓓蕾般的生长，不光芦墟山歌。袁黄、叶绍袁、叶小鸾、柳亚子，还有今日的李海珉、张舫澜……这些名字，代表了分湖的荣耀，给分湖增添了骄傲，分湖除了一湖秀水外，就是一湖才人！

这也是品质：分湖的历史品质，分湖的人文品质。它奠定了分湖文学的基础和主原色，让一种醇厚的芬芳的血液像分湖之水一样流淌到今日分湖文学人的血管当中，增添了他们的使命感与崇高追求的责任，一旦今日的文学失却了品质，便有了无法面对先贤的难堪。

品质的文学追求，不仅肇基于今日汾湖发展的品质，也不仅传承于历史人文的底蕴，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的一种需求。适应这种需求，张大这种努力，分湖应当有这种有利条件。

文学的天地，在今天，是异常地广大了。文学的大军，组成数千兵团，也不会缺少人力资源。刊物、网络、电视，载体繁多，博客、播客，形式全新。这给文学爱好者极其广泛的身手空间，只要出手，便成文学；只要有兴，便成写手；只要“猖狂”，便成“杀手”。文学从来没有今天这样蓬勃过，真的像了先前分湖滩上的兼葭，郁郁苍苍，白白茫茫。

但，时下的文学是一个乏品质的时代。世风不朗，浮躁之习渗透文坛，快餐文化如影随形；板凳未坐一天冷，文章常写句句空；学到一些所谓文学词汇，摹仿了一些技法，从头到尾卿卿我我，便自以为是掌握了文学的圭臬，自我状态特别好，内里功夫却有限，却在玩小资玩雪月；书没有读过多少，史不知道多少，社会眼光、哲学眼光不知所谓，三户亡秦能变成三户七秦，却觉得文坛巨擘舍我其谁；拉得杆大旗，便把自己当成旗手，沐猴而冠，却忘却乌江故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妨碍文学品质提升的羁绊，当革除之，汾湖文学爱好者想念能够远离。

讲究品质，是现代文学的时代呼唤。汾湖文学植根于一个有品质的土地上，自然能够品质起来。

草毕于2007年6月30日上午

古诗古画证古心

这是一本纪念吴江建县1100周年的书，让人从手到心都感受它的厚重。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先民就像这些古诗和陈旧发黄的照片中所表述的一样，从远古一步步沧桑走来，走了六七千年；从后梁开平三年走来，走了1100年。

我们很想与古人对话，我们很想与先民对话，可古人、先民在哪里？我们常常是“前不见古人”，徒生余生也晚之慨！但是，只要打开这本书，细心吟咏那些古诗，认真审视那些旧照，我们的心灵就能走到往古，先人们就会从诗画活生生地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当时，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甘苦，他们的创造，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荣耀……我们会得到什么？我们会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光荣、骄傲、智慧，得到继续薪火相传、光大文明的动力。

我用了一个双休日，认真阅读了那一张张照片，一首首诗词，在千年岁月中穿行，在千年人文中徜徉。淞江、运河、太湖、分湖，一齐涌上心头；先民、先哲、先贤，先后浮上脑际。风声水声岁月声，声声来耳；人情诗情鲈乡情，情情感人！于是，我的遐思也有一种梦幻色彩，梦幻中有沧桑，沧桑中有激情，激情中笃信着鲈乡的未来。

历史悠久，人文渊薮，是一个地方的荣幸。吴江得天独厚，得到上天的垂青与文明的眷顾。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使得这片土地在史前就播种了文明的基

因，六七千年来，这种文明的基因随岁月而壮大，随江河而浸淫，形成的文化体系之广、品质之高、色彩之炫，没有一点是会让后人失望的，没有一点不让外地外人歆羡的。当有些地方为找不到悠远人文以为今用而不惜与人争夺时，吴江丰富的历史人文有不少已经养活了他们现在的子孙，繁荣了一个或数个产业，使得吴江的经济社会超升到前列，跻身小康社会，无数次叩击着基本现代化的门扉。

社会的发展，最终表现为文化的传承；这种文化的传承一种是物质性的，另一种是非物质性的。无论哪一种，在一个地方，它都会留下文明的标识和广泛的信息储存，历经千百年风雨，它就是一个智慧库，一个星际裂变图。《悠悠鲈乡情》这册书，实际上就是在收集吴江上世纪以来的文明标识和信息储存，其目的也就是为了激励吴江的现代人，披戴起往古人文的光环，不断朝着新的领域迈进，去编织新的文化光环。勿庸置疑，要做好这件事，是相当不易的。吟咏吴江的古诗词的是不少，吴江出过好几本书，但是，能够与图片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却不是囊中探物那么容易；照相机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中，应当说还是一件奢侈品，不像现在家家有机，人人会揿。由此可见，这本书的编著者耗费的心血，孜孜以求，殚精竭虑，克难求进，无怨无悔，这些词，用到他们的头上恐怕并不是一种恭维。翻阅中，我从160组图文中找到了几大系列：水系列；建筑系列；园林系列；三教系列；街市系列；渔耕系列；桑织系列；民俗系列；物产系列；风情系列；兵戈系列；交通系列。水系列，自然是最大最广的系列，这符合吴江水乡特色，水是吴江的灵魂，水是吴江文化的发祥物，吴江因水而生，因水而名，因水传承，一切都与水有着说得清道得明的关系。十二系列虽然是我的发现，但无意中它却与十二地支相契合。我还试着用“金木水火土”这种古老的方法，对这本书进行了分类，发现160多组图文竟能对号入座，按序排列，建成一个基本阵形。这些或许是一种巧合，但足以证明编著者的一片古心，一种古情。虽然他们没有这样刻意去分。

古心古情的内涵并不全部在于尚古，甚而复古，而是对古老土地的一种热爱，一种崇拜，更多的是对这片古老土地的期盼，期盼中显见了一种责任，彰显着一种追求，它的终极智慧是对未来的期冀，终极目标是希望未来的生机激越。没有未来的古心古情，就像那巴比伦

和楼兰古国一般。吴江的现在与未来，已不再是读图时代，而是进入了视野更为宏大、价值更为高标的绘图时代。长三角的独特区位优势，水天堂的千年造化，数千页的文明礼赞，都凝聚成一份更为特别、更为深重的悠悠鲈乡情愫，需要我们用一份古心古情，创造比前人更为辉煌的文化。改革开放31年，吴江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制度形态，甚至时空位置，都发生了我们的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嬗变，创造了我们古老人文所没有包含的许多全新领域，当我们捧读这本《悠悠鲈乡情》时，光去发思古之幽情，添过去之自豪是不够的，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在这1100年后的接力中打造新的经济高地、文化高地，创造新的时空图画，创造新的时代人文，当我们的后人去编纂一本新的《悠悠鲈乡情》时，感到我们并没有给他们留下遗憾，那我们便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六七千年的文明，对得起1100年的古老县域。

这就是一种古心，就是一种古情！

写于2009年6月27日星期六

艺术与人生的展示

常宏挺牛，上半年到电视上亮了一回相，最近又不声不响地弄了个商标展览，还是江苏省内第一次。叫我去看，去了，在市书画院楼上，150 幅，七彩流光，很激发人的想象，仿佛争着对我说那都是马常宏的智慧闪光。市里领导来过，看过，都说好，评价到了为吴江扬了名，为吴江经济发展出了力的份上，常宏开心了。因为他那里面有 131 幅是本土的商标标志。在门口碰到了书画院的凌淦群院长，他也说这个展览很独特，以前没人搞过，艺术品位也不错，让我想起他的那幅“清荷图”国画，他们都是丹青中骄子，只是各有钟爱，其功力与艺术都是一样的老到，好像都在梦里得过吴道子的秘传。

常宏钟爱商标标志设计，早知道的。那好像是在我们成为同事之后。他先入山门，对我“矜持”过好一阵，要不是论年齿我与他哥一样，或许这一辈子也打不破他那戴着眼镜、后梳着大背头的高深莫测。但是，很快我们被一种“文气”所融合所链接，更重要的是他早就预料到今天我还能为他写一点贴金的文章，而他却没有想过为我画一幅画设计一个标志。我也是蛮喜欢书画的，但动手却是不济，不像人家上过什么常熟工艺美术学校，虽然是个大专但好歹挂了个大学的牌子，总算弄到了个“出身”。画画不济，自然更玩不来不是有个特别灵的脑袋不能玩的所谓商标设计。那次常宏送了一本书，叫做什么《马常宏论文标志商标专辑》，就更让我吃了一惊不小，虽然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但好歹有书的

样儿。他说，那不是书，只是汇总了一下。我就一半安慰一半真诚地告诉他，司马迁的《史记》一开始也是跟你一样的，他恍然有悟，笑了，笑得那眼镜在我面前晃出光来，刺眼。我得空看了他的书，也恍然了，原来人才真的像瑞草一样到处都在，不小心就能绊了自己的脚脖子。从书中，好像看到了常宏对商标标志还真迷，还真有成就，就像他的老婆痴迷昆剧不断地《双推磨》一样，有心志有心得有心力有心情。一激动，就想为他写篇小文，写了两页，搁下了，生了病，一搁就几年。心里老觉得对不起他，但后来一想，觉得不欠他的，因为倘若不给他写 500 字还可能不生病哪。

书还没有读透，还在书橱里经常向我作“自我炫耀”，而展览又出来了，还惊动了好几家单位乐滋滋为他出钱，为他一起“主办”，许多朋友为他出力，市领导竟然也惠顾了，你能说他不牛？怪不得这些日子他那眼镜片好像上了光打了蜡，领带也比先前鲜艳齐整多了。

在展览现场，我看了一圈，这一切好像也是应该的。当官的，总希望有政绩，总希望高升；而搞摄影的，画画的，搞设计的，到了一定时候则总想弄个集子、弄个展览。常宏集子有了，展览弄了，总算自己把自己推销了一下，展示了一下。人是活在愿望中的。常宏的愿望总算实现了一回，再有，就是新的了。

商标，是商品与艺术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共生的艺术商品。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标。一个金利来就成就了曾宪梓的一世英名，而梦得娇、花花公子、鳄鱼、凯撒等等，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品牌和骄傲。相对而言，我们国家的商标工程落后多年，品牌战略直到这些年才真正提出。就我们吴江而言，打得响的商标品牌不消说是太少了。但是，经济要发展，吴江要走向世界，没有像样的商标，没有像样的品牌，自然要一直惭愧下去的。吴江经济这些年的发展，特别是非公经济的蓬勃，都对商标标志产生了要求，给品牌战略带来了发展空间。常宏聪明，常以“识途”自号，这回，也让他在这个领域“识”了一回“途”。实在地说，在吴江 78 万人口中，真正想到设计商标标志，也就一两个人，他的脑子动得快了一拍，商标标志展览江苏第一就让他轻易地拿过去了，想想有点不服。重要的不啻如此，他还为吴江经济做了自己的贡献，花 4 个月时间把先前所有设计重画一遍，就为吴江的商标、品牌战略出了一把力，他说是“绵

薄的”，谦虚中我总看出有那么一点得意。

人生有一点得意总是好事。得意，往往总来自于一种独辟蹊径，来自于一点聪明。但常宏的聪明更多的是一种兢兢业业，按部就班。就像管仲队里的马，优哉游哉，安步当车。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不说也罢。

2003 年 11 月 10 日写在马常宏商标标志设计展览结束之后

道出多门书十本 竹枝一注可珍存

30年前，我就接触《竹枝词》，但至今还是只记得“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莹宝兄收藏《竹枝词》也是30年前，但他30年中由藏而读，由研成注，先“注”在报上，现又“注”到书上；书还没出来，就令我写书评，大有舍我无谁、令我就范之况味，鄙人不才，何堪其迫？只得聊承其命。

莹宝所注《竹枝词》，不是巴蜀的，也不是刘禹锡的，而是盛泽沈云的。沈云，清末民初之盛泽乡贤也，有“词”上下卷，莹宝唯注200也。

据考，《竹枝词》由古代巴蜀民歌演变而来，一经彭城唐人刘梦得掺乎，民歌变成了文人诗体，出巴蜀，行华夏，且大行后世与文坛。江南文泽深厚，沈云十年辛苦不寻常，数百首《竹枝词》便写尽当时盛泽，亦流传至今。

找来一大摞书稿，赶着日子翻看，看着看着，突然想到前不久的永旺岛之夜，莹宝兄说他已出书十本，大有杯酒何足辞、著作拟等身的气概。受这气概的感染，读着这本《沈云〈盛湖竹枝词〉新注》，突然冒出这样的结论：道出多门书十本，竹枝一注可珍存。唐突之际，亦不知莹宝兄气恨于我否？说道出多门，是因为莹宝的书有不同品类，人也“混迹”三界五行，这不，那晚的电视上，他就在，称呼他的竟是“丝绸文化人”。说唯此新注最珍存，不是说他的其他书不好，而是说他这本书价值不是一般的高。

为注之人之事，说难亦易，说易亦难。一部《论语》，

注者如鲫，所注之字数不知是论语本身的几个N次方，却总让人云山雾罩，迷踪湖泽。刚刚仙逝的南怀瑾甚至就曾多次指责注者还向《论语》中充斥私货，弄得孔家店货物不纯，以至遭砸。难，于此可见一斑。而易，就是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就是加点注释、考据与理解。但是，与天下无难事一样，其实天下也无易事。沈云的《竹枝词》写了10年，莹宝兄则跨时30年，虽然30年中他并没三千宠爱集此词，还在不断地道出多门。因此，难乎，易乎，读过他的新注会有结论，我只需要说一句，要把那些加注的资料找全也是不容易的，遑论梳理、论证、求真、撰写了？

盛泽，本亦吴亦越，非吴非越之地，是故，古称“合路”。地接南北客，人沐吴越风，特殊的地缘优势，几千年时空变化，繁衍、培育出盛泽优厚的人文元素、人文个性和地方特色，名虽曰镇，而有这样重量级的人文在国内并不多见。但是，随着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盛泽成了经济重镇，人们习见的往往只是商气高浮，车辚辚，楼高高，金遍地，酒如滔。而我一直以为盛泽的文化气象也是动人的，只是它被商气掩盖着。我的判断没有错。只要翻开这本新注，一个文气高浮、华锦如茵的盛泽，便会出现在古代，出现在岁月时空中。胜迹遍乡野，星如棋布；贤士卧蒿莱，前赴后继。如果它们今天还存在，你会发现盛泽原是一个名胜大观园、名士大观园。倘以今天的东方丝绸市场为例，这一处原称为西白漾的地方，其实存在一个名胜旧迹的陈列馆。可惜的是，这些都已不复存在，它们遭劫的命运页面上，已找不到一丝劫灰，以至分不出是自然的销金蚀银，还是兵燹的生灵涂炭。自然的销蚀、战火的摧毁，常常是这些人文具象消亡的原因，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人类的弱智、社会的急功近利，为了新的发展把它们无情地“发展”掉了，以至留给后人的是读着沈云的一首《竹枝词》，找着一个盛泽的胜迹旧址，只能捶胸顿足，把盛泽的商气浮云当成旧日滔滔湖水，叹一声气，抹一把泪。莹宝最有资格欲哭无泪，或者有泪没处摔无处抹，因为盛泽的湖泊少有了，抹泪的寺庙庵堂只在《竹枝词》里。道是无情却有情，到此时才发现也可以倒过来读：道是有情却无情！好在它们生于一个时代，又还于一个时代。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最终决定了它们的存亡。当然，时代里有人性、“文性”，人性、文性才是

决定它们存亡的因素。于是，莹宝的这个“注”无意间留下了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发展中怎样保护历史人文的东西。

让现在的人们产生上述想法的，或者说让现在的人们读到盛泽过去人文景象的，不是莹宝的功劳，而是沈云的功劳。200 首《盛湖〈竹枝词〉》写了 200 个人、事、物、闻、俗。品读着它，就像在读一本历史教科书、文学教科书、名人教科书、名胜教科书、风俗教科书，甚至是一本岁月教科书；儒释道风景叠现，天地人风物衍化，溪路桥塘尽是先贤置酒，庵庙祠院全是神仙赴会，湖风醺醉千年岁月，文采风雅百代华章，雪满舜湖高士卧，月明红梨美人来……盛泽，的是一个文化盛地;合路，汇合成一个人文道场。我们不能不感谢盛泽先贤沈云，十年心血存文气，竹枝一唱悟后人。

让人们有这样的感受，说没有莹宝的功劳似乎也不对，莹宝 30 年的心血，还是“注”得人眼界豁然的。沈云的《竹枝词》既定了盛泽过去人文物事的存在和描摹，但是由于时空错乱，物非人非，今天的人们读起来早已找不到直观的景象，而《竹枝词》本身是诗，句多抽象，意常朦胧，典亦晦涩，词蕴多义，必会阻碍人们的理解。而莹宝兄这么一注，方得使时事洞明，人情练达，抽象变得直观，朦胧变得清晰，让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到千年来盛泽的人文全景。莹宝之功，于此可见，唯此最可珍存的价值也于此可见。

逼迫就范的心情就像看到名胜不存的心情一样，但毕竟有东方日出，道是无情也有情的。盛泽那么多人文景观不存了，而我读了沈云的《竹枝词》和莹宝的新注，突然萌发一种想法，如果依据《竹枝词》里的描摹进行重建，那不是成了今日奇观？但是，可能吗？永旺岛之夜，莹宝只是说凡是于盛泽有利的事他都要做。他说的是这本书，但也不仅这本书，足见其对家乡的爱，对先贤的敬。有这种心，比弄几本书还要值得珍存，我以为。

写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

老来诗情上碧霄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这诗在抒发对秋日的情怀。让他觉得秋日如春的是晴空有鹤，于是有诗情与鹤一样，排云直上，到了碧霄。

18 日晚上，参加完盛泽两书一刊首发式回来，在小区边小公园里走了几步，秋夜渐深，花木入眠，想起书评之托，又接编辑电催，忽然想到刘老夫子这诗，好像可以类比人生，“书袋”可以掉到老萧身上。

盛泽萧海铭兄已经年届七十，不可否认地进入到人生之秋，可他还是一腔春日激情，写诗弄史，出书编刊，日耕不辍，孜孜以求；下午的首发式就是为他举行的。最近，古吴轩出版社为他正式出版了一本叫《历代名人咏盛泽》的书，陪着一起首发的还有一本自印的《盛泽史话》和一本他编的今年第三期《舜湖诗词》。书都不厚，心却昭然，受到好评，在所难免。

《历代名人咏盛泽》，不是老萧的第一本书，此前他已出过几本了，都是集粹的盛泽“古董”。此次是一本古今同辑的书，分为古代篇和现代篇，古代从唐代李白开始到近代徐蘧轩，凡 63 首；现代的则为大多参加首发式的今人的诗词，共 69 首。据老萧说，古人吟咏盛泽的诗要有上万首之多，此书只取与丝绸有关者，故而此书为《丝绸卷》。

“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这是诗仙李白的诗，汝

悦来先生说此两句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书注中说此诗虽然未及丝绸，但意义不凡，故采入并置首位。但我还是读出了丝绸，“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谪仙那么大老远跑来盛泽，盛泽人难道不送袭丝绸袍子？那所舞之袖定然是丝绸的，即使不是丝绸袖子，那醉舞定然会舞出丝绸之韵。《丝绸卷》开篇之作，就令人遐想，令人颠倒。所谓诗不醉人人自醉。

这本书的真正意义，自在于昭揭了盛泽人文的悠远绵长，特别是丝绸文化的古韵今香。诚如朱永兴先生所云：“盛川自古誉江东，骚客吟情醉意中。”

盛泽是因绸成市的，因而它的所有人文元素，都与丝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大绸都，只有盛泽因镇而能荣膺。所以，因丝成诗，因丝成史，因丝成文，因丝“成人”，也能因丝从远古走到今天，因丝成为经济重镇，得领当今各项风气之先，创数世难企之绩。《丝绸卷》成为《历代名人咏盛泽》之首卷，是为提纲挈领之作，勾住了盛泽历史之魂，抓摄了盛泽发展之魄。古人之咏，可以激发今人之荣誉自信；今人之咏，可以鼓舞后人之传承奋发。裁绸成画，拉丝为诗，史为之煌煌，情为之亢亢。

编辑书刊，越不过收集、校审、论证、编辑、出版这样的程序，要把散逸在上万首诗作中与丝绸一旨有关的作品遴选出来，就有个颇费踌躇的过程，明写易辨，暗写难分，不著丝绸一字却尽得丝绸之妙，这对编者来说，光有三更灯火五更鸡没用，还要有慧眼识珠之能，读懂了才能编出来。这恐怕是老萧的功德。由这一份功德，也为盛泽丝绸文化的集粹、鼓舞丝绸文化的今日发展成了另一份功德：得是书尽知盛泽丝绸之史，读是诗再壮今昔丝绸之志。盛泽人当咸与称贺。

“不礼如来不敬仙，人文始祖奉香烟。”这是老萧《谒盛泽蚕王殿》诗作中的两句诗。从中可以读出老萧对盛泽、对盛泽丝绸文化的情有独钟，也读出他沉积于胸腔的一份执著与追求。如来不礼仙不敬，他在礼谁敬谁？尽管萧姓可溯望族，可他是生于舜湖，长于红梨，是一个正宗的盛泽人，他的网名至今还是一个“红梨散人”。

自说是一个散人，是有道理的。他本是一个工人，只读过六年书，至今蜗居在过去盛泽的边缘海角湾的寻常巷陌。今天的王谢楼堂多筑

湾旁，但是，他散人有散性，所礼者盛泽也，所敬者文化也；这便是他的晴空一鹤，天天排到云上。大凡吴江、盛泽的文化活动，总能见到他的身影，与盛泽潜涌一种民间文化力量一样，他总是跻身在民间主持人的话筒前。因为认识他，我也更多地认识了盛泽的文朋诗友以及他们外邀外聘的内外文士。头顶上的“智慧广场”，几乎成了人们认识他的标志，诗史皆通、烟酒咸擅的本能，几乎成了人们礼敬的原由。退休了，他很忙，与老妻签订的承包家务、感恩还报的协议，刚生效便爽约，组织、策划、通知、写作、吟诗、编刊、主持，许多企业离不开他，许多活动分不出身。“老妻叫吃饭了！”在家也抱着一台电脑，过着衣来伸手，饭来要请的生活。散人不散，因为红梨。散人不散，总有诗情。据说，诗人是生活在激情中的，而激情太盛常常会让人发痴，老萧就有点痴了，痴得不知年暮，不知疲倦，错把秋日当春朝。老萧有个孙女，漂亮、伶俐，童心赤纯，人见人爱，老萧带着她，我见了，仿佛孙女的童心长到了他的胸中。

老萧不是散人，老萧是诗人。

哎，人都是诗人多好啊，一直怀揣诗情，没有秋，没有寂，只有春，只有鹤，人生永在碧霄。

顺便再说一句，《盛泽史话》也是老萧的集作，他说都在《吴江日报》发表过，有不少我看了面熟。虽然是史，是话，是文，其实里面也有诗，也有情，也有鹤。而这些，都是老萧的。当然这本书，是以盛泽成教中心和社区教育中心名义编印的，是一本社区教育读本。这样的社区读本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其他地方有没有，不知道，如果没有，盛泽又开了一次先河。与前书参照互读，可以互补；对盛泽社区百姓了解盛泽，礼敬盛泽，发展盛泽，有着太好的作用了。也值得一贺。

《舜湖诗词》是期刊，我常看到。是盛泽今天的诗人诗作聚会的地方，不乏洋洋，诗与史共在，爱与情同鸣，存水激石、人激志的效应。

写于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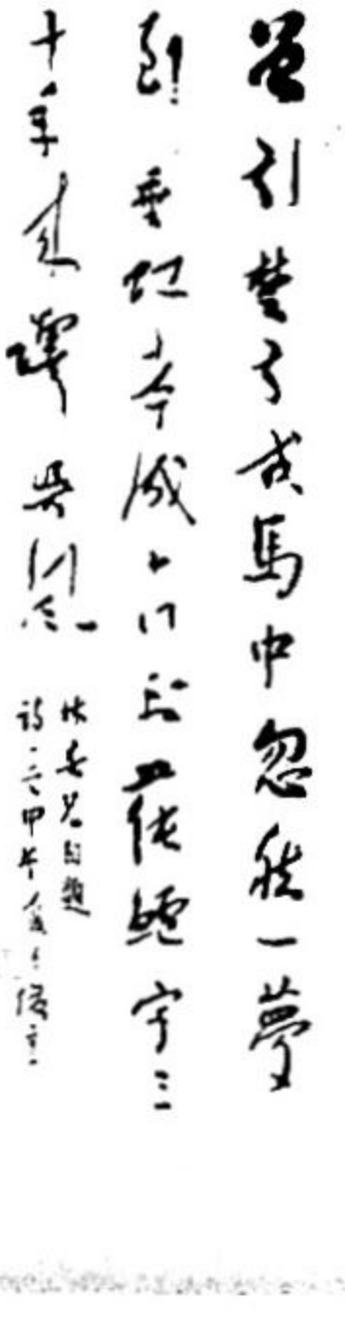
吴江城市精神之歌

物阜民丰，
听绿韵流响千里；
人杰地灵，
看群星闪耀天际；
数千年中华文明，起吴风，
数千页吴越春秋，传越韵，
好吴江，树树繁花，幕幕故事。

小桥流水，
已告别江南旧时；
江湖叠韵，
喜铺陈全新世纪；
百万民同度小康，抒精诚，
千段曲共吟现代，仍致远，
好吴江，街街和谐，乡乡生机。

吴风越韵浸淫悠扬，
精诚致远万物煌煌；
科学发展江水春来，
民富市强不老吴江！

斯词应某文艺团体吴江巡回演出所作，写于2007年8月31日下午



流响岁月

——吴江苗圃集团改革发展情怀叙事（电视散文片解说词）

岁月会在花树碧草间留下念想，知了、蜂蝶摇身而成天使，将岁月的温情转化成天籁般的吟唱。

1951年成立的吴江苗圃，在一个甲子的轮回中，有过春和景明，有过风雪严霜，趟过的泥泞、栽种的梦想，在记忆王国里排成诗行，就像老屋前两棵参天雪松，春风也吹拂，积雪也洗礼，傲岸地成长。

每天的朝阳从雪松梢头穿过，泛出的光晕，笼罩着这里的千亩土地，听着汗水与智慧在小河流淌，看着生机与果实在树干挂着，牵着情怀与前景在花朵释放。

雪松守望在曾经是苗圃场部的院落，一地闲花杂草，曾经深埋前行路上的荆棘，黑色瓦片保存着过去种畜场的气息，老屋空关着过去的贫困、亏损与彷徨，只有那腐朽的房梁椽柱，仍坚挺着身躯，既诉说桑苗圃的落伍没落，又诉说苗圃人的披荆斩棘、迎难而上。生长在“计划”里的桑禾不一定芬芳，摇曳在“市场”中的幼苗倒蓬勃出希望。

雪松总是要向对面的科技大楼投去深情的张望。在苗圃困顿不堪、举步维艰之时，这里的前身是今天已生长在吴江运东土地上的江天不干胶彩印厂，隆隆的机器声，在这个农业国度里开启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低矮的厂房，小小的标签，支撑起苗圃的经济，使苗圃“农民工人”有了基本的“给养”。而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副场长、今天

的苗圃集团董事长滕士元，在独览江天时付出的心血像小河一样流淌。

这个小小的院落，清楚地记得滕士元临危受命、担当场长后的岁月，记录的脚印趔趄而坚强，局促而破旧的办公室留下踌躇筹谋的灯光。

去“桑”留“苗”，把“农业制造”变成“农业创造”，走高投入、高科技、高效益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这种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就像一道天光从浓阴密布的雪松枝桠间豁朗而出，苗圃集团改革发展的旋律按照声部奏响；从“成立”走向“成功，成长，成熟，成就”的五座桥梁，依次而建于苗圃的河道上，贯通了前行道路，开启了后来风景，渐行渐远中象征着苗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自我飞跃。桥头的碑记，记录了理念与愿景；桥下的河水，收藏了脚印与勋章。

苗圃“成立桥”旁拔地而起的生物科技大楼，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林业人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农艺师、绿化工程师等等。在苗圃几代人百感交集、潸然泪下中开启了良种培育的划时代曙光，奠定了苗圃基地化的根本。而今，从大楼西望，13.46 公顷种质资源收集区 63 科 210 种 2 万余株珍稀植物尽入眼底，北美枫香、七叶树、南酸枣、深山含笑、灯台树、海棠、石蒜等，天天享受着温情的阳光，用它们的枝干托举起国家级良种基地的称号，带动了 28 项国家级、省市级科研项目的攻关，选育了“金墨杉”“东吴墨杉 1 号”等一批墨西哥落羽杉新品种，建成了水松母树林、种子园等特色优良育苗圃，创造了 10 项科技进步奖和 15 项授权专利，也成就了吴江苗圃今日的辉煌。

岁月在树木留下年轮，蜂蝶在花草吮吸芬芳。这里的一草一木凝结了苗圃人几十年的汗水和智慧，寂寞与兴奋。苗圃人每天用温情的目光，远送那些带着苗圃水土信息与血液滋养的良种苗木，告别“五桥记”，到长三角寻找自己生长的土壤，繁衍生态文明、经济文明的光亮。吴江苗圃也从单纯的苗木生产型企业，升级为专业从事林木良种选育、繁殖、推广及珍稀药用植物研发、组培扩繁、生态栽培与深加工的知名企业。“苏州市铁皮石斛研究院”、“江苏省特色林业种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江苏省林木种苗示范基地”、“国家重点林木（耐水湿树种）良种基地”，在这里成就了一个“全国唯一”的桂冠，放射出智慧和科技的光芒。

桥梁储存下记忆，苗木散发着灵气。努力的岁月像运河一样浪浪

相涌，改制的魅力像朝霞一样渗透到和风沐雨的江南水乡！

叶著翡翠衣，茎含玛瑙光，花吐神仙气，心存天地仁。这就是抒写苗圃另一神奇的铁皮石斛。

“十年，我们就种了一木一草。”滕士元说的十年是苗圃改制的十年；木，就是培育的苗木；草，就是铁皮石斛。

苗圃的神元神物科技公司经过8年的蜂吟蝶唱，便将这株名列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仙草，从仙界请到人间，从高山请到地面，由典藏变成产品，由商品变成神品。

鲜品入口可嚼，花叶可当茶饮，纯粉、胶囊通心开窍……药食两用的铁皮石斛，摇身而成系列保健产品，贴上了国家保健品批准文号。

千株万株滴露浓，千瓶万瓶琉璃钟，千盆万盆常青藤，千垄万垄长寿梦。仙草，无声地叙说着苗圃人的心血、胆略、智慧、意志，感激他们用科技再造它们的健康基因，放大它们造福人世的生命功用。

一棵本自不凡的仙草，在苗圃长成了一个育苗、栽培、加工、营销的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开创了包括在天交所上市、获得成批专利等十大数字叙事篇章；越长江，过黄河，长到了山东潍坊的吴江苗圃基地。

吴江苗圃，成了仙草的故乡；神元仙草，成了健康长寿的神物。

改制十年艰辛路，一木一草赋神奇。

耕耘了63年的土地，长出过许多神奇，也种下去许多爱恋。东北望，那春天遍地黄花的地方——同里北联村，就是苗圃今后再沐春秋的家园，蝉鸣蜂唱的天籁也会像那“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

两棵雪松或许还会在这里迎接每天的朝阳，守望这里的千亩绿野，更不会忘记这里的一爿厂、千种苗、一棵草、五座桥，还有那有着上亿年寿命的硅化木，它或许是苗圃人的精神偶像，苗圃人用它的风骨、意志，挺过了既往的岁月。

胜地生态公园里也会有蜂鸣蝶浪，苗圃63年的流响岁月永远留在这里的土地里、绿荫里，留在人们的想念中。

初写于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

世纪光华

——吴江中学百年校庆全景叙事（电视艺术片解说词）

百岁风华

公元1912年4月，草长莺飞季节。民国诞生的礼花还未褪尽，在这勾吴江南，诞生了一座新的学府，它就是今天的吴江市中学。

吴江，西门外，车水马龙的鲈乡路旁，具有吴江地名别称标识的鲈乡亭，曾经翼然于此，百年江中就在亭畔开启它的童年。历史的烟尘早已淹没了鲈乡亭的风姿，随着国运的衰昌，百年江中辗转腾挪，从尚书巷来到雷尊殿，从阁老厅立足浮玉洲，几经易址后，最终走过长长的垂虹桥，“定居”于吴江文气高浮之地——吴江文庙。

或许是气运注定，作为有六七千年文化底蕴的吴江的冠名学府，它就应当侧身于大成至圣先师的身旁，时时聆听文宣王的无言教诲，承接文章华国、教育兴世的基因传承。

已经说不清有多少老师学子在这里虔诚礼拜，默默的心灵交媾，化作垂虹桥下的道道涟漪，或者通向太湖深处的滔滔水韵。同样说不清的是，也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学子，在孔圣面前焚香揖别，走过这五百步垂虹，在凉亭上与古代先贤把酒高会后，走向琳琅天地，沧桑世纪，舒卷修齐治平的士子情怀、春秋大义。

兄弟同校，姐妹同校，父子同校，母女同校，祖孙同校，虽然人们无法说出被化江中文章道德的莘莘学子和教职员工的准确数字，但是，“吴江市中学”五个金色大字，不仅镌刻在日晷和年轮深处，而且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吴江人的心中。

吴江第一座县立中学，人瑞之年，尽得的是一种至荣至尊、古老而又年轻的学府风范。

人文品格

这座石梁极像断桥，与校外垂虹断桥遥相呼应，只是它曾尘封于充满文泽书香的泥土之内，一次偶然的挖掘，让它重见世纪光华。而它对面敦实的石础，让人想象出当年华宇飞檐的瑰丽气象；清清的池水，储存着一边金戈铁马、一边书声琅琅的兴亡图存的民族气息。这一处名为泮池的“学宫遗址园”，与文庙一样，无声地叙述着从南宋那年到当今 881 年的人文命脉和江中百年人文立校的理念传承。

“自强、自立、自治。”——带着 1914 年的风烟，发散着鲈乡亭睥睨傲视的气息，江中最早的创办人、二任校长费揽澄，在“痛国势凌夷，非振兴教育不足以救国”的悲壮情怀中，激发出来的“三自”精神，奠定了百年江中的最初人格与文格。在这种人文品格的趋引下，世居辉德湾的费先生，1904 年就曾创办爱德女校，1912 年又创办县立中学；救世救国情怀，从一开始便成为百年江中的血脉，在民族危亡之际，江中曾为国耻纪念通电罢课，为“九一八”事变游行示威，并创办《突击》、《灯塔》、《革命行动》、《旭光》等宣扬民族大义的刊物，也曾为抗美援朝积极参干和捐献飞机大炮。独特的人文品格，使得吴江中学从一开始就与世外桃源断无关碍。

随着国运的衍变、昌盛，中华教育思想和传统经历着反反复复的挑战与考验，“自强、自立、自治”的办学理念，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内容不断更新与创新，鲜艳地泛出时代特质的琉璃光华。流淌着孔圣教育精髓与灵魂的“人文立校，素质立身”理念，一直成为百年江中的教育指针。在匆忙的应试教育中，传承国学，研究弘扬儒文化，一直成为百年江中的默默坚守与追求。重修文庙，文

心感动当世。绿树扶疏，庙外景观叠现；图书满架，庙内书香醉人。42块《历代名人咏吴江》书碑，43块《孔子论语集句》书碑，组成了两道长长的回廊，敷衍出江中“崇圣”、“明伦”、期求“大成”的厚重而又深沉的人文情怀。

这种情怀或许换来天助。在发掘学宫遗址时，竟意外收获16块古碑，抚摸揣摩，让人领略重修儒学的文德、朱熹“心笺”的灵动、道光御批的森严……

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似乎是古人对江中的偏爱，这给江中“人文立校，素质立身”的理念之旗，平添了拂拭不去的光环。稽古厚学的追求中，江中产生了既有传统底蕴、又有时代脉动的全新校训：“明德至善，时习日新。”这出自《大学》、《论语》、汤王《盘铭》的经典，曾经激荡百代士子的情怀，也直呈着百年江中的人文品格、丰韵和追求，是崭新时代江中教育理念的八字宣言。

灼灼其华

文庙前的石榴红了，品种独特的方柿挂满了枝头。从桃李满园到桃李天下，江中百年从容担起了教书育人育才的神圣使命。

在这茂林修竹之间、“坐仰先贤”匾下，首先激起的是人们对创办学校的先贤费揽澄、首任校长薛凤昌的惦念与崇敬，他们本身就学富五车、才具八方，他们没有依靠行政之力、而只是依靠自己的知识与兴学救世之心，首开创办吴江县立中学的先河，他们的人格、品质、眼光、胆识，凝聚成与垂虹碧波一起流淌不息的文脉，成为百年江中一路走来的智慧、品格与基因，他们的气息仍旧栖息与漂移在今天的江中校园，让数代后学坐仰心仪未尽。

庄严、张念祖、倪鸿文、丁大镛、杨雪门、周嘉麟、薛公侠……这一串串名字，不仅记录成历任校长的厚厚档案，而且成为江中学子甚至吴江后人心灵供奉的牌位。

他们都已走过垂虹桥，走进了时空隧道的深层，而与他们对面擦肩而来的是他们无数的承继者，在那垂虹古桥的凉亭下，他们或者进行过一场场心灵对话，来者从去者手里接过了三尺教鞭、一种意念，

便走进满园花木丛中，承接天地君亲师的责任，用自己的心血和知识浇灌培育莘莘桃李。

他们的身躯坐在杏坛之上，他们的名字刻满江中的年轮，他们言传身教演绎着百年江中的宏大叙事。当今，江中的教坛能手、新秀、学科带头人、百名好教师、特级教师，琳琳琅琅，多不知数。

他们穿行于碑廊之中，得到的是孔圣的知性遗传和仁义激励；他们参拜孔圣，孔圣给他们投来感激的一瞥。

而让孔圣格外垂青与欣慰的是，在众多参拜者中，有许多是走出去的代代才俊、柱柱栋梁。他们中有学界精英，有两院院士，有杏坛导师，有范蠡传人，有实业大亨，有军旅将军，有从政官员，有艺术大家，有海外名士，有外交俊彦，有法律高官……

沈善炯、顾云飞、朱建华、姜加良、钟震中、汝敏、张礼卿、曹金珍……如果将他们的名字写全，将他们的业绩写全，那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装订成册，那将是一部厚厚的江中《才俊列传》，也是一部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江中《史记》。

出乎其萃，拔乎其类。他们带着江中赋予他们的知识、智慧和心怀天下、责系民族家国的使命，走向四面八方，走向世纪风云，用自己的情怀抒写着人生传奇，为国家、为民族、为天下作出了带有江中印记的贡献。“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他们因百年江中而荣耀、而兴奋，百年江中因他们而骄傲、而风范备至、长留。

草毕于2012年8月8日星期三下午

以费达生的名义

——活在质量里的“慈云蚕丝”

带上一把剪刀，随时随意去拆开你生产的任何一床蚕丝被，看看究竟，你敢吗？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敢！

22年没有一起质量投诉的慈云，8000多个日夜中就碰到过无数次这样的省检、国检，甚至也有人从网上买回拆开检验，检验的结果总是找不到伪劣瑕疵，慈云的质量真的是NO.1！因此，慈云得到一句免费广告语：用了那么多年，还是那么好！

以费达生的名义——是慈云22年中一直信守的质量底线。在慈云人心中，他们不仅在传承蚕丝之母费达生的蚕丝事业和生命，还在传承费达生的人格、人品。他们做的每一床被子、每一件蚕丝制品，都要对得起费达生的名字！他们宁愿微利、宁愿压缩规模，也决不做一件对不起费达生的事情。

“孩子，厂子办不起来不要紧，质量不能‘推板’，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

慈云创业之初，90多岁高龄的费达生曾亲自到厂祝贺，无比兴奋中拉着董事长沈福珍的手说出了这样的话。

22年过去了，费达生已经作古，但是，费达生的教诲在慈云人耳边回荡了8000多个日日夜夜。“把质量当生命，用人品做产品，一件产品就是一个人品宣言”。沈福珍不

知重复了多少次这样的理念。

一床被铺出一个蚕丝行业，一根丝拉出一个“中国蚕丝之乡”。雨后春笋常致良莠共生，市场竞争也使鱼龙混杂。蚕丝制品的掺杂使假、断斤少两、工艺粗糙，使创始企业慈云一直面临严峻考验。但是，“不用一两蛹衬绵，不用一两短纤维，不用一两化纤丝”，慈云在质量面前没有“推板”一次，一床被子就是一件标本，一件产品就是一道信誉；“产品可以没有别人花哨，但慈云决不昧着良心做事”。因而，人们见到的慈云产品，桑蚕丝就是桑蚕丝，柞蚕丝就是柞蚕丝，混合丝比例标得清清楚楚，但从不放一根化纤。

——“慈云是靠质量活下来的。”

阳光，每天总是从慈云塔顶穿过，照到慈云的生产车间、营销总部和绿树香草之间，慈云的产品泛出的光华与那阳光一样，晶莹剔透。

慈云是参与蚕丝被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费达生的名义，依靠质量存活和取胜的慈云，22 年中创造过“十个第一”“九个唯一”，这次又荣膺了“苏州唯一”——最近将参与国家《桑柞丝绵行业标准》起草。

荣膺众多荣誉的慈云，对“国标”出台五年后蚕丝行业仍然不断出现的乱象和“鼠屎效应”，在坚守“以费达生名义”的同时，觉得“现在到了该打一打质量保卫战的时候了”。

“让假货无处隐藏，让次品暴露无遗，让买的人买得放心，让信誉公开透明。”本着这样的信念，在董事长沈福珍和总经理周佳园的努力下，慈云首创了“可透视蚕丝被”。

这是一床看上去极为普通的被子，但是拉开一圈拉链后，被子分成上下两层，里面的丝绵真假、长短、配比，消费者立马看得真真切切，摸得仔仔细细，闻得清清爽爽。

“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工艺特点，一下让“看不见的战线”变成了“看得见的战线”，彻底解除了消费者“被子一封，不知内容”的心理困惑，“买慈云就是买放心、买定心”。

“可透视蚕丝被”一经面世，便在上海中针会和广西南宁国家《桑柞丝绵行业标准》起草座谈会上受到好评，专家说：这是慈云送给消费者的信物。而在慈云则认为是做了一件打响蚕丝行业质量保卫战、振兴苏州丝绸的实事。

质量是蚕丝的生命。“大家可以带上剪刀，慈云的每一床被子都可以是‘可透视’的。”

慈云“以费达生的名义”发布的质量宣言，换来了8000多个日夜的褒奖，这种褒奖还将继续下去。

（本文为企业宣传片解说词）

写于2014年5月18日星期日

一“丝”能杭太湖雪

一、丝献成礼的雪色气象

现在的古镇震泽，过去就称太湖，林立的厂房、繁荣的市镇、通衢的大道，前身或许都是远接湖光和天霞的柔桑；大禹的足迹，或许就是一根纵横悠长的蚕丝；范蠡的行舟，或许就是用无数只蚕茧做成；王锡阐的天文视线，或许就是沿着晶莹的丝线穿越天空；而那高高耸立的慈云寺塔，或许就因为吸收了蚕宝宝的生命营养，才得以穿越1760年的岁月时光……

就在幽深禹迹、浪漫行舟和回徨塔影中，太湖雪从容切入这重重柔桑的画面……

10年创业的历程，有着阳光洒在柔桑上的美丽和春天做茧时的快乐，也有着骤雨击打柔桑的痛楚和春茧蝶变时的呻吟。但是，这一切都像门前的頔塘河水，在或轻吟或奔涌中流淌而去——太湖雪，走完了任何一个创业者必须经历的必然王国。就在这必然王国的殿堂里，人们欣喜地看到，虽然震泽150多家蚕丝厂家也如桑蚕遍野，但是，就像茫茫太湖矗立着72峰一样，有一峰出类拔萃般地高高矗立于湖霄之间，峰顶弥漫着丝样的光华、雪样的艳丽。

同样出生在桑叶掩映的古镇盛泽、从小穿着妈妈赏赐的丝绸花裙的她，在柔桑蝶舞之间，带着不惑的风韵，悄然成长为震泽蚕丝行业的领军者，她的企业也成为着蚕丝生命之光的希望之星。

她就是太湖雪创始人，董事长胡毓芳。

“我是一个女人，从事的是一根丝的事业，别人是十年磨一剑，我是十年磨一丝。”胡毓芳的话语里涌动着太湖的情感，有收获蚕茧的快乐，也有春茧上山的艰辛。

十年来，太湖雪拉出的这根丝，或许能铺一条到月球的通道，用这根丝做成的被子、丝巾、家居服饰等，或许可以覆盖三万六千顷太湖的水面。太湖雪的规模、效益、实力、资金、销售、市场、品牌、信誉，这些产品经营的要素，都已丝吐成茧，天遂人愿；而企业经营的运行机制、基地建设、科技水准、设计能力、领军人才、团队建设，也都已流水有声、花开蝶至。十年辛苦不寻常，千茧万茧丝成行。但是，面对创业的成功，太湖雪没有陶醉，胡毓芳特别冷静。一向善于思考的她们，梦寐之间就像聆听到春蚕的问候、柔桑的催勉，那一根根悠长的丝似乎告诉她们，她们前行的道路依然像蚕丝一样悠长，春蚕上山、吐丝，只是踏进了生命必然王国的甬道，而不断的蝶变与生命的轮回，才是开启自由王国大门的深重境界。

创业，永无止境。太湖雪才做了丝绸一角，要做的是“大丝绸”，要创的是更大业。

凤凰浴火，桑曳成风，蚕吟成曲，丝献成礼——太湖掩映于一片雪色之中。

二、一丝求杭的文化振兴

吴山苍苍，吴水悠悠。

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问渡、寻桨者甚众，却鲜见一苇能杭的达摩。

振兴苏州丝绸，这一声号召，如惊鸿翩然于蚕桑之中。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多次作出这样的批示，仿佛鸿蒙之际传来金鼓之鸣。曾经有过几许迷茫的丝绸人，在振兴的旗帜下，整装列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情同横竖成行的桑阵，身形攒动的力感犹如蚕阵上簇。

中国丝绸在苏州，苏州丝绸在吴江。苏州丝绸是中国的名片，吴江丝绸是苏州的名片，太湖雪非常推崇这一份荣耀，倍增自信。

太湖雪企求一“丝”能杭。

古老的北寺塔风铃乍响，对面的苏州丝绸博物馆曾经盛会空前。振兴苏州丝绸必须在苏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成为排头兵、桥头堡。

十全街口的太湖雪分公司早已抢占了一片属于丝绸的苏州领地，以“传承、创新、复兴”为主题的“太湖雪品牌文化鉴赏会”，又在丝博馆扬起振兴的旗幡——时间：2012年7月6日。天热，丝绸更热，太湖雪更热。

这是振兴苏州丝绸旗帜重亮之后的第一个军团出击，这个军团来自吴江，来自太湖雪。

琳琅满目的太湖雪丝品以外，便是业界、商界、政界、新闻界的高端会盟，牛耳在执的太湖雪迎来了别人刮目的眼光。

太湖雪问渡寻桨，一丝求杭，找到了第一个渡口，第一把桨。

一丝求杭的过程，需要更多的柔桑智慧，丝诗意境、春蚕畅想，也需要更深的哲学思辨和企业转型、文化升级。前年和今年在上海与云南的中针会、丝交会，太湖雪就以这些元素与罗莱、梦洁、富安娜、浪莎这样的大牌同台献展，惊艳沪滇，而真正引人引颈的还是太湖雪品牌中所包蕴的文化元素与色泽。

太湖雪曾有几进上海的经历，因为丝绸抑或其他高端产品的真正市场在上海。面对大上海要求改为洋名的作派，太湖雪宁愿不进上海，也不肯改掉用自己心、汗打造的中国品牌，因为太湖雪植根的是中国文化，坚守中国文化是太湖雪的人格、尊严。

文化需要依赖坚守，民族的肯定是世界的。太湖雪最终还是以自己的“姓氏”抢占了上海南京路的荣耀。

模仿、渗透、嫁接、植入，被太湖雪诗意地运用到了产品设计中，但太湖雪在更多领域追求的是一种丝绸文化的求真和DNA的嫡传。

“把文化做进丝绸，把丝绸做成文化。”“溶进每一个设计和工艺、每一种款色和品质，自然、贴切、和谐、得体。”就是太湖雪追求文化本真的完整表述。而丝绸本身的温润、柔韧、体贴、包容、瑰丽、灵动，则成为太湖雪营造企业和企业家素质的品质。

正因为太湖雪具有如此的文化渴求与产品的高度文化，国内名校、名师、名学者、名专家，蜂来蝶至，献计献策，把他们对丝绸的钟爱

变成文化符号与文化内涵，附着到太湖雪的每一根丝、每一寸绸上。苏州刺绣大师梁雪芳就是因为这根丝、这份情，加盟太湖雪，让传统刺绣工艺在太湖雪找到时新敞亮的表现与传承的载体。

丝绸振兴是丝绸文化的振兴，文化是振兴之魂。

问渡寻杭，太湖雪的兰舟、兰桨，以丝绸为体，以文化为魂。

三、中国制造的兰舟远发

早在湖州及整个浙江重兴丝绸风生水起的几年前，太湖雪就喊出了振兴苏州丝绸的口号，表达了“为苏州丝绸荣誉而战”的情愫，虽然引来的目光有些仁智互异，但太湖雪的确为苏州全市整列进军振兴之途扮演了“马前卒”、“急先锋”的角色。

为了自我与全市的丝绸振兴，太湖雪早已开始了排兵布阵，商场上响起的“得得”蹄声，有时就像柔桑摇的“沙沙”之声，当然也有太湖潮的激情。

集生产、展示、管理、运营于一体的总部大楼与高耸的慈云塔两两相对；翼然于吴江主城区的太湖雪会所，独领丝绸行业会所经济的风气之先，上海、北京、南京分公司的开设，构造了一个全新时尚的商业与文化兼容的坐标，而大大小小的专卖店、加盟店，星如棋布于国内大中城市和海外市场。“世界同里”分店的运营，则开启了中国丝绸整体渗透 5A 景区的先河；太湖新城总部大楼的建设则与吴江一样，从运河时代进入到太湖时代。大上海，是一个文化之都、智慧之都、人才之都，太湖雪的一个研发中心，把丝绸文化与海洋文明进行了无缝对接与融合。充满文化创意的“丝韵震泽”全国摄影大赛，直接引导人们深入丝绸的灵魂之境。

丝线条条，诗行阵阵。太湖雪拥有了驰骋国内市场的底气，更有了一丝杭海外的底气。

兰舟戎装，兰桨飞动，太湖飞起一道彩虹的雪色。这道彩虹开始向海外飞去。

让太湖雪感到十分荣幸的是，2013 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胡毓芳亦随同踏进了莫斯科的春季。料峭的寒风中，她深深感受到了律动着的丝绸之春的信息：俄罗斯热爱丝绸，俄罗斯需要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俄罗斯之行，让胡毓芳找到将中国丝绸变成made in china、开拓海外市场的自信，又将这种自信带到了土耳其，带上了重启的丝绸之路。

2013年10月，丝绸国际大会在土耳其的经济中心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中亚重开丝绸之路的盛会，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胡毓芳聆听着习主席的讲话，带着太湖雪，带着特别的荣幸，来到伊斯坦布尔，10天的展会，让太湖雪名躁这个中亚经济中心，太湖雪产品以一种东方珍品和东方文化的神奇，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太湖雪在伊斯坦布尔出现了“倾家荡产”的窘境。购者如云，赞声如云——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如实地记录了这份属于made in china的荣耀，太湖雪也砥砺了一份made in china的坚定。

“太湖雪产品说了话，东方文化说了话，丝绸魅力说了话。”胡毓芳重回禹迹桥畔、慈云塔下，在媒体“太湖雪如何走进国际市场”的追问下，在柔叶婆娑的宁静夜晚，海外归来的激情激活了她的思维——“凭借made in china！”在人们的掌声中，成了她叩启丝绸大业自由王国大门的冲动——“太湖雪有这份底气！”

古老的街道，清清的小河，曲折幽深的小巷。雅园弄8号，曾是震泽养蚕的地方，掩藏着胡毓芳童年的时光，而今这里已是了无蚕迹，但是童年催生的对蚕丝的信仰与迷恋，还遗存在小巷尽头，旧屋房梁。每逢事业甘苦、取舍难决之时，胡毓芳总会踌躇于此，从这里获得一份灵感与决断，这里也就成了她丝绸情愫的发源地。而北行数里、建立在庙港的费达生纪念馆，更是她常来景仰心仪之地。虽然其生也晚，她无缘面见费达生先生，但是，费达生一直活在她的心里。驻足心祈，胡毓芳总是能从这里获取无穷的精神力量。当她再次来到雅园弄、来到费达生像前，made in china的底气骤增。Made in china的决断仿佛得到了费达生的首肯与鼓励，而一丝求杭，开启丝绸事业自由王国之旅，也有了真魂的寄托与福祐！

（本文为电视艺术片解说词）

手写于2013年12月5日

心 语

——为“吴江新娘”代言

这一天终于在期待中来了。从窗口望出去，每一寸都是明亮而温艳的阳光，鸟儿在花丛中跳着叫着，那一身羽毛色彩斑斓，像极了我那梦中的颜色。这一夜我总是很兴奋，总算眯上了眼睛，便梦见自己变成了金色的凤凰，身着华美的羽衣，在百鸟的陪伴下，在霓裳羽衣曲的音乐声中，舞蹈着，歌唱着，穿过那阳光的缝隙，投入到我白马王子的怀中……

一个美丽的梦，一个美丽的早晨，给了我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美丽心情。山岚烟气，湖光水色，绿树生风，这一切怎么在今天变得这么美啊？天天见到的景色，从来没有这么美过，真的。山美其美，水美其美，鸟美其美，美美与共，是为了我吗？是为了我这一天、这一辈子吗？我忽然发现自己也变得美了，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美。

我们认识在金桂张蕊飘香的季节，我们的婚礼也在这个季节筹备举行。金桂是我的最爱，桂香也是我最喜欢的香味。啊，窗外那不是紧挨着的一丛丛桂花吗？珍珠一样的圆润，玛瑙一样的光洁，那清馨的香味直沁我的心肺，又由内而外地释放出来，好像我今天成了桂花仙子！我坐在这桂香馥郁的窗前，“树里闻歌，枝中见舞”，真仿佛坐在了仙界瑶台，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身心美艳与通泰。

古人说：“女为悦己者容。”是的，今天，我要把最美

丽的我呈现给悦我者。他不是一般的悦我，我能从他的一呼一吸、一颦一笑甚至他身上释放出来的气味中，感知到他不是仅仅悦我，而是对我有着深沉的爱。这种爱，是一支带着桂花的芬芳，带着荷露的润泽的丘比特之箭，穿透了我的心房，把我们两颗心串成了一颗，从现在到永远，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它们掰开。

其实，我并不注重化妆。因为他推崇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是，今天我要精心妆扮，因为我要让他在灯火阑珊处蓦然看到最美丽的维纳斯，让他感知这个世上有这样一个心底虔诚的人愿意为他的精彩而美丽，为他的一生而美丽。我相信，这种美丽会开启人生的美丽、会提升爱情的美丽，会装进记忆，会定格成经典。

画笔轻轻地描，脂粉淡淡地施；青丝绾起碧螺黛，两泓秋波荡涟漪。窗外郁绿的树阴里，鸟儿总是跳跃出我内心的雀喜。少年时，我曾多次专心致志地描绘着心里的花朵。今天，我又重新坐在窗前，重新描绘一次心里的花朵，而能够得到这朵花朵的是他！

他来了！阳光跟着进来，桂香跟着进来，树叶竹叶婆娑起舞，鸟儿扑腾起翅膀，扒在窗棂外……

写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有阿石者

阿石者，远房战友也。

阿石者，曾在浙江吴兴开辟事业天空，一个钢结构，给他架起了金钱金字塔；一片彩钢板，让他当上钱多到不知怎么用的老板。

成在须臾间，跌在须臾间。金字塔上摔下来，老板成了跑路人、躲藏者。

事出飘缈，至今尚有糊涂在。根不在经营上，经营恰恰如日中天；恨不在资金上，资金恰恰财源滚滚。

成也老婆，败也老婆。

阿石与众不同，人家一个老婆，他有两个。一个妻，一个还是妻。

1975年，阿石从吴江乡下鲤鱼跳军门，先后在南京军区训练大队受训，通信总站皖南某连当报务员。兵怕当老，一老就油，一油就“色”。通信部门有着电话优势，这在当年可谓得天独厚。电话有话务兵，话务兵全是女的。虽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女声甜，久旱遇雨，缭乱兵心。一来二去，阿石就在电话中认识了女兵，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情相洽，由闲聊而闲情，由闲情而专情，那点意思全在每一次卿卿我我中双双心知肚明了。二女不能全占，阿石私下见面后，权衡再三，情有独钟。弃上海，娶福建。福建兵身材窈窕一米七，肤如白玉羊脂球，美目流盼盗人心，加之又是副县长之千金，阿石一见倾心，二见不移，三见情定。带回吴江乡下一走，田间地头，劳作之

人侧目停活；街头巷尾，营生之众垂涎张嘴；邻里家人，喜不自胜高蹈欢呼。兵找兵，帅配仙，一时惊动乡野，田间稻谷也在瞬间向上窜了数节，屋后鸟窝一激动多下了好几枚蛋，酒肆进账也在几天内陡涨多位 GDP。

军营走了两个兵，吴江飘来一朵花。退伍，结婚，生子。颠鸾倒凤，皆大欢喜。

阿石开始在乡下，后来老镇长慧眼识珠，把他弄到镇工商所、人武部。老婆则被安排在镇上卫生院。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

生活开始总是艰难的。那个年代的工薪阶层经济压力是巨大的。下海大潮，因时而起，一浪高于一浪。老婆自认为既然天生丽质，也一定天生我材可下海，阿石苦劝无果，老婆其职已辞。可是，苍天无情，商海不相信美女，连续的失败、亏本，已经证明老婆天生不是经商料。不仅海中没有捞到鱼虾，阿石还得为她还债。一来可受，二去已经没有能力。回头是岸，可有岸仍然不肯回头。由苦劝而争吵，由争吵而出走，由出走而离婚。阿石的甜蜜爱情，最终只换来一个儿子，随己而过。

镇上有个大家浜村，彩钢板是这个村的特色经济。阿石就在此村住，时见农民靠钢板发财，钢板换铜板，铜板变老板，富得没屁眼。面对此情，想到背债，阿石亦毅然辞职，“跳海”而去。

第一桶金赚在南京，九万哪！在那个年代，人民币没有贬值，九万可就是今天的九十万，甚至更多。开心哪，高兴哪，钱怎么来得这么容易？阿石那些日子，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见草是花，遇水闻歌，路边一只野狗怎么看都显得“酷毙”，一颗激动的心 300 米以外别人就听到跳得咚咚作响。后来，生意越做越顺，越做越大，票子越赚越多，赚钱原来并不难。路上碰到个瞎子，一摸，一闻，竟说“你是财星下凡，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今后十年顺风顺水，捡银子比捡土疙瘩还容易！”阿石想到前妻：做生意怎么会亏呢？百思不得其解。但阿石又从心里感谢前妻，自己所以能当老板能有钱，还不是她逼的吗？阿石恍然大悟，原来家里的“倒逼机制”是最有效的。

瞎子说准了，不几年，阿石的票子多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用了！买摩托，盖别墅，还能干什么呢？到吴兴去，买地，盖厂房，办公司，拓展市场。吴兴这地方还真好，真是个财运之地啊。阿石随便划拉划拉，

划来的全是银子。镇上领导对他独垂青眼，阿石也成了吴兴后起的大老板。上千万的资产，老天只睁了几次眼闭了几次眼、没刮风，没下雨，就全到他账下了！

阿石旧情复萌，想到了结发，可结发已经又跟别人结发了；想到了上海兵，可上海兵早已当了妈。阿石有些后悔，当初要是找上海兵，多好啊！此情难泯，直到今天，阿石到上海一次心里就难受一次。上海兵曾陪他喝过一次茶，后来任阿石怎么打电话相约，人家总是“有事”了。

阿石的第二任妻子终于粉墨登场了。也是离婚的，就在他公司做活，平时对他太好了，处处关心，无微不至。三下还未除尽二，两人便永结同心了。婚后生活风平浪静，阿石成天在外奔跑，到工地，谈生意，找业务，抓管理，开市场；老婆在厂管管账目，在家照顾孩子——二恋二婚大概就这个样子，能有这个样子，已经是很好的样子了：阿石显出了十分满足的样子。

时间一晃到了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期了，阿石的生意还是那么好，钱还是赚得越来越多。奇怪的是，阿石从来就没有亏过本，三角债也基本都能到账。人家都说阿石老板人好，诚实，讲信用，大方，产品质量也没得说，工程质量也没得说。在吴兴差不多没人不知道好人阿石。阿石的生意基本做足了整个华东，还向外面扩展了不少。有一些生意因为太远太小，阿石全部放弃了。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就在阿石财神高照、好运如潮、资产如雪球一样天天滚大之时，一张接一张的欠条摆在了阿石面前，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阿石什么时候欠过人家钱？阿石真的懵了！再一看，这些欠条，全部盖着公司大印。阿石终于明白了，这是老婆捣的鬼，公司大印只在老婆一人手里，别人是盖不到的。这些欠条全是老婆写的！老婆出了什么问题？阿石终于明白了，老婆在赌，这些全是赌债！

阿石那个气，真是怒众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诘问，老婆全部承认了；争吵，争吵已经没有用处。不还，不行；打官司，可欠条上写的不是进货的款，就是借的资金，没有一张写的是赌债！为了维系这个家，阿石只能还了一笔又一笔！不曾想，还了一笔还有一笔，这一笔、

那一笔竟然是永远还不完的一笔笔。

还得是越来越多，还得是越来越大。六七百万还掉了，连自己存起来便不想动的200万养老钱也从银行领回来，还给人家了，甚至还卖掉了一半厂房。到底有多少张欠条？有多少赌债？还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老婆也说不清这个“到底”了！

不能还了！再还下去，可能就要卖掉全部公司和乡下的房产了！再还下去，可能就要卖妻卖子了！

一怒之下，阿石和妻子摊牌离婚。人先躲了起来，生意也做不成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找到镇上领导，镇上领导爱莫能助，说你还是走吧，这里呆不下去了。于是在那个夜晚，阿石离开那里，在那里人间蒸发了。

人不见，电话打不通了。那些讨债的人，吴兴、吴江找了个遍，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阿石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到了哪里。

阿石还活着。一人，一车，躲到吴中横山的战友处，租在农民的房子中，“宅”了起来。愤恨，愤慨，忧愁，悔恨，自卑，从心里到肚子里的蛔虫都觉得没脸见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婆？前妻任性，后妻混蛋。其实已经防她一着了，她只管账，不管钱，要是让她也管钱不就早知道了？或者两样都不让管，不就好了吗？最糟糕的是，怎么会把大印给她掌握哪？大印，有时是权力的代表，有时关乎生命啊！阿石对印把子终于有了万劫一复的认识。

横山，背后是山，前面是湖，是一望无际的太湖。风景优美，环境宜人，是人住着不想走的地方。可阿石心里成天翻滚着像太湖一样的波浪，看花不艳不香，听水不清不响，山是恶山，水是浊水。再也没有了当年发迹时那样看花看水的感受。横山再好，也不是他呆的地方。他不能就在这里躲藏一辈子，什么事不干？吃穿、养老，并不愁，行前已把那里的厂房租出去了，一年20万，足够一人吃饱，一世不饿了。儿子成家了，自己做生意，也是风顺水顺，不要他操心。可是老在此山中，阿石觉得这一辈子白活了。可哪里有脸重回江东？吴江战友虽多，本来是钱财一身的阿石，怎么有脸去见他们？

阿石生活在烦恼之中、虚荣之中。

但是，横山终于是横山，可横能横之人。两年后，吴江战友在横山无意间碰到了阿石。一番苦诉，一番劝说，阿石终于把心一横走出横山。

回到吴江后，阿石在城里租了几十平方的农家屋，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想起了瞎子对他说的话，他觉得不能对不起瞎子。他开始重操旧业，东山再起。但是，他划断了以前在吴兴的业务范围，一切重起炉灶。虽然还是做那板，做那钢结构，但决不再找以前的生意伙伴。晚上孤家寡人，白天一车一人，到苏州、南京、上海等地的工地上，重新寻找生意合作伙伴。自己没了生产基地，又重新找了货源基地。或许天生是块生意料，或许执着感动生意人，或许曲折经历感动上苍，阿石又从零开始，从一起步，两年后，生意又日渐红火，手中又攥了一大把，丢失的那点自尊、自信、自荣，也在一点一滴地恢复。

阿石现在所缺者，就是大笔资金，很想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生产基地。

我们则说：阿石所缺者，是老婆也，再找一个吧？阿石苦笑，说再也不找了。我这人只能有钱，不能有老婆。有老婆就要毁了我，老婆是祸水。

阿石又找到了瞎子，瞎子掐指一算，说“你这十年生意看好，钱又赚不完了！”瞎子此话，从此成为阿石的精神动力。这两年，阿石憋了一口气，人就像钢做的一样，这里那里，转得像个陀螺！而那钱也滚滚而来，只是不像当初捡土疙瘩那么容易；还有每收到一笔钱，就会想到成也败也的两个老婆……

其实，阿石现在不为票子，而为找回面子；即使赚回票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是一条汉子。

听了这样的话，阿石说：“真说到了我心里。”

写毕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

有田妹者

田妹者，粤人也。今居吴江。内人新识成友，所在小区相连，见而多。

虽妹，亦已57岁矣。从广东而六合而吴江，一生有些传奇，传奇主要在爱情上。

老公乃六合人士，年轻时曾在广东当驾驶兵。天缘巧合，田妹识之。

田妹皮肤白皙，眼睛很大，家境颇丰，年轻时人称美人也。还在少女时，因病到医院挂水，挂完无法回家。有部队解放大卡经过，田妹知是居家附近师部之车，拦住，甜称“叔叔”，欲搭乘便车。司机应允，遂得坐后座。司机从反光镜中偷窥，此女大美，肤白如玉，眼大波生。兵者，长年不见女色，见之自瞳孔涨大而难收，光芒放出而不回；表面自矜，方向打偏。此后，便渐有交往，由疏而密。田妹虽称，总共在一起没有超过72小时，但鸿雁不断，“叔叔”称田妹为“小鬼”，自号“叔叔”。今日说起，田妹亦颇觉浪漫陶醉。于是，情缱意绻，难舍难弃。田妹如患相思，常在道边守候，俊男帅哥，成班成排，竟不看一眼，而专候大卡烟尘。痴情之中，如见白马王子，姻缘前定，自定终身，非其不嫁。但是，却遇到举家反对。尤其一听司机家在苏北，咸生却意。

不久，司机退伍。田妹竟毅然随同，有如私奔。在上海将家族特派随行到六合考察观光的“大使”甩在了火车站的茫茫人海。

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六合真穷。穷的程度，就是知道穷，却没法想到那么穷。穷倒能忍受，可饮食严重不习惯，吃不进，咽下了，要吐，胃要难受。最让田妹不能忍受者，是此一家并不欢迎她，公婆朗声责怪儿子怎么找了这样一个“花瓶”，我们这家人家养不起。在家无人欢迎，只得搬出，住到知青曾住的破屋。没有床铺，打了地铺。广东暖热，冬日亦然；六合之冬却十分寒冷，屋破漏风，尚可忍受，屋破偏逢雨来行，地铺几成水铺。盆接碟接之外，只得挖沟于地铺四围，用以盛水、排雨。床因此而成岛屿，人成鸳鸯浮水图。说起当日艰难，田妹至今仍潸潸然，呜呜咽。从天堂到炼狱，从浪漫到惨淡，从纯情到苦熬，从少女到当妈，田妹就在此种情状下，啼饥号寒，生育一女。

生活虽然清苦至极，但爱却成了他们生存的动力。生活中没有幸福快乐，爱情中没有艰辛酸楚。两人相濡以沫于涸辙，情感世界全是花前月下。难得吃到的荤腥譬如鱼，田妹总是省给老公吃，久而久之，田妹见鱼反胃，粗心老公竟真的以为田妹不吃鱼。田妹形销骨立，落下了一些病根，至今已动过两次手术，失去了女人自傲自信的两个内部脏器。

六合乡人笃信田妹呆不下去，必将孔雀仍飞东南；广东家人始以不认女儿相胁，后三番五次劝她回归，田妹不从。其舅在香港，让其双双去继承产业，可田妹老公不舍家乡父母，宁穷不就。其舅欲给田妹老公五万元以解除婚姻，田妹不从。为了不让广东家人知道六合确切地址，田妹与家人通信都是寄到南京百子亭一友人处，让友人转寄转收。

睡着地铺，浸着雨水的日子，让田妹痛心不已。老公退伍后呆在乡下，没有职业，前景令人不寒而栗。田妹不得已生出求救之心，鼓足勇气给在国内某地当县长的舅舅写了一封信，其舅伤心感动之余，给六合县长写了一封求救信，并给田妹寄来五万元钱。幸得此钱，田妹生活从此稍有改观，花了一万元把老公户口买到六合城里。六合县长垂怜关爱，把田妹安排到侨联下面的印刷厂，把其老公安排到了供销社。从此，田妹从涅槃中走出，日子日有起色。老公也在供销社里混出模样，当了经理之类。

人生处处是梦。田妹在六合一呆 20 多年，女儿大学毕业后来到吴江工作并居住。而田妹之母、之妹全部移民到了美国。美国就像“社会主义”，其母患有心脏病，美国派有专人如影随形，天天伺候，无微

不至，笑靥如花。母、妹一直敦请田妹也移民美国，可田妹老公毅然反对。田妹只得选择举家迁至吴江，与女儿生活在同一个天空。并在吴江添置了不少不动产，生活滋润，时日优游，天伦就在目前。然，田妹又觉少情寡味，“叔叔”虽然殷勤，做饭、家务独立应承，如子依母，天天要见田妹，不见则心无宁处。可不再“小鬼”“小鬼”的叫，田妹所要浪漫，似全留于当年。

写于2013年9月22日星期日

有袁姐者

袁姐者，又称袁姨。年在花甲之上，因妻识之而相识。妻识之于 PP 公司，其为购买 PP 者的会长。

袁姐之人，魁伟壮实；袁姐之行，令人不可思议。热情，但热情得过头；大方，但大方得过分。常说中国好人，她可称之。然没有入选。

袁姐本一名退休工人，收入卑微，却极其乐善好施，不断给人送这送那；送这送那，又全是自己的；自己的，有不少又是自己特意花钱买来的。

人之送，一次两次，可以了，也正常。她之送，一而再，再而三，让人不受则不恭，受之又心生愧疚。

南瓜咸菜，从平望母亲处拿来的；鸡啊鸭啊，自己花钱买来的；有时还送女儿穿剩的衣服。收，心中不爽，不收，难以为情。

送来吃的，总是一口一个："好吃得来！好吃得来！"

送来别物，总是"小阿妹"长，"小阿妹"短！

于是，妻也总是美称其为"老阿姐"。

怕的是常常过节，她总要送点什么来。这不，秋天到了，每年她总自买葡萄自酿酒，家中无人喝，全是为送人。

家里是呆不住的，家务也总是老公包了去。无论寒暑，她比上班还忙，一早出门，到 PP 公司坐地。刚回家，一个电话，她又风风火火地应招而至。不止一次，见她头戴凉帽，满脸汗珠如黄豆，衣服能拧出水来。

老公是个老乖，一任老婆风里雨里，冷里热里，整天

价屁颠颠不亦乐乎地在外闯荡江湖，不沾家室，自顾儿买汰烧炸，然后一日数公里出去徒步转圈。

更让人意外的是，马大哈的老公竟管不住家里的钱柜子，袁姐时不时将家里的钱用来买那些PP，出什么买什么，新产品无一遗漏，家里不敢放，只得寄存在别人家里；买什么第X要素，蜂胶，一买几千，自己吃不掉，不是让其发霉，就是送人。送给我的蜂胶，一入胃就反，好像是树胶一样。还要马大哈的是，袁姐竟将自己并不富有的钱袋子对外“发行”，借给别人买那些劳什子，他一万，你几千，弄得自己囊空如洗。活脱脱一个败家妇模样。

PP小店俨然成了她的家。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商业营生，哄得她用起九竿子的劲。不仅PP如此，什么第X要素，什么的什么，她是走完这家到那家，帮这帮那，极其鼓吹之能事。最后弄到人家下意识里把她当成了员工，对她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还下达任务，还指派她为别人垫钱，还经常批评指责，好像什么事都成了她的分内。终于也有受不了的时候，气得哼哼的不断叫唤，可时间一长，或者一听软话，她又故态复萌，变本加厉。

对于她这样的行径，不知情者总认为她必有所得，而知情者心知肚明，其实真是只有所失，并无所得。能够得到的，就是参加这些公司组织的小小出游，吃住两糙。这次算是要去湖南了，来去四天，要有两天多在火车上，能玩的时间与地方极其有限。而她也是几经争取，最后成了“星级大使”，其乐已不能合嘴矣。

如果这也算“得”，那么，“气”、“累”也是所得，那就多了去了。她有一身高血压、心脏病，那些劳什子保健品一点也没帮她的忙。

世上总有许多事、许多人，让人无法破解。不求所得，得其不该得，却依然乐此不疲，无悔无倦，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些商家，所推销的产品，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货。但扪着良心说袁姐，她的好还是与生俱来的，所有的好行径，不是装出来的，有时带有一定的功利，但功利已经让她的真诚打磨殆尽，而且她确实不拿一份钱提成，她好像就是信任这些产品是好东西，能够给人们带去健康，好像人家不要，就是不要健康，她从内心替别人可惜，所以不惜自己花钱，用恩惠感动别人，让别人买回健康，她心就安了。因而，可以这样说，她的好人行径，不

是为了那些商家，而是为了别人的健康，于是，她用自己的点滴去投资、去培养与别人的感情。殊不知，她还是帮助了商家。

但她的好，也不全在商家身上。邻居、社区，她也常来常往，谁家要包饺子，要搬家，要打扫卫生，婚宴要帮忙，她也屁颠颠、乐哈哈地不说一个不字。

天下有人如此，怪；天下有好人如此，不解。

写于2013年9月22日星期日

禅性的书境 禅性的老境

华建平的书法别有见地，别存境界，深植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之沃土，又独显江南水乡的柔美气质和江南文化的内敛、沉静、恬淡之神韵。

第一次认识华建平，是许建华让我参加那年吴江书法评奖，时我已在报社。我自知不够其格，退避者三四，不得已随许兄而往“看看”，其实是我太过自作多情了，评奖基本上不用我们操心——华建平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华老师。那时的华老师是吴江书协主席，50 几岁，风度、气质、身形，都显出华贵、自信，或许领导当得长了，有一种威严自带有书卷气的长相与言行举止中溢出，用得着那句“不怒而威”的古话。他一进屋便脱掉风衣，但仍戴着一顶呢绒帽子，好像是朱红色的；点上一支烟，便直奔主题，直到评奖结束，许建华也没有找到机会介绍一下我这个不明身份的不速之客。香烟一支接着一支，作品拿起一件又一件，抖开，说行；合拢，说不行；这个可得一等奖，那个可得二等奖……也就两三支烟的工夫，奖便评定了。看他的从容气势与优雅娴熟，就好像一个将军，战前成竹在胸，战时指挥若定，拨拉风云挥洒自如，稳操胜券虹吸水饮。效率超高，奖一评完，匆匆而去，至今我不知道那次我们有没有握过手，可以肯定的是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他走了，我才知道他还是吴江丝绸总公司总经理。

几年以后，我认识了盛泽萧海铭先生，他给我介绍了

华建平的书法之好，在江浙、特别是在盛泽嘉兴，人们仰之如星。他说要为我弄一幅他的字，我说他不认识我，弄不到的。没想到没几天他就弄到了一幅既带禅味，又暗含恭维我的寒山诗："自见天台顶，孤高出众群。风摇松竹韵，月现海潮频。"看书，美而喜，有大家风范；会意，愧而怯，存不配之情。想来，萧先生在他面前一定把我美言了一番。至今，他的书法还挂在我家里。

盛泽、吴江、嘉兴，总是能看到华老师的书法，或题匾，或挂壁，或参展，或赠人。题匾是华老师的真功夫，不像某些大家虽属大家，但一"匾"便不显端庄好处，仰视之下总见飘浮花哨。华老师的题匾，字饱满，体如山，气沛然，柔寓刚，庄正心，所谓"镇得住"也，而他的书法作品最早看得眼馋的是吴江过去装饰在"天上人间"的一面外墙上，浮雕般的草书作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飘逸中显神韵，柔美中见坚劲，缠绵中有金戈，狂放中存禅意。东坡亦曾"醉笔"，我无数次临摹，自不得豪气与真韵，华老师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墙上惊涛拍，乱云古今穿，风雨齐来，人生意韵在字里行间如明月出于东山，美酒洒于赤壁，长江流于心际。

真正认识华老师是在他生病后。他生了一个并不好的病，或许与香烟有关。九死一生，造化极大。其实，他在给我写那幅字时，已经在术后一段时间了。盛泽经常有民间文化活动，我经常去，华老师经常来，对酒谈文，品茗说书，只是他的言谈举止已少却"飞扬"和"威严"，而是十分谦和、温良，常常像老僧入定，言辞不多，酒也不沾，手中的香烟换成了折扇，有一种亲切与随意，不知是从扇子中扇出，还是从他的体内自然漫溢出来。看得出人们对他的尊敬，他也渐渐记住了我。因为当时有《百姓之星》栏目，我带着记者到他家里采访，为他拍了一张照片，配上一段文字登了出来，时在 2005 年 11 月 3 日。

灾难是一种财富，生病也是一种财富。人经病，会生出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没有生病的人学一辈子都学不到，也体会不到。因为我曾生过病，所以我能从华老师身上感受到一种别人感受不到的共鸣，这种共鸣非言语能表，有时一个眼神便能意会。当然，华老师这种境界并不是病后才有的，了解多了，才知道他本来就是一个学养兼备、平易近人之士，只是事务倥偬之时，潇洒来去，不及旁顾。

“下望山青际，谈玄有白云。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伦。”这是寒山诗的下四句，华老师没有写给我，或许是特意为自己留下的。因为这诗多少能够写照他的心态与境界：不肯“孤高出众群”，只愿“本志慕道伦”。

华建平一直自称“岩道人”，有时称“梁溪岩道人”，梁溪者，无锡也，这是他的血地。虽“谈玄有白云，野情便山水”，但少小离家，老益情浓。人遇疾患，常有参悟心得，洞察世态，体察人生，会得“放下”之三昧。因此，他的心态充满了禅性，书法也充满了禅性，我见过他写的许多寒山一类充满释道情怀的作品，章法与用笔，线条与结体，萧疏中见圆融，流畅间显古朴，俯仰见中实之苗，奇险寄沉稳之姿，不事张狂，不事草率，机心内藏，禅心毕见，包容含洽，绵里藏针，柔中寓刚，外一泓而内汪洋，真乃笔笔有人生，字字有历练，行行露意志，篇篇见襟怀。每当读到他的字，就感到吴江斯地太小，平台太低，倘若在皇城根里，面向九州，华建平的名望一定会流誉宇内，特别是他的书艺、人生更能让许多人分享甘饴。

近年，华建平以自己柔弱之躯与刚强之志，率一众盛泽艺士，常去江西景德镇，把自己的作品烧制到瓷器上，我多次幸运而歆羡它们经烈火而成器，那些美轮美奂的精品如果能够传之后世，或许也能赶上一只宣德手炉、一块红山小玉。但是，最重要的是华建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也在这些美轮美奂中随着他的书法凝聚。

与不当总经理一样，他早已不当吴江书协主席了，但是，这几年他又与人一起在盛泽成立了一个目澜书画院，为盛泽的地方文化做一些事情；他还是小九华寺书画院院长，在佛门留下了他的作品与书艺追求。

华建平不仅作书，还经常绘画，他的折扇上就是他自己的丹青；他还玩收藏，五六十方古砚台，成了他赏心悦目的别种寄托；朱彝尊、潘耒这些古代名流用过并留下铭文的砚台，成了他今日的“自豪”；他曾把这些古砚拓成拓片，再配以优美的书法文字“图解”，陡增了它们的艺术价值。浙江电视台宝藏节目组曾闻踪而至，欣然为他拍摄了一个专集，一时间他成了江浙一带圈内人人所共知的“古砚大家”。同时，他对一些古经文的研读也别有心得。

十多年过去了，华建平一边玩砚，一边弄书，一边悟禅；禅性的书艺，就是他禅性的身心；禅性，漫溢他的老境。在这种禅性中，我也有幸成为他的莫逆。

写于2014年3月25日星期二下午

直译梦柳先生

认识陈永泉先生，可谓一见如故，但他不喜欢“如故”这个词，我就说“那就是一见钟情吧？”他觉得很好，立马浮白。

在中国的文字语景中，“一见钟情”似乎专门为男女之间那种意境制造的，但永泉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误区，此情固非那情，但当为何情呢？

永泉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衣着，修饰，个性甚至长相，都有特立独行的模样。而特立独行的人，在世俗眼中，往往都被认为“怪”。永泉有没有被人视为怪，我不知道，但怪不是坏，有“扬州八怪”为证，因为所谓怪其实是个性独特，不同流俗，喜欢特立独行做事，特立独行交友，特立独行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个人活在世上，其实是活在不同的层次与境界中的：有人关心物质，有人注重精神；有人过于实际，有人追求理想……我觉得永泉是生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他离不开世俗的世界，却不沉溺世俗的世界；他没有、更不可能筑庐首阳山上，只能效行大隐隐于朝的作派，在世俗流变中树起自己的精神人格，努力在追求精神的一面，追求一种特殊的世界，所以他的别号叫做“梦柳”。有一次问他，是不是特喜欢五柳先生，他也未置可否，后来才知道并不是五柳先生，而是曾在盛泽留寓过的明末清初名妓柳如是。如是原名爱柳，永泉爱不爱“柳”未曾咨问，但他说他确曾在梦中梦见过柳如是。至于梦见后说过什么，不得而知。但对如是独有其梦，也是

怪异。三百年前托梦三百年后，彼此并不面善，那就只能说是精神相通了。柳如是色艺双佳，为妓却憎妓，为艺却尚义，为了民族之大义，投水未死，终至投缳自尽，人格精神自然也是独特高标的。所以，我说梦柳先生是生活在独特的精神世界里的人，他的激动是异常的，浮白也更霍然。

能这样说得他浮白，大约也是一见钟情，精神契合。但一见钟情以后，才知道梦柳先生的精神清高并非与生俱来，他其实也世俗过，做过生意，当过老板，在盛泽这个老板当道的世界里，他最先有过辉煌，最先有过很上档次的轿车。用一句可能他有点爱听的话表示：现在这些开着奔驰、宝马的老板，其实都是他的后起之秀。

梦柳先生现在不开奔驰、宝马了，但在他并非豪宅的家里，取一样东西，巧的话，可能就是奔驰，就是宝马；再说野一点，他的家里其实藏着不少奔驰、宝马。因此，梦柳先生看不起奔驰、宝马，他的那些东西与他也是一见钟情，一往情深，每一样，每一件，都晃荡着一种精神的影子。它们的存在，标志与记录着梦柳先生从“并非与生俱来”向着“与时俱进”转变这样一个信仰精神的过程。

放弃经营去搞收藏之类，其实是在搞另一种经营：经营精神；放弃老板去当爬罗剔抉的收藏家之类，其实是在当另一种老板：精神大亨。这本来就是一个精神不一样的行为方式、精神不一样的人物。是什么让他作出这种一见钟情的选择？是手炉还是明清家具？是字画还是古钱币？是这些，又不是这些。可以肯定地说，是这些需要刮垢磨光、修修补补的东西所蕴含所代表的那一种文化，那一种精神，那一种境界。

收藏家本身就是生活在境界中的，更准确地说，没有境界是当不了收藏家的。这或许不奇怪，不然，在这个物欲横流、有酒先醉、崇尚浮躁的世界里，谁会成天与一屋子“破烂”厮守生情？谁会为弄懂一个问题彻夜不眠？谁会常离人伦安乐而一隅独处？我亲自听过永泉说那有人要用一幢大市中心的房子换他一只手炉的传奇交易。他说这个故事时表面平静，却让我看到他心里有点陶醉自得，陶醉的不是那幢房子，陶醉的是那闪闪烁烁的精神愉悦，至少那位房东也是精神同类。中国的物化与非物化的文化是能给人精神刺激与享受的，但是，知之者得之，懵懂者失之。这有点像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神交之永

世不朽，关键在那个神字的相知契合。

收藏的同时，永泉善画工书，但是他一不求名，二不入会，像那江湖独行侠。想想也是，柳如是先生未入过会，二王、吴道子也没入过会。不入会，但永泉对文化、对艺术的追求并没停止过。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艺术又是没有止境的，就好像人的精神不会因得到一两次满足后便永远满足了一样。虽然永泉的书画已经不是一般档次上的了，但他还是参加了杭州美院的艺术进修，偶尔回来，说起感受，竟是多多。

收藏，攻书攻画，永泉到底想干什么？据说，他也不是为了成名成家。在我看来，永泉的追求在那艺术之外，他是在寻找一份真实的自我。这份自我不是用名气、“专家”与金钱来构建的，而是用精神和境界作为人生和艺术坐标的经纬线。呜呼，当今社会，世俗之人何多，缺乏自我之人何多！总有一些规范与标准，迫使人们这样做，那样做；而这样做那样做的结果，就是按照世俗的“普世价值”把自己世俗化。永泉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不为流俗同化、不肯按照普世价值进行取向、而要刻意保持自我的人。而一个很自我的人，他的精神是丰富的，境界是清朗的，平时是需要勇气的，当然也是一般人等无法读懂或者轻易破心灵之门而入的。自我不一定自私，真正的自我其实是一种独立、自由、完整而健全的人格天地。所以，永泉也很义气，也很真诚，也很友善，只要对他的精神世界、行为方式、人生追求，哪怕有一知半解式的了解，就会觉得永泉并不怪，而是一个不同流俗、不同凡韵、心灵鲜活的生命存在。这或许是我对永泉为人的“直译”，或许有点对，所以永泉才认为“一见钟情”比“一见如故”好，“如故”者，其实世故，而此处所钟之情，其情大矣哉！

永泉最近要出一本书，早间让我为他写序。我说我只写跋，因为序轮不上我写，跋却是放后面的，庶几差强人意。序也好，跋也罢，其实都是一份情，情至深处，也是一种精神与境界。最后，我不得不以一句“俗语”打结：永泉出书，在下这厢有“贺”了！

写于2008年11月8日夜

解根生的“蟹虾”老境

解，多音多义，读法很乱，有 jiè、jiě、xiè 之别。解根生的祖上选择了“解”姓——“xiè”，而本地人却总是把他叫成“jiè”，就像把“老阮”叫成“老袁”一样犯了错误。

我一直把解根生喊作“老 hài”，因为在本地方言里有把“xiè”读成“hài”的。

我与老解曾经是邻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市区鲈乡一区共住过，在那里一起受过“水灾”。

那时的老解在纪委工作，闲时喜欢写字画画，我也有点喜欢，所以便有了一点共同语言。

我的字，只是“好”；他的画，也是“好”。至于好到什么程度，从来没有计较过。没有计较不等于心中不清楚，字也好，画也好，其实都是“爱好”的水准。

我的字虽然下过不少功夫，但从来没有名分与追求。而老解怎么样似乎有所不同。

后来，我们分“居”了，他也退休了，少了切磋交流的机会。但不曾想，老解还是记得我，这几年经常拿一些画作给我看，叫我提点意见。

老实说，鉴画我没有水平，只知远看层次近看墨。

老解特别喜欢画虾，说在学齐白石。我说你为什么不画马呢？山西解梁可是关公的家乡，而关公是骑马的。你们解家可能就从解梁来的呐。

实在地说起来，作为一个“爱好”级的画家，老解的

虾画，确实是画得不错的。除了画虾，他也画蟹，还画花鸟。从中能看出，老解的画艺这些年真个大有长进，虽然不能说人老艺老，炉火纯青，但真的不再是八十年代的水平了。

老解坚持："你提意见。""有话直说。"我说："我说了，你可不能动气啊？""小老弟别客气！你说，你说。"看着老大不小的人还像童稚一样认真、谦卑，我只得以"远看层次近看墨"的欣赏标准，戏谑地说：这虾有点像你的姓——解，有点乱。

老解莫名。我只得口无遮拦：虾须，好像有点多，有点长，有点实。

不曾想老解听了，反复观摩，细看再四，突作恍然大悟状："小老弟，你真不简单，说得太好了！"

"那怎么办呢？"我说："这好办，齐白石会告诉你。他不告诉你，我告诉你：横看成虾侧成虫，远近高低各不同；意到未必须笔到，多少长短虚实中。"

记得那天是在酒后，所以狂言，多少有点卖弄模样，可我心里很清楚，我并无半点卖弄资格，因为论画我是外行，那点底气比老解不知少了许多。本以为老解会在脸上挂不住，没想到老解像个老顽童，竟然开心得由内而外，爽朗的心劲就像那琥珀葡萄，还奉爵来敬；把我那四句化了东坡的"大不敬"当成"偈语"般念念有词，进而"得寸进尺"地要求我为他写画评或者写篇文章。我亦趁着酒劲答应了。不在乎别人有意无意的"开涮"、"戏谑"，老解不是因为有了二两酒性，相反，他即使在头脑清醒时也是用朗朗的笑声、谦卑的语言、求教的神态回报的。这种情愫，很让我想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话语，好像就是褒奖他的。一个人或许天生、或许后来修炼，脾性是这种样子，不仅利于健康长寿，而且也具有了一点菩提气象、南华心境。花甲古稀之人，在艺术中自行陶醉，与虾同游，与蟹共舞，其乐自得，不就是在心灵采菊吗？

那是一个晚上，我到老解家里，发现老解有一个书房，那也是他的画室，虽然很逼仄，但极雅，画画写字的什物一应俱全，他退休后的时间大多消磨在这个画室中。他现宝似的让我观摩他的画作，洁白的宣纸不少成了虾的"池塘"，看得出他的思绪也像虾一样在爱好、在艺术天地中畅游，想得出他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画地描摹着虾的身体、

神形，虾蟹或者说是艺术和爱好赋予他的人生境界好像附着到了自由快乐的世界，乐乐呵呵的顽童本性，浑然不知虾外有尘事、自己老已至。这不，吴江中学今年100年了，老解竟然也是吴江中学毕业的。为了庆祝江中百年，他画了一幅百虾图，洋洋乎自得，咋咋乎忘情，送来我看，人未进门，声已入耳。我将4尺整张平铺地上，俯仰徘徊，猜心摩意——嘿，好一幅百虾畅意图，参差疏密，浓淡相宜，远者空蒙，近者玲珑，实者如生，虚者达意；百虾成聚，灵动生姿，寄寓无数学子从四面八方云集百年江中，又如无数才俊从百年江中前呼后拥着出来，通过垂虹桥下碧波，游进太湖深处，游到大江大洋。尺幅千里，百虾藏情，老解对江中的爱恋与崇敬，尽在此中。诗言志，画藏情。百虾的忧乐两无，物我两忘，不计朝露夕晦，不管尘事杂虑，不求身名利禄，只求畅达一生的心气，不就是老解活脱脱的人生老境吗？齐白石曾无奈地说："予年七十八矣，人谓只能画虾，冤哉！"老解虽未全得白石真传，但亦无"冤"无悔！想到老解的另一幅《菊蟹图》，也是那么少却霸气，多有淡定，我转而对老解说：你可以改名了，就叫"蟹虾生"吧！

"哈哈哈……"老解仍旧"回也不改其乐"。

写于2012年9月18日星期二

祖堂山有幸

按：俞宗海，吴江同里人。解放后曾在同里镇政府工作。解放初期，他调到南京华东军区的一个什么部门工作，后来又调至安徽铜陵市人武部，一直工作到离休。虽然在外宦游一生，但对故乡从未相忘。现在的退思园曾是当年同里镇政府的办公地。上世纪90年代初来吴江，他在退思园四季桂下给我讲了当年的四季桂及其他故事，事后我曾写过一篇《情歉四季桂》的文章，才知道天下还有四季开花的桂花。

因为他是我太太的舅舅，因而也是我的舅舅。我在南京军区服役时，常常相见，听他追怀吴江的故事，吃着他做的吴江菜肴，从中感受他对吴江的爱恋。

虽然一生背井离乡，人生的字里行间全部写着平凡二字，但是，这种平凡却总有一种人格魅力闪耀出来。今年2月他飘然西去，没能再看一眼故乡。当我们知道他在弥留之际还呼唤着我的名字，还说着家乡吴江的一些事情，我的泪竟从心中流下，一颗泪流成一个字，流啊流，竟致流出近3000字。

祖堂山，在南京市南郊。应当是属于牛首山的一个小山包。后有南唐二陵，风水绝佳；前有绕城高速，视野开阔。

祖堂山，已经成了今后祖宗们的归宿地。再过千年，这里埋葬的便都是远古的先民，这些先民中或许会有还能让人记忆与崇拜的先圣、先贤、先哲。

2月17日上午，细雨蒙蒙，云天低垂。祖堂山有了一份特别的荣幸，一位83岁老人的灵魂栖息到了这里。

一

西天寺没有追悼会，没有悼词念，只有鲜花，只有哀乐低徊；祖堂山没有官员参加，只有女儿女婿和亲戚；没有像样仪式，只有漫天雨雾；没有成堆的纸钱，只有几束鲜花；没有披麻戴孝，只有满眼的泪水；人肃立，山肃立，树肃立，前面有汽车鸣笛，上面有天空垂泪，雾霭如同布幔，把一座山围成孝帘……

点一炷香，插到坟前；说一句话，作为告别。一切是那么简单，一切是那么虔诚。你没有儿子，只有女婿主持这一切。

据说这一切，都是你生前遗言，连去年10月7日仙去的太太，葬礼，你也是恪守简单、方便。

大女儿捧着你的骨灰，从西天寺殡仪馆开始一直紧搂在胸前，那是你涅槃后的舍利；在雨中爬上祖堂山，又跪下双膝，将你轻轻地放入刚刚用火温暖过的石坑，泪长垂，心已碎；我们每人扔进一两个硬币算着纸钱，用心祷告：你一路走好，与太太一起安息。

二

山无言，水无言，天在思，人在念——

你一生流离，从吴江出发，四处辗转，青春看老，无以家为，最后在安徽铜陵歇业；你一生从军，军装代表你的华贵，一直工作在人武前线，没有当到将军，一个正营、一个政工科长，标注着你的经历，不能否认你的贡献，最终退休在光华门干休所有心无为；你一生从文，军中才子，宏文堆积，台上讲话，台下赶写，你送上的讲稿一页连着一页；你一生清廉，军人只有薪水，从户部街的大杂院到象房新村的两居室，都没有过堂皇宽敞的体验；你一生全在事业，两地分居多少年，太太多病不能端茶送水，三个女儿全在企业，收入卑微；你一生劳碌，买菜烧饭，样样都会，咸了放点开水，淡了加点盐；你一生烦恼，不

为金钱，不为贫贱，不为官位，大女儿至今待字闺阁，你无奈而无为；你一生寂寞，女儿出嫁，空巢长居，接到我们一个电话也要开心得无眠；你一身病痛，痛风常发，心脏无安，却以顽强意志、淡定心态，坚守到 83 岁……

祖堂山有幸。

一座平凡的山，收藏了一个平凡人的真身；一座无名的山，掩埋了一个无名人的真魂。

不敢用伟大，但伟大来自平凡，所有伟大都由平凡挺举；不敢用英名，但英名来自无名，所有的英名都由无名雕刻。

你是平凡的，又加入到前后左右默默无闻的平凡之中；你是无名的，可在那花刚石树起的墓碑上镌刻了你的真名：俞宗海。只有这时，你一生的平凡都变成了高耸的石碑；你一生的真名才变成让人惦念的英名。无字的“高尚”，其实就刻在那块不到一平方米的石块上，伴随着你的名字，永远放着无形的光；无字的“光荣”，其实就游走在牛首山上，南唐二陵的皇帝也要经常为你眩目；无字的“活着”，就像那永远不老永远不倒的树木，不仅再造这块风水宝地的生机，也要活在我们心田。

三

上午 10:27，我们告别了你，告别祖堂山，驱车穿行在苍苍烟雨中。带走因为有你而有的那一份荣幸，也带着满车的愧疚与悔恨。

公历 2014 年 2 月 15 日，农历正月十六的凌晨一时多，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你悄悄地走了，走时身旁没有一个亲人，走时不在家里，而在重症监护病房。

你走时，我们正在张家港的沙钢宾馆，因为陪同一个白发送黑发的战友；当天又到了江阴；因为我弟弟搬家，我只得撇开聚在江阴的战友们，驱车到了无锡。早知道你已经走了，我是不会喝下那个喜庆的老窖的。晚上，就在我们回往宾馆的路上，我太太接到了你大女儿俞蕾的电话，电话里的哭声我都听到了，你走了，走得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思想准备。那一夜我们痛心疾首，愧恨难当，我却又做了可怕的恶梦。

你是我太太的舅舅，当然也是我的舅舅。认识你是在我与太太恋爱的时候，那时你正值中年，如日中天，谦和良善，亲切近人。我的太太快要退伍了，你曾想将她安排到铜陵，由于吴江有双亲，最终我们放弃了。后来的日子，我不断地到你那看望，说看望不如说是蹭饭。户部街大杂院留下了我无数脚印，象房新村也留给我无数记忆。你对我太亲了，太好了。太亲太好到我无法用其他语言形容。形容的话语总是苍白与虚伪的，只有太亲太好的表述，虽直白却真诚，虽质朴却无伪。你一直是我的敬仰，一直是我的牵念。但是，自从转业离开南京后，我没有去看过你几次，虽然一直回味着你亲手做成的菜肴美味，却很少再去亲口品尝。记得还是两年前的春节，我带着儿子儿媳去看你，你那个激动与亲切，一直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回放。我们给你一个小红包，你却给了我儿子儿媳一个大红包，等于把难为情装满了我的后备箱。你最喜欢接我的电话了，只要一听是“lc”，你就会从舅妈手里抢过话筒。可是，我怎么就没有勤打电话呢？虽然有各种原因，但都不能掩盖有罪。今年春节后，我在办公室里几次想到打你电话，可事情一岔，竟又忘了。虽然此时打你电话，你也不能再接，因为你已经进了医院，但是至少知道你去医院能够去看看你，再听听你的谆谆嘱托与教诲，至少到今天我可以保留一份心灵的安慰。

同样的悔恨。舅妈的离去，我们也不知道，既没能看望，也没能送别。舅妈和你一样，对我们也是太亲太好了。

雨在空中飞，泪往心里流。一根红布条，搭起一座桥，你们相见，你们厮守，你们再过一千辈。

四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由于我太太的特别身世，你并不是我们的亲舅舅，舅妈也不是亲舅妈。说“养”其实轮不到我们。我们所能做或者说应该做的，就是看看你，和你说上几句话，陪你抽上一支烟、喝上一杯酒，听你说上几句教诲。而你烟酒并不擅长，剩下的也仅是看望和交流语言。可是，你走了，你悄悄地走了，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弥补这种看望、这种交流了。心田有语千万句，面对青山

不能言。

西天寺，是个贴切而很好的地方，西天是个极乐世界，相信你这样的好人一定能进入天堂。

你的遗体推了出来，哀乐还没响起。我悄悄地肃立到你的面前，双手合十，在你的面前进行了一次独语对话和心灵忏悔，内疚让我愤恨，痛心让我低眉——你听见了吗？

你的外甥女一直双泪长流，红肿的眼睛表明内心的痛楚与后悔——你看见了吗？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世界上什么叫亲？亲，不在血缘；亲，不在嫡系。亲在你爱我，我爱你。人虽去，爱还在；人已死，还活着。亲在虽天地揆违、阴阳两隔，在天地阴阳之间还穿行着思念。

舅舅，你的爱还在，我们只要想起你，就能感受到你的爱；这种爱虽不能经天纬地，但能温暖人生与心田。

舅舅，你没有死，你还活在我们心肺；青山不老，我们只要看到青山，就能看到你。

祖堂山，你是有幸的。他的生命融进了你的山体，你不要觉得他平凡。他的生命会让你的山体发青，他的平凡成就的是一个不凡的人格丰碑。

天堂的路铺满鲜花，祥云在你的前头缭绕，百鸟在你耳畔鸣唱——舅舅，你一路走好！

悄悄地去，就像悄悄地来！

写毕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三

那一腔温婉情怀

几天前，在微信上看到有人严词自责，原因是没有接听一个海外电话，后来知道这个电话是要向他报告一位师长仙逝的消息。

看到这样的微信并没有过分在意，后来遇到这位朋友，他十分愧疚地说了这件事，我才知道仙逝的老师竟是吕锦华！

8月2日22时35分，加拿大，成了吕老师的往生之地！

七月，这样的海外来电有好几个，因为怕是骚扰电话、诈骗电话，人们竟致全部未接。而这些电话里可能有吕老师最后的声音。因为社会信任的丧失，老师最后的声音永远沉寂在海外、沉寂在电话那头。

我没有接到海外电话。但我也有愧疚。吕老师生病我是知道的，虽然知道得非常迟。她生病后，我们还在吴江见过一面，虽然她人很憔悴，但她说精神还好，还说到秋天要到加拿大的女儿那边去静养。那时好像是去年夏天。

我也曾想去看看她的，可能是因事拖了一下，一拖她已经出国了。那就等她回来吧。没有想到这一等，等到的竟是她的噩耗！她人永远回不来了，能回来的只有魂了。那一次见面竟然成了她与我的永别！

或许我是在八坼认识吕老师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爱人在八坼工作。认识的地点好像在八坼大桥的桥头，那时我还穿着军装。吕老师很年轻，但我爱人说她已是全国有名的大作家了。她给我的感觉就像那桥下流淌

着的运河水，那时的运河水是十分清澈的、温柔的。

我与吕老师交往并不多，因为我转业很晚，转业后又不在文学、文化圈子里。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又见到吕老师，她说“你加入苏州市作协吧？”我说“我行吗？”她说“行！”后来在吕老师的直接操办下，我竟然糊里糊涂地成了苏州市作协会员。

吕老师从哪里看到我可以加入苏州市作协？可能就是在报刊上看到我发表的几篇“豆腐干”。后来我又成了苏州市杂文协会会员。苏州市作协活动我没有参加过，但是却参加了不少《苏州日报》组织的活动，还在苏州小有了名气。

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

2001 年 7 月，我出版了散文集《草庐煮梦》。严格说来，我是靠杂文“起家”的，那一番“煮梦”，都是吕老师亲自策划、亲自掌勺的，因而使得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与吕老师建立了拆分不开的因缘，后来我逐步走上了以散文创作为主的道路，应该与吕老师的影响与关爱有关。

“那一腔热血衷肠”——是吕老师 2002 年为我的散文集《草庐铸剑》写的序里的话，她是在赞扬我，因为我是军人出身，转业多年，或许我的血管里还有西北望射天狼的热血。

她上来就说：“与当今那些不负责任随意乱写的文人相比，陈林春真是一个太有责任心的人了，因此读他的这些文章，也让我再次领略了一位有良心的作家的一腔热血。”看了她的这些话，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她又说：“我比较喜欢林春那些写人文历史的散文，洋洋洒洒，厚重大气，有深刻的思想，也有美好的意境，有杂文家的措辞尖锐，也有诗人的丰富联想——一般诗人的文章常常天真多于老成，但在林春身上，似乎还有一种政治家的成熟与卓识。”吕老师啊，我只做过许多年的政治工作，从团里做到大军区机关，又做到一个小小的企业，还当过“政工师”，可从来没有成为政治家的奢望。

“读游记，我们往往读到的是诗情画意，是托物寄情，是借景抒情，是优美的多，表扬的多，好话连篇的多，而在林春笔下，我们却读到了一种思想，一种风骨，一种浩荡正气。”知我者吕老师也，的确我写了不少游记，纯粹写景，不是我的长项，没有思想我是不知怎么落笔

变奏的，至于“风骨”，或许就是我的“野路子”，至于“正气”，或许跟我的经历有关。

“读这些文章，让我时时想起林春曾经是一位军人，也许在他的骨子里，更多的是浸透了一种军人的职责，他一手拿着他心爱的笔，一手则拿着虽早已放下、但仍时时伫立在他心中的枪。”我确实当过17个年头的兵，但大多数时间是以笔为枪的，文章的骨子里有没有、有多少军人气息，我自己是不知道的，吕老师可能感受到了。

或许正是因为吕老师有这样的感觉，她曾极力怂恿我出一本带有军人骨血的散文精品专集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是《苏州日报》总编张建雄。他们都认为我的文风在苏州文学圈子里是独一无二的，即所谓有“风骨”、有“正气”。但很遗憾的是，我是几度拿起，几度放下，这次出版《敬沐吴风》，我还是没有弄成那个精品专集，而是变成了一个吴江专集。看来直是辜负吕老师的期望啊。

吕老师给我的崇高赞誉和极度褒奖，常常让我有几分自得，但更多的是惭愧，因为我自知我没有活到那个份上，我没有资格承受这些“溢美”之词，因此，我总是把吕老师这些话当成对我的鼓励与鞭策，而鼓励与鞭策是可以用金丝银丝包装的；如果我后来的散文有什么进步，一定与吕老师的这种慷慨鼓励与鞭策有关。

其实，没有几个散文家能够当得起吕老师这样的评价的，即使是大家，也不见得有什么“卓识”、“风骨”、“正气”。就文字而言，散文是很难成家成名的，世界上得到诺贝尔奖的几乎都是小说之类。但是，吕老师却以散文有幸成了全国有名的散文大家，而且还是以女人的名义，这恐怕更难。

如果吕老师从我文章中见到的是热血衷肠，那么我从吕老师的为文为人中见到的便是一腔温婉情怀。这种温婉情怀中同样有热血，有衷肠。一是饱蕴着对文学的热爱。因为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个见心见性的事业，它可以净化人类的心灵，催生人类的美好感情，让人类天天可以看到朝阳、鲜花和丹凤。二是充满着对家乡的关爱。因为吕老师是吴江人，她总是期望家乡能出更多的文学人才，总是以自己的经历、品德、威望和影响力帮助家乡的文学爱好者，虽然我是外来人员，但我早已入籍吴江，所以也分享了她的爱。三是心底潜藏着对国家、民

着的运河水，那时的运河水是十分清澈的、温柔的。

我与吕老师交往并不多，因为我转业很晚，转业后又不在文学、文化圈子里。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又见到吕老师，她说“你加入苏州市作协吧？”我说“我行吗？”她说“行！”后来在吕老师的直接操办下，我竟然糊里糊涂地成了苏州市作协会员。

吕老师从哪里看到我可以加入苏州市作协？可能就是在报刊上看到我发表的几篇“豆腐干”。后来我又成了苏州市杂文协会会员。苏州市作协活动我没有参加过，但是却参加了不少《苏州日报》组织的活动，还在苏州小有了名气。

那是上世纪90年代。

2001年7月，我出版了散文集《草庐煮梦》。严格说来，我是靠杂文“起家”的，那一番“煮梦”，都是吕老师亲自策划、亲自掌勺的，因而使得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与吕老师建立了拆分不开的因缘，后来我逐步走上了以散文创作为主的道路，应该与吕老师的影响与关爱有关。

“那一腔热血衷肠”——是吕老师2002年为我的散文集《草庐铸剑》写的序里的话，她是在赞扬我，因为我是军人出身，转业多年，或许我的血管里还有西北望射天狼的热血。

她上来就说：“与当今那些不负责任随意乱写的文人相比，陈林春真是一个太有责任心的人了，因此读他的这些文章，也让我再次领略了一位有良心的作家的一腔热血。”看了她的这些话，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她又说：“我比较喜欢林春那些写人文历史的散文，洋洋洒洒，厚重大气，有深刻的思想，也有美好的意境，有杂文家的措辞尖锐，也有诗人的丰富联想——一般诗人的文章常常天真多于老成，但在林春身上，似乎还有一种政治家的成熟与卓识。”吕老师啊，我只做过许多年的政治工作，从团里做到大军区机关，又做到一个小小的企业，还当过“政工师”，可从来没有成为政治家的奢望。

“读游记，我们往往读到的是诗情画意，是托物寄情，是借景抒情，是优美的多，表扬的多，好话连篇的多，而在林春笔下，我们却读到了一种思想，一种风骨，一种浩荡正气。”知我者吕老师也，的确我写了不少游记，纯粹写景，不是我的长项，没有思想我是不知怎么落笔

变奏的，至于“风骨”，或许就是我的“野路子”，至于“正气”，或许跟我的经历有关。

“读这些文章，让我时时想起林春曾经是一位军人，也许在他的骨子里，更多的是浸透了一种军人的职责，他一手拿着他心爱的笔，一手则拿着虽早已放下、但仍时时伫立在他心中的枪。”我确实当过17个年头的兵，但大多数时间是以笔为枪的，文章的骨子里有没有、有多少军人气息，我自己是不知道的，吕老师可能感受到了。

或许正是因为吕老师有这样的感觉，她曾极力怂恿我出一本带有军人骨血的散文精品专集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是《苏州日报》总编张建雄。他们都认为我的文风在苏州文学圈子里是独一无二的，即所谓有“风骨”、有“正气”。但很遗憾的是，我是几度拿起，几度放下，这次出版《敬沐吴风》，我还是没有弄成那个精品专集，而是变成了一个吴江专集。看来直是辜负吕老师的期望啊。

吕老师给我的崇高赞誉和极度褒奖，常常让我有几分自得，但更多的是惭愧，因为我自知我没有活到那个份上，我没有资格承受这些“溢美”之词，因此，我总是把吕老师这些话当成对我的鼓励与鞭策，而鼓励与鞭策是可以用金丝银丝包装的；如果我后来的散文有什么进步，一定与吕老师的这种慷慨鼓励与鞭策有关。

其实，没有几个散文家能够当得起吕老师这样的评价的，即使是大家，也不见得有什么“卓识”、“风骨”、“正气”。就文字而言，散文是很难成家成名的，世界上得到诺贝尔奖的几乎都是小说之类。但是，吕老师却以散文有幸成了全国有名的散文大家，而且还是以女人的名义，这恐怕更难。

如果吕老师从我文章中见到的是热血衷肠，那么我从吕老师的为文为人中见到的便是一腔温婉情怀。这种温婉情怀中同样有热血，有衷肠。一是饱蕴着对文学的热爱。因为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个见心见性的事业，它可以净化人类的心灵，催生人类的美好感情，让人类天天可以看到朝阳、鲜花和丹凤。二是充满着对家乡的关爱。因为吕老师是吴江人，她总是期望家乡能出更多的文学人才，总是以自己的经历、品德、威望和影响力帮助家乡的文学爱好者，虽然我是外来人员，但我早已入籍吴江，所以也分享了她的爱。三是心底潜藏着对国家、民

族的爱。文学是民族的圣花，没有文学的民族除了愚昧，总要缺少一种精神骨骼，在世界民族之林，暗淡得只能有如苍松劲柏下的朝露霉菌。文学根植家国民族之壤，却又承载了家国民族文化叙事、文化兴邦、文化传承之大义，因而作家手中一管笔，直承重任大义，流出的应当是心灵的热血、圣地的甘泉，抒家国之深情，吐民族之厚爱。吕老师的那一腔温婉情怀，三者皆备焉。因为是女人，更多了一份奇情，一份色彩，一份甘苦，一份令人缱绻。

吕老师还说："读林春的这些文章，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它们读完的，读完了还想读，还希望能再读到这样深沉厚重的文章。"我的文章还在写，或许依然深沉厚重，但是，吕老师，您还能读到吗？包括这篇的"深沉厚重"。

昨天在东太湖边，我又看到了太湖的清澈，感受到了湖风的轻柔，吕老师的身形好像幻化在苏州湾的清波之上，面带微笑，举止温婉……

写毕于2014年8月8日星期五上午

木雕收藏的茶禅心境

这个早春，得到过多春雨的关爱，到3月头上了，雨还是那么缠绵不休。

车子在雨中穿行，到达苑坪开发东路。吴小刚的“吴刚冲压厂”朦胧在细雨中，几只白鹅“鹅、鹅”地叫着，在一泓水塘里悠闲地游弋，塘后是一座古堡式建筑，后来知道是吴小刚的别墅，厂房就在别墅后。

一把紫砂壶，一套紫砂茶具。小刚坐在一棵锃亮的树根前与几位朋友品着铁观音，津津有味。窗外细雨沙沙，座前茶烟袅袅，墙上挂着一幅卷轴，上面是明末清初吴江诗人徐崧的诗。

小刚留着一个“艺术头”，蓬松而又漫长，身材魁梧，一壶茶，一支烟，尘事无关般的神情自得，有一点达摩祖师参禅模样。

雨，茶，禅，烟，小刚勾勒了一种春雨茶禅境界。

环顾小刚所在，与其说是办公室，莫如说是佛堂，准确一点，莫如说是木雕艺术品陈列室。东西两面博古架，墙有多高它有多高，墙有多宽它有多宽，上面全是木雕艺术品，而以宗教类居多。办公桌也是一张古董，上面也是佛，有一座开过光的，肚腹中塞进了五谷针线棉絮之类，并有一份出自江西的工整的开光文字记录，寄托了当事者的祈盼或者说信仰，让我对开光有了第一次直观而生动的瞻仰。

以前，只知道小刚是收藏菩萨的，小刚说他其实是收藏木雕的，只是其中宗教类艺术品占了相当的多数。

小刚收藏木雕的这份情结或许来自原先学习美术的渊源，又做过广告设计。所以，小刚断言，没有美术修养，是不会收藏木雕的。

小刚认为，中国的木雕是一门悠远的艺术，基本上与华夏文明同时产生，文化精神、艺术价值是相当高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木雕能与我国相比，它是华夏文明的凝结，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世界收藏界，对中国的木雕厚爱无比。因此，小刚对自己收藏木雕有看得出来的自豪从那茶烟中升腾起来。

小刚收藏了 600 多件木雕，这样的规模，小刚说，“可能在华东六省一市中也是无人能比的，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所以，他在同里开出的展览馆，就冠上“第一馆”的字样。

他的木雕，最早的出自宋代，那一尊文官头像，便绝无仅有。这尊文官头像，现在陈列在他的别墅里，在他的中式装修中，迎门而立，有点像镇宅之宝。虽然少了左右官翅，但形神兼备，不同凡俗。千年前大宋文官的真实面貌是看不到了，但能一睹千刀镌刻的神品，我仍感到是一种幸运。

像这样的神品吴小刚还有很多。车子在雨里穿过菀坪镇区，来到吴小刚最初的锻压厂，一座四五百平方米的厂房成了“木雕第一馆”，布置非常简陋，可用寒碜来形容。面对窗外的凄风苦雨，我有点替小刚对不起这些宋元明清的不世真神与传世珍品。小刚说，这是从同里搬回来的，在同里展出两年贴进去 30 万元。要不是金融危机，也不会亏待它们，原计划想这两年将木雕收藏壮大到 1000 件的，一个金融危机打乱计划，有些国宝级的东西可能要流失到国外了。

小刚忏悔般的无奈是发自内心的。“现在的人太浮躁了，收藏一样东西首先想的是能卖多少钱，我收藏一不求名二不求利。有时候我一个人到这里坐坐，一坐能坐半天，心里会很舒坦。你看这个‘天地君亲师’，全国没有第二件；那边的‘杨四将军，’精细无比，人们都说‘明大粗’，它打破了明代的雕刻大而粗的定论；还有那边的 4 座送子观音，手抱 9 子的可是可遇不可求，民间说观音送子从手抱 1 子到手抱 9 子成一个系列，我想把它找全了……”

小刚来自绍兴，到菀坪已经 12 年了，这座旧厂房就是他刚到菀坪时从事锻压的，生产的产品也是为缝纫机服务的。后来置了新厂。形

势好的时候，一年的利还不错，大多用到收藏上了。金融危机了，但小刚还是比较淡定的，因为茶道禅道都考验一种定力，茶淡自有茶浓时，喝得淡茶，才能更好地体验出茶禅的境界。小刚到这里一坐半天，越坐越舒服，或许就是问禅来了。神佛无语，小刚无言，交流着的是心。而心的交流，任何语言都显得多余与苍白。

在小刚的收藏世界里，宗教类木雕占了多数，上起宋代，下迄清末民国，有什么汉传的、藏传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各逞千秋。它们大多是香樟木的，年代虽远，淡香不散。栩栩生姿，仿佛是敞开的时代与艺术百科书。徜徉其间，香气流连，温煦七窍；读着这些书页，游走在艺术之宫，艺术激发事业灵感；领略神佛气象，扪问人生，不仅神定气闲，也会信心增进。小刚的眼神中不时流露出这些东西。

小刚对中国的木雕收藏是做出贡献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小刚非神非圣，但可能茶喝多了，禅问久了，对自己的这种贡献，他似乎并没觉得。

雨还在下着，我们又去吃茶，一天三包香烟的小刚，继续吞云吐雾，神佛、艺术，成了一个没有说完的话题。

写于 2009 年 3 月 6 日

“蚕丝之母”有传人

——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沈福珍22年的蚕丝情怀

很久没见沈福珍了，不久前，她突然打来电话，话语中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我问：“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了？”她说：“是啊，有好消息了。”“什么好消息啊？”她要我：“过来一下吧，我告诉你。”

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她的办公室里，沈福珍的气色很好，说话也多了起来——原来，她的地拿到了！

地，曾经是沈福珍的心病。她从1992年创业，地，困扰了她22年。几经反复，好事多磨，脚下这块租了多年的地，终于按照震泽镇“五张榜单”的要求，她这个“规上”企业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沈福珍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

沈福珍是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吴江蚕丝被行业的创始人。作为一个从田埂桑树中走来的中年妇女，经过22年创业心路的煎熬，而今已是68岁的人了。在这22年中，她的蚕丝情怀、她对振兴苏州丝绸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今天要重修苏州或吴江丝绸的史志，或许都不能绕开这个女人的名字。

其实，她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江南农家女性，但是，她又是一个执着得不能再执着的至柔而又至刚的女人。

她的祖上就与桑蚕有缘，爷爷就是种桑养蚕、经营蚕

丝的。血液的传承，使她在22年前下岗后，重操桑蚕世家的旧业，在一个小作坊里拉出了第一条蚕丝被，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一个作坊拉成一个自己的企业，一条被子拉成震泽的一个产业，一根蚕丝拉出震泽的“中国蚕丝之乡”。或许当时她根本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现象，更没有想到震泽会成为振兴苏州丝绸整个大业的一个基地。但是，她是别无争议地成为蚕丝被行业创始人，也是蚕丝被国家标准的起草人之一，就凭这一点，她受到人们的尊敬、蚕丝行业的历史不会忘记她，都是应当的。

血液的传承，或许不一定非要有血缘关系，有时因缘比血缘更重要。沈福珍对蚕丝的挚爱，或许更多地来自与费达生的渊源，费达生是中国蚕丝之母，她是费达生的学生，与费先生有着目前吴江丝绸界还没有人有过的那种交往与真心契守，现在被广泛引用的费达生的那句名言：“蚕丝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它就是我的一生。孩子，蚕丝可以让你快乐一辈子。”其实是沈福珍在创业过程中，费先生来到她的企业看望她时，专门对她说的，她是这句名言的专利享有者。费先生仙去之前，还曾把自己的铜铸头像专门送给了沈福珍，沈福珍至今一直收藏着，天天都要到头像前看上一眼，同时收藏的还有费先生送给她的两套寿碗。

沈福珍延续了费先生的蚕丝生命，用无数的烦恼与痛苦，换来了整个蚕丝业界的快乐。她对得起费先生的是22年来一直坚守着蚕丝事业，但是她又觉得很对不起费先生，因为她的努力，对于整个丝绸大业的复兴来说，只起到了杯水车薪的作用，特别是20多年的土地纠结，多少也影响了她慈云企业的发展。

其实，她这种内疚是多余的。面对江南桑蚕，别人没有想到她事先想到开发丝绵制品，已经体现了她的眼光；一个女人能够开创引领一个行业的兴起，已经肯定了她的价值；蚕丝成了她的人生，成了她的生命，成了她的快乐，这种来自费达生的基因，已经表明她的一生也能像蚕丝一样光亮。

两年前出版的《千年古镇一慈云》，基本总结了沈福珍的蚕丝经历、蚕丝情怀。书中收集的她创业之初的11则故事，让人读了会有许多感动。蚕丝被虽然是个传统产品，但是，有许多不能适应现代人需要的东西，

“传统”并没有将它们解决。

比如，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绵，只能拉一米多长，再拉就断了，做成被子有味，会板结移位。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脱脂不净。

那时候，沈福珍是用洋风炉煮饭的，淘好米立即就煮常常夹生或者焦糊。淘好米放 20 分钟再煮，煮出来的饭非常松软。沈福珍竟从淘米煮饭中悟出泼湿煮茧法，一下解决了传统煮茧里面的脱脂及丝胶问题，剥出来的绵松软又有韧性，可以拉到三四米长都不断，做成被子不再有味，也不再板结移位。许多科学、哲学其实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由此及彼”—“飞跃”，就能从必然王国跨入自由王国。11 则故事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淘米煮饭人人都会，但不是人人都能从中悟出别种道理，悟出了，说明沈福珍的情专注在蚕丝里，心执着于蚕丝里，蚕丝占据了她的整个生命。当费达生知道这件事后，看到那堆泼湿煮了三个小时剥出的丝绵，百岁高龄的脸上放射出从来没有过的光芒，就像当年听说沈福珍办的企业叫“慈云”一样连声叫“好，好，好！”。就这样，沈福珍依赖自己的“笨办法”，创业头十年破解了机器缫绵、四人拉绵、可水洗蚕丝夏凉被、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桑蚕沙蚕丝枕、新品开发、真丝宽幅绗缝蚕丝被等十大科技难题，创造了蚕丝被行业 10 个第一和 8 个唯一，创造了许多专利项目，获得国际国内许多奖项，“慈云”品牌成了中国驰名商标，“慈云”公司成了国家蚕丝被标准起草单位，她也成了吴江唯一的蚕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担任过震泽蚕丝同业公会首任会长，组织起草了比国家标准还要严格很多的震泽蚕丝被标准。

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坐落在古镇震泽千年慈云寺塔的塔影里。古镇历来是蚕桑重地，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丝市”，曾经栖居于古寺的北宋皇家慈云公主，震泽人将她奉为江南蚕丝的“形象大使”。自从沈福珍建立了现代蚕丝企业后，古镇出现了一百七八十家蚕丝被企业，形成了从养蚕→抽丝→生产→经营→服务的全产业链，全年蚕丝被生产总量达三四百万条，年产值超过 10 亿多元，年增长在 30%—40% 之间，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了 30% 以上。为此，震泽镇在前年就提出了“一丝绕三产，三产绕一丝”的发展战略，以加大蚕丝行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借振兴苏州丝绸的东风，重提振兴震泽“丝市”的口号。面对

这样的蚕丝行业兴旺景象，人们没有忘记沈福珍，镇领导曾经动情地说过：她是这个行业的创始人、领跑人，过河的石头被她摸光了，跟在后面过河、上岸的人，没有摸过什么石头，但与她一起成就了震泽“中国蚕丝之乡”的美誉，为振兴震泽“丝市”起了先行军的作用。

面对这样的评价，沈福珍显得特别淡定，只有执著于蚕丝的信念，还像创业之初一样老当益壮。他说，我忘不掉费达生先生，她在103岁见到我时还把我当孩子，重复着“孩子，蚕丝可以让你快乐一辈子”的话。“我这一辈子做不了什么大事了，但是，蚕丝肯定就是我的一辈子。我天天看一下费先生（头像），费先生好像也在天天看着我。”站在旁边的女儿周佳园眼睛有点湿润，更加坚定了传承母亲的蚕丝事业与蚕丝情怀的信心。

写于2014年4月12日星期六上午12：00

总在灯火阑珊外

——鹰翔集团董事长徐关祥的哲学智慧

徐关祥或许天生就是一个门卫，他与董事长部落最大的不同，这么多年来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天天与营销部门混杂在一起，空下来，有事没事端个小板凳往门卫室一坐，因为上了年纪，又有着一脸的沧桑，有人会把他当成门卫，其实他还真不是看门的门卫。

说他不是这样的门卫，他却又是一个特殊的门卫。特殊就在他是江苏南大门的门卫。

他的鹰翔集团就处在江苏省版图的最南端，与浙江只隔一条清溪河，工厂的围墙离河边只有一米远。

当这样的门卫，是他自己有些自作多情的角色定位。上世纪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沈达人对他说“老徐啊，你要看好江苏南大门啊！”这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2009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梁保华又肯定地对他说：“老徐啊，你不简单啊，江苏南大门还真的让你守住了！要感谢你啊！”徐关祥就是这样的一个门卫，一当就当了32年！

其实，徐关祥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特殊门卫，他放过牛，当过兵，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又是吴江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企业家，还曾经是吴江唯一的一位十四大代表，他还说他是“一块还没有老化的电脑板。”

这样的多重身份，表明徐关祥的一生是成功的，是光荣的。可是，为什么成功总是与他有缘？吴江与他同时代

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都已淡出江湖，为什么只有他硕果仅存？他的鹰翔集团像地标一样屹立在江苏南大门，换个人能当好这样的门卫吗？

这个春天，我又去了一次鹰翔，出乎意料的是，他见到我时说："日子不好过啊。"听了他的话，我以为鹰翔真的在连续滑坡的纺织形势中掉下去了。但经过求证，发现他去年仍然交了一个多亿的税，今年仍然稳稳地挺住。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他幽了我一默，但又不是纯粹的幽默，而是他一贯奉行的"低调"原则的体现。

徐关祥的确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这种低调，不光体现在没有董事长办公室，在平时不接受采访，不上台讲话，不陪客吃饭等方面，还体现在不喜欢上街，不喜欢现代化的声光电，不喜欢出国，不喜欢旅游，不喜欢坐奔驰、宝马这样的高档车；一年 365 天，天天都在厂里，早七晚八，一天不落；自己的家，只是一个饭馆与宿舍；在这"四风"盛行的浮躁世风里，不入流，不入俗，总是呆在灯火阑珊、鲜花簇拥的"盛会""盛宴"之外；随身也不带票夹，口袋里常常只有一两百元！他说他曾经做过一次试验："一个人一只手任你怎么抓也只能抓 12 万元百元大钞，两只手只能拿 24 万！"面对一个拥有几十亿资产，成功守住江苏南大门的知名企业家的如此"低调"作风，许多人觉得他怪诞，觉得他是一个另类，但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他就是这样在守卫江苏南大门的同时，守卫着自己的人生逻辑。

学历代表知识，经历常生智慧。如果你真正了解了徐关祥的人生，你会发现他的低调，其实是一种哲学智慧。虽然他出身农民，没有读过多少书，不可能是哲学家，但是，69 年的人生风雨，使他收获了许多智慧，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腥风血雨的市场竞争，使得他常常具有料事如神般的前知能耐和未雨绸缪的战略部署，也使他成为一个没有文凭的"哲学家"。"我如果总那么高调，就守不成大门了，你还来找我吗？"

徐关祥的"低调，其实就是头脑冷静不跟风，一个项目来了，一个形势好了，大家一窝蜂全弄那些东西，你弄你的，我看我的，看准了我才弄，看不准看不清我是不弄的，要不就是你弄这样我去弄那样，不会跟着你"。对于这种解释，哲学家一定认为就是大白话，但是经历过市场胜负、企业艰辛的人，便能感觉到平凡话语中充满着哲学智

慧。2011年纺织品市场形势好得出人意料，上中下三游都赚得轻松容易，很多人认为机会来了，买设备，上机器，圈地皮，建厂子，徐关祥却不动声色，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想做的，谁劝也不理。当时，我就曾与他探讨过“形势”，他说：形势不正常，不要多少辰光就不行了。事实后来证明，他真的看得很清很准，半年左右，纺织形势便一落千丈，那些迅速扩张的企业，不是开一天亏一天，就是倒闭关门，而徐关祥的鹰翔仍然四平八稳地守在南大门前。

“我是一块还没有老化的电脑板。”——徐关祥作这样的比喻，已经三四年了。开始我只是以为他说他的身体、意志没有老化，现在看来，他这块没有老化的电脑板里，其实更多的是包含了思维、智慧的没有老化，他的电脑板是运用“低调”哲学元素设计而成的。

在他这块没有老化的电脑板里，首先输入的程序就是：低调不是“没调”；低调不是不发展，看准了的机遇是不能错过的。“人到世上是来做事的，不是来赶场子、出风头、掼铜钿、争面子的。”做事，是他人生哲学中最核心的元素，他天生也是一个做事的人，也做了不少事，也做成了很多事。搞过水泥制品，搞过印花产业，曾经依靠55万元贷款、74个人、11间简易棚、6只染缸，把盛泽乡印染厂的一搭子事体搞得红红火火，创造了乡镇企业时期的一个传奇。后来他创办了鹰翔集团，又把鹰翔资产扩大到了54亿元，每年能生产40万吨丝。一步步走来，一件件做来，他做了很多“NO.1”。

“实打实，打出去，收回来，稳一稳，再发展。”这是他这块电脑板低调程序的基本法则，这个法则的核心哲学就是“不滚空心雪球”。雪球是要一点点滚大，还要滚得实在，不能是空心的，也不能是骨质疏松；民族产业是要做大，但不能急剧膨胀，不能无限制地做大，做大不如做强做优，要先做强做优；“质量是生命，管理是效益”。这个调永远不能低，节能减排、转型升级这个调永远不能忘记。就因为始终坚持了这个法则，所以什么“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体制改革，鹰翔都没病没灾地健康发展”。

更深层次解析徐关祥这块没有老化的电脑板里的低调程序，会发现它里面储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哲学理念，他看清了的东西，是不会将信将疑，徘徊不定的，相反他一定是“勤而行之”。他是属鸡

的，勤劳是鸡的本性，也是他这块电脑板不会老化所必须的机质。在鹰翔成立之初，他就把老鹰、钟和地球，确定为鹰翔企业的核心文化。因为，鹰与鸡一样，要自己找食吃，但它飞得高飞得远。而钟是激励中国人把改革开放前失去的时间和机会夺回来，农民赚钱很难，而时间就是金钱。至于地球，是因为他本是农民，现在走进了市场，有钱了，就要把眼光放远，放到整个地球。鹰、钟、地球，成了鹰翔的三件宝，也代表了徐关祥的内心追求，但是，所有的追求，都严格遵循着一条不曾改变过的法则，那就是他电脑板里的低调哲学原理。

徐关祥的“事业簿”上有许多成功的记录，“荣誉簿”上有许多亮丽的光环。对于这些，他并不太在意，也不让我们在意。哪他要让我们在意什么呢？他没有告诉我，又搬个小凳坐到门卫室，点了一支烟抽着，说我现在实行计划经济了，一天只抽 5 支了。听了他的话，我犯了迷糊，但是透过他的烟雾，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他在意的、要我们在意的，或许就是成天游动在江苏南大门里的那块电脑板中的哲学机制，低调是为本色，智慧是为根本。

改毕于 2014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

独特文化语境自营的“汾小现象”

很久就认识了张菊荣先生，他是一个没有成“家”的教育家，成天敬仰着陶行知们，与朱永新先生也情投意合着。有学问、有思想、有激情，是他的特色，文章不仅写教育，也写社会。早些年，我编辑《笠泽放谈》栏目，他“侵占”了不少版面。

开始他在莘塔教书，后来到市教育局搞教研，五年前他又回到汾湖，当了汾湖实小的校长。

“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快，一群人走才能走得远。”这是他们汾小人喜欢说的话。我觉得这话可以用来说菊荣。如果他没有当校长，还是一个人在那弄教育，下面没有几十个教师，没有上千个学生，即使他走得很快，也不能带着大家一起走远。

好多年没见菊荣了，上个月应邀去了汾小，好像清晰地看到了他走快走远的脚印，得出的结论是：校长最好是有文化的人当，诚如陶行知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没有文化便没有灵魂，没有灵魂便没有学校的文化，便没有一群人走快就远的步履。

五年前，汾小开张时，菊荣就说：“一所学校的开启，不是校门的开启，而是文化的开启。”汾小文化的核在“训”上。汾小拥有最长的校名，“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小学”，18 个字；而它的校训最短，短得只有一个字：恒！几千年来“恒”的各种书体被转刻到校训墙上，“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出自《论语·述而》的 17 个字，完整地诠释着“恒”的来源与本真，并

由此生发出融合“竹”、“云”、“书”、“湖”四种元素的学校LOGO，高悬于正对校门的山水照壁上方，而由“恒恒”、“成成”组成的卡通儿童雕塑则图说了“坚持”“成长”的意境，“双童迎旭”，也在迎接自己的未来。

由“校训”敷衍铺陈出的文化语境，弥漫了占地100亩的汾小。墙是文化墙，园是文化园，地是文化地，空气也带有文化因子。除了LOGO墙、校训墙之外，汾小还别出心裁地辟出了入学墙、毕业墙、主题墙、理念墙，浓缩出“恒园”“成园”“润园”“涵园”四个文化园林，在这些园林中，栽种了各种各样能够生发文化意境的树木花卉，竹，成了这些文化园林的主题植物，也成了校园文化的意象代表，种类多近30种，有些是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苍翠、挺拔、婆娑，象征着文化之色、文化之节、文化之韵。

汾湖八贤和汾小八景，更是一种独创。前者选择了汾湖历史上的张翰、袁黄、洪祖烈、叶绍袁、陆燿、郭麐、柳亚子、张应春8位先贤人杰，把他们绘影图形，为师生们树立了求学、治学和立身行世的榜样；后者则体现了汾小人的智慧匠心，运用雕塑、树木、诗书画等元素的有机组合，立体表现了“恒墙晨霭、书影夕晖、双童迎旭、飞虹送翠、蝉林观弈、竹径听歌、润园春早、涵韵秋深”的不同意境，宣扬了一种校园情趣和价值追求。一砖一石铺出文化符号，一草一木栽成文化载体，一墙一壁砌就文化自信——流连于汾小自营自构的文化语境中，既可观看艺术景致，又可感悟独特创意，更可得到文化享受，人的灵魂会产生一种震撼，文化自觉的情愫或许会被激发。业界人士惊叹：“学校成百上千，能有这种文化独创和文化气象者，实属罕见。我们从这里看到了汾小的前景。”

“让每一位师生拥有成长的感觉。”这是汾小自肩的“办学使命”。成长的内涵十分复杂，教育的方法选择多多。汾小生源并无优势，学生主要来自开发区周边的十几个村庄，原来是三个乡镇结合部农民的子女，还有超过一半的外来工子女。由于生活习惯、家庭背景等因素，很多孩子的文明行为、常规养成不是很好，“端其容，雅其言，宜其行，博其学，善其德，恒其志”。是必须进行的成长性教育，汾小作了这样的选择。这很能让人想起子游与子夏的争论，子夏的教育就是从洒扫进退开始的，而洒扫进退，注重的是成人。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大多走进了只管“成材”的误区。从汾小18字方针中，能够看到成人成材的教育是一体的，在

教学实践中，他们也进行了学会说您、整理物品、文明就餐等5项习惯培养，并且努力把它做成校本课程形态。“内外兼修”的结果，使得学生、老师都留下了汾小印记，他们说，在汾小成长的感觉是快乐的。江苏教育报刊总社原副总编丁昌桂、《江苏教育报》副主编王丽采访汾小后撰写了一篇10000多字的长文，标题就是《成长的感觉真好！》。2013年9月，北京的一个教研员高级研修班40人来汾小考察，回去后20多人撰写博客发表感想，有的说：“在这里，校长说的与教师做的、学校理念描述的与校园实际呈现的，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

成长的感觉真好。在汾小有一种成长更要让人喝彩。“书影夕晖”是八景中的一景，如果你仅仅把它看成是一座雕塑，那就错了。“卷叠如丘积渐高。”汾小不仅主张每位老师开博，还主张每位老师自著图书。2009年汾小建立时，老师正好应了梁山36天罡的数字，36人人人参与图书写作，那座雕塑上叠压的图书就是36本。五年过去了，36天罡也向72地煞扩展，汾小现在的老师已经有了52名，老师自著的图书已经达到了204本！不过，在汾小，图书不叫图书，他们起了一个似俗实雅的名字：土书！随便翻一翻那些越积越高的土书，心中流过的是与汾小老师一样的心血，涌动的是一样的热爱教育的激情，汾小的老师也像那座雕塑一样屹立到人们的心头。

“原来学校还可以这样办，校长也可以这样做，教师还可以这样活。”这不是我的感想，而是所有来过汾小的领导、专家得到的启迪。

汾小不是随便办起来的，汾小是设计出来的，它的设计从开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而且是以文化为魂，从顶层开始设计的。

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奥曾说过：“共同愿景是最重要的领导力。”汾小人就有这样的共同愿景：文化立校。

张菊荣说：“我们只是一个成长中的学校，还不是一个成功的学校。”既然在成长，成功也是可以期待的。

这种成长既传统，又现代。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对接中，汾小成功地成长为教育改革的示范窗口，在吴江教育界出现了一个“汾小现象”——取经者络绎不绝，探讨者盛誉四起。

草毕于2014年5月4日星期日

“怡泰祥”从“1860”走来

一个名叫“怡泰祥”的丝行，在151年后的今天从震泽镇志中复活，“涅槃”成苏州怡泰祥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51年前创办怡泰祥的是一名震泽商人，可惜名不可考；151年后复活怡泰祥的也是一名震泽商人，他叫盛正方。

盛正方，是土生土长的震泽人。已届不惑之年的他，此前一直从事蚕丝被的生产经营，对丝绸有着特别的钟爱，对震泽丝业先人也有着特别的崇敬。他说，那位与胡雪岩同时代的震泽商人，在风雨飘摇的1860年，就把丝行开到了上海，专门与外国人做生意，产品还屡获丝绸博览会金奖，虽然这个丝行苦撑到民国时期便被历史淹没，但“怡泰祥”的名字却留了下来，他体现了震泽先人在丝绸行业的历史光荣；更重要的，“怡泰祥”三个字让人一下就能感悟到“怡而思危，泰而不骄，祥而有道”的文化，能够激励今天的震泽商人再版、复活怡泰祥的故事。正是因于这种考虑，盛正方于2010年11月投资300万元，注册成立了苏州怡泰祥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怡泰祥系列产品。

“不照搬怡泰祥产品，主要用怡泰祥精神。”这是盛正方复活怡泰祥的宗旨。盛正方说，现有信息表明，151年前，也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自开阜康钱庄的那一年，震泽与南浔一起成立了丝业商会，震泽商人在上海开出了震泽、震纺、怡泰祥三家丝绸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的是丝的贸易，而今天的怡泰祥主要是生产床上套件、毛巾、围巾、浴巾、鞋袜、毛毯、衣服等民用终端产品。“复活不是照搬，照搬也

搬不到。当年的怡泰祥出现在特殊年代，1860 年是清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太平军与湘军鏖 战安庆；清政府继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之后，又签订了《北京条约》。在这样的多事之秋，怡泰祥的出现，靠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不畏世乱，创造自我，放眼广洋，以商图存’。我们要继承的就是这种精神，要以商图兴，兴自我，兴丝绸，兴贸易，兴商业。”因此，今天的怡泰祥虽然成立只有一年，但产品已从“丝”扩展到棉、麻、竹领域，形成了四大系列，生产出几百个品种。盛正方说不久他还要将产品延伸到“毛”的领域。

现在的怡泰祥公司坐落于车水马龙的 318 国道北侧，面向千年古镇震泽。三层楼面总面积达 2600 多平方米。一层是敞亮的展示大厅，四大系列产品展示，琳琅满目；二层是车间和办公区域；三层是仓储。在展示大厅写着八个大字：质取当下，诚赢未来。这是盛正方的一种追求。盛正方走的是市场高端路线，他的产品他一定要坚持做到“大家都说好”的地步。生产上在坚持国家标准、“在做功上下功夫”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工艺改进与创新。盛正方认为，降低生产成本是每一个企业的追求，但必须的生产成本一定要用足甚至增加。现在市场上生产的毛巾一平方往往只有 380 克，而怡泰祥生产的毛巾确保达到 535 克。还有现在市场上不少袜子袜跟下滑，就是因为袜口氨纶量不够。怡泰祥都作了改进。这种工艺与成本直接关系到能不能质取当下，能不能诚赢未来。除了生产真丝用品、棉麻用品外，盛正方特别推崇竹纤维产品。他脚上的一双竹纤维袜子已穿了 7 个月，仍然完好无损。也是这双袜子，他曾连穿七天，不洗不换。“我是汗脚，有意试验了一下，结果它不臭不脏不硬，我的脚气也没有出来。”天然，绿色，环保，透气，吸湿，耐用，竹纤维产品的优势从一双袜子中显露无遗。由于竹纤维产品具有这样的优势与质量，一年来销售非常好，光袜子、毛巾就各自销出一万多双（条）。

怡泰祥虽然才复活一年，但已找到了走市场高端路线的信心，“复活不是再版、不是刻录，在棉麻丝毛竹五大系列生产经营中，我想努力将怡泰祥打造成盛世的品牌。‘创造永恒，演绎经典’，才是目标。”当年的怡泰祥做的是海外贸易。一年来，怡泰祥产品已经销到苏州地区。怡泰祥已经开辟全新的销售模式，除了直营外，将以网络销售进而发展连锁加盟形

式，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首进151年前怡泰祥的根据地——上海，然后逐步向全国和海外拓展。盛正方说，主要依靠网络销售模式，目前国内还不多见。怡泰祥已与百度门户网站签订了合约，现在只要输入“怡泰祥”这个关键词，“苏州怡泰祥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及其产品就会跳到你的眼前。

写于2011年11月21日

“吴江好人”点评

张新宇：成就　需要灵魂托底

张新宇用20年时间为吴江地税信息化建设编写了一份荣誉榜，也为自己颁发了“优秀”、“三等功”、“十大新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功勋簿。他凭借的是什么？他说：“就是胆子比较大。”

或许他的说法是对的，但他的说法肯定不是本质性的东西。

胆子大的人多了去了，但把他放到张新宇的岗位上未必能做出张新宇的成就。

有人说：他天生聪明。这也不容否认。张新宇不仅聪明，而且很有智慧，如果没有聪明、智慧，他攻克不了难题，做不出那么多“空前”的发明。而聪明、智慧的人也多了去了，他们往往在难题面前退避三舍，发明面前拱手让人。

胆子、聪明、智慧，都是成就人生、成就事业所必备的素质，但光有这些未必能够成就人生事业。张新宇比别人还多了一份素质，那就是灵魂托底。

什么是灵魂托底？把自己的人生灵魂化，把自己的事业灵魂化，说白了，就是把人生、事业溶进自己的灵魂深处，成为自己的灵魂自觉，形成一种灵魂需求，变成灵魂性行动，这就是灵魂托底。张新宇的所有成就，就是因为他在用灵魂托底，用灵魂说话，用灵魂做事。换言之，他的灵

魂里只有他所要做的一切。

灵魂托底，才能焕发激情。有许多人的确非常聪明，甚至也非常智慧，但是他们不是把聪明智慧用错了地方，就是不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攻克工作中的难题，一折而叹，三折而返，成功与他们无缘，原因就在他们没有激情。没有用激情去激发自己的聪明智慧。张新宇不一样，他除了用智慧说话，更用激情说话。与其说他的成功是智慧的结果，不如说是激情的收获。所谓激情，是一种强度很高、猛烈而迅速爆发的情感，但它持续的时间往往很短。持续时间很短的激情也是不能成事的，有些人靡不有初，却又鲜克有终，原因何在哉？就在他们的激情与智慧一样，都没有用灵魂托底。张新宇为什么在近 20 年的岁月里激情一直没有弱化，就因为他用灵魂托底了，灵魂一旦托底，就会产生像搓麻打牌一样的乐趣，那激情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灵魂托底，随时面临得失考验，甚至要付出牺牲。张新宇得到了很多，有成就，有荣誉，有奖励，他的得也成就了吴江地税的得，是人们公认的人才、榜样，甚至得到吴江地税不能“失”去他的“得”，这种得，是一份无上的光荣。在成功与鲜花面前，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他的得，不太注意他的失，其实他失去了很多，比如轻松，比如自在，比如与家人的团聚与人伦快乐以及一个属于做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应当支付给父母妻子的爱，还有应当属于自己的大量时间，甚至健康，甚至透支生命。这种失去，看上去是日积月累，好像是从指缝间漏掉的沙粒，但是一旦把它们相加起来，得到的不仅仅是数学意义上的数字，我们只能用奉献、牺牲为它作出基本的定义。谁都会失去，谁都肯在一定条件下选择失去，失去是为了得到，问题是你所期望的“得”是什么？是充满一己私欲的那些东西，还是为了公众、集体？如果是为了公众、集体的“得”而要你失去很多，并且一直失去，还是牺牲意义上的失去，你还愿意吗？同样的问题在于，如果你选择的“得”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能得到只有失去，你还愿意吗？“经常搞点透支，是最有效的减肥方式。”张新宇的话，或许是一句戏言，有点自嘲味道，但是，却包含了得失玄机，很有哲学意蕴。而最关键的是，他用灵魂托底，才把那一切失当成习惯，并且毫不在意，甚至没有觉得自己失去什么。他在意的只是“得”，但这个“得”又不姓“私”，全不属于自己。

当他在有意无意间得到那些荣誉、奖励时，或许也没有觉得是自己应当得到的。

写于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10：10

沈华民：人生　不在结束而在开始

“下岗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这是沈华民1986年下岗时说的话。这话说了30年，不知沈华民回味出来什么感受？

或许沈华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说出了一句很富人生哲学意义的话语。他天生不是一个哲学家，但哲学天生不在书斋，不在哲学家的头脑和教科书中，往往天生存在于看上去不懂哲学的人群里。

人生是一个说短也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有结束，也有开始，甚至是天天结束，天天开始。有一些天生不凡或自命不凡者，常常自觉与主动地去结束自己的过去，选择自己新的开始；但也有更多的人往往特别忌惮甚至害怕结束过去，不愿意选择新的开始。前者不容指责，后者不用批评。这都是人生的常态。

一切凭能力与机遇、特别是资本与实力说话。主动结束者，往往具有这些，不肯结束者往往没有这些。

可是，当你并不具备这一切，却又要被动地面临结束时，这就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甚至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所不同的是，你愿意结束也得结束，不愿意结束也得结束，剩下的就是面临开始的选择。

与结束一样，这种开始也是严峻而痛苦的，尽管严峻而痛苦，也是愿意开始也得开始，不愿意开始也得开始。因为你的人生还没有结束，开始其实是以分秒存在的人生固有形态。

不管结束是主动还是被动，开始是一种必然。顺应这种必然，你的开始往往显得从容，能够少却一些痛苦，虽然可能会有失败随之夹杂而来。因为你这种开始其实是一种摸索，成功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写到你的“开始”上。

如果你没有资本，没有实力，也没有多少能力，机遇也没有主动光顾你，有一样东西便必不可少，那就是勇气与胆识。

勇气可以带你上路，胆识可以帮你看路。你得靠勇气胆识去寻找机遇，创造机遇，积累实力，形成能力；以资产和资金名义出现的资本还是后话，以胆量、勇气、聪明、智慧名义出现的资本，随时在你左右，除非你是体残加智残者。

沈华民的结束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他的开始也是艰难、痛苦的，甚至带有一点悲怆色彩。一辆自行车，两分钱差价，便拉开了他全新开始的序曲。不计惨淡，不计艰辛，不计人言，不计一切，他的开始其实开始了他一个下岗工人能够用体力与卑微说话的哲学行程。正是这样的开始，他才有了后来的不断主动结束，有了后来的不断的新的开始：卖盒饭，开影视厅、浴场和休闲广场，最终成立吴江百运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也让他从一名下岗工人开始，开始成为董事长，开始他的慈善事业，开始有了他的“舍得观”。机遇在不断的主动结束中，资本实力在不断主动开始中。

沈华民不是哲学家，但他用身心感悟与践行的“结束”与“开始”的哲学命题，不仅提升了他的人生价值，也对所有人提供了启迪。

人生既在结束又在开始，人生不在结束而在开始。

事实上，人生只要活着，便是永远也结束不了的，学问在那个“开始”是怎样的。

写于 201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10：59

李长敏：灾难 可以打磨人格丰碑

世上多的是平凡人家，平凡人士。一个平凡的人家，一个平凡的人生，最怕遇到连续出现的苦难，然而，世间的法则往往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能单行的祸，不仅是苦难，而是灾难。

李长敏的家庭、人生，就是遇到了灾难。

灾难的来临，不是人们的选择，没有人会选择灾难；但是，灾难来了，却在考验人们的选择，也考验人们的人生。

作为一个家庭，灾难来了，选择无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剩下的选择就是要么你正面相迎，在灾难中坚守自己的职责，努力减轻灾

难给家人、家庭带来的打击，让家人增添一份活下去的信心，把家庭维系成像个家庭的样子；要么你不管不问，或者被动应付，怨天尤人，甚至扔下家人逃出家门，独自寻求自己的生活。两种不同选择的结果不言而喻，两种不同选择的境界异若天壤。

作为李长敏的家人，是不幸的，不幸之中又是万幸的。不幸不会去到所有人家，万幸也不会去到所有人家，不幸中有万幸，更不会去到所有人家。而当不幸降临却又有万幸出现，才是这个人家最大的幸运。

这种幸运，尽管不是人们所期冀的，但这种幸运的来临，便是良好家风所在，便是美好人格所在，也是人性大善在焕发光芒，也是社会良知在焕发光芒。

但是，这种所在，这种光芒，却是在痛苦中孕育生长的，无论如何，苦难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灾难，他要用肩膀来扛，用艰辛来扛，更要用意志来扛，用品德来扛。扛不起来，灾难就是毁灭火药；扛起来了，灾难就是人生的磨刀石，灾难就是人格催生剂。

不幸的是李长敏的家庭，幸运的是李长敏用灾难打磨出来的人格丰碑，那么有棱有角，那么美轮美奂。

李长敏人格的打磨或许是无意的，灾难也不是自己选择的。我们这个社会，像这样的灾难家庭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灾难基本上都是家人在扛，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许多“好人”。问题是这样的“好人”的肩膀到底有多宽？他们的意志承受力到底有多强？他们原本美好的生活要遭受多长时间的摧残？他们责无旁贷要去扛，但是，这一切并不应当全部由他们来扛、他们来承受。尤其落到一个弱女子身上时，那种灾难的力度随时可以摧毁他们的身心与人生，出现灾难中的灾难。因此，在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应当担扛起“扛”的责任。这或许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努力的方向。只有到了要扛的灾难不再让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弱女子单独扛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真正美好的。靠扛灾难而成好人，不是人们的希望；这样的好人在时下需要，在以后最好越少越好。所幸的是，李长敏在扛的肩膀中出现了另外的肩膀，政府在关键时刻帮她扛了至关重要的部分。

写于 201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11：45

昆娟：独臂　撑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家

女娲赐给人健全的肢体，老天不公常常让一些人残疾。昆娟不仅天生残疾，而且还遭人遗弃。注定她的一生与坎坷、痛苦、艰难为伴。所幸的是，福利院把她捡了回去，并抚养成人，还幸运地嫁人成家生子。

上帝为人关起一扇门的同时，总要为人开出另一扇窗子。可在昆娟身上，上帝关起了那扇正常人都有的门，而开启的窗子里全是艰难。丈夫几乎失明，丧失劳动力，公婆年老，她用独臂撑起了一家五口的天。

她撑起的不仅是一个家的天，还有亲情的天，还有孝道的天。

亲情，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存在的感情。昆娟从小失去亲情，一直生活在福利院里。那种来自血缘与家庭的亲情，她应当不知是什么滋味。但是，她在自己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后，却把亲情两字用一只独臂书写成比用血缘书写的还要亮丽。亲情为什么会在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亲情、又在身患残疾的人身上闪现光环呢？虽然，亲密、感情深厚的人之间的情义也是亲情，但是，昆娟所体现出来的亲情自觉还有人性为善的基因。

我们听到过太多的亲情故事，也有过无数的感动。但是，即使拥有血缘关系，也常有一些悲情故事。有些人在富有、平安、快乐的情形下，亲人之间的感情很好，十分亲热，但是一旦遇到财产分割、金钱纠纷或者矛盾冲突，往往自导自演相互算计、反目成仇、大打出手、血溅肉飞的亲情悲剧，如果遇到像昆娟这样的身世再加上这样的家庭，早就将亲情二字抛到脑后，说一声“我从小就没有拥有过亲情，我也不会亲情”为自己开脱了所有的责任与义务。但是，昆娟没有这样，她用独臂诠释了亲情的深层含义，那就是亲情，不是用来享受，不是用来享有财富，不是用来享有安闲，亲情就是渴求为与你一起生活的人付出全部的思想、努力与敬爱。

中国是讲究孝道的国家。什么是孝？“善事父母为孝。”“子爱利亲谓之孝。”在孝的字形结构上也可看出“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中国的孝道文化自成一个系统，经数千年而不衰，说明孝道是人性之本，社会需求。除了有后外，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六大

要素，构成了孝道伦理的全部内容。昆娟肯定没有读过孝道理论，但是，她却坚守了孝道原则与行动。无论是侍疾，还是奉养，敬必须在其中。“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既定了“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质。在昆娟行孝的过程中，无论是奉养，还是侍疾，如果没有敬爱在里面，她的独臂是不能撑起一个家的天，也不能撑起亲情的天和孝道的天的。以独臂尽孝，即使出现差池，做得不好，人们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她心地纯善，尽自己的所有能力，把一个孝字诠释得让人感动，让人敬服。看看昆娟，再看看现世，我们有许多健全的人，在行孝过程中做得如何呢？有的不孝，有的不敬，有的把父母当成犬马，有的行孝是直冲父母的财产。可怜啊！

写于 201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15：15

张小牛：真爱　大限来了不各飞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想到这样的话语，就无法卒读张小牛的故事，也无法读懂张小牛的心灵。

人是相互依靠的，夫妻也是相互依靠的。只是人与人相互依靠的过程中有爱，才能维系着这种依靠。而夫妻之间的爱，是由心打成的同心结，他们之间的依靠与支撑才更加牢固。在大限来时的各自飞，和“君死又随人去了”的人，虽然也是夫妻，但其实他们只是同林鸟，恩情是“说”出来的，他们相互之间没有爱。这样，便能读懂《增广贤文》和《红楼梦》了，也能读懂张小牛的故事。

夫妻之爱，并不全是花前月下的浪漫和缠绵悱恻的浪语，爱结同心，不是爱情的全部。夫妻的爱，常常是写在生活里，写在患难里，写在生死即大限来临之时，但大限并不都是死亡，死亡了便不能各自飞了。

不少的夫妻总是误读了夫妻之间的爱情，加上汉字简化，把爱的一颗心又拿掉了，于是他们便把夫妻之爱理解成是浪漫、缠绵的结合，是财产、财富、美丽甚至是豪车豪宅的 1+1=2，错是不用说了，当他们一旦碰到张小牛夫妇的灾难，同林的鸟飞走一只，也是常事。

这样的爱不是真爱，有这样的爱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痛苦的结局。所幸的是，这样的爱虽有不多，这样的鸟虽有不多。

真爱的结合是两个生命的 1+1=2，当他们的身体结合到一起的同时，生命、情感、灵魂也便结合到了一起，生命中你中有我，情感里我中有你，灵魂里无分你我。于是，即使苦难来了，灾难来了，也会一体承受，一体面对，这里的生命便有了坚强的分子，情感便有了难解的牢固，灵魂便有了不竭的动力。相互依靠的结体，是一个无缝钢管，既不可能飞去，也不可能随人去了。

真爱的结合是责任、信念的结合。夫妻是两个独立的生命，两个生命结合到一起，便是一个完整的责任体、信念柱。困难、苦难、灾难，是生活字典里的关键词，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劫数”。当碰到这些谁也不愿碰到的东西时，只有用真爱产生的责任与信念去战胜它。如果一对夫妻一生没有碰到过这些东西，老来回想，会感到无比乏味。悲剧是最好看的，因为它把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其中不乏责任与信念。我们不希望人人遇到悲剧，但是悲情总会存在。悲情里面同样可见责任的体现，可见信念的光亮，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也会贯穿整个过程。平凡的人，不可能文能得诺贝尔奖，武能开国定邦，也不可能天天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碰到的往往就是疾病、残疾、生活困厄、意外灾难，这些同样具有体现责任、表达信念、提升价值的功用，也是体现夫妻爱情的试金石，也能让人歌泣两随。只要我们用真爱应对了这一切，那种故事也非常动人，那种魅力也十分诱人。张小牛，就在这个领域“牛”了一回。

写于 201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16：07

朱阿林：感恩　不是名词而是动词

记者采访出来，耳畔一直回响那首感恩的歌，笔者写这个点评，耳畔也一直回响那首感恩的歌。

感恩是一个老话题，听歌容易感恩难。感恩不是感谢，感谢，说一声就行了；感恩，要做，要有行动，而且它是一个过程，或许还很长，

不是以天计算，而是以年计算。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幸运的人家都一样，不幸运的人家都不同。

朱阿林家就是这样，父母都需要他的感恩。

平常的感恩往往比较简单，家庭出现苦难时，感恩便不能说在嘴上，也不能是一阵子，更不能简单应付。

现在很多人并不懂得感恩，不知道感恩父母，不知道感恩社会。父母生他养他，他觉得是应该的，如果是生到了一个不理想的家庭，或许会有人问父母为什么要养他；而有一些贫困家庭、贫困学子，甚至在潜意识里会有你支持他、你帮助他是应该的想法，因而对你的恩情无动于衷，面不改色心不跳，连一声谢也说不出来。

人心一至于此，多少夹杂悲哀。出现这种不知感恩的现象，与当下社会人心不古有关，浮躁的世风，不公的社会分配，两极化的贫富悬殊，权贵阶层的贪腐，都让感恩自在不起来，都让感恩之心带上不情愿的色彩。相反，仇富仇官仇世的现象往往潜在人们的心灵。

但是，人性的感恩情结不应该因为社会问题而丧失、而暗淡。特别是对于父母、对于亲人的感恩，应当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中。这种感恩情结，在当今社会并没有消失，应当说还是知道羊能跪乳、乌鸦能反哺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于父母、对于亲人连起码的感恩行动也做不出来，这是人性的缺失与悲哀。

感恩，也算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美德了，生你养你，是世间最大的恩德，一个有良知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过去的人，要到父母坟上守孝三年，还要“祭如在”，官员在父母死后要“丁忧”，自我“夺情”是要受到天地人心的谴责的。

朱阿林的感恩故事其实很简单，没有特别的波澜，他所做的就是他所说的：是应该做的。把应该做的感恩行动做好了，其实就行了。当然，这里有个时间问题，一次感恩，哪怕倾其所有，也容易；感恩以年、以十几年来支付，那是不容易的。但这才是真正的感恩，久经考验的感恩。因而值得人们尊敬，也是那首感恩的歌反复唱响久听不厌还感动的原因。

感恩不是名词而是动词。

写于 201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16：42

后记



文章写成、整理完毕后，书名却一直颇费踌躇，最早我曾想叫做“行吟吴江”或“吴江行吟”，但总觉得不雅，后来想到苏东坡写于杭州吴山之上的词句“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觉得可以借用。因为这里的东南指的是杭州在华夏版图中的方位。同为北宋间人的米芾曾诗“垂虹秋色满东南”，这个东南实指的是吴江，亦说吴江居于华夏版图的东南。

杭州历来是东南形胜地。吴江既居华夏东南，亦居江苏省东南，历来也是东南形胜之地。

所谓形胜，自然是美艳的别称。湖山者，借指山川土地，甚至气候物产之类也。湖山信是东南美——我把它改成“湖山信是吴江美”，便欲作为本书的书名。

有了这样的书名，我曾自得一番，因为又读到唐元稹的诗：“湖山四面争气色，旷望不与人间同。”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以“湖山”“信美”为书名的原因。吴江的湖山确实四面争着“气色”，“旷望”之间，亦确有诸多不同于人间别地之处，所谓“自古苏杭是天堂，天堂中央是吴江”，“天堂”者，自“不与人间同”也。这从本书第一辑的22篇文字中，一定能够读出它的不同和它“争来气色”的地方。

但是，自得过后，总觉得也有不妥之处，这个书名太文，太拗，太长，理解上要转圈子。因为胡诌了四句“自题是书”的诗，想劳驾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区文联主席为我题写后放到扉页，以为自诩，于是，请求的同时跟他汇报了书名，他也觉得太长，最好为四五字为宜。斯言看诚，我只能再开动“机器”，最终将书名定为《敬沐吴风》。同时，我还想诚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区委副书记孙悦良为我题写书名，太长了不好，《敬沐吴风》应为合适。

对我来说，已经出过、编过好几本书了，出书也不再是我的特别追求，“烈士暮年”，壮心不再，本想专待退休。此次再行出书，缘于有人说我的文章“气色”与风格在苏州圈子里有大不同，正气，血性，有军旅气，建议出一本“精品”，但我思虑再三，我来吴江凡三十年，人生、家庭、事业都在吴江，吴江给了我许多，我也写了许多“吴江”，在即将赋闲之前，何不将这些文字集中起来，表达一下我对吴江的敬爱与谢忱？或许一言有值，亦为余生之幸。于是，我放弃了“精品”之想，改为集辑此书。

在吴江的30多年间，我的确关注、研读、审视过吴江，因为吴江具有悠久的历史人文和富裕安定的生活，益坚我到吴江的自我庆幸之心。由于心素喜文，兼及在花甲到来的前16年从事新闻工作，所以，写作吴江的文章非常之多，收集一番，竟至汗牛充栋，但斟酌之下，发现很多均为明日黄花，尤其新闻类作品，更是经不得时间的检验，即使评论，时效一过也成无味之馒，于是，有情都被无情恼，只得将其统统付之一毙，只有散文一脉成为幸运，从箧底浮进书页。但是，权衡左右，发现此书轻浮飘逸，市价两无，于是，从今年春节前后，自设话题19则，穿越古今历史人文，考量吴江社会人情，通达未来岁月视野，用时两月左右，急就19篇文字，编成首辑（共22篇，其中有旧作3篇，共计10万字），自觉是书终有斤两，似见灵魂来栖，不枉读者诸君哂阅。让我也感到意外的是，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能够写出这么多的“我与吴江”。但是，我还是发现，要成体例、成系统地研究吴江，工程浩大，困难益多，心力毕竟不够，担忧与日同升。有些自视为发现，有些存有反思，当与不当，错误与否，权作个人见解，一孔之见，欢迎批评探讨，我自虔诚待教。

余下三辑“行”“读”“写”，只是收进了前几本书没有收进的内容，并且不是全部。文章并无出人意料之处，但能够表明一种经历和心志。故而，此书包括代序、后记收入文章64篇，另有主题诗词4首、附诗4首，净文字总量达到20.8万字。

在行将退休之年，忽忽弄出这样一本书来，心里有不少感动。这些感动都变成了感谢的“俗语”。首先要感谢的是区委宣传部。当我把想法向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社科联主席何斌华汇报时，得到了他明确的支持与鼓励；区委副书记孙悦良在百忙之中，为我题写了书名，而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志芳还欣然为我作序；孙俊良主席不仅爽然为我书写扉页自题小诗，以壮书色，同时为我参赞书名，其功莫大焉。出书已经五六次，领导还为一个小小的文化人题字、写序、作书，于我还是头一次。这确实让我产生荣幸之感，使我感动不已。

提出让我出个“精品”想法的是《苏州日报》总编张建雄先生和原苏州市文联副主席吕锦华女士，虽然我最终放弃这个想法而改为专说吴江，但是，没有他们的鼓励，原来已经不准备再行出书的我，是不会夜以继日地疾书，不会再来一抒“吴江美”的自信的，那便失去了一次表达对吴江敬爱的机会。

因为是外地人，也没有专门从事吴江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更因为处于一个并不能通视全局的地位，要比较系统地叙说吴江，困难不去说它，错误一直担心。因此，第一辑《我与吴江》写成后，我请了几位对吴江一直有着研究、又喜欢写作的“吴江土著”，为我审阅，为我把关，他们非常认真，把那些让人看了厌烦的文字进行了挑刺般浏览，为我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我非常感谢他们，他们是沈莹宝、庾向荣等。

“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我不是张翰，也没有能写出让李白颠倒的黄花句，更不期望“风流五百年”，斯书虽印有心血，但只要能有与人与己不同之处，便已幸甚了。

太阳总是每天升起，属于我的太阳已经升起过近21900天。人生说长也短，说短也长。在这长长短短之间，不要总是企求伟大，越是企求伟大往往越是平凡；而一直平凡着，并且做一点平凡的事情，最后能留下一点东西，就不虚平凡，不虚此生。这点东西，无论价值大小，即使锱铢，当人赋闲在家、颐养天年之时，便也喝茶有味，抿酒能醉，心中可能还有太阳，暖烘烘的——太阳一高兴，或许再特别恩赐你两万天。是为记。

写于2014年9月3日星期三